

这一带的单姓庄，通常是同姓的族人聚居，不接纳外姓人居住，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小王国，甚至家法取代了王法，外人不得过问。因此，通常都建了庄墙，像一座城堡，仅留四座庄门出入，有效地阻止陌生人进出。如在交通要道附近，也绝对避免道路穿庄而过。一旦天下大乱，庄就是一座具有自卫力的、城堡。

张家庄就是这一类型的村落，入侵的人，非飞越庄墙不可。庄墙如果派有人防守监视，入侵的人决难逃出防守者的眼下。

张家庄并非大户，庄中的房屋并不多。目下已被一大群官方人士所征用，便成了防守严密的小城池。

一个膝脆的人影，接近了西南角的庄墙。

向南望，灯光烛天处，便是五里左右的西门外行官所在地，那一带的灯火照得满天通明。天寒地冻，云沉风恶，灯光在云层的反射下，天空显得特别明亮。

行宫的外围警戒区，已接近张家庄两里外，站在庄墙上，可以清晰看到火把和篝火。不时有一队在外围巡逻的骑兵，距离庄场不足一里越野而过。

如果张家庄有警，巡逻骑兵片刻便可赶到。

暗伏在墙头的两名警哨，发现了远在半里外悄然接近的人影。

警哨是行家，接近的人也没料到墙头有人警卫。

警号传出，全庄黑沉沉静悄悄 8 唯一的灯火，是张家祠堂前的两盏气死风灯笼。

连越三座房舍，外面鬼影俱无。银扇勾魂客开始心中犯疑，怎么可能找不到警卫？庄墙内外不见人踪，已经令他生疑了，锦衣卫与密探们，不可能不派人守卫布哨的，至少也该要求张家庄的丁勇，在庄外把守布哨。

三座房屋外面，居然没派有守门的人，这不是官兵的作风，除非这些兵并没受过训练。

御林禁军，会没受过训练)

再绕过一座大宅，不错，看到守门的警卫了，有两个人，在门外往复走动。

他心中一宽，总算没跑错地方。

要救人，必须先找到囚禁人的地方，岂能在黑夜中，破门毁屋逐室搜寻？

最可靠的手段，是擒人间口供，不但可以知道囚禁人的所在，而且可以知道盘据在这里的是些什么人，捉不到活口，就得大费手脚了。

他像一头向猎物接近的灵猫，沿壁根蛇行匍匐逐渐接近门外的警卫。

警卫有两个，不能冒险快速接近奋然一击。

警卫每一次回头走动，他就能乘机接近四五步。

他是很有耐心的，终于接近门右警卫身后三丈左右了。可是，他油然兴起戒心。

两个警卫，突然站在一起了，黑夜中，他也感觉出两双怪眼，正凌厉地瞪着他，感觉出两个警卫正发出无声的冷笑。

他蠕缩着爬伏在墙根下，屏住呼吸不敢稍有移动。

片刻，又片刻，好漫长的片刻。

两个警卫像是僵化了，保持原来的姿势不言不动，目光像钉住了他，感觉出的无形压力逐渐增加。

双方都在等，等时机光临。

终于，两个警卫动了。

“你就不怕被冻僵？”踏出一步的警卫说话了：“在下等得不耐烦，失去耐性了，没有机会让你悄然扑上来的。阁下，你要我请你现身站起来吗？”

他心中一凉，对方早就知道他来了。

他一咬牙，银扇出囊，跃起、扑出、扇发，扇攻一名警卫，右手翰指用上了点穴术，要制另一名警卫，想同时把两名警卫迅速摆平。

在江湖高手名宿中，他的排名不高也不低，自信武功出类拔萃，经验丰富机警精明，倏然抢攻占了优势，一比二他有必胜的信心。

可是，信心动摇了。两名警卫似已料中他的行动，左右一分远出两丈。

“他娘的混蛋！”右面的警卫看清了他的巨大银扇、火爆地破口大骂：“怎么会是你这个浪得虚名的杂碎？你银扇勾魂客居然敢前来撒野？你他娘的是活得不耐烦了。你不自爱闯来，会误了咱们的大事。呸！你算甚么东西？”

他扑击的速度快，势若雷霆万钧，但对方回避速度之快，似乎比他更快些。

一扑落空，他知道糟了，对方身手之快捷高明，更令他大吃一惊，不敢再冒险循踪迫击，追击也必定落空在劳心力。

：对方卤气之大，立即激起他的怒火。

“杨某还不知道你是甚么东西呢！”他徐徐迈步逼进：“口气狂得可以，但不知阁下手中刀是否真有分量？人‘你马上便可以分晓，看刀！”

拔刀、冲进、发招，一气呵成，刀势之猛烈，无以伦比，刀字出口，刀已光临。

噗劈啪……连声爆响中，他一口气拍偏了绵绵及体的疯狂七刀，被逼退了五六步，险象环生，大面积的银扇，几乎封不住狂野切入的钢刀，更抓不住用巧招反击的机会，陷入挨打。

另一名警卫并没有参与的打算，在一旁不住冷笑。

“浪得虚名的怪杰，如此而已。”冷笑着的警卫，袖手旁观冷嘲热讽：“伏魔剑客那些人，把你说得非常了不起，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你如此而已，委实令人失望，何必在江湖现世？你好可怜哦！”

他的确可怜，被逼得手忙脚乱八方游走，只能吃力地左封右挡，银扇无用武之地。

警卫狂攻了百十剑，冒火啦！

大喝一声，刀风陡然骤变，从破风锐啸转变为隐隐殷雷，极为慑人心魄，那是御刀劲道突然改变的征兆。

在银扇勾魂客的眼中，这种转变却是不吉之兆。

第一声隐雷传出，随即一声爆震，不怕刀砍劈的银扇，如受千斤巨斧所劈，被刀砍得斜掀而起，空门大开，马步一乱，身躯暴露在侵入的刀光下。

“要活的！”沉叱声及时传到。

刀光疾移，攻下的一刀，化不可能为可能，中途折向锋刃走偏。

警卫不但半途换招，而且左掌同时疾伸，从掀起的银扇旁切入，掌一

翻按在老怪杰的胸口。

“一嗯……”老怪杰终于支撑不住了，仰面便倒。

警卫抢进两步，一脚踏住老怪杰的右时，有效压制住银扇的活动，刀尖则点在老怪杰的咽喉上。

“你能挺得住在下百十刀的攻击，江湖上难怪有你的地位。”警卫冷冷他说：“在咱们这些人面前，还不配张牙舞爪。绑上押走。”

门内出来了三个人，领先那人就是高叫留活口的人，手一挥，身后的两+A上前，按住了老怪杰，首先缴了银扇，然后搜身，熟练地上绑。

“小心了，那混蛋应该已到了左近。”这人向两警卫指示：“那混蛋的刀法很可怕，要用智取避免力敌。没进入可控制的范围，不许争功抢先动手。”

\

片刻间，全庄重新寂静。

一队巡骑小驰而过。

十二匹健马轻快地驰过张家庄的东端一里左右。

黑夜间，骑兵只能负责示威性的巡逻，无法兼任搜索的任务，不可能仔细观察树林草丛是否有人隐伏，也不可能下马分枝拨草搜寻，所以示威吓唬的作用，才是骑军巡逻的目的。

所经处右侧不足十步的草丛中，就隐伏着桂星寒和飞天夜叉)即使骑军擦身而过，也不可能发现他们。

“看出甚么不对吗？”健马已远出百步外，已看不到形影了，飞天夜叉长身而起。

“那些混蛋，的确在张家庄埋伏。”桂星寒一面向张家庄接近一面说。

“怎见得？”

“这些骑军，是从张家庄的北面不足半里，小驰绕过来的，并没有与张家庄的民壮打交道。”

“用不着打交道呀！”

“不然。这是巡逻人员的规矩，每到一地，必须查询该地的防守人员当前状况。这表示张家庄的民壮已撤回庄内，故意敞开大门让人长驱直入，没有人布阶，可以放心大胆闯进去。”

“我们怎办？”

“警戒伏哨，必定暗设在庄墙附近。如非必要，不要杀警哨，以免打草惊蛇，先渗人再说。我走在前面。必要时，改暗进为明闯，以最快的速度，疾趋庄中心，以免浪费时间。”

“明闯会不会误了被扣人的性命？”

“他们的目标是我，应该不会。”

“里面毫无声息，不知老怪杰是否来了？沿途有重重关卡，希望老怪杰行动受阻……”

“民壮与官兵虽多，阻止不了老怪杰的。如果我所料不差，他已经进去了。赶两步，也许我们还来得及策应。”桂星寒心中一急，脚下加快，挫低身形利用草木掩身，乍起乍停快逾电火流光。

飞天夜叉的轻功超尘拔俗，居然能配合桂星寒快速绝伦的速度。

前面，庄墙在望。

银扇勾魂容是可敬的硬汉，他本来就是折磨人的专家。江湖朋友折磨人的手段)狠毒残忍众所周知，一旦落在仇家手中，生死两难的命运便已注

定了。

内厅灯火明亮，门窗紧闭光线不可能外泄。十五个人据桌高坐，轮流向银扇勾魂客严刑迫供。

他已经遍体鳞伤，依然拒绝透露桂星寒的消息和行踪。他知道桂星寒进城准备闹事，咬紧牙关熬刑不吐露半个字，甚至在忍受非人所能忍受的分筋错骨，可能会成为废人的酷刑时，脸上居然出现奇怪的笑意。

他瘫软在地上，五官流血脸形扭曲可怖。两个人分别按住他，反扳他的双手向上施压。

肩关节的大筋，被扭松，拉长，挤压，所产生的痛楚，可令人痛昏。

“招！那杂种到底在何处？”坐在上首的中年人，用震耳的噪音厉声逼问。

“在……天底下人……人间……嗯……人间世……嗯。。。。。”

他破碎的声音，已很难分辨字句，只能凭习惯猜测他所说的话。“长上，这样问不出疥以然的。”坐在一旁的冷剑天曹有点不忍：“他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怪杰，生死等闲的亡命……”

“我不信邪。”中年人凶狠他说：“给我用小刀割他，用盐水洗，用……”

“把他整死了，对我们毫无好处哪！”

“这……他还能挺多久？”中年人向上刑的人问。

“支撑片刻该不至于断气。”一个上刑的人说。

“长上，何不让曾姑娘用炼魂术试试？”坐在下首的方世杰说：“必要时，我们必须暂时信任弥勒教的人。曾姑娘已发誓和我们衷诚合作，诚心诚意替我们效命，我们正好利用她的长处，行法诱出这个亡命的口供。这方面曾姑娘学有专精，不妨一试。”

“弥勒教的人都不可信任，即使他们已敌血效忠。她很可能乘机攫取她所需要、有利于她的口供。弥勒教图谋那杂种的心念；比我们更切。如果我们擒住了那杂种，说不定她会用五鬼搬运术把人摄走呢。>

“不会的，长上，属下可以有效控制她，她即使想弄鬼，也逃不过属下的手掌心。”方世杰表现得信心十足。

“这……好吧 Jq 她来试试。”

立即派了一个人，前往召唤天权仙女。

庄院高仅一丈左右，轻功小有成就的人，也可以一跃而过，挡小偷也派不上用场。

危险的是趴伏的警哨，接近至百步左右的人，难逃警哨眼下。

桂星寒与飞天夜叉事先已提高警觉，接近的身法极为小心，蛇行鸳伏利用一切地势障碍，静时与地形同色，动时如一缕轻烟目力难及。

桂星寒领先潜行，在二十步外已可清晰看到，墙头上的两个依稀可辨的人头。再沿墙头仔细观察，果然隐约看到每隔二三十步，便有两个不易分辨的稍隆起物体，行家一看便心中有数，那是潜伏的人。

天寒地冻，人不可能久伏在墙头，能长期保持纹丝不动，果然略加细察，便看出动的象征。他的目力极为锐利，黑夜中二三十步内明察秋毫。

小心地到达槽下，猛地长身而起)身躯贴墙上升，墙头潜伏的人怎知墙根有人？看到有物在眼前移动，已来不及有何反应了，雷霆打击已经及脑。

移动的物体，是桂星寒的一双巨爪，一搭一收，警哨的脑袋像蛋壳般破裂。

警哨当然是高手，但在骤不及防下，哪有运功抗拒的机会？脑袋一破，身躯呈现反射性的抽垮痉挛，挣扎的力道无法将身躯弹起，无法用行动向左右墙头的同伴示警了，挣扎几下便逐渐松弛。

、潜入时杀警哨，表示必要时用强攻。

银扇勾魂客不愧称铁汉，快要被这些人弄成一堆死肉了，依然顽强地拒绝招供，不时讽刺怒骂，无边的痛苦无法击溃他的精神。

痛苦中，他看到一张美丽的面庞。

他不认识六仙女，但却有点面熟，本能地知道是弥勒教的妖女。这些人用酷刑折磨他，他承受得了。现在，妖女要用妖术摆布他了。

肉体的痛苦他承受得了，妖女要击溃他的精神了。

“杨前辈，你不觉得这样无谓地忍受痛苦，太不值得吗？天斩邪刀与你不沾亲不带故，你又何必替他隐瞒尸天权仙女在他身前坐下，脸上绽起亮丽的笑容。

他坐在室根倚靠在墙上，左右有两个人挟持着他。其实他浑身已经精力耗尽，根本没有抬手挣扎的力道了，甚至无法倚：靠在墙上，挟持的人一放手，他就会倒下去，失去支撑坐起的力量。

“呸！”他喷出一口血水。

天权仙女手一挥，毫无劲道的血水，被掌风拂偏了。

“叭”一声巨响，挟持他的人抽了他一耳光。

“不要打他了，我知道用何种手段对付这种人。天权仙女阻止挟持人再下手。“最好先把他整得半死。”挟持他的人狞笑。

天权仙女从所佩的香囊中，取出一根小铜管、拔掉塞子，倒一些泛蓝色的药末在手指上。

“他的神智仍可表达七情六欲，这种人不难对付。”天权仙女沾有药末的手指，伸向他的鼻端：“劳驾，管制住他的头以免晃动。”

有人揪住他的发结，向后拉紧下沉、一手叉住他的咽喉，他的脸向上仰，头动弹不得。

纤指刚要伸近他的鼻端，传出一声狂叫，接着刀吟慑人心魄，满厅雷电交加，灯火摇摇。

叫吼声乍起，似乎屋宇将倾。

天权仙女反应超人，向下一仆，人影依稀变形，幻化为轻烟流逸而没。

挟持他的两个人，两把小木刀一贯胸，一人胁，大半个身体。两人都没穿软甲，不是正式的锦衣卫军官，猝不及防之下，

完全没有闪躲的机会，

第三把小木刀贯入墙内三寸，是袭击天权仙女的木刀。假

使天权仙女不向下挫，难逃木刀贯背的厄运。这把小木刀不敢陶得太低，低Tto果落空，银扇勾魂客就完了，这一刀志不在杀人，仅具有威吓作用，天权仙女才能在千钧一发中幻形而遁。

好一场雷霆万钧的可怖急袭，厅内的人根本不知道冲入的人是谁，只知道有一刀一剑疯狂地挥舞，满厅雷电惊心动魄，接触的人肢体凌落，如此而已。

聪明的人永远是幸运者，看到可怖的刀光剑影、便知道该如何趋避，以免在混乱中在送性命。

有人沼走，有人死亡。

外面呐喊声大起，埋伏的人来势如潮。

厅中黑沉沉，灯火全灭。

有人点起了灯火，有人上屋搜寻敌踪。

厅内摆了七具死体，俘虏银扇勾魂客失了踪。

人布得大散，袭击太急太突然，而且入侵的人在屋内发动猛烈的突袭，一击即走来无影去无踪。张家庄真正可派用场的人，仅有百名左右，分散至各处理伏，内部出了意外，哪来得及策应支援？

人虽多，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挡住天斩邪刀的雷霆攻击，注定了失败的厄运。

其他的人，根本没看到入侵的人是高是矮。

十几个首脑人物，在大厅大发雷霆，一个个愤怒如狂，怨天恨地暴跳如雷。

冷剑天曹成了众矢之的，脸色难看已极。

“你确定那天是天斩邪刀户主事人厉声质问：“你看清了尸

“相貌没能看清，但那特殊的刀光，除了他，没有别的人使归这种刀。”

冷剑天曹的脸像苦瓜，说的话余悸犹在：“另一个防用剑的人，以中蒙面委实无法看到面貌，身法也快得惊人。

际出突肾...”

“你们只会推卸责任。”主事人拍案叫吼：“你们有+JL+队，被两个人杀得落花流水，连人影也没看清，一个半死的俘膨也被救走了。你们真有种，真有出息，死了的七个人白死了，洼凶手到底是谁也没弄清。”

“咱们设下十面埋伏捉他，反而被他杀入中枢予取予求，消息传出，咱们的脸往哪儿放？”另一个留了大八字胡的人愤然说：“这个甚么天斩邪刀如不赶快除掉，我决不返口京都，他必须死。”

“别废话了，咱们已经欲罢不能。准备如此周全，人手如此众多）居然功败垂成，咱们还有脸空手返口京都？好在侯爷已替咱们办妥公干的公文符札，咱们必须在百日内活剥了他。”

“庄北那些人已经追下去了，咱们要不要跟上去？”另一个豹头环眼的人说：“他们在外面准备渔人得利，想必有所发现。”

“算了，等他们将人弄到手，再向他们索取，不怕他们不将人交出。那些家伙都会神行术，咱们想跟去也力不从心。方世杰。”

“属下在。”方世杰欠身应暗。

“你留心些，一有消息立即禀报。”

“你得注意，有弥动教的人在咱们附近潜伏，妄想浑水摸鱼，表示曾姑娘并不可靠，她并没真心向咱们效忠，好好利用她，不可误事。”

“后厂当特别留心 /

“你知道就好，误了事我唯你是问）

桂星寒背着奄奄一息的银扇勾魂客，落荒而走宛若排云驭电。

飞天夜叉也全力施展紧跟着他，勉强可以配合他的速度。

远出三里外，桂星寒突然发出注意的信号，脚下一慢，猛地斜窜丈余，闪入一处灌木丛。

“怎么啦？”跟入的飞天夜叉低问。

“伏下，留意杨老哥。”桂星寒将老怪杰往草中一塞，急急低声说：“不要让他发出呻吟声。记住，不管有，你都不要现身。”

他往外钻，飞天夜叉一把拉住了他。

“星寒，为甚么？”飞天夜叉不安地追闯入

“有可怕的高手追来了。该死的！他们怎么可能掌握我们的走向？可能是妖术中最难练成的搜魂术。toid定下心用定静心法行动，小心了。”

飞天夜叉一把抓了个空，桂星寒已经远出三丈外去了。

飞天夜叉怎能定得下心来？暗暗焦急心神大乱。

抬头向来路张望，看到原路右后方远处，黑沉沉的夜空中，似乎有几星萤火随风飘逸）速度惊人，因此隐约出现光芒曳尾的现象，也有闪烁情景发生。

天寒地冻，哪儿来的萤火？

“他们才真的会飞！”她心中暗叫，惊然而惊。

人当然不会飞，用某种特殊机巧，帮助与增进速度，并非不可能的事。

冬天不会有萤火，这是常识。

那像是萤火的光芒，是从背系的剑把金属装饰，反映远处火把的光芒而形成的，高速移动时，视觉出现扭曲，便看到光芒曳尾景象。

飞天夜叉先人为主，意识中已接受妖人可以飞天遁地的观念，看到异象，便认为是妖人在行法了。

五个人，形成五星萤火流光。

搜魂术玄之又玄，但说穿了就不怎么神秘了。一个老江湖，也可以凭经验知道逃走的人，可能逃走的方向、距离，甚至知道可能在何处藏匿，便可以准确地循踪追及。人逃走的心态，是可以预测的。

精明机警的人，可以轻易地摆脱对方的追踪。

越野用超绝的身法狂追，五个人毫无顾忌地飞掠，认为逃走的人必定急于脱出警戒区外，逃的方向必定向西奔，错不下

一声怪笑从对面的草丛中传出，然后出现闪烁的刀光。

五个人吃了一惊，猛然两面一分刹住脚步拔剑出鞘。

、人影幻现，相距不足三丈。

为首的人是吴世，骇然变色。

桂星寒横刀屹立挡住去路，幻现的身法骇人听闻）像是久競幻形，也可能早就藏匿在原地，在发出怪笑时长身而起，并不足怪。

如果桂星寒不先发笑声警告，倏然现身淬行不意的攻击，五个人最少也得死掉一半，他们在淬不及防下，毫无应变的机会。

“甚么人？”右面的一个道装人沉叱。

“天斩邪刀！”

一声怪叱，五支剑同时向前一指，锋尖电气火花迸发，五个人的左掌也同时虚空拍出，默契极为圆熟，五人如=行致命一击。

掌吐出殷雷震耳，与剑尖迸发的电气火花相应和、怪味刺鼻，热浪逼退了寒风，这瞬间，真有恍若天动地摇的感觉，令人目眩神移，不知人间何世，似乎眼前的景物已变，怪异的光芒进射，鬼影憧憧阴风大作。

刀光也在这刹那间迸发，雷电交加。

连声狂震中，三支长剑飞腾而起。

刀光流泻中，飞起一颗人头...

人影倏然隐没，一切异象消失。

好静，血腥随凤飘散。

草中躺着一具无头死尸，是那位穿道装的人。头抛在丈外的草丛中，牙齿死咬住一丛草梗。

片刻，人影重新幻现。

三个手中没有剑的人，分立在四五丈外，披头散发衣衫凌乱，形如厉鬼。

吴世也距出剑位置三丈以上，手中剑无力地插入泥土中，支撑不稳的身躯，胸襟被划开一条裂缝，幸而不曾受伤。

“咱……咱们的五……五雷天心正……正法，竟……竟微失……”失败了……吗？”吴世衰弱的语音，像一个精力已竭，若哭无泪的失败者诉苦。

用五雷天心正法一击，失败的事实摆在眼前，五个人死了一个，+ ^ 的剑被震飞，衣衫凌乱形如厉鬼，能不承认失败吗？

也许可以便着头皮否认失败，因为天斩邪刀不见了，也许是被五雷天心正法一击，已经骨肉化泥，牺牲一个人而碎裂了天斩邪刀，应该算成功胜利。~ =、。

“那家伙受了伤，要不要追去斩草除根？”一个拾口剑的人·不理会是是否失败，更不想承认失败 / 他受伤必定严重，逃不了多远的。

子如何追？往何处追？”另 = 个人冷冷他说：“敲锣打鼓去找？，

说气话解决不了问题，事实摆在眼前”，黑夜茫茫，天斩邪刀往何处逸走无法估计，如何追？

最后，四个人带了同伴的尸体走了。

飞天夜叉看出桂星寒有点不对，脚下有点蹒跚气息不稳。

“你怎么了？”架住了桂星寒的手膀骇然发问：“浑身热气，气息有异！”

“没甚么，我要先调息片刻 / 桂星寒席地坐下：“留意杨老哥，务必让他保持温暖。”

“那边雷电交加……”

弥幼教的天师级人物来了。

李福达教主自称龙虎大天师，其他几个配穿道装的重要亲信，对内对外都可以称天师。配称天师的人，必定是地位极高妖术通玄的重要人物。

桂星寒第一次看到穿道装的人出现，所以说天师级的重要人物来了。

飞天夜叉不敢再多问，因为桂星寒已经开始行功调息。

银扇勾魂客仅服下固本济内伤的药，荒野中无法用金创药敷伤，幸好天气太冷，近期伤势不至于恶化，对痛楚已经麻木，一直不曾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远出警戒区外，桂星寒在树林的背风处，将银扇勾魂客放在草堆中，安顿停留。

“老哥，支撑得住吗尸他关切地问。

“还好 = 死不了。”银扇勾魂客已恢复两三分元气，说话有气无力)“我身上有碎骨头需要整理吗？”

“幸好没有。”

“那就好，大概得在床上躺上一两个月享福了。”

“也许要三个月，你的手脚大筋全被拉长了。”

“不会成残吧？”

“应该不会。天杀的混蛋！我想起方世杰那杂种的龙虎金丹。”

“那是武当至宝。”

“武当长老级的人才会有龙虎金丹，这混蛋却用来讨好女人任意施舍。好，我要找他要。”

“算了，他们走动时人数一大群，找他十分危险。”

“你就别管啦！”桂星寒向飞天夜叉伸手；“给我几颗流光弹。”

“你要干甚么？”飞天夜叉惊问。

“我不甘心。)桂星寒咬牙说：“那个狗皇帝纵容锦衣卫的人，容许他们勾结弥勒教的逆匪行凶。陆指挥使无能，管束不了部属。天杀的！我要让他们永远后悔，先宰张家庄的几个混蛋，再到行宫放火，不搞他个烈火焚天，难消这口怨气。”

“哎呀……”

“你别叫，你不许去，我去。”

“你…，…”

“拜托，留下照顾杨老哥。”

“不要管我。你去，你们一起去，并肩联手生死相共，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银扇勾魂客大声说：子，要发挥统合的力量，发挥你的智慧。个人逞英雄单打独斗)在那些人面前，英雄气概不值半文钱，”

“但是，老哥你……”

“不要管我，天亮前你们口来带我走。”

“好，天亮之前我们=定口来。”

“你们一定要回来，小心了。”

张家庄申相当忙碌，死了人非办丧后不可，以为入侵的人已经救走银扇勾魂客，该已远走高飞，远出二三十里外了，已没有严加提防的必要。所布下的埋伏，也因之而撤除~

潜伏在庄北，意欲渔人得利的弥勒教妖人，也经证实主要的人物远追之后，留下的余众已经撤走，也不需另派人手提防监视，内忧外患皆已消失，该收兵歇息准备为死人善后了。

戒备当然不可掉以轻心，派了几个人扼守在张家祠堂四周。祠堂是停尸间)也是临时的指挥中心。

张家庄的民众，家家闭户没有人敢外出找死。

冷剑天曹几个密探主要人物，安顿在祠堂左厢的客房内，几个人聚集在小厅中烤火取暖，一面品茶一面讨论今后的行动细节，每个人皆显得心事重重。

天权仙女也在座，她的身份，在这些人心目中并无地位可言，只是一个还可以利用的人而已。

他们与弥勒教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暧昧不明的，即使双方事实已经你打我杀，刀剑相向热闹得很，势同水火不相容，按理该是敌我分明，没有妥协转寰的余地。

可是，他们并不能真正证实，与桂星寒结伴的季凤两个女人，是弥勒教弟子，拿不出确证令人心服，也就不便大动干戈兴师问罪 / “、

同时，来自高阶层的压力)也迫令他们放弃进一步的激烈行动，因此双方不得不暂时忍耐，保持表面上相安无事的暧昧局面，甚至有走向和解的

迹象。

弥勒教的人在庄北埋伏，冷剑天曹一群人就不介意。但在暗地里，却小心提防妖天渐】捣鬼。

冷剑天曹和方世杰，都是主战最力的强硬派，可是真要和桂星寒拼命，却又心虚胆怯，每一次接触，两人都是一沾即走，每接触一次，就增一分怯念，也多增一分恨意，发誓要宰了桂星寒才甘心。

方世杰是最聪明的人，机警绝伦善看风色，轻功超绝，逃走也比别人快。

他知道桂星寒恨透了他，这场灾祸就是他引起的，那一记九绝溶金掌没把桂星寒打死，他知道大事不妙，桂星寒早晚会找他算帐的。桂星寒在毫无戒备下，挨了他一记致命重掌，依然活得好好的，如果面对面交手拼命，他能有多少成胜算？不用猜也知道他不是桂星寒的敌手，心中怕得要命。

不久前桂星寒狂野地杀入小厅，他一看到刀光，便知道来人是桂星寒，怎敢逞英雄奋勇争先？事实上他比天权仙女逃得更早一步。桂星寒杀人，他却从后堂溜之大吉，被狂野泼辣的刀光吓了一大跳，心中一虚便立即逃走。

除非人多势众，他一个人绝对不敢和桂星寒拼命，让同伴挡灾，保全自己的性命是第一要务。

“我该和曾姑娘前往探探口风。”他向冷剑天曹说：“也许他们已经把天斩邪刀弄到手了；”

他们，意指弥勒教的人，提起时敌时友的妖孽，不便言明大家心照不宣。

—“你认为他们真能把人弄到手？不免太乐观了吧？就算他们真的很了不起，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得手呀！”冷剑天曹不以为然，看法与他不同，“这两天以来，咱们出动大队人马，大白天也追踪不易，现在夜如墨，谁有追踪天斩邪刀的能耐？”“如果他们发现天斩邪刀而及时追赶，一定可以追及。”天权仙女语气肯定。

“为何？”

“大少主亲自出马，有三位从安陆赶来的护法同行，都是法道通玄的教中真仙，神术举世无双，都是可以御风飞行的地行仙，连夜桑也逃不过他们的掌心，”天权仙女的话，夸大得令人吃惊。

不信邪术的人听了，当然嗤之以鼻。。

天权仙女无意中泄露了天机，表示她与弥勒教的人暗中有联系。

其实地投效的诚意，锦衣卫的人根本不相信，正好利用她与弥勒教暗中通消息的机会，监视众妖人的一切阳，互相利用）算定她玩不出甚么新把戏。

“也许那甚么护法真的很了不起，真的是地行仙。”冷剑天曹的话，含着讽刺味：“能移山倒海，能飞剑在千里外取人首级。但天斩邪刀的妖术，决不比地行仙差，这点我可以打保票。凭他今晚来去自如，杀咱们七个高手于刹那间的能耐，真正的地行仙，未必能够办到小好吧！你们去走一趟也好。~

“好，我和曾姑娘这就动身。”方世杰离座，领先向厅门走。

距厅门还有十余步，猛地挫马步大喝一声，双掌齐吐，绝学九绝溶金掌出手遥攻。

桂星寒正跨过门槛，大踏步登堂入室。

“来得好！”桂星寒一掌斜发，歹毒凶猛的九绝溶金掌力斜冲，余劲击裂

了侧方的一座茶几：“我正要找你这狗东西。...

语音未落，顺势一掌拂出。

方世杰双掌吐出，还来不及重新聚力，反击的无侍掌力及体，大叫一声，侧摔出丈外撞上了墙壁，倒下时奋身一滚，斜窜而走。

后跟的天权仙女在方世杰发掌的同时，警觉地拔剑。

桂星寒身后，跟入蒙了面的飞天夜叉，看到天权仙女便知道是妖女，纤手一扬，一颗流光弹破空而飞，从桂星寒身侧掠过拔剑超越。

天权仙女怎敢接下不明来历的暗器，扭身急闪。

“嗤……啪……”火光一闪，流光弹在桌上爆散。

这种照明兼纵火的小弹丸，威力并不大，火力也不怎么旺，本来不是暗器，杀伤力也有限，不沾上火就不会受伤，爆炸力小伤不了人。

可是，桌旁的几个人，吓了一跳，纷纷走避，只有两个人冲出帮助方世杰。

飞天夜叉到了，剑吐千朵白莲；剑出似穿鱼。

一声长啸，桂星寒则拔刀扑向天权仙女。

天权仙女比方世杰更机灵，乘势滚倒娇叫一声，身形裹然消失，像土遁，也像化虹逸走了。

桂星寒来不及追赶，一名挥舞绣春刀的人，已狂冲而至，取代了天权仙女的位置，刀似狂龙锐不可当，刀法比一般武林高手高明多多。

。‘挣！’天斩邪刀搭上了绣春刀，绣春刀翻腾而起...

“天斩邪刀！千桂星寒沉喝，声似乍雷。

刀光一闪，人头飞起。

刚冲上的冷剑天曹，顶门上走了真魂，一照面便劈了一个最高明的侍卫，任何胆气足的人也会胆寒，猛地双足急点，向后飞退。

砰啪啪数声怪响，击灭了四盏菜油灯，小厅一暗，仅有流光弹留下即将熄灭的火光。

厅外呐喊声雷动，有人涌来声援了。

厅内敌踪已逝，留下了·三具死尸。：

天权仙女的轻功，并不怎么高明)甚至比飞天夜叉还差了一大段距离，却不往内堂躲而往外逃，而且笨得跃登屋顶，想从屋顶逃往隔邻的伺堂。

柯堂有众多高手歇宿，这一队人的精锐，全在词堂安顿，其中有大名鼎鼎的山西八彪。

刚越过屋瓦，桂星寒衔尾追及。

“她是我的！”飞天夜叉高叫，拉了桂星寒一把，身形似电飞掠而上。

、森森剑气迫体，天权仙女知道厉害，不敢转身接招，向下一扑，骨碌碌向下滚，先逃命再说。

这瞬间，灰雾汹涌，人影倏杳。

飞天夜叉已从桂星寒的训练中，了解一些施法的技巧心诀，天娇腾空而起，飞越灰雾上空，剑光倏然下泻，空降搏击的技巧妙到颠毫、

前面檐口升上方世杰的头部，这家伙总算够情义，从内间溜走，立即从后院登屋，及时协助情妇脱困，一手搭檐，一手打出一颗打穴珠，向疾落发剑的飞天夜叉急袭，同时发出一声只有天权仙女才明白的暗号。

啪一声怪响，打穴珠刚飞上，便被一块青瓦所击中，瓦片破碎，打穴珠也失踪。是桂星寒所发的瓦片，

淡淡的人影侧滚，是天权仙女，间不容发地躲过下降的一剑，反应超尘拔俗。

再一滚，便消失在檐下。

方世杰并不知道桂星寒所发的瓦片是以他为目的的，以为是桂星寒卖弄绝技，用瓦片击落他的打穴珠。那是不可能南事，桂星寒跟在飞天夜叉身后，还在屋脊上呢！瓦片远从两丈外飞来，居然击中了他刚离手的 J、J、打穴珠，可把他吓了个，LLHW 寒。

本惊之下，松手向下急降，一拉刚滚落的天权仙女，往屋内一钻，不敢从屋上逃走了。

、飞天夜叉并不能真的飞，邱降时无法控制身躯活动自如，没帜天权仙女听到方世杰的信号，折向滚离原俭，剑势控懈不住，十拿九稳的一剑落空，双脚一点瓦面，再次飞跃而起，猛扑从侧方脊角冲来的两个人影。屋下黑暗，她不敢放胆飘降追逐妖女。

“挣！”刀剑乍合，火星直冒。

她的轻虹剑是宝剑，御剑的内力也十分惊人，已可发出强烈的剑气，威力因有宝剑而倍增。

与冲来的人行雷霆接触，感到剑上传来的反震力极为可怕，内劲一窒，反震力猛然爆发，整条右臂如受千斤巨锤痛击，几乎失去知觉。

身躯也向后弹，仰面倒飞急摔，

一条强壮的手臂托住了她，有效地消去跌势。

“不可逞强乱闯。”耳中听到桂星寒熟悉的语音，她心中大

由

儿。

托她的手一松，她踉跄站稳，脚下踩碎了几片瓦，仍感到右手酸麻感久久未消。

她看到飞腾的刀光疯狂地割裂冲来的两个人，（那是桂星寒的天斩邪刀，以无以伦比的劲道与技巧，把一刀将他震飞的那个人，拦腰劈成两段）形如在法场执行腰斩的刽子手，刀出腰断干净利落。

“他像个天神！”她心中暗叫。

正想挥剑跃向对面的屋顶，桂星寒已出现在她身侧。

“人太多，走！”

桂星寒不管她肯是不肯，一挽她的纤腰，身形破空，眨眼间便连越三间屋顶。

“到行宫。”桂星寒放了她，向下国落。

桐堂已远在三囚十步外，那儿呐喊声音动，屋顶上人影此

几厘车帐火起，主冒人乱。

、他俩还不知道，皇帝已经卞在行宫，反正闹事的目的已经达到，不再留恋，冲出原野远走高飞。

行宫第二次失火，负责警卫的人遭了殃。幸好皇帝不在行宫，已经南卞长葛县没受到惊吓。

他们在三十里外的一家农舍投宿，安顿银扇勾魂客养伤，距城甚远，购药甚感不便，因此不宜久留，先稳住伤势，尔后再作打算。

银扇勾魂客的银扇制造不易，外门特殊兵刃，本身就具有来源不继的缺点，丢了之后有如玩蛇的花子丢了蛇，没得玩了。

扇被侍卫们没收了。百日之内，银扇勾魂客也无法与人动手，扇丢了也好，反正也用不着。

近午时分，他们已经睡了半天，疲劳尽消，精力充沛。猜想这些缉拿的人，这半天可能正在大搜城郊，得准备应付远程搜索的人了，疲劳尽消便有精力应付强敌。

。 三人所带的应急救伤药相当完善（银扇勾魂客的伤势已经控制住，没有严重的破裂创伤）但内腑一团糟，筋骨受损，这种严重的伤势，换了普通的人，即使有灵丹妙药，恐怕也难以抢救 /

老怪杰仍在沉沉入睡。飞天夜叉在榻旁，重新检查季凤的包裹。

“简简单单的衣物，居然敢冒充出道闯名号的江湖人。”她将一些颇为名贵的衣物丢了一地，都是一些爱美女人的衣饰。

“你怎么啦？自言自语发牢骚？”桂星寒恰好推门而入笑问。

“没你的事。”她慌忙将衣物扫成一堆，羞红着脸。女性的衣物不能呈现在男人眼下，这是禁忌，尤其是陌生的男人。即使衣物不是她的，她仍感难为情。

“哦！你不是不要她的衣物吗？”桂星寒一眼便看出是李凤的衣物。

多她？哪一个她呀？”她撇撇小嘴：“像口娘家小媳妇故包裹，准备回娘家炫耀的衣饰。只有你这笨蛋，才把她看成初出道扬名立万的女英雄。她最好不要打狐媚你的主意，我不会放过她的。”

“你也最好不要打她的主意，因为你奈何不了她。”桂星寒转身出房：“她在弥勒教中地位一定很高，武功和妖术，至少比那些甚么七仙女高两倍，甚至三倍。所以，你不要管闲事，我和她的帐，得由我和她当面算清。喂。外面来了客人，你要不要见她？”

“我不要见任何人……咦！甚么客人？”

“葛春燕姑娘，她居然能找到这里，很了不起。”

她心中一跳，葛春燕，那个她曾经警告过，要远离桂星寒的美丽小姑娘。

从那时候起，她已经把葛春燕看成竞争的劲敌。

别的陌生人她可以不见，葛春燕她不能不见啦！她气愤地一脚踢得衣物纷飞，脚步沉重匆匆跟出。

简陋的农舍堂屋里，葛春燕神色紧张不安，完全忽略了飞天夜叉脸上的敌意，她本来就是一位性情急躁，少用心机的活泼小姑娘。

“你们必须赶快远走高飞。”她神情焦急，说话像是连珠炮：“皇帝已经走了，御林禁军已走了大半天，县城今晚可能解严，目下仍然在管制中。他们留下的人很多，恐怕不止一百。我已经获得正确的消息，他们是完全留下对付你们的人。我听那个甚么陈百户说，不杀掉你们不回京都。”

“让他们来找我好了，不杀光他们，我也不会罢手。”桂星寒早料到那些人不肯甘休，心理上早有准备：“天下大得很呢！

我陪他们在天底下玩命。”

“有我一份？哼！”飞天夜叉问。

“你昨晚开口说了话，有人已听出你的口音。”葛春燕毫无心机说：一你是不是飞天夜叉林月冷尸

)不错。”

“那就对了，搏杀令中有你的名号。”

“好哇！我也陪他们玩命。”

“者天爷！你们还不知道情势严重吗？”葛春燕拍拍前额叫起天来。

“你少危言耸听，有甚么严重？”飞天夜叉气虎虎一脸不屑仆

“他们是官方人士，有如朝廷的钦差堤骑，有金牌玉符，不但可以调用各地的官方治安人员，更有金银收买各门各道高手名宿，向你们群起而攻，你们将在天下各地寸步难行，重赏之下公私齐发，你们有多少机会？...

情势的确极为恶劣严重，形容为寸步难行并不为过。见不得天日的小鬼，哪斗得过大群金刚？

！我们会特别当心的，也不必太过顾忌。当他们知道所付出的代价，高得令他们无法承担时，他们就会遁口京都的。”桂星寒可不想表现出忧心忡忡的懦夫相，事实上他也不怕锦衣卫的报复。

如果他害怕这些是皇家特权人物，早该一听锦衣卫三个字就惊惶远逃了。他敢到行宫放火向皇帝的权威挑战，哪在乎皇家行文天下拿他当钦犯法办？

只要他丢掉造型特殊的天斩邪刀，改个名字或者稍加改变容貌，谁知道他是者几？天下大得很呢！天知道天下各地，有多少逃犯生息其间？

龙虎大天师，就是名动天下的大钦犯，活得比任何人都如意。

“他们有大多大多可以利用的人.....”

“人愈多，死的人也愈多。哦！你们那些人，不是已被冷剑天曹那些人扣押在张家庄吗？”

“怎么会呢？不过，伏魔剑客几个人，倒是随少林弟子走了、要随祭岳专使前往祭岳。他们是昨天走的，要赶到钧州府；参加少林设置的迎使礼坛，少林方丈在礼坛迎接皇帝专使。”

伏魔剑客一群侠义英雄没被扣押，当桂星寒发觉疤面虎的口供可疑时，便知道侠义英雄被扣押的事也是假的，疤面虎只是那些密探们利用作为传播假消息的工具，意在引诱他前往自投罗网的诡计而已。

“人都走了，你和留下的几个人，挡得住弥勒教的妖孽前往张家行凶掳人？”

“张家的老少，已经藏匿在隐秘的安全地方了。妖人们没有目标，不会前往白贫工夫而且皇帝前的红人活神仙陶真人。曾经派人向妖人严重警告，不许他们再生事端，不然将抄没他们的安陆香堂，甚至会挑了他们的湖广总坛。

甥p么，你是无事一身轻了。”

“本来我打算护送张家的内眷赴四川。”葛春燕欲言又止：“赴川之行中止，我也不.....不想口家，反正赴川不能成行，在各地走走增长见识也是好的。桂兄，你.....你不嫌弃我这个同伴吧？我希望和你们结伴同行。？”

“甚么？你还敢和我们同行尸飞天夜叉大惊小怪：“你明明知道我们处境凶险，在江湖寸步难行，居然还敢同我们结伴，你是不是疯了？”

—

/没有甚么好怕的，林姐/葛春燕=挺酥胸，拍拍佩剑：“多一把剑，

就会让许多人为性命担心，杀的人也更多，有胆量为重赏卖命的人也愈少。”

“你不能和我们同行。”桂星寒郑重他说：“他们抄你的家易如反掌。你这种侠义女英雄，天生就不是亡命的料，=他们只要行文郑州，以任何理由可抄你的家，不需亲自带兵莅境，就可以杀人于万里外。听我的忠告》离开我们愈远愈安全。”

“我不怕……”

“你不要嘴硬。”飞天夜叉下逐客令（星寒兄是刀客）我是贼；道不同不相为谋，咱们不要你替咱们增光彩。你走，离开我们远一点，”“葛姑娘，我们真的不能连累你。”桂星寒语气诚恳，他对葛春燕本来就有好感：一你如果有意帮助我们，请在侠义同道中，将我们的事故经过公诸天下，相信必定有不少侠义英雄，不受那些人的收买与我们为敌，就算是帮助我们了。”

“好，我会努力进行这件事。”葛春燕慨然说：“至少伏魔剑客那些人，会沓你们尽力，他们不是忘恩负义的人，连少林弟子也不会与你们为敌。”

“但愿如此，谢啦！”

葛春燕立即告辞，她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急于回城放出消息，当然她心中另有打算。

锦衣卫的将爷们，平时是不能随便离开京都的。负责出京捉拿要犯，是东西两厂特务的事。

不管是厂或卫，其实两者的成员，是二而一的组合；两方面的人调来调去，都是自己人。

不同的是，两厂可以花重金在外雇请人手，更有权培养外围走狗，财源也广。

锦衣卫都是世袭或荫赐的正式官兵，有一定的编制。

另一不同处，是锦衣卫在南京也有编制，有正式的衙门，称甫镇抚司。这就是说，锦衣卫的将爷们，在外公干时，可以从南京的衙所调用人马。

这也表示出桂星寒处境的恶劣，负责人陈百户，可以就近调派南京方面的人，协同捕杀所要对付的“钦犯”，南北两京的高手齐出，凶险程度可想而知。

次日一早，飞天夜叉扮成一个小厮，化妆易容进城打听消息，扮小厮扮得十分神似。

她感到诧异，城内并没贴出捉拿在行宫纵火钦犯的榜文。

城中轰传着行宫发生小火灾的事故，也证实了皇帝其实并没在新郑逗留的消息。

她想：葛春燕故意捏造危言耸听的消息，用意是希望与桂星寒结伴（游江浙）

“你休想如意 / 她向沓已说：“我得留意这丫头搬弄是非，防人之心不可无。哼！”

银扇勾魂客回到县城养伤，桂星寒上下打点，安排在一家小客栈内长住，雇了一个佣人照料。

市民们因皇帝过境，所兴起的兴奋热潮，逐渐冷却下来，市面恢复旧观。

被暂时囚禁的城狐社鼠，也先后陆续释放，歹徒恶棍们重新活跃，打听消息不愁没有门路。

有关锦衣卫将爷与密探留下的消息，竟然毫无线索，似乎没有任何可

疑的人留下。新郑小得可怜，不需着意调查，些少鸡毛蒜皮的小事故，也瞒不过城狐社鼠的耳目。

的确没有人留下，没有操京师官活的人走动。

弥勒教的妖人也毫无踪迹，可能已返回各地香坛了，已没有在此地逗留的必要。新郑没设有该教的秘密香坛，无处可以容身。

他们奉命前来新郑集结，联络站就设在城外，不至于引起外人注意的地方。抱樟山破庙，就是最先设立的联络站，鬼使神差被桂星寒闯入，引起了这场血腥风暴。

桂星寒大为放心，葛春燕的消息定然是讹传。

料想皇帝已经到达老家安陆府（承天府），沿途该早已解禁～官道中旅客络绎于途，南北通行无阻、留下银扇勾魂客养伤，他和飞天夜叉秘密动身甫下。

飞天夜叉对化装易容术造诣不凡，女扮男装成了他的兄弟，省箩内隐刀藏剑，扮成长途旅客，踏着晓风残月就道。不徐不疾南奔。

南面张了罗布下网，等候他俩进网入罗。

早几天，南阳府北面的裕州，也紧急戒严断绝交通，戒雀森严兵马云集，比在新郑更严密一倍…

负责绥靖的人，赫然是武当弟子，配合地方治安人员，早在三天前就把当地的，以及过境的牛鬼蛇神，一一清除净尽。

官方不但乘机扫除了不少城狐社鼠，也捉住了几个有案的江洋大盗，以及曾经悬榜捉拿的重要逃犯，成果十分丰硕。

少林弟子在新郑、钧州，扮演了重要的绥靖角色。

武当弟子在裕州，更做得有声有色。～

皇帝派往武当朝山的钦使，是在裕州由武当的真人们接走的。

武当能跃登天下第二武林魁首，完全是朱家皇朝倾力支持的。永乐大帝派人重建武当，征集湖广、河南、南京等等各地的了夫，足有六十万人之多，可以媲美秦始皇征集百万囚徒建皇陵）

武当弟子把效忠皇室列为第一要务。 ”

皇帝主子的好坏，与他们效忠的忠诚程度无关。

当初永乐大帝，曾经与武当的祖师爷张三丰，可能订有在约或协议：武当不得干预朱家皇室的事。

至于张三丰是否曾经保证，放弃支持假死逃亡在外的建文帝重回南京争回皇位的条件，外人不可能知道内情，恐怕将是永远不白的历史悬案。～

可以断言的是：大明皇朝最伟大的永乐大帝，决不会平白无故，派六十余万了夫工匠，花费千百万两银子，把武当地修建成天下第一道家洞天福地，让张三丰一群老道在内享福 6

南阳府，一般的看法是少林武当势力范围的分界点，佛道两家无形中泾渭分明。

少林弟子已经从钧州迎了专使，返回嵩山去了。

是否有俗家人甫下，谁也懒得过问。

裕州是府属州，名义上比县高一等，其实城池与新郑大小相等，但却管辖两县：舞阳、叶县。市面也并不比新郑繁荣，民情也没有新郑复杂，至少往来的旅客商贾，就比新郑少了一做

在这里打听消息，更为容易。

锦衣卫留下的一些人，已不再穿甲，不穿公服，对外不暴露身份，以另一种面目暗中活动。

留下的人中，以具有密探身份的人为多，这些密探本来就没有军职，绝大多数是武学舍礼聘的教头，皇帝出京才用得着他们。

而皇帝出京，一百年也难碰上一次，因此他们没有任何权势，身份地位也不登大雅之堂。说难听些，他们只是一群临时调用的老狗而已。

但他们的江湖地位，比锦衣卫的人高上百十倍。因此对外的一切活动，责任皆落在他们身上。

冷剑天曹最可怜，地位不高不下，但所负的责任却重，一切对内对外事务，皆需他经常处理，真像一个打杂的走卒。

地位比他高的人有几个。比方，病阴判樊不平，就是其中之一。但这位仁兄倚老卖老，十分托大，从不过问杂务，说话阴阳怪气)对任何人皆爱理不理，连锦衣卫的人也对这阴判敬鬼神而远之。

与江湖人士打交道的工作，也就落在冷剑天曹的头上。与弥勒教的妖人周旋，则非方世杰莫属。

他们与弥勒教之间，关系非常微妙，是敌人，也是朋友，至少在利害与目标方面，目下是一致的。

天斩邪刀，是他们双方的共同威胁。

两方的人，都是同时离开新郑的，暗中各展神通，作了妥善的安排。都认为天斩邪刀在行宫纵火之后，不会再在新郑逗留了，必须在前面追赶或等候，各张罗网，看谁能抢得先机。

在要求江湖群雄合作方面，锦衣卫的人做得最为成功，威迫利诱兼施，成效卓著。

弥勒教的人，则完全潜伏在暗处。他们没有号召群雄的力量，只能诱使一些黑道邪道人物助威。

这天午后不久，方世杰偕同天权仙女曾梅英，大摇大摆进入东大街的条横巷，在一家大宅前叩门，在门子的引领下，在大厅拜会宅主人。

主人赫然是大少主吴世，打扮像一位有身份地位的士绅，本来就一表人才，站在大街上，谁敢说他不是本城的士绅？

方世杰对吴世是主人的事，一点也没感到惊讶。

天权仙女曾梅英，其实是双方的牵线人。

“在下此来，专诚前来讨消息的。”方世杰客套毕，直截了当道出来意：“吴前辈早来两天，布置比咱们绵密完善，人手也充裕，但不知所获线索如何？”

吴世的年纪，比他几乎大了一倍，身份地位甚高，因此他称之为前辈。

但他知道对方自称吴世，与陈百户打交道时通的名，却不知吴世是弥勒教的大少主，姓名当然不会是真的。天权仙女不可能将吴世的底细告诉他～

“如果有线索，我还在这里眼巴巴枯等，到处乱跑穷忙？没知识。”吴世对他可就不怎么客气了：“哼！你在打甚么烂主音子”

“吴前辈……”

“即使有了线索消息，我也不会告诉你呀！”

“吴前辈，何必呢？双方的误会已经过去了，前辈不认为应该互释前嫌，为共同的目标，而互相策应襄助吗？大家都有好处，对不对？”

《那可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本教的弟子，却忘不了你们煎迫的耻辱和仇恨，目标相同也弥补不了你们对本教所加的伤害。你不配做说客调人，一切免谈。”

“既然吴前辈积恨难消，卫所的大人们，也难忘袍泽被杀的仇恨，看来，双方似乎已没有捐弃成见，合则两利的可能了。”方世杰叹了一同气：“那就各行其是吧！希望贵方的人，不要在咱们附近出没，免滋误会，咱们也不会干预贵方的行事。

敝方已获得新郑传来的快报，天轩邪刀出乎咱们意料之外，不但不曾远走高飞，反而带了银剑勾魂客，重回新郑城养伤 /

“他们没来？”吴世颇感意外。

“没有动的迹象。看样子，他们在新郑将有一段时日逗留，咱们正好加强布网的准备，等候他前来送死。”方世杰不但透露消息，也透露己方的虚实，似假犹真。

“如果他往北走郑州呢？哼！你们替他打算吗？”

“不会往北走，他的目的地是荆州。吴前辈，你们也算定他往南走呀！不然为何也在此地布网张罗等他？”方世杰技巧地探口风：“正是英雄所见略同。”

“不取郑州方向，也安排有对付他的人。”

“我们也有。”方世杰不作进一步解释，离座告辞。

双方都在南北两地派有人，有如堵住洞穴捉鼠。

两人走在东大街上，泰然自若返回住处。街上行人不多，大冷天外出走动的人大都行色匆匆。

“天权仙女穿女装，狐皮外袄颇为名贵，风帽并没放下掩耳，美丽的面庞引人注目。

方世杰也露出英俊的面庞，郎才女貌十分出色。天斩邪刀还远在数百里外的新郑，他们没有隐起行藏的必要，公然佩剑在大街上走动，令人侧目。

迎面来了一高一矮，穿老羊皮大袄狠狠琐琐的村汉，青上布风帽已泛灰旧，掩耳几乎连眼睛也包住了，缩头拱腰双手笼在袖内、慢吞吞从街边一步步接近。

方世杰哪会注意两个穷苦村汉？天权仙女更对村汉不屑一顾。

“武当门人答应全力相助，我得前往拜会人云龙致意。”方世杰一面走一面说：“梅英，你不必担心，他们不可能知道你的底细。见面时你少说话，以免他们起疑，对咱们不利呢！”

“我知道这个人的底细，放心啦！那老贼虽则看似精明，其实糊涂，你只要奉承他几句，他连见到杀父仇人也视着未见。”

“不要说薄话。你怎么骂他是老贼？他可是名震江湖的侠义道名宿，极罕众望的当代大侠呢！”

“本教对异己的称呼，叫者贼已经够客气了。”天权仙女格格娇笑：“我那些姐妹把你叫成狂徒，那是抬举你，知道吗？”

两人谈谈说说，逐渐去远。

两个穷村夫神情叫直不变，等两人去远才互相打眼色示意，一打手势，分头走路。

高身材的村夫，转身走回头路，远远地跟踪，腰不再弯，背不再驼，脚下也轻快了许多。

寸步难行；这句成语形容得十分传神，千真万确，从字面上看，抛开含义不谈，绝对无误。

要是不信邪，找一个人打赌，要他在街上一寸，寸地走，那他就输定了。那真的难行，真不容易。所以，这句话只能作为过于夸张的意会形容词)

江湖朋友活动的范围大得很，怎么会寸步难行？除非被无数对头围得像铁桶般坚固。

桂星寒与飞天夜叉不但摆脱了在新郑跟踪监视的眼线，而且成功地穿州过县，神不知鬼不觉平安到达裕州。只要不强出头暴露身份，天寒地冻，人都裹在厚重的衣袄内，仅露出一双眼睛，谁知道对方是甚么人？除非遍设关卡，检查每一个人，而且必须脱帽甚至脱衣，才能验明正身)

还没进城，桂星寒便看出异样，嗅出危机，因为在城门口，他发现了可疑的人。

是一个矮小的顽童，头上仅戴了一顶圆毡帽，露出脸部五官轮廓分明。

没惜，是方世杰的跟班小虎，正跳跳蹦蹦往城里走，精力充沛像小牛犊，愉快地越过他身侧。

毫无疑问，方世杰在这里逗日)

他与棉衣卫结怨，起因就是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小虎，冤家路窄，又被他碰上了。

他把小虎指给飞天夜叉看，然后到了城南的小街，部一带全是贫民住宅，编了一串莫须有的理由；用五两银子住进一间姓许的民宅。

安顿毕，两人立即外出踩探。又是冤家路窄，遇上方世杰和天权仙女。

两人分头行事，小心翼翼打听消息。

刚被释放的许多城狐社鼠，以及恢复自由的牛鬼蛇神，对官府反感甚深，拒绝与有关的治安人员合作。有些则手头拮据，亟需金银开销，只要肯用心机，善用技巧，肯花金银，找对了门路，任何消息都可以买得到，各种手段运用之妙，因人而异。

他俩犯了最大的错误：不知己也不知彼，

人地生疏，人手不足是致命伤。

他俩的江湖经验，比起对方的人差得远了，他俩在江湖邀游为期甚暂，桂星寒更甚少与成名人物接触。飞天夜叉反而经验丰富些，她知道罗致人才培养根基，跟随着她的十四名男女随从，都是小有名气的江湖人，实力渐增有人可用，渐成气候。

可是，她的人已先到南阳府城等候聚会。府城距州城还有百余里，她的人根本不知道她目下身在何处，不可能赶桑声援策应。

这就是说，他俩像两头羊，一头擅入猛虎群中，而且猛虎早就伏在该处等候了。

桂星寒返回住处时，已是黄昏将临。

飞天夜叉早他片刻返口，宅主人夫妇准备晚俗相侯)住处是东厢房，有小厅堂洪东厢房的人活动，两人在小厅堂进食，陡换所获的消息。

“小冷，我总觉得某些地方不对。”桂星寒一面进食一面愧，剑眉深锁神色有点不安。

两人相处的这几天，亲密的程度与时俱增，他戏称飞天夜良为小冷，尔后便成了习惯。飞天夜叉也以牙还牙，叫他大寒。

“有甚么不对？”飞天夜叉追问。

你不觉得方世杰与那个妖女，公然露出本来面目，在大胃上招摇走动，是否有点不合情理？”他说出心中的疑问：“他网在福星老店投宿，那是本城江湖朋友喜欢落脚，品流不怎么高级的老店，一亮相便无人不晓。这就是说，他们希望让人知隍行踪，为何？”

飞天夜叉蓦然心动，脸色一变。

乡神色有异，他也惊然心惊。

“诱饵！”飞天夜叉投箸而起。

“我跟踪他，跟糟了！”他警觉地跳起来，急打手势示意。

不约而同，而人向自己的卧室急奔。幸好背箩还没打开，他火速将刀取出，插在袄内的腰带上，急急忙忙重出小厅堂。

飞天夜叉比他慢些，姑娘们在外行走麻烦多，对面的房门串开，飞天夜叉仍在房内收拾。

反应快慢，可以决定情势的安危。他第一个反应，便是冲出厅外的小院子。

天还没黑，但他听到屋上有声息，这时候不可能有人在屋顶活动，会被人当贼看。

刚听到声息，他立起反应，身形侧闪，修没倏现，现身时已闪了小院子的侧方墙根。

利器破风侵人心魄，足有十枚各种暗器，自天而降速度惊人，全贯入他先前现身处的方砖地上，有两枚爆出火星，小院子的方砖地面相当坚硬，尖利的暗器偏向射及，会斜跳而产生火星。

五六个人影，随暗器向下跳落，手中有了刀剑，刀光剑影飞腾。

暗器几乎击中了他，激发他的野性，一声怒吼，天斩邪刀狂野地出鞘，在六个人还没飘落的刹那间，刀光起处，洒出满天雷电。

情势急迫，刀一出，他只有一个念头：杀死对方。

杀不死对方，死的将是他。

第二批人飘落，飞天夜叉也冲出院子，人如怒鹰冲霄直上，半空中也剑发缤纷彩虹。

上空是彩虹，下面是雷电，无情地切割脆弱的人体，断肢残骸撒了一地。

“跟着我！”桂星寒一鹤冲霄跃登屋顶。

飞天夜叉空中搏杀升力消失，飘落在血泊中，单足一点地，身形再次腾空扶摇直上。飞天夜叉的绰号不是白叫的，她的轻功委实高明，已超出体能极限，成就令人难以置信。

刚登上瓦面，就看到桂星寒砍翻了第三个人。屋脊的背面，爬伏着一个人，子一伸淡芒破空。

她不曾发现伏在脊后的人，那人仅露出头的上半部。即使发现，也躲不过目力难及的暗器，感到右腿轻微一震，并没介

侧面屋顶人影飞掠而来，最快的是一个女人。

人大多，在屋顶交手相当危险，瓦一破脚向下沉落，死路一叠。

她向前飞跃，跟上挥刀杀出一条去路的桂星寒，脚一沾

突然感到身法控制出了意外，脚不听神意的指挥，瓦片爆声中，右脚一软向下挫，气血一窒，她发出)声惊呼。

前面的桂星寒闻声扭头回顾，吃了一惊，疾退两步一把架了她。

“我的……腿……”她惊叫。

桂星寒一挫腰，抱住了她的双腿弯，将她扛上肩，一跃两，大白天飞屋越瓦急遁。

后面，传出震耳的沉喝：“站住！不许你们趁火打劫浑水摸胆气最大最勇敢的人，常会从绝境中杀出一条生路，

合围的高手不下二十名之多，不但暗器偷袭无功，围攻也败了，小院子摆平了九具尸体，屋顶上也死了四个人。刹那的疯狂搏杀，丢了十三条性命，仍然让骁勇绝伦的桂星寒逃了，失败得好惨。

从邻屋赶到的人，共有九个男女，为首的人正是大少主紧跟在后的女人仅露出双目。

后一批赶来的十余名高手，追赶桂星寒去了，主事人陈百与冷剑天曹拦住了吴世九个人。”

“快迫吧！阁下。”吴世沉声说：“没有我们参与，你们这里的人，不被那混蛋杀光才怪。再耽误片刻，就迫不上他了。”

“你们……”

“我们目标相同，你杀或我杀有何分别？”

“嘻，对。箔卜陀百内白悟。飞植而瓮\

“你们是真蠢呢，抑或是假笨？”吴世用嘲弄的口吻，向客人方世杰说：“放着一大群武当的高手名宿不用，却匆匆召集三 + 个人，就想把那混蛋送 ^ FB 曹，你们真会打算呢！”

“就是因为有你们在旁虎视眈眈，我们才不便要武当弟子出面 u8！你心中明白，武当弟子讨厌你“1”方世杰不介意对方的嘲弄：“陈百户也由于急功心切，也太过自负，迫不及待下手，人手调配不及，实在不该不自量力妄动的。他那种人，实在不堪大任。”

“你不要小看他，他的谋略用错了地方而已。”吴世仍然话中有话：“兵贵神速，这就是他们兵法的要求。他是京都禁卫军八虎将之一，谁不知道霹雳虎陈杰的威风？他老爹曾经被上一个皇帝赏识，荣任豹房二总管，单可以力搏虎豹，他比他老爹的武功高强。他那股与生俱来的杀气，我的法术大部分技巧撼动不了他。一个小刀客，哪放在他心上？”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

“你来要谈甚么？有话就说，天色不早，可别耽误我的睡眠。”吴世显然在下逐客令，其实天黑不久，哪能上床安睡？江湖人都是夜间活动的族类。

“陈百户要我转告，有武当弟子在场，贵方的人务必回避，以免引起误会。”

“我仍然是一句话：各行其是互不干涉。”吴血不作正面答复：“我知道，你与武当有甚深的渊源，不便向他们透露你与本教交往的内情，情有可原。”

“这并非甚么了不起的秘密。”方世杰离座准备离去：“每个人活在世间，没有所谓真正光明磊落的英雄，多少有一些不便告人的事，在下也不瞅)。与武当弟子有渊源，并非不可告人的事。我方世杰有至亲是勋臣世家子弟，当然也算是出身名门。在西山锦衣卫学舍任教头，这可是顶天立地的正道英雄光彩已极。所谓与你们交往，没有人敢指责我交通匪类，因为我是奉命行事，我不怕你用公诸天下的手段威胁我。告辞。”

送走了方世杰，厅中的七个男女表情各异。

“这混蛋来传这种无聊的话，有何用意？”吴世脸色阴沉向众人询问意

见。

“他们以为胜算在握，不许咱们插手。”一位穿道装的中年人冷冷他说：“有武当的几个老道躲在暗中支持，他们有恃无恐，所以乘机表示和我们划清界限，用意不点自明。”

“哼！我不相信他们能成得了事。他们有勇无谋，一有风声就像一群失去控制的疯虎，再这样拖下去，桂小狗的声威日渐惊世壮大，成为江湖人士闻名丧胆的风云人物，咱们除去他的机会，也将愈来愈渺茫了。”

“所以，咱们必须更积极些，及早图谋，免贻后患。”一名中年女人正式说：“大少主，三官主号称灵幻仙姑，为何不以另一面目现身？她在暗中活动，大少主不觉得指挥不便吗？”

“她另有打算。”

“大少主的意思……”

“她如果不用李凤的面目活动，就无法吸引桂小狗的注意了。你们注意，不要和锦衣卫的人直接冲突，毕竟双方目标相同，没有其他方面的利害冲突。他们如果能杀死桂小狗，对咱们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还是一句话：他杀与我杀并无不同。陈百户那混蛋刚愎自用，就是听不进忠言，不许咱们参与，让他们去死吧！哼！”

“曷那也会连累我们呀！”

“怎么会？”

“桂小狗杀他们的人愈多，声威愈盛。目下本教的弟子中，至少有一半的人，已失去面对桂小狗的勇气，日后……日后将愈来愈严重……”

“放心啦！桂小狗活不了那么久。”

吴世的口气虽然肯定自信，但不安的神色却无法令所有的人放心。

右后股外侧，贯入一枚囚寸长的毒针，侧贯在股间，这地方不怎么敏感也不激烈，但毒性一发，可就支持不住啦！

幸好是斜插在后外侧，没伤到股骨。

桂星寒将毒针拔下，在灯下仔细观察 / 针构造十分精细，居然针尾是空的，可以将一络定向的小丝穗纳入尾管收藏，发射后丝穗曳出，便可以产生定向作用，制造的技巧十分精妙惊人，制造费用必定奇昂，出于超拔的名匠之手）

前一寸针尖稍粗糙，是故意不加打磨的，便于淬毒，所淬的毒略带嫩绿色。

打磨这种针，至少需要三天工夫，其他的制造时间另计。

可知使用的人，不会随便乱用。

毒性并不猛烈，不会迅速毙命。当然击中要害的话，一颗小石子也会置人于死地。

射腿股，表示发针的人志在活擒。

“你感到怎样、了？”他向躺在床上，在被窝内打冷战的飞天夜叉关切地问。

“有点冷 / 飞天夜叉虚弱的声音，像是从齿缝中透出来的：“浑身虚脱，手脚不……不易动弹，我……我像是废……废了

“是一种令人麻痹的毒。”

“分……刃。

“我知道针的主人是谁。”

“是……是那个和冷剑天曹在一起的……”

“对，使用判官笔那个老鬼。他的判官笔是两半铸合的，中有发射飞针的机簧。记得上次我助你脱险时，仓卒间击昏了他。”

“知道他的底细吗？”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哼！我会找到他的，讨不到解药，我要杀他个血流成河。”

“你要……”

“去找他。”桂星寒杀气腾腾，吹熄了菜油灯：子你好好歇息，我很快就回来。”

“哎呀！你……你一个人……”

）还有一把刀。”

“大寒……”

他掩上门，匆匆走了。

这里是南门外的小街巷、他俩躲在一家房舍的柴房内，架板为床，偷来一床棉被取哩。。。

裕卅信鬼神的人多，信佛的少，因此州附近，颇负盛名的宫观甚多。、...城北阳后汉时代，湖阳公主所建的炼真宫，规模不小，庄严而又华丽，是本城的道教圣地，武当伪几个老道，与一些俗家弟子，就在炼真宫落脚。

宫右的一条小街，称为朱家大宅的十几位宾客，占住了东跨院，几间厢房成了陈百户的指挥中心。

大多数人手皆已外出，穷搜桂星寒的下落～

他们人数甚多，分开在城中各处投宿，分区监视留意桂星寒的踪迹，布置颇为周详绵密。可是，人太分散，应付骤然发生的事故，就有点人手不易迅速集中，力不从心的弊病。

这次发现桂星寒的行踪，就来不及集中所有的人应变，仅仓卒间集 drT + 余人娜能拦得住桂星寒？结果反而葬送了十三个人，失败得好惨。

如果他们小心谨慎，等人手到齐后再发动，桂星寒早就撤走了，所以仓卒发动并不算错。

陈百户住在朱家，冷剑天曹几个密探首脑，也安顿在这里，住在这里的人最多。

如果发生重大事故，可以获得武当弟子的支持策应；冷剑天曹与方世杰，便是与武当弟子取联系的中介人。陈百户对武当弟子毫无影响力，他也不曾降尊纡贵自贬身价，与这些江湖好汉打交道，如非必要，他不想请武当弟子相助。

三更将过，人陆续返口。

天寒地冻，天一黑就家家闭户，街上，ffkjl 乎绝迹，到何处搜寻一个逃走速度奇快，武功超尘拔俗的人？总不能勒令知州大人封城，挨家挨户搜索呀！

方世杰回来了，他有自知之朋，凭他的能耐，搜一只老鼠也力不从心，所以不参加搜索。

他是从吴世的住处直接返回朱家的，并不了解搜索的情形，但一看到陈百户愤怒的表情，便知道结果了，用不着花心思猜测。

他返回自己的厢房，经过病阴判的房外。心中一动，伸手叩门。

“进来。”里面传出病阴判的嗓音。

推开来，他一愣。

江湖朋友的宿处、房门一定上闩，以免发生事故，对头可以长驱直入。

房门并没上闩，也不是病阴判拔闩让他进房的，病阴判坐在房中间的八仙桌旁，自斟自酌正在喝酒，似乎一直就不曾移动，不可能离座拔闩让他进来。

他对这位名列天下七怪人之一，阴鸷怪僻的老前辈，并没有多少好感，更不怎么尊敬这位地位比他高，甚么人都不买账的怪人。

“樊叔没出去尸他走近笑问。

“我出去干甚么？坐。”病阴判指指右首的方凳。~

“桂小狗必定仍在城内。”他坐下说。

“那又怎样？”

“这……”

“挨家挨户打门搜查？”

“天亮以前，的确无从查起。”他不得不承认事实，城内能藏身的地方多得很呢！

“他会来找我。”

“甚么？他会来找你？”他吃了一惊，意似不信。

“他带走了同伴，那同伴极可能是飞天夜叉。”病阴判不愧称江湖老人精，一猜便中。

“我知道，是被你击伤的。你的夺魂针百发百中，飞天夜叉也飞不出你的针下。”

“我不是有意射她的，目标是桂小狗。”病阴判为自己的失误辩护：“没想到桂小狗太过勇猛，冲得大快。而飞天夜叉也快，恰好取代了桂小狗的位置。”

“你认为毒死了飞天夜叉，桂小狗会来找你算账？”他总算明白，病阴判所说桂星寒要来的理由了：“桂小狗已经查出咱们的落脚处，恐怕真会找来呢！今晚，咱们得小心了。”

“我等他来。”病阴判摸摸判官笔袋，阴阴一笑：“这次，他一定死，夺魂毒针不会再落空了，我要在最佳的距离要他阶命//很不妙，三更已过，咱们的人有一大半还没回难，桂小狗如果现在闯来……”

“他会和我打交道，我只要让他接近至丈二以内，就算他练成了五行遁术，也遁不出我的毒针威力因。我一个人就足以对付他了，他一定会和我面对面结算。你如果害怕，回房熄灯躲起来好了。”

“你知道我不会躲。”他抗议。

“躲也躲不过。”

“甚么意思？”他大为不满，受不了这种幸灾乐祸刺人的话。

“他一来全宅惊动，你躲得了吗？不出来？）病阴判冷笑：“别人怎么说你？贪生怕死？”

他一咬牙，哼了一声出房走了，心中暗骂者怪刻薄，说的话句句伤人自尊。

天权仙女的地位很特殊，既不是俘虏，也不是客人，她只是一个必要时与弥勒教联系的媒介人，方世杰的情妇，不受其他的人指使，也不受陈百

户指挥。

一旦有事故发生，她只和方世杰并肩站。

由于她还有利用价值，陈百户也就懒得过问她的事，也用不着差遣她办事跑腿，当然也不允许她参与涉及机密的事务。

她并没参与搜索桂星寒的行动，早已知道那是毫无成效浪费时间的事。在新郑那种有如金城汤池的情势中，桂星寒也来去自如，城内城外兵马屏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结果如何？目下凭一些有限的人手，搜一条小街也得费大半夜工夫，能搜得到人吗？这比在大海捞针似乎更难些，她才懒得浪费时间作无望的事。

她与方世杰住在一间厢房里，在灯下整理自己的衣物和兵刃暗器，等候方世杰返回。

她并不替方世杰的安全担心，方世杰比她更聪明更机警，并没参与搜索，仅代表陈百户，前往找大少主吴世提警告，不会有危险。

19

并没感到意外。

“受了吴爷的气？”她笑问：“不要放在心上好不好？吴爷才华超绝，难免刚强自负，你奉命前往向他提警告，他生气是理所当然的反应呀！”

目下她名义上已脱离弥勒教，与吴世已无主从的关系，因此称吴世为吴爷。

“与吴世无关。”方世杰余怒未息，将与病阴判打交道的经过一一说了，最后说：“那者混蛋鬼迷心窍，可能是有意争功，妄想一个人搏杀桂 J、狗，我看他在找死。咱” = 与桂 J、狗周旋期间，刃；老混蛋有咖一次表现得像样的？他只会偷偷摸摸在一旁打烂仗，现在居然吹起牛来了，简直不知死活。”

“哈！有意思。”她脸露喜色：“病阴判的毒针，真的中者无救？”

“不知道。”方世杰摇头：“他把毒针称为夺魂，是不是真的中者必死，只有他心中明白。往昔在江湖行走时，到底用毒针杀了多少人，我并不清楚，依我看，他发射毒针的判官笔，劲道与威力，都比袖箭厉害多多，即使不淬毒，也可将人一针毙命。”“如果飞天夜叉死了，桂星寒恐怕真的会来找他偿命呢！”

“也许吧！桂小狗跟踪我们，知道我们的落脚处，他来替飞天夜叉报仇，大有可能。”

“好机会。”她兴奋他说。

“甚么好机会？”方世杰冷笑：“咱们的人，显然不想太早返回以免挨骂。这里已没有几个人，桂小狗来了，你我都得遭殃。

梅英，我心中明白，我对付不了桂 J、狗，愈来愈没有胜他的信心。”

“吴爷没告诉你，安陆方面来了几位法师？”

“没有。你的意思……”

“那是专门赶来，对付桂星寒的人。”

“你的意思，是去找吴世？”

“不要你去找。”她急急收拾杂物。

“这……哦！吴世在贵教中，到底是何身份？”

“抱歉，我不能说。”

“我不会勉强你，梅英。”

“谢谢你。”她往房门走：“我一发出信号，他们就会来了。”

“哦！你……”方世杰一怔，但并不吃惊。

“桂星寒一天不死，我们一天不得安逸。世杰，我不想放弃这大好机会。几位法师的神通，比吴爷高数倍，搏杀桂星寒绰绰有余。”

“请不要阻止我。”

“好吧！我不阻止你，也不知道你的事。”

“谢啦！我出去发信号。小

“请便。”

方世杰对天权仙女的仍然倾向弥勒教，二向保持谅解的态度。事实上锦衣卫中有一部分，所谓荣鹜的世家子弟，过去曾经得过龙虎大天师的好处，也受到武定侯郭勋的收买，对弥勒教仍然保持友好的态度，至少也存有暗袒的念头。只是弥勒教已被宣告为逆匪，这些荣鹜子弟在表面上，只好保持疏远的暧昧态度，以免蜚语流言。

锦衣卫的官兵，与天下各卫所的官兵一样，都是世袭的子弟兵，上一代的人对某些人有好感，下一代的人也必定克绍箕裘，不舍有多大改变，除非发生了急剧的、利害关系影响自身的变故。

弥勒教不在京都附近图谋不轨，与锦衣卫就没有急剧的利害冲突，双方没有仇视的因素存在，何况皇帝是包庇弥勒教的主谋。龙虎大天师三进三出天牢，部分原因就出于锦衣卫的周全。

这次如果不是李凤主婢应变经验不够，杀了锦衣卫的九个人，走掉一个活口，激怒了锦衣卫的人群情汹汹，双方怎会反脸成仇？

但李凤已经失踪，锦衣卫抓不住确证，只能心知肚明，杀几个人报复消恨，不便公然决裂，仍然保持暧昧的局面，保留互相利用的均势，认为弥勒教仍有利用价值，所以不会发生大规模肆意报复的事故。

方世杰就是态度暧昧的人中最倾向于弥勒教的人，而且他有一个弥勒教的美女情妇。

冷剑天曹非常精明能干，江湖经验更是丰富，运气也不错，知道如何估计逃走人的去向。

他带了囚个人，首先到达甫失。其他的人皆在城中搜寻，他却出城寻踪觅迹。

他不能早早返回住处，以免挨陈百户的咒骂埋怨。也不像其他的人一样，到处走走敷衍了事，非常认真地逐街察看形势，最后出城到了甫关。

街上是鬼影俱无，要我目击者谈何容易？

沿南街往甫走，距关门还有百十步，迎面来了一个更夫，提着灯笼敲打着更柝和更锣。

三更起更，更夫的起更点就在南关门左近。

五个人一分，拦住了更夫。

“巡夜的。”他掏出一块不知所云的腰牌亮了亮，表明身份：“你刚从北面来？”

更夫看到五个带了刀剑的神气人物，早已吓得几乎握不住更柝，怎敢察看腰牌是啥玩意？

“老……老爷，这是小的更区。”更夫惊恐他说 / 从北面到关门，回头走正是三更起更时分。”

“你不要怕。”冷剑天曹摆出笑脸：“你从北面来，可曾看到不寻常的形影行动？”更夫的附带工作，是提醒居民防火防盗，也只是“提醒”而已，救人捉贼不是他的事。夜间街上只有更夫和征派执行夜禁巡逻的民壮走动，正是打听消息的好对象，也只有他们才能看到为非作歹的人活动。

“不寻常？唔！不久前，那边……”更夫指指街右的屋顶，语气带有恐惧：“好像……好像有鬼。”

“有鬼？”

“这……也许……也许我眼花……”

“甚么样的鬼？冷剑天曹提高嗓门。”

“看不清，好像很大，很大的鬼影在飞，一眨眼就不见了。”

“往何处去？，，

“顺着屋顶，往这 - - 边飞，，，

这一边，指南关门。

“好，谢啦！”冷剑天曹满意地拍拍更夫的肩膀，表示赞许。

夜间不但四座城门是闭上的，南北两关门也关闭禁止通行，关墙比城场低）丈余高而已。偷爬关墙被抓住，责打或枷号示众而已，爬城墙被抓住，碰上严厉的知州知县，很可能被判死刑。

、五个人跳关场而出，王法管不了这些人。

当他们盘问更夫时，街上的一条小巷口，蹲伏着一个人，把双方的对话听了个字字入耳。

由于相距不远，这人先发现冷剑天曹五个人迎面急步而来时，本来贴着街边房舍暗影走动，立即闪入巷口隐起身形，无意中听到双方的话。

冷剑天曹五个人越墙而走，这人暗中跟随，身形闪动之快无与伦比，动时似电火流光，伏时蜡缩形影猛然消失，起伏之间无声无息。

城外没有夜禁，夜间走动的人稍多，尤其是夜间干活工作的人，必须在外走动，因此就有了查询的对象，多少会得到一些消息…

冷剑天曹五个人，沿途盘问颇为顺利。

跟踪的人影，一直紧盯不舍。

桂星寒白天跟踪方世杰和天权仙女，却不知反而被人盯在后面、

更糟的是，他在朱家大宅附近，向一些小蛇鼠打听朱家大宅的情形，一举一动，皆落在锦衣卫眼线的监视下，因此返回住处不久，便受到大群高手急袭。

来找病阴判，他必须到朱家大宅。

他当然明白，此行吉凶难料，陈百户在朱家大宅落脚，防卫必定森严。

就算是金城汤池，他也必须乙闯。

可是，从朱家大宅的右邻接近，躲在脊角观察，却看不到警卫的形影。

朱家大宅很大，占地甚广，七进十余院，大院套小院，不知到底有多少房舍。他无法观察到所有的房舍，一咬牙，他毅然深入，不能半途而废向后转。

他感到诧异；这是一座不设防的大宅。

担任总指挥的司令人，不能到处乱跑，必须在指挥中心坐镇，及时处理各方途来的消息”、策定行动应变计抓，紧急事故，更必须有当机立断的

决心和才华。因此陈百户必须沉着地坐镇，尽管他又焦急又愤怒。

他和六位亲信，在大厅堂烤火，品茗，等候各方传回的消息，希望能接到擒住桂星寒的捷报。

死了十三个人，仍然让桂星寒逃掉了，难怪他愤怒，不住咒骂自己的部属是饭桶。今晚铁定无法睡觉了，他愈想愈生气。

没有人撤回，他生气也找不到对象发泄：“

偌大的厅堂，只有七个人等候，另有一个伺候茶水的大汉，外面院子里有一名警卫。厅堂中悬了四盏灯笼，光度仍嫌不足。

虚掩的厅门，突然自行打齐了，发出吱格格怪响，两扇门开启的速度相等，木奋不疾，像看商个充形的人；缓缓将门推开的。

冷风刮入，气温骤降。囚盏灯笼开始摇摆，速度渐增光影摇摇。

陈百户脸色一变，修然离座。

伺候茶水的人，大吃一惊，水壶失手堕地，双膝发软似乎无法站立。

“定下心神！”陈百户沉声断喝。

他的六位部属，推凳而起手按上了刀把。

阴风益厉，炫光连闪，轻烟从雕花方砖地升起，一种奇怪的声浪，似乎从云天深处传来，先是隐约可闻，然后逐渐增大，像是声源渐渐接近。

炫光再速闪三这，令人视觉大乱。

眼一花、堂下出现五个巨大的鬼物，兽首人身，头顶高及上面的承尘，一双巨爪谭龙又像虎，浑身棕毛，腥气令人欲呕。

陈百户哼了一声，案桌被他奋神力掀起、飞出、砸落，茶盘茶杯飞至厅口。

砰然大震声中，案桌四分五裂。

炫光再次连闪，皂物摹尔失踪。

七把绣春刀同时出鞘，反射的刀光橡锹闪烁。

“少在我面前装神弄鬼，连陶真人的神术，也吓唬不了我霹雳虎陈魁，现出你的本来商，哼！”陈百户声如沉雷，声震屋瓦。

鬼物不见了，代之出现的是五个同样巨大，金盔金甲光芒万丈，瑞气涌厨的金甲神概。

你百户再哼了一声，绣春刀向堂下一伸，口中念念有词，俯身一干抄起叮尽径大，炭火旺盛的烤火盆，炭火在阴风呼啸中燃烧得更旺，热浪凶散。“火盆如果扔一，堂下必定炭火故飞，很可能引起火灾，五个全甲神决难避免炭火沾身。

炫光又急闪三次，五个金甲神倏然隐没。

五个穿戴整齐的老道，取代了五个金甲神的位置。金色的光芒，突然变为一色红，精绣的道袍一色红，红如熊熊赤焰。

古定剑、拂尘、百宝乾坤袋，背上还有几支小三角杏黄旗、老道们该带的法器，他们都带齐了。

所穿的大红道袍，确是道教法师所穿的正式法服，大明皇朝规定的制式道袍，但不同的是，前襟绣了两个犯禁的图案：左青龙，右白虎，径大约五寸，青白丝绣光泽夺卧形状神似，栩栩如生。

这才叫显出原状。先前的巨大鬼物，以及唬人田盆甲呷，都是障眼法所造成的幻觉，确有慑人心魄的威力，凡夫俗子不被吓得半死，也会大小便失禁裤裆一团糟。

当然，在陈百户七位御前带刀侍卫眼中所看到的景象，与伺候茶水的大汉眼中所看到的形象必定大有差异，甚至迥然不同。

“原来是你们这些人。”陈百户放下火盆，虎目怒睁神光四射，摆了摆晶亮的绣春刀：“好家伙！诸位有意向陈某示威的尸

“这是对你客气，略显神通而已，知道吗？”那位留了掩口髯的老道，一字一吐有金石声，每一字皆直薄耳膜，听觉受到扰乱。

“那你就全力施展吧！陈某受教陶真人座下，虽则为期短暂，自信还小有成就，降魔心法略通一二。你施展吧！我等你。”

刀一拂，刀气似风涛，虎目神光暴射，无边杀气涌腾。凭凌厉的气势与杀人如麻的杀气，陈百户像是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一个气吞河岳茹毛饮血的战神。一

五个老道脸色微变，气势减弱。

陶真人陶仲文，妇孺皆知的活神仙，不但名满京都，而且天下闻名。

总领天下道教的龙虎山张天师，本来就是自宋代以来，天下闻名众所周知的神仙，但在京都风雨云雷神坛祈福斗法，也栽在陶仲文手下。

陈百户自称受教于陶真人座下，给予五老道心理上的威胁颇大。

陶仲文施展的沛勾仙术，张天师的称为符篆道法；龙虎大天师的称为妖术或幻术；虽贝烙具神通，但在名称上就有；巨大的差异。

邪不胜正，是指心理与行为的表现，与术的字面上正邪解释无关。术用之正则正，用之邪贝！邪，道行与修为深浅才是胜负的关键。

“你岑随陶仲文学了几天心法，就敢在贫道面前撒野？可恶。”老道的气势虽减弱了些，但被陈百户狂做的态度激怒了。

气旋起自袖底，老道左手一抬，口中默念咒语，一亮掌，四面、方突然传出隐隐风雷，灯笼猛烈地摇晃，恍若顷刻间地动天摇。

一道光华飞起，接着是第二道，天矫如龙腾空旋动，然后向下疾沉，像一道光箭，挟风雷射向陈百户，只见光而不见影，不知到底是何物体。反正厅中光度本来就不足，灯笼急剧摇曳，视线更为模糊，只能看到疾射的光华而已，速度也快得惊人。

第二道光华接垣而至，然后是第三道……

陈百户也左手捏诀，默念咒语，诀动劲怒发，四周的风雷随他的手诀移动、扭旋。

一声狂震，绣春刀刀气似寒冰。

第一道光华，在刀尖前崩散，星芒四迸，化为萤火迎风而丈U一队。

第二道光华也接遁崩裂）第三道……

第四道光华崩散，陈百户猛地退了三步，脚下一乱，脸色骤变。

“杀！”六名同伴骤然扑出，六把刀幻化为刀山。

第五、六、七道光华，在一把刀的激烈飞腾中乱蹦乱跳，倏明倏灭，在刀山中穿梭有如活物“

风吼雷鸣，光影缤纷。

猛地传出一声沉叱，刀山倏逝。

穿梭中的三道光华，化为萤火四散飘堕。

七人横刀屹立，神色庄严。

“你只有这么一点点道行，七个人勉强可以破解贫道的雕虫小技。一个沟功火候不差，定力中等的武林高手，也可以抵挡贫道的七星追魂剑，你们

却需要集七人之力，如此而已。陈百户，不要逼贫道用搜魂裂魄大法，送你们下地狱。”老道口气转硬，声色俱厉。

“妖道，你试试看？”陈百户厉声说，刀气重发：“裂不了本官的魂，你死！”

“你还嘴硬？”

“不是本官嘴硬，而是深具自信。本官只要再支持片刻，不但武当的道长可以赶到，山西八彪也将返回，山西八彪如果抄没不了你们山西的耆巢，北镇抚司的袍泽，必定大会山西。”

“圣驾一旦北旋，”另一名威风凛凛的军官，一字一吐声如洪钟：“本卫的弟兄，必定一举歼灭贵教安陆府至尊香坛。我警哨你，最好别在这里撒野。”

“任何威胁他吓唬不了贫道。储道神色微变，口气一软：“贫道苟不想与诸位生死相见，只想借你这地方办事，请你侃1器忽卜，”相见。你” = 如果不贬分账，贫道只

“你要借我这地方办什么事？”

陈 ffp 也口气一软，并不想真与妖道们生死相见。

一捉天斩邪刀。”老道简要他说。

同伴互 = 渊删器人已全部出动搜捕他，而你，却说要借我这处地方捉天斩邪刀，你开什么玩笑？”

“不久他就会前来此地。”

“fr / 4 ? 他会来这里？”陈 ffp 吓了一跳。

天斩邪刀敢闯行宫纵火，当然敢来这里找他。

“不久便可分晓。”老道冷冷他说，不多作解释。

“不是诡计？”

“贫道如果计算 M = ，有足够的实力，不必用诡计，借你这篡渊，捉住桂 J、孽障，不啻替你” = 除

“这……”

“你借不借？”鞘筭岁你“ = 。”陈百户爽快地答应了：“妍带人前往炼”盟 之器纵也会影响贫道行法的情绪，因为你们如果死伤修重，贫道也无法向教主交代。”

“我这里还有几个人，招呼一声马上就走。”

“请赶快些……晤！外面有人。”老道倏然转身向外察看。

“可能是报信的人返回。”陈百户泰然他说。

朱家大宅漆黑一片，天寒地冻，夜间关上门窗放下帘子，闭得密不透风，疏忽了一个小洞孔，室内必定冷得受不了，所以说针大的洞，碗大的风。由于闭得紧密，冬天降临之前，所有的裂缝洞隙，都得设法封闭、填满，所以不可能有灯光泄出。

·五老道进入后，厅门仍是大开的，灯光外泄，整座朱家大宅，这里是唯一可以看到灯火的地方。

房舍大多，谁知道要我的人住在何处？ !

没发现有警哨，也就无法擒警哨问口供 ~

桂星寒像夜间飞舞的飞蛾。他不能破门窗找人间口供，万一惊动了全宅的人，那就麻烦大了。所以，他只好先踩探全宅。

看到了灯火，飞蛾自然而然地向灯火扑去。

伏在侧方的瓦面，便看到院子里的墙角躺着一个人，倚壁半坐像是睡

着了。

那是不可能的事，躺下去片刻便会冻僵。

能看到大开的厅门，但看不到门内的景物，隐约听到人声，知道厅内有人，而且人数不少。

天色不早，他不能耽搁，也因心中焦躁而失去耐性，发现有人他心中大喜，不假思索地往下跳。

虽然他的活动轻如鸿毛，居然被厅内的老道发现了。

他已全神贯注，飘落时便听清老道“外面有人”四个字。接着听清了陈百户的话，他对陈百户的嗓音不陌生。妙极了，找对地方啦！

身形一晃，便消失在屋檐下。

人影一一幻现在院子里，五个老道都出来了。

“没有人。”为首的老道大声说。

陈百户七个人跟出，颇感意外。

如果是报信的人，怎会突然失踪？

“是不是道长听错了？”陈百户说。

“贫道的听觉不会错，十丈内贫道可以听到蚊鸣蚁语。”老道傲然他说：“的确有人在屋顶潜行，而且向下跳落。”

老道的话，夸张得离了谱。蚊可以有振翅的鸣声，蚊蚋有语可声？说蚁爬或许不假，蚁爬在枯叶上，是会发出声音的。至于能在十丈内听得至“”，就神乎其神匪夷所思了，鬼才相信。

“你订：退回去；”另一老道取下背插的拂尘：“贫道用搜魂术·试试，便知是否有人了。”陈百户心暗骂妖道吹牛，悻悻地带TA退^ff内。

。五老道五方一分，围成圆圈面向外，左手捏诀，右手轻挥拂尘。

冷风呼啸，哪能听得到微弱J、的声息？五老道却煞有介事，用神意向五方搜索。

片刻，毫无动静。

“没有人。”为首的老道停止抖动拂尘：“不要管他你J T，必须立p”布阵，J、畜生可能僵”将赶到，迟恐不及。汹枷桌遭到不幸，就算是在数者难逃吧！”：

他们，意指陈百户几个人。= \ “对，不能耽误卞；布阵。”另一老道取下背插的七大小杏黄旗；

小院子与厅门及门廊，以八卦型式遍插杏黄旗，外加百宝囊内取出的各种怪法器。

五老道分工合作，布阵的速度甚快。

桂星寒贴在檐下，心中暗暗焦急。

五妖道的搜魂术对他无效，他能完全控制自己的呼吸，收敛元神达到无外无内的境界，意识一片空茫。用行家的说法解释这种现象\是指他的躯壳已成了无生命体，他的元神已收敛成极为轻微的附着物，他的精神与肉体，已经不存在这处空间里。

除非妖道的道行比他高，不然决难用元神·感觉出他的存

五妖道的搜魂术，元神所搜的距离，很可能远及数十步，难怪妖道敢吹牛，说十丈内可听到蚊鸣蚁语。其实那不是用耳听的，而是用元神探索。

佛门弟子说：纳须弥于芥子。把菩萨所居住的巨大须弥山，纳入一颗细小的芥子中，表示佛法无边、也是佛门弟子追求的至高境界。

玄门（非道教）弟子所追求的境界，似乎更高、更玄之又玄：无外无内。

须弥山很大，大得凡夫俗子难以想象，但仍可缩小得纳入细小的芥子。

须弥山之所以称山，是实体，不行它有多大，一定有轮廓，有边际。芥子也是实体，不管它怎么个，里面仍可容物）至少可容纳缩小了的须弥山。

而玄门大得无外，小得无内，想想看，那是何种光景？大得没有边际，小得里面已无物质。

宇宙很可能有边际，只是我们不知道这边际以何种形式存在。原子 J、得仍有核，核里面还做些什么？至少咱订：这一代的人，恐怕仍然找不出结果来。。

玄门弟子的理论玄之又玄砸们追求的境界，就是理，玄理。这种理，大概只有神仙才能解，因此玄门修真之士，追求的境界就早修成神仙。成了神仙，也就可以随意变化于无形，无形就无夕）无内了，没有再探讨讨论的必要，你怎能争论不存在的东西？

桂星寒的修为，距大成之期遥之又遥，至少他无法把躯壳幻化于无形，仍鳞感受到万妖道元神搜魂的震撼，，

他心中焦躁，不能让妖道摆妥阵势摆布他。

他也感到庆幸，假使迟来片刻，一头撞入阵中，魔火炼金刚，早晚会被炼化的。

长啸震天，刀光自天而降。

一名者道首当其冲，听到啸声，机警地挫马步，左掌疾吐，响起 7 声轻雷，拂尘动处，撒出罡风狂旋的护身网罗，道袍外振，宛如飞蓬怒张。

刀如赐雳，行电光石火接触。

一声狂震，血雨纷飞。

刀光排云驭电，卷向另两名老道）

“嗷。... ..”惨号声惊心动魄。

电光连闪，凤吼雷鸣，院子成了天昏地黑的暴吼居场，斩杀声与怒吼声并发，碎裂的衣衫飞卸，人体在刀与剑纠缠中分裂。

一刹那，又一刹那。

最后一道刀光静止，瞬间的惨烈恶斗结束了。”

躲在厅内向外偷窥的八个人，被院子里所发生的可怖异象惊得真魂出窍，张口结舌快要吓僵了，浑身因惊怖而猛然战

他们根本看不清景物，只看到刀光剑影飞腾，看到赤红色的身影被碎裂，听到风雷声慑人心魄，急剧流动的怪影如妖似噬，如此而已。

只有两个站立的人影，死一般的静，血腥刺鼻，有些破烂肢体仍在抽搐。

桂星寒抱刀屹立，有如天神当关。

为首的老道剑已不在手中，左手仍有一支香黄旗，道袍凌乱，道冠的顶失了踪，脸色狰狞如厉鬼，惊怖欲绝的神色写在脸上。

“你走，我不想斩光杀绝。”桂星寒声如沉雷：“今后贵教的人胆敢再向在下行凶，刀刀斩绝决不容情。留你做活口，滚

老道发出一声悲愤的叫号，踉跄奔向不远处的院门，消失在门外，所经处留下一串血迹。

厅内，已经鬼影俱无。

桂星寒缓缓收刀入鞘，行家如果留心，将可看出他已经力尽，收刀的力道运得极为勉强。

他强定心神，一步步向厅门走。

假使陈百户八个人仍在厅中等他，他的处境相当不妙，八个人一拥而上，他……

他不能慌张，不能暴露体内贼去楼空的秘密，利用缀缓举步的机会，作紧急调息养气的努力。

他不能撤走，心虚撤走必定引来强敌追逐。与其逃走被人迫杀、不如咬紧牙关行破釜沉舟一击。

、解药还没有着落，他能撤走？

踏入厅门，内堂出来了两个人。

冷笑一声，他坚定地向前迈步，无畏无惧。

冷剑天曹真幸运，对寻踪迹有独到的工夫。

他的囚名同伴，也是密探中不可多得的人才，都是在锦衣卫武学舍中传授江湖经验的名教头，寻穴觅洞学有专精，查缉人犯易如反掌。

桂星寒背了一个人逃命；用轻功飞檐走壁能支持多久？势必降落街道急走，难免会被一些夜不归看到。尤其是出了城远离险境，走街巷才能长久支持。

不久，他】堵住了J、巷中的一座民宅。

、分配扼守的位置停当，冷剑天曹带了两位同伴，跃登屋顶飞越正屋，在后进的屋顶上侦查片刻，看清了房舍的格局。

“匆匆逃来的人，不可能叫开大门向主人借宿。”他用老练的口吻分析：“老冯，如果换了你，你该在何处藏身？”“夜间没有人住宿的地方。”同伴者冯指指后进的空后院：“厨下灶间，客厢或厨房。”

“先搜厨下灶间。”他立下决定。

有些人在发觉做某件事成功在望时，常会因兴奋过度而库忘可能并发的后果；成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冷剑天曹是精明的老江湖，居然也发生这种错误。

fe 他的武功造诣，哪禁得起桂星寒一击？老实说，他根本没有勇气面对桂星寒。

目下他虽然有囚个同伴，这四位同伴或许可以集五人力，以圆熟的联手默契，给予桂星寒致命的打击。但目下的情势是身在房屋内，不可能获得五人联手一击的机会，很容易让桂星寒分而歼之。

由于他的下意识中，认为一个逃走的人，必定心怯而急于逃命，没有反击的念头，何况需要保护一个受伤的人，必定只顾逃命像被追急的老鼠，是容易对付的。

成功的追及目的物，兴奋的成就感，使他浑忘可能面临的后果，希望早些见到目的物。

正要往下跳，老冯一把抓住了他。

“咱们估计是可能藏在这一家，但其他左·右几家也有可能。老冯说：“因此搜查不但要快，而且要秘密。找出他的藏匿处，不可打草惊蛇。所以我认为，分开搜三家以争取时效，如何？”

“也好。”冷剑天曹从善如流：“你带两个人下去，我和天成兄搜左右邻。”

“好。”老冯向两位同伴手示意，)如果落空，我再搜后面那一家，留意

信号。”

五个人分搜三家，完全没将可能受到反击的情势计入，搜查本来就危险性甚大，人愈少愈危险，五个人一分散，哪还有自卫的力量？

飞天夜叉浑身发僵，气血逐渐涣散。

桂星寒只有保住元气的药物，没有驱除或排出毒物的解毒药。解毒药如不对症，比不服用更糟。能保住元气，就可以暂时阻止毒物入侵内腑的速度。

、她睡在密盖的棉被中，仍然冷得难受，毒药在体内与保元的药物纠缠，所产生的痛楚折磨着她，间歇性的昏眩感是由痛楚面产生的反感书游太虚知觉逐渐模糊，支撑得十分艰难。

她听菱！柴房月缓缓被推开的声息，恍恍惚惚中，以为桂星寒回来了，房中漆黑，视觉已失去作用。

“大……寒……”她虚弱地叫。

房中布满柴草的残屑，人走在上面，必定会发生踏断柴的声浪。

她料到有人走近，本能地心生警兆。

不可能是桂星寒，桂星寒不会放轻脚步偷偷摸摸。她感到毛发森立，知道危机来了。她想窜起逃走，手脚却不听指挥，连挪动手臂也力不从心。

卡察一声，火星飞溅，有人使用火石火刀，一击之下火星四射。

火星引燃火媒，曝口一吹，火媒升起火焰，点燃了油管的油芯，柴房一亮。

这是江湖人使用的火招子，构造复杂，体型不小，使用并不怎么灵光，经常出毛病，所以大多数江湖朋友，不愿携用这种照明用具。

有些构造更精巧的，有防风的丁字管，体型更大，携带更不便。基本的机具是：火刀、火石、火媒与盛像油管与油芯、防风丁字通气管，只要一沾水，这玩意就成了废物。

看到火光，她知道大势去矣！高举着火招子的人，不是桂星寒。

真是不妙，共有三个人，她看到两个人的绣春军刀，是锦衣卫的御前带刀侍卫。

老冯拉掉她的棉被，她无神的双目，狠瞪着这三个脸色冷酷的人，心中打定主意：死不开口。

“是女人。”老冯踢了她一脚。

另一人取走她身侧的轻虹剑，拔剑出鞘。

“轻虹剑！”这人是识货的行家，兴奋地叫：“她是飞天夜叉。这女贼果然与桂小狗走在一起，被咱们完全料中了。”

“女人。”老冯又踢了她一脚：“桂小狗呢？他为何不在？说！”

她不加理睬，像哑巴嘴闭得紧紧的。

“快说！”老冯怒叫，又踢了她一脚。

她连眼皮也没眨动一下，死瞪着老冯眼神怨毒。

“我要你生死两难。”老冯一把劈胸揪起她怒叫。

“她废了，而且快要死了。”没收了轻虹剑的人说：“你逼死她也是枉然。”老冯略一察看，颓然放手将她丢下。

“难怪那小狗不在，把她丢在这里，让她自生自灭，知道她没救了。”老

冯沮丧他说：“咱们白忙了半夜，快去把者项叫求”

“我去发信号。”这人挟了轻虹剑转身便走。

距柴门不足三步，一只纤手出现在门口，掌向前虚按，无形的可怕劲流涌入。

“呕……”这人上身一挺，倒摔而退，轻虹剑扔落柴堆下，手中的绣春刀抛起丈高。

老冯与另一同伴大吃一惊，火招子一抑，柴房重陷入黑暗中。

20

“桂小狗，赶快投降。”老冯大叫：“不然，在下毙了飞天夜叉 / 门外出现一个膝陇的人影，娇笑声悦耳似银铃。

“你毙了飞天夜叉，与本 tata 何干？”听听营声更为悦耳，最后又是一阵银铃似的轻笑。

“是女的，不是桂星寒。

老冯两个人，竟然不敢挥刀冲击。柴房的门本来就窄小，对方堵住了门，冲出去不是易事，即使对方是女人。重要的是，一位同伴莫名其妙地倒飞后撞，之后更声息全无，显然已经见阎王去了，这女人的武功可怕，怎敢冒险冲出去送死？

“你是甚么人？”老冯硬着头皮问～

“女人，你没听出来吗？”

“我问你是谁？”

“你们要我的人。”

“我们要找你？你是谁？”

“李凤。”

老冯骇然。豹在地下的飞天夜叉也心中叫苦。

“该死的妖妇，”老冯咬牙叫：“我们已经查出，你是弥勒教的妖女。”

“是吗？你少唬^T，你仿 Jtt 些饭桶，除自以为是之外，还有什么牛黄马宝？给我滚出来！”

门外同样黑暗，但稍亮些，因为外面是灶间、灶间有纸窗透人微弱的天光。

往外看，也仅能看到膝陇的身影。李凤手中没有剑，从她的身态概略可以看出，敢赤手空拳靴门、可知并没怕过些武功超绝的侍卫放在眼下。

两人不敢往外冲，暗中向老天爷祷告，希望冷剑天曹两个能及时赶来策应。只要有人在外出手攻击，他们便可乘机冲出去了。

“你进来。”老冯暗中神功默运，功贯钢刀，随时准备冲出，也防备对方冲入。

“嘻嘻！你们这些威震京都，号称无敌的御前侍卫，好像不怎么样嘛！依我看，都是一些名不符实，虚有其表，在吃皇粮的胆小鬼。”

“妖妇你……”

“你冲出来，本姑娘就收回那些侮辱你的话。”

“在下捉住了飞天夜叉，看守钦犯要紧，不和你计较，除非你冲进来……”

“你以为本姑娘不敢冲进去？”

“冲给我看！”

“来了”

人影幻没，阴风飒然飘入。

“啊……”黑暗中传出老冯的痛苦狂叫。

门外传来悦耳的娇笑，但不见人影。

老冯的狂叫声，分明是被人击倒了，而李凤却在外面发出笑声，不可能进来杀了老冯再出去。

“哎……贩……”另一人也厉叫。

阴风徐敛，绿光乍明乍灭，有隐约的气流轻啸声传出，地有细枝屑沙沙作响。

灯光乍现，李凤拿着一枝烛，站在门外向里张望，脸上的意可爱极了。

她缓步而入，瞥了三具尸体一眼。老冯与一名同伴的尸体在抽搐，五官流血死状狰狞可怖，身上没有伤痕血迹，不是兵刃杀死的。

“果然是你跟他身边作怪。)李凤盯着飞天夜叉得意地你没有和他同床共枕的机会了。”

“呸！”飞天夜叉开口了。

“我要利用你等他回来。”李凤踢了飞天夜叉一脚：“我不杀他。”

“你……”

“我想通了/李凤得意洋洋：“他杀了我们不少人。但他如肯投效本教，我们会重用他，我也愿意嫁给他，跟他一辈

“他不会要你。”

“所以，你得帮助我。”

“什么？”

“帮助我劝服他，我允许你活，不然……”

“你少做清秋大梦。”

“你不要嘴硬。拒绝我的人，下场非常悲惨，我要把你赐给群男弟子享受，至死方休。本教弟子不禁男女之私，所以男子可以共同享受一个女人……”

“包括共同享受你。”

“贱女人，不要激怒我。”李凤愤怒地重重踢了她一脚；脸上得意可爱的笑容消失了。

“你能把我吃掉？”飞天夜叉冷笑。

李凤满脸杀气：“说，你愿意

“你最好去死)”“……”

听觉仍在，有人轻灵地接她。

“嘴声，我带你走。”来人附耳说。

“你……”她觉得嗓音有点耳熟。

“飞燕葛春燕。”

她心情一懈，叹了一口气。

蝓滥渺财床上，雕弄来一只“你取了绰号？谁给你取的？”飞天夜叉问。

有火盆增加温度，她的发僵感觉稍减。

“我自己取的。”葛春燕得意地拍拍酥胸。

“自己取？不会使人认同的！”

“早晚会有人认同的，我不是向你说过吗？我要取一个会飞的响亮绰号。我小名叫燕，等于是现成的绰号，飞燕，不错吧？”

“鬼的不错，烂透了。”

“什么？你……”

“江湖道上，女英雄多如满天繁星，以飞燕为绰号的人，没有一百也有五十个。庸庸俗俗，平平无奇，烂透了，你也来充数呀？”

“这……真的？”

“我不会骗你，日后自知！”

二“那……林姐，我该取什么好？”

“反正飞燕太平凡，不好。像我，飞天夜叉，人见人怕，没有人敢掠美，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我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才叫得响亮。”

”是你自己取的？”

“当伙”

“嘻嘻！原来你也是自己取的。帮我想一想好不好？林姐，想一想嘛！”

“这个……”

“谢谢你啦！快想想嘛！”

“别吵别吵，我在想呀！你吵来吵去，我怎么想？”

飞天夜叉显然精神气色好了许多，因为葛春燕在间过她所服用的药物后，认为可以加用某些强化功能的药，能收到相辅相成的功效。

练武的人，对基本的金枪、跌打，一般性的气血变易用药，多少有些认识，药性顺逆冲克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因此一些大师级的武林世家，都有些独门的膏丹丸散，颇具神效。

葛春燕的家传妙药，派上了用场，功效不错，可惜拔毒的功能有限。

毒有千百种，不对症的解药，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所以没有对症的解药，服了反而危险。

葛春燕的丹药，总算可以暂时阻止毒性蔓延。

“好，好，不吵不吵。”葛春燕做鬼脸。

“大寒说你是急性子，他还真了解你呢！，飞天夜叉白了葛春燕一眼，话中另有含义：“迄今为止，他还不想了解我呢！”

先不要想你的绰号，你能不能去帮助他替我取解药？”

“哎呀！我本来就是暗中前来找他的呀！他到何处去了？我马上去。”葛春燕跳起来。

“炼真官附近的朱家大宅。”

葛春燕像一阵风，带上门飞快地走了。

飞天夜叉默然注视着孤灯，片刻才叹口气闭上无神的双眼。

桂星寒并不急于向厅内的人接近，他在争取恢复元气的机会。

与五妖道全力一搏，耗尽了精力，在气血还没归流之前，他发不出一成劲道应变。

一成劲道，应付不了一个三流人物。而眼前的五个人，却是超等的高手。

陈百户那些人，被可怖的疯狂杀戮吓坏了，见机撤走避风头，他们 4 卜常聪明，五妖道挡不住天斩邪刀，他们人手太少，真正可派用场的高手还

没回来，可不想等天斩邪刀切割他们。

他们的人去搜捕天斩邪刀，天斩邪刀却反而直捣他们的老巢，来者不善，就让五妖道替他们挡灾，谁胜谁负，对他们都无损失，走是上策。

留在后面房间的人，却不知外面的情势。

病阴判与方世杰晚来了一步，还以为陈百户与弥勒教的人条件谈不拢，一言不合打起来了。这与他们两人无关，所以迟迟不出免惹麻烦。

已没有动静，两人不约而同奔出厅堂察看。冤家路窄，天斩邪刀恰好出现在厅门。

病阴判早有心理准备，算定天斩邪刀会找来，见了面没感到意外，来得正好。

方世杰已经知道病阴判的打算，胆气一壮，但神色仍有点不安。尽管口头上称英雄道好汉，背地里吹吹牛可替自己增光，面对天斩邪刀，还真缺乏无畏地挥剑直上的胆气。

所有的人都不见了，只有他们两个人。

病阴判胸有成竹，心理上没有压力，具有必胜的信心，表现得沉着自信，与往昔在旁候机打滥仗的态度完全不同。这种沉着自信的勇气表现，影响了同伴的心情，至少方世杰因此而获得鼓舞，勇气增加了几分。

只有两个人，一切得靠他们自己了。

病阴判是行家中的行家，终于看出桂星寒的神色有异，再仔细留意察看，心中狂喜。

“这混蛋已呈贼去楼空现象。”病阴判向身侧的方世杰低

抛杰口中不便抗议，乙中却暗骂对方混帐。

两丈、丈五……已进入夺魂毒针的威力圈。

桂星寒却站住了，天斩邪刀锋尖斜指在右脚前…

病阴判的笔，斜搁在左掌”乙不动了。

“把解药给我，你可“平安离去。要不，就和夕)面的“个妖道一样，在天斩邪刀下分尸。”

病阴判心中狂跳。一旁的方世杰更是心惊，显然天权仙女召来的重要高手、已经送掉老命了，难怪桂星寒呈现疲态，难怪陈百户留在这里的人都不见了。

“你已经够狂了。”病阴判色厉内在。

“你给不给？”

病阴判怎肯给？只有一条路可走。

左手五指一松，判官笔离开左掌心。

这瞬间”，一只茶杯排空而至，啪一声在病阴判的后脑爆裂成碎屑。

人影如飞隼，猛扑一旁的方世杰背影。

病阴判向前一栽，判官笔中毒针迸射。

桂星寒是面向后堂的，早一刹那看出是怎么一回事，强提真力扭身便倒，与判官笔尖的动向相反；

毒针从他的右上臂擦衣而过，高速擦过的声音表示已划开了皮袄。

方世杰果然了得，居然察觉身后有警，反应超尘拔俗，向前仆倒，急滚一匝斜飞而起。

人影一扑落空，脚一沾地再次翻滚飞腾，折向猛扑斜起的方世杰，身形轻灵迅捷绝伦。

方世杰也不弱，轻功超绝而且经验丰富，人飞起，半途两记侧空翻，砰一声大震，撞毁了一座窗，跌出厅外如飞而遁。

桂星寒反应不怎么灵活，丢掉刀，就地一滚，压住了病阴判，一时撞在对方的耳门上，立即抢夺百宝囊，猜想解药必定藏在百宝囊内，或且藏在腰袋中。

人影扑错了方向，被方世杰逃掉了，倒旋而回，身法惊世骇俗。

“解药藏在他的笔管内。”人影娇叫。

桂星寒挺身而出，夺过判官笔，笔柄有坚木雕鬼头的活塞）拨开塞果然掉出一只筒形玉管，和八枚备用的夺魂毒针～

“谢谢你，小燕子。”他欣然说：“晚一刹那，我可能输了这笔命的赌注。”

“快走，武当的老道，可能从炼真宫赶来了。”人影是葛春燕，风帽系妥掩耳，仅露出双目，赤手空拳胆大包天凌空向方世杰扑击，但桂星寒仍一眼看出是她，所以叫她小燕子。

方世杰真成了惊弓之鸟，完全失去接斗的勇气，剑已在手，却只顾闪避逃命，根本就不知道，从后面凌空扑击的是人是鬼。

反正与桂星寒同来的人，必定是可怕的人物，眼角已发现病阴判倒了，不逃命岂不是白痴？

桂星寒扔掉判官笔，飞奔出厅。

立即闯入七个人，有五个是穿青道服的老道。这是道侣们除了法服之外，平时穿着的常服，与大红的法服不同，色青而没加其他饰物。

另两人是陈百户和一个人才一表的中年人。

“我们来晚了。”一名老道叹息着说：“看是否有人需要救治，快找。”

病阴判需要救治，后脑皮破肉伤，左耳门受到重击，左耳出血，昏厥了。

“你怎么知道他的解药藏在判官笔里？”桂星寒元气渐复，向眷飞天夜叉盖被的葛春燕问。

。伏魔剑客知道这老怪人的底细，在新郑城我就知道了。”葛春燕滑下床，坐到火盆旁：“那老鬼非常阴毒，有毒蛇的性格／

“毒蛇性格尸桂星寒好奇地问。

“对，毒蛇性格。毒蛇咬中兔鼠一类猎物，由于力量没有猎物大，速度没有猎物快，追也迫不及，因此一咬即放，任由猎物逃走，然后循气味寻找，很少错失。这老鬼也是如此，毒针不射要害，任由对方逃走，他会跟在后面，等对手倒下，再带至偏僻处加以凌辱，快意之后才将人杀死，所以被名列天下七怪人之一，非常阴毒可怕。”

葛春燕娓娓道来，表示她正努力吸取江湖经验，了解江湖奇闻武林秘密，作为闯荡江湖的本钱，作好仗剑行道准备。

她刚迈出第一步，表现可圈可点。

“我该毙了这阴毒老鬼的。”桂星寒不胜后悔：“这种人不死，江湖血腥不止。”

“他死了，江湖血腥也不会止。”躺在床上的飞天夜叉说：“春燕，你怎么没留在新郑张家？”

“那边已用不着我了，我……”

“所以你跑来裕州？”

“我是跟在那些锦衣卫后面来的，躲了好几天，知道他们有些什么人，

知道他们在玩弄什么阴谋诡计，希望能及时等到星寒兄示警。没想到你们一来，就中了他们的诡计，好险。”葛春燕是直性子，有什么说什么：“这间屋子，是我用十两银子借住的。”

“你知道我们有了困难？”桂星寒问一

“说来也是巧合。这里距你们藏身的地方，仅隔了十几间房屋，睡眠中听到瓦面有声息，便悄然跟在他们身后，却发现是两批人。我跟踪落在最后的一个，看出是女的，却不知她是妖女李凤。等她赶走了外面的两个人，我也跟下去了。等她凌逼林姐，我只好出手。”

“你没毙了她？”

“我……我不能从别人背后下毒手。”葛春燕苦笑：“即使这人真的该杀。”“ ”好女孩 / 桂星寒拍拍她的肩膀：“我很惭愧，当我决定挥刀时，我是不管从何处下手的。不过，我不会毫无理性地

“星寒兄

“我无意自责，毕竟是他们无理性地要杀我，人多势众，占尽优势，连官府也参与迫害搏杀，我无法忍受他们无情的迫害。”

“星寒兄，你们最好秘密回头北上，悄然远走高飞 / 葛春燕郑重他说。

“为何？”

“弥勒教方面，我不清楚。锦衣卫方面的消息，我了解大概，并没深入，已经令人吃惊了。”

“武当弟子介入？”

“是的，俗家弟子以入云龙为首。那些老道我一个也不认识，我本来就不曾在江湖走动过。实力最大的一批人，是武定侯郭勋的家将和门客。）

“哈！那混蛋侯爷是不好惹。”桂星寒本能地手抚上了刀把：“他在山西开府，豢养不少身怀奇技异能的门客，文武俱备，隐然有异志。龙虎大天师父子，就是他的门客。哼：他最好带了狐群狗党滚回山西。”

武定侯在山西，赫然以古代四公子的孟尝君自居，门客近千，网罗天下奇才，名重一时。

明代四大奇书的《水讲传》，武侠小说的首部皇皇巨著；就是他的门下文人，奉他之命选辑编著的，以施耐庵笔名刊行天

下

论武，则以龙虎大天师为首。龙虎大天师兴兵举事失败，身入天牢。武定侯就有本事替龙虎大天师翻案，暗中协助京都扮散财童子，活动在公卿巨室间，也获得嘉靖皇帝默许，居然把龙虎大天师弄到山西边地，荣任太原卫指挥使。当时，龙虎大天师改姓换名为张寅。

太原是边疆（长城山西边）第一重镇，兵精粮足号称无敌劲旅，决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担任指挥的，只有优秀的将军才能担任。

再就是卫指挥使，甚至全卫的官兵，都是世袭的，外人根本难以调入。

龙虎大天师不但混入军籍（大明皇朝军民分籍），而且居。然化不可能为可能，荣任太原卫的最高指挥官，可知神通之广大，完全是武定侯在暗中翻云覆雨。

要说武定侯并没心怀异志，恐怕只有傻瓜才会相信。

要说锦前卫并没与武定侯勾结，也是鬼话。

锦衣卫指挥使陆柄，恐怕是唯一敌视武定侯的人。但他的手下众侍卫们，阳奉阴违他根本无法管束。所以后来他把心一横，私自成立外围组织，

亲自指挥掌握，干得有声有色。

飞虎营和铁血锄奸团，就是他在这种情势下建立的，在他有生之年（他死在嘉靖三十九年，死赠忠诚伯），武定侯不敢提反字。

“当然会增加我不少困难和凶险。”

“你走不走？”

“我并不想找那昏君理论。…”

“那就没有和这些混蛋玩命的必要啦！是吗？”

桂星寒默然，葛春燕的话颇有道理。

“好吧！我暂时回避。”

“我当然去啦！”“飞天夜又兴奋地娇”。

“你呢？小燕子。”

“我……”葛春燕欲言又止。

“如果你志在过游天下，见见世面以增长见识，我诚意地邀请你同行。如果志在行侠江湖，我……”

“去他的行侠江湖。”葛春燕爆发似的打断他的话：“我一个小女孩，行什么侠？我想我不配。”

“大寒，她和我们同行，我觉得锦衣卫不会放过我们，我们会连累她的。”飞天夜叉比较会用心机，真不希望葛春燕同行。

她不是不知感恩的人，但牵涉情感问题，她不得不自私。

她一直把葛春燕看成竞争的劲敌，不希望葛春燕接近桂星寒。

“我已经介入了，而且介入甚深。没有什么好怕的，林姐。”葛春燕说得理直气壮：“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谁怕谁呀？”

“这个……”

“林姐，我不会要你们负责后果。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必须自行负责。林姐，想起我的绰号吗？”

“软……”

“什么绰号？”桂星寒问。

“在江湖行走，没有绰号多不光彩”葛春燕说，随即将她与飞天夜叉讨论绰号的事说了。

“我叫你小燕子，不是很好吗？”桂星寒翘起大拇指：“不错，你凌空搏击的身法，真了不起，你与小冷难分轩轻，似乎都会飞。”

“且慢：你叫谁小冷？”葛春燕讶然问。

“我。”飞天夜叉得意他说。

“叫你小燕子，不生气吧？”桂星寒笑问。

“我高兴。”葛春燕喜上眉梢：“我也叫你大寒。林姐，你好好安匠，我守夜，须防那些人再来这附近穷搜，小心些总是好

“不，你陪小冷。”桂星寒往房外走：“我守夜，最好能弄到一两个活口，我要知道那些人的实力和打算，多了解对方一分，就多一分胜算。”

飞天夜叉的十四位随从，都是她忠心耿耿的助手。在新郑她第一次着手进行网罗羽翼，以懂增加人手培植实力，所用的手段不当，刚着手便失败了，鬼使神差碰上了桂星寒和银扇勾魂客订总算没一败涂地，

她不但打消了增加人手的计划，更放弃了做女飞贼的念头。

、在南阳等她会合的随从，她必须加以安顿，既然不再做女飞贼，这些人就没有跟着她耀武扬威的必要。其实作案时，她不需要随从们参与，凭

绝世的轻功神出鬼没，盗取土豪劣绅恶霸的库藏，并没公然抢劫，因此从没落案。

她的随从们，仅负责踩探、联络、传讯、布线，接应也尽量避免现身暴露身份。因此这些随从们，对踩探布线有独到的工夫，化装易容踩盘子探门路，连最能干的地方精明捕快也摸不清他们的底细。

这天近午时分，她扮成一个脸色苍黄，健康状况欠佳的老旅客，嘴唇上的胡子泛灰，牙齿苍黑，走起路来要死不活，手点打狗棍，冒着寒风孤零零向南又向南，奔向南阳府城。

皇帝的车驾，在裕州住了一夜，打发祭武当的专使动身，便启程走捷径至唐河，并没经过南阳，尽快赶往安陆老家，不希望在路上再发生意外变故。

因此，南阳的人并不知道皇帝曾经甫来，市面没戒严，也没看到御林军的盛况。

已牌时分，她到达赵河镇。距镇口百十步，路旁的歇脚亭内有两个旅客，搁在板凳上的一只包裹上，系了三根红绒绳，打了一个双环结。

她看到了包裹，脚下一慢；

左手向后一背，打出一串手势。她并没停留，不徐不疾入镇，出镇甫不远，便往路旁的大树放下包裹席地坐下，掏出一块光饼慢慢细嚼。

不久，一个旅客跟到，往她身旁一靠，放下包裹，坐在她身旁吃大饼。

“小姐，怎么一回事？等得我们心惊胆跳，为何这时才赶来？”旅客是她的侍女扮的。

这位侍女大有来历，在江湖颇有名气，叫乔惠，是名号响亮的神偷乔义的爱女。名义上是飞天夜叉的侍女，其实她们无主仆名份，反而是飞天夜叉的指导老师，穿房入户撬窗开锁的技术，都是乔惠所传授的，是非常得力的助手。

“有了些耽搁。”飞天夜叉简要他说：“你们口头找我？”

“是呀！我们怎能放心？预定今晚在裕州改信记，没料到小姐总算赶来了。小姐，我们得到的消息很不妙，似乎天下的牛鬼蛇神都有志一同搜寻天斩邪刀，赏格高得吓人。小姐，幸好你没和他走在一起。”

“我正和他走在一起。”

“哎呀！”

“如果没有和他走在一起，我已经不在人世了。小惠，你听我说……”

她将概略的经过说了，最后说出今后的打算。

裕州是嫌犯最后一次出没的地方，也就是各方人士着手追查的起点，因此牛鬼蛇神风云际会，不三不四佩刀挂剑的人满街走。

地方蛇鼠成了各方笼络的红人，平白多了一笔意外收入，非常卖力地奔走，每一处阴暗的角落，都有蛇鼠出没寻踪觅迹，热闹得很。

嫌犯根本不在城内，追查的牛鬼蛇神们，人人欢喜、也人人失望；

五天之后，叶县传来消息，‘有人看到一个疑似桂星寒的刀客，带了一位身材稍矮的随从，午夜出现在北行大道中、风尘仆仆向北赶赴。’

一些急功心切的人，兴奋地往北动身追赶，

这表示要犯已经往回走，猎物有了着落，

“又过了两三天，邓州传来可靠的消息；有人夜间在甫行中途站王良店，与一个自称姓桂的刀客冲突。刀客没亮刀，赤手空拳把五个江湖豪客打得落

花流水，向南扬长走了。”

要犯通常昼伏夜行，与江湖朋友的习惯招符、“

这表示嫌犯已经继续南下，必定按预定的行程：绕道经襄阳下荆州，这消息应该不假，又一些牛鬼蛇神向南奔，一个个兴高瑟烈。

邓州这条路，正是前往武当山的大道。皇帝所派的朝山专使，由武当弟子组成的迎使团护送，走的就是这条路，因此武当弟子最为紧张。一天之内，留在裕州的武当弟子走了个一干

一座

锦衣卫的人早已撤走了，裕州恢复了宁静。

桂星寒出现在陈州府城，已经是夏初四月了。

那时，嘉靖皇帝的圣驾，正浩浩荡荡，急急忙忙，快马加鞭往京都赶。

陈州的人，根本不知道皇帝甫幸的事。

江湖上的消息传播，比官方的消息快得多。江湖朋友隐约听到一些风声，知道一些颇为夸张的传闻。有关天斩邪刀大闹新郑裕州的故事，在江湖道上不腔而走，愈传愈离谱，天斩邪刀成为勇如天神，出没千军万马御林禁军中，如入无人之境的旷世之雄。

轰传的结果，千金赏格失去了竞争力。

谁敢为了千金与旷世之雄玩命？

陈州府行，早半月便接到锦衣卫转发的公文 6 推官大人照例转发各州县，官样文章如此这般，随即应当束之高阁，连榜文也懒得揭示。

要耀拿一个叫桂星寒的刀客，这岂不是开玩笑吗？江湖上亡命刀客成千上万，哪一个会用真名实姓公然走动？何况谁也没见过这个人。

桂星寒并没有改名换姓，只是通常很少通名而已。

江湖朋友冥视绰号，有些人以绰号在江湖闯荡一辈子，自始至终，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姓甚名谁。

四月仲夏，陈州大平原野仍是暮春景色，草长驾飞，江山一片锦绣。

他以为妙计成功，已经摆脱了锦衣卫的纠缠。

飞天夜叉向他说，已经把十四位随从打发回家了，在天下遨游不需众多人手呵护。

葛春燕成了飞天夜叉的伴当，两人结伴比较方便些。有两女同行，也可避免蜚语流言。

他们并不急于赶路，悠哉游哉按站行止，沿途雇车或雇马，甚至雇脚夫携带行囊，毫不引人注目，江湖朋友更不屑留意无利可图的人。

桂星寒成了游学书生，人本来就英俊挺拔，气概不凡，扮名生甚合身份。

两位姑娘成了他的侍女，大户人家的侍女不同一般婢仆，气质风华不下于一般千金小姐。

脱掉了冬装，他们脱胎换骨成了另一种人。

申牌时分，所雇的马车驶入南门外大街。

侍女当然得照料主人的一切，包括住宿打尖与外界打交道。

南门外大街有不少客店，旅客通常不喜欢在城内投宿，城外可以任意所之、半夜启程也无人干预。

在飞天夜叉的指示下，赶车伙计在悦来老店的停车场停下了

“这家客店冷冷清清，一定不好。”葛春燕提出抗议：“林姐，换一家好

不好？”

“冷冷清清少杂乱，别挑剔啦！下车下车。”飞天夜叉推开主阴门，不击跳板一跳而下，白了半躺在车内的桂星寒 = 眼：

公子爷！别再睡啦！到了地头，还得囚处走走呢！”

“天气暖洋洋，车行轻晃，正是大好睡觉时光，好安逸哦！”桂星寒跳下地，装腔作势伸懒腰，打呵欠，正经八百掸青衫上的尘埃：“这里就是陈州府？怎么这样乱糟糟？不像一座历史名城呀！”

开始搬下行囊的车夫，是个年纪已半百的汉子。

“公子爷，这里是城外，是有点乱，城里勃好多了。”车夫一面说，一面向奔来招呼的店伙示意提行翼，等店伙一走，突然放低声音：“公子爷、最好不要住这家悦来老店。”

一为什么？”飞天夜叉瞪了车夫一眼。

“这家店常年闹鬼，是有名的鬼店。”车夫不住摇头：“最好换一家 /

“鬼店？有鬼？”葛春燕兴趣来了】“妙哉！我从来就没见过真的鬼，假鬼却见过好几次。捉一个真鬼来逗弄，一定怪好玩的。”

她的嗓音十分悦耳，声音也不小，引起附近一些人的注意。 = 她美丽的面庞与穿的华丽衫裙，也受到注目，说的话更令那些人吃惊。

一个小姑娘居然要捉鬼来玩，难免令人吃惊。

停车场停了几辆客车货车，不远处大得上车马行人往来不绝，人声嘈杂，这时正是落店时光，但这家悦来老店，投宿的旅客却零星星星。

、停车场对面是拴马栏，有五个长程旅客，正在把五匹健马拴在栏上，解鞍卸马包准备落店，有三名店伙在照料坐骑）“五骑士都是修悍的彪形大汉，穿了夫青色对襟骑装，鞍袋扬有刀凶；皮护腰有嗜器鞘袋。

五个骑士的目光，全被葛春燕吸引过来了。

唯一留意五骑士的人，是警党性最高的飞天夜叉。

仍是飞天夜叉至柜台打交道，流水簿上留下她何] ^ 的路引记录：林兰、葛芝、桂星。

减少一个寒字。身份是开封府学附学生，两侍女 6”

府学附学生，正式的名称是附学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附，不是公费生，但秀才身份却是不假，算是有身份地位，官府不能任意征调差使的上等人了。普通州县的治安公人，见了秀才便矮了一截。

一般公人，极少会把一个秀才；与一个朝廷要捉的凶犯联想在一起，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穿州过县，也可以享受稍特殊的待遇。至少在一些执行公务的捕快线民心目中，盘查盯梢一个秀才，是十分愚蠢的事，吃力不讨好替自己找麻烦。

安顿在三进客院最好的两间上房中，洗掉一身风尘安顿停当，已经是黄昏降临，旅客落店最混乱的时光，客院里陆续有旅客进驻，但数量不多。

飞天夜叉在外面走了一趟，返回时神情怪怪的。

客店供应膳食，晚膳送到桂星寒所住的客房外间。房中已掌了灯，外面隐隐传来旅客的活动声浪。

“这问客店真的有鬼。”飞天夜叉一语惊人。

飞天夜叉的绰号是妖神，当然她不怕鬼，居然说起鬼来煞有介事，正经八百不像开玩笑。

“是吗？男鬼还是女鬼？”桂星寒也正经八百反问，脸上有掩不住的恶

作剧笑意。

“你放正经一点好不好？”飞天夜又要恼火啦！

“你瞧，我不是很正经吗？”佳星寒忍住笑：“鬼由心生，这是正直不阿的人所持的信念。修道人承认有元神，也就承认有精魄的存在。精魄，也就是俗称的鬼。不论是元神或精魄，本身是没有形质的，只能存在于虚无的状态里。本质强烈的，或许会依附在某种有生命或者无生命的体质内；借以延迟消散的时间。”

“你在鼓吹迷信吗？”葛春燕忍不住向他挑衅。

1 这与迷信无关，我只是说明一种迄今为止，仍是扑朔迷离，很难证实的现象而已。元神或精魄一旦离开躯体，它就变成了无形质的异物）本身已没有力量存在，所以不会也不能伤害有躯体的生物。伤害人的是人的本身，与神鬼无关，所以正直不阿的人，看法是正确的。绝大多数的人怕鬼，他却不知道，鬼更怕人。人实在没有理由怕鬼，因为人死了仍可变鬼，鬼死了那就神形俱灭，连鬼都做不成啦！呵呵！你打听到甚么风声

“鬼。”飞天夜又没好气他说。

“别生气嘛！甚么鬼？”

“哪都五鬼。”

“唔！听说过这些人物。”桂星寒说：“三峡上游涪州一带江面，无恶不作心黑手辣的黑道大豪，阴狠恶毒的杀手兼隐身大盗。他们躲在陈州？不可能呀！

“刚到的，就住在这家客店里 / 飞天夜又消息之灵通，颇令桂星寒惊讶。
，‘算了吧！我们还在逃祸避灾，见不得天日地亡命，不能多管闲事。”

“大寒：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要来的终于要来。依我看，恐怕与小燕子有关。”

“怎么与我有关尸葛春燕惑然：“我跟你们第一次外出游荡，除了在新郑裕州认识一些高手名宿之外，与其他的人毫无接触。”

“你没忘了张知府的家小吧？”飞天夜又问。

、没忘呀！张家的家小已经躲起来了……”

“弥勒教的妖人图谋张家，是受四）11 方面妖匪所委托，要

将张知府的家小，掳至四] ilim 庆府，作为胁迫张知府的人质。

邱都五鬼来自囚) il，你没想到有何关连吗？”飞天夜又的思路，锐敏广阔有谋士的才干。

、那也与我无关 nE！在张家主事的人是伏魔剑客张永新。”

—但你是唯一在各方走动，连锦衣卫也对你另眼相看的人。你自己以晚辈自居，不知道自己的重要，另（人可不这么想，你受到各方重视是事实。”

“哎呀！冲我来的？”葛春燕一惊。

“不久自知。”

“林姐，你是说……” “如果我所料不差，恐怕与我宵 ia 都有关。我

担心的是，弥勒教妖人已经循踪追来了。”

“唔！真得预防万一。”桂星寒心生警兆：“但也不必心慌自乱脚步，我们提高警觉料亦无妨。”

“要不要查底？”

“先不必打草惊蛇。明天咱们四处游览，静观其变。”桂星寒沉着他说。

陈州是古太昊氏之墟，周代古陈国的都城。这座历史名城留下许多古迹，值得一游。但府城的形势和面积，皆比新郑裕州 J、了四分之一，夕）面用护城堤团团围住，似乎随时皆可能被沙河和蔡河淹没。

古迹应该首推城郊西北角的古太昊陵，但当时却不“应该”，甲为那时只是一片隐藏的废墟，没有人，，以整理。这座号称中国金字塔式的古陵墓，直到后来的大清皇朝，乾隆十年才奉敕整修，设官春秋祭把。

做天莫做四月天；忽冷忽热，乍雨乍晴，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所求不遂就怨天骂人 J

、桂星寒三人打扮得光鲜亮丽，携了雨伞和食篮，布包卷了雨伞，也卷了刀剑。

客店在南门外，当然先游览城南的胜境。出街口不远，东面就是厄台古迹。厄台，也叫弯台。

但去年春季，已改名为弦歌台。

这是一片久经风雨摧残，很少加以整修的原野，一边是一处亩大的上高台，另一边是一座建有台基的佛寺，不伦不类，哪来的古迹？

他们雇了一名店伙做向导，一看当地的光景，心凉了一半，这开甚么玩笑？

“小二哥，你带我们来，到底要我们看什么？”桂星寒泄气地向店伙问。

“公子爷，你们不是要看孔圣人绝粮的地方吗？瞧，就是这

孔子绝粮的地方确是陈州，孔子游陈蔡，在这里饮肚子，饿得随行的弟子惨兮兮。

“难怪，桂星寒怪腔怪调：“这里的养菜并不多，拨野菜充饥济得什么事？

“那就是厄台。”店伙指指邓座上头 / 孔圣人厄运当头，就在那里揍钱。去年改为弦歌台，表示孔圣人虽然挨饿，依然弦，歇不断。”

“去你的！你倒有凡分学问呢，讽刺得够了吧？”桂星寒无意中诮话出口，与书生打扮不特 / 这叫做昔中作乐，什么狗屁弦歌不断。

“看什么？”

“里面所供的一字王佛，其实就是孔圣人。

“真的呀了怎么会有一字王佛？”

“故事可长啦！本来……”

“我不要听故事。走吧！我们去游西园。”桂星寒大感失望，游兴全消。

说，湍熏那要不要雇车？”店删好地

“不必。”““游西园公子爷要谨慎些。”

“怎么说？”

“西园以西，是陈州卫的卫地，那些卫所的将爷不好说话，

吃闲饭的余丁更为可恶。公子爷的两位 J、姐千金千娇百媚的暖品删说”道。”葛春燕大发娇嗅，店伙说话时陈州附近，这些人成 T ^ ^ 头疼的牛鬼神蛇

不时向两位姑娘指指点点，做出一些下流。J 丁万，啊不，活声陆续传

来。

二哥！你 fR1A 的将爷余丁，是指那些人吗？”桂星寒拍拍葛春燕的肩膀，阻止她发威，向店伙一面说，一面悄悄打手势指向那六个泼皮。

“是的。”店伙点头会意：“只要一闹事起了纠纷，他们便会仗势行凶，把人弄奎（卫城用”就灾情惨重，可能就此失踪呢。”

“有这么妨害？唔！可能他们不怀好意，他来了。”

“给他们一些银子，就不会有事的。”店伙好意他说：“公子爷身边有女眷，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不如……”

“我明白，不如破财消灾。”桂星寒淡淡一笑：“如果他”不是卫城的人，我可以递张名帖到府衙，巡检会把他们放进牢里快活。府衙的公人，却管不了卫城的人。好，你去打发他”吧！”

递给店伙一锭十两庄纹银，店伙宽心地向六人走去；十两银子可买两三亩田，已经是一笔可观的财富了，用来打发 J、泼皮；应该可以把事摆平。

片刻，店伙回来了。

“公子爷，他们要你亲启去打点。”店伙哭丧着脸，将银锭递回。

“也好。”他泰然自若向六个泼皮走去、

六个泼皮双手叉腰一字排开，六双怪眼死瞪着他。

“怎么啦？”他笑吟吟打招呼：“怪在下汲给足诸位的面子？”

“不是面子问题。”为首那位络腮胡大汉，一双精光四 1t69 怪眼乱翻卜

“那又是什么问题？你老兄似乎有话要说，说吧】我在听。”

中你们为何不到厄台寺随喜？

“我们该进去吗？”

“仿”

“为何？”

“咱们有几位朋友，在寺中要见你。”

“好，我就走一趟。”

请。”

他们游本城名胜，事先就央请店伙计代肩向导，有心人该已知道他们要到何处游览，城内城外，真正能称为名胜的地方，屈指可数。

最近的地方就是厄台，有心人不用猜，也知道厄台是第一站，孔子绝粮处，读书人光临本城，岂能错过？在这里等候，十拿九稳。

打发店伙回店，三人缓步到了厄台寺山门外，留心地向内观察；首先便看到殿前大院的几株老松下，散落地站着几位游

是带刀剑的游客、是等候他们的人。

“请。”为首大汉在旁伸手催促。

厄台寺根本就没有游客、也不见香客。这种小寺僧人不多，出家的规定极严、一些 J、寺院加以拆除，和尚忻：并入大寺院严加管理。中小型寺院能有一二十个老年和尚卓绝音修，已经不容易了。

连经常有三两千和尚的少林寺，目下也者僧不足五百。、

木明皇朝一代，伤门弟子吃尽了昔头)太祖高皇帝曹经在·凤阳皇党寺出家、知道出家人造反的可能性有多高。登基之后，大举整顿天下寺院宫观，严那官埋). j [月口 J1 百退，可……尚皆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获得度碟。违反皇律的僧道，罪名极重，因此被砍掉脑袋的高僧住持，几乎每年都

有。

所以，佛门弟子把朱皇帝看成佛门第二次灭法的罪人，著于史书永志不忘。

本来就破败的厄台寺冷清清，这几个游客带来了满寺杀机。

一进山门，八个游客围上来了。

六个泼皮，也堵住了山门。

“在下潘勇。呷 p 位佩了泼风刀、留了鼠须的身材魁梧游客，迎面一站抱拳为) b 声如洪钟：“诸位胆气之豪，令人佩：服。”

“好说好看。在下桂星寒……！”

“天斩邪刀桂星寒。那一位姑娘是飞天夜叉？”潘勇豪爽地替他亮名号。

“我，飞天夜叉林月冷。”飞天夜叉傲然他说。

“还有我，凌云飞燕葛春燕。”葛春燕也不甘人后亮出名号。

出了事就不要怕事树方显然已知道他勾拗来历，再逃避岂不见笑方家？他们不是彭吓起放不下的人，干脆表明身份。

葛春燕自从桂星寒叫了她一声 J、燕子之后，坚决拒绝飞天夜叉另夕) 替她想绰号，要定了飞燕，再力。上凌云两字，就亮动听啦！她十分满意。

可能桂星寒叫她麻雀，她也会欣然接受。

“我不认识你。”桂星寒感到甚么地方不对，潘勇这个名字，对他来 1A) t 无印象。对方报名而不提绰号，也与江湖朋友的习惯不符。

他再留心打量这些人，的确有些不对。

气势不凡，却没有江湖人那股懒散自负的神情流露，一个个漂悍沉着，八个人只有一支剑，却有七把以力胜的泼风刀。

这种刀短而面积大，刀一拂可发出虎虎风声，作用没有雁翎刀灵活；雁翎刀的面积小些。

潘勇是唯一佩剑的人，气势也有异 /

从外表与眼神估计这个人，他有点惊然的感觉。这是一个夕) 表豪爽，气大声粗的人，其实骨子里不是那么一回事。从任何角度观察，都可体悟出这个人无情冷酷，极具危险性。

连脸上的肌肉，也表现出冈 (性强韧的线条。这种人处事一定冷静而大胆，一旦有所决定，行动时精神与劲道会猛然爆发，全力以赴志在必得。

那深沉阴鸷而且坚定的眼神，明白显示出决心与勇气，和强者的欲望与要求，不容对方拒绝或反抗。

“我也不认识你，现在认识了。”潘勇一字一吐，刚强有力：

“我可以看出，桂兄，你伪装出来的气概风标骗不了人，你我是同类。”

“我从来就没打算伪装骗人，只是一种承认宿命，不得不扮懦夫，躲避灾难的苟全行为而已。”他说得谦虚，含义却强硬：“甚么同类？我不懂。”

“你天斩邪刀的威名，已轰动江湖。”“可能的，江湖上消息传播是很快的。但如果桂某所料不差，阁下的消息，恐怕不是来自江湖传闻 / “没错，来自某一权势甚大的组合。”

“锦衣卫户

“不必理会些甚么人，谈咱们会晤的正事。”

“谈甚么事？可以看得出，会无好会。”

“好不好全在你的决定。”

“我会衡量利害。”

“好，你听着。东南半壁江山，海盗与倭寇蠢然而动。北地边疆烽火漫天，朝廷大军纷向南北遣调。这两年来，天下大水，咱们河南湖广，两年来颗粒无收，民穷财尽饥民嗷嗷待哺。桂兄，天下汹汹，正是我辈英雄豪杰争江山夺社稷的大好机会。”

桂星寒听得毛骨惊然，也怒火上升。

“在下是陈蔡四府反明复陈义军的总指挥。”潘勇不知道他内心的变化，继续大言：

“勾引们陈州，曾经是古帝神农伏羲的国都。虞舜之后建陈国，黍囚百余年。汉淮阳王重建陈国，也历经四百年。目下咱们正在寻找淮阳王刘家宗支的后裔，灭明兴陈……”

“你给我闭嘴！”桂星寒忍无可忍，声如炸雷。

“桂兄，你不要像懦夫一样，不敢听英雄豪杰的壮语。”潘勇的嗓门提高了一倍 / 天下非朱家一人的天下。天下汹汹

“去你娘的！”桂星寒破口大骂：“连年天灾，兵连祸结，天下汹汹，每个人皆应咬紧牙关，发愤图强克服困难以度过难关，兴兵夺江山只能增加水深火热，你这是狗屁英雄豪杰的混帐想法。龙虎大天师在陕西举兵，打出灭明兴唐的旗号，他姓李，自认是李唐的后裔。”

“你，姓潘，要打出灭明兴陈的旗号举兵，要找出一个刘汉的后裔，捧出来扛大旗。我姓桂，不姓刘，我也不是英雄豪杰，我不会替你们陈国打江山，我也不是陈国人，复陈对我毫无好

“你一定得到弥勒教的好处，却又想从中取利。阁下，离开我远一点，知道吗？”

“可恶！你。”潘勇怒吼：“弥勒教大批精锐将倾巢而至。

锦衣卫的高手侍卫，也将蜂涌而来。咱们认为你是超尘拔俗的好人才，在新郑出入千军万马丛中，如入无人之境，正是咱们所要的旷世将才。所以表面上敷衍他们，希望你加入咱们重整乾坤的神圣行列……”

“狗屁的神圣行列 / 桂星寒的怒气反而消了许多：“你找错人了，阁下。在新郑时，弥勒教的人起初也打算降伏在下，替他们卖命，后来被我杀惨了，才不惜工本全力图谋我。你应该与弥勒教合作，复陈复唐各取所需。你和龙虎大天师才是同类，志同道合野心相等，天知道日后你们两人火并的结果如何？别把我扯在一起，好吗？”

“阁下，你所组织的暴民，暴不起来的。”飞天夜叉也忍不住说话了，她消息灵通得很：“他们并非走投无路活不下去的人。那个皇帝在安陆府，已颁发圣旨，减免河南湖广灾区两年赋税，湖广连明年也全部减免，灾民已有活路，暴不起来的；我相信圣旨已经由布政司正式颁布了。脱身事外吧！我看你并不像一个嗜血的人。”

潘勇默然，众人你看我我看你。

南北两京、山东、浙江、河南、湖广，两年大水灾，民不聊生，去年冬大水才退尽。河南湖广两年颗粒无收，官府的粮赋用征，的确民憎汹汹，活不下去了。

活不下去，就会挺而走险，因此各地纷纷有野心的人，暗中出面组织尽民，培养举兵的资本。

嘉靖帝在老家安陆颁发减免赋税的圣旨，等于是给予饥民活命的机会，

成千成万因缴不出钱粮，而被囚入各地监牢的人，纷纷释放欢天喜地出了囚牢，重见天日欢欢喜喜回家，重新下日向着天爷争取粮食，消失了向朝廷反抗的念头：

今年稻麦欣欣向荣，丰收在望，能号召多少人兴兵造反？百姓小民造反能得到多少好处？

“罢了，也许你有点道理。”潘勇眼中阴冷凌厉的眼神，逐渐隐去；

“我不懂道理，潘兄。”桂星寒诚恳他说：“我只知道，龙虎大天师在陕西举事，共死了几万人。几万具尸体堆积起来，高得像一座山，血流成一条河。我相信那些死了的人，在九泉之下该已明白，明朝改为唐朝，对他们已无意，对生者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皇帝姓朱或姓李，并没有多少分别。我感到庆幸，因为我不是尸堆中的一具死尸。你如果执迷不悟，尸堆中一定有你。”

“我不知道他们即将赶到的，是些甚么人。”潘勇呼出一口长气：“但已可断言，必定是精锐中的精锐。桂兄！但愿还来得及”

谢谢，容图后会。桂星寒居然兴起惺惺相惜的感觉，抱拳施礼转身走了。

潘勇说“但愿”还来得及，可知必定情势急迫。潘勇是地头龙，对地盘内的情势，必定有全盘的了解，不然不至于催促桂星寒动身。

雇车买马都来不及了，脱身要紧，首先使得远离城市，城市中窜逃不便。而且如有锦衣卫的人出现，势将调动公人出面，挨家挨户搜索，白天哪能躲得了？

出乎桂星寒意料之外，飞天夜叉已经准备妥三匹健马。三人匆匆将行囊打成马包，捆上马包便立即动身，急，p星火。

飞天夜叉胸有成竹，她领先驰上至商水的官道。陈州交通发达，东南西北皆有官道。

他们要前往南京，领略江南烟雨意境，走商水像是背道而驰，像是慌不择路。

他们都是第一次途经陈州，人地生疏，但概略的方向，还不至于弄错。

健马小驰，桂星寒驰近飞天夜叉右侧。

“小冷，怎么向西走？我们不是从西面来的吗？”他惑然问。

“东北南都有人把守。”飞天夜叉说：“这些狗东西，已经知道我们是从西面来的。”

“原来如此。你怎知道三面都有人把守？”

“就是知道。”

“这……”

“别忘了，我是神出鬼没的飞贼，能神出鬼没，可不是凭运气乱奔乱窜，而是凭侦查踩探与判断观察的本领而获致的成就。”

“他们必定知道我们的去向，很快便会追来的。”

“等他”身追，我们已远出三十里夕了。到了商城再折向甫下，他们追不上的。”

“但愿如此。”桂星寒直咬钢牙：“这些天杀的混蛋，比咱们想象的更精明，更难缠，居然能紧迫追踪而至，我不喜欢这种情势。”

“情势不由人；由不了你是否喜欢呀！幸好那位潘勇深明大义，不然我真会被堵死在陈州了。他们这种突然集中人手快速追赶的手段，确也令人

防不胜防，今天就有措手不及的危险情况发生，日后真得特别小心。”

桂星寒不住沉思，任由马匹小驰。

“你在想甚么？”老半天没听到他说话，飞天夜叉颇感意外。

“我在想反击的主意。”

“反击的主意？”

“你知道他们总香坛的所在吗？”

“不知道。”，飞天夜叉摇头：“连他们的一些重要人物，也不知道总香坛的正确位置呢。你的意思……”

“擒贼擒王，去找龙虎大天师。…

“老天爷！他是地行仙……”

沼！笑话了。”桂星寒大声说：“他如果真是地行仙，会三次被捉打入天牢接受摆布？会再三改名换姓逃灾避祸？只要抓住机会，弄掉他身上所携带的各种技巧法器，我一刀就可以摆平他。哼！我要设法挖他的老根，找出他的魔窟，用刀扫庭犁穴。要避免被人追杀，最佳的策略是先把对方的首脑砍掉。”

“好，我们可以着手调查。”飞天夜叉胆气一壮。

“大寒，你说得对。”跟在后面的葛春燕不甘寂寞：“我们去挖他的巢穴，他自保不暇，哪敢气势汹汹迫杀我们？我们拼命逃，他们就会拼命追。”

“哼！我会把他们的根挖出来的。”桂星寒恨恨他说。

要挖龙虎大天师的根，的确十分不易。自从山西与京师两处总教坛被挖掉之后，妖道痛定思痛，不希望第三次被人掘根挖穴“总教坛设得十分@秘，除了一些亲信，以及极为重要的”执事人员之外，根本不知道总教坛到底设在何处。

M) li 香坛的坛主香主，都是该地的人士，没有离开本地香坛至总教坛参拜的必要；所以各地的香坛主事人，也没有知道总坛所在地的必要。向这些香坛探消息，保证白费工夫。

桂星寒离店后不久，邱都五鬼带了十余个人，潮水似的涌入悦来者店，直奔三进院桂星寒的客房，声势汹汹猛然破门而入。

先后共来了四批人，悦来老店像是遭了兵灾。

引来了许多市民围观，议论纷纷。

七个男女七匹马，驰入思陵别庄。

这里也叫七柳场。因为路旁有七株牛腰粗的巨柳。

思陵别庄在场西北角，也是古思陵废墟的边缘，附近已形成村落的雏形、约有五六+PA家。距城tt囚里，出甫门外大街口片刻可到。

思陵别庄，是本城颇负时誉的污大爷产业。站在别庄的庄口向西北眺望，可以看到两里外厄台寺的殿顶，中间有树林办渠相隔，步行片刻可达。

潘大爷叫潘正源，不叫潘勇。在本城，没有人敢到思源别庄拉野。

潘大爷在大厅接待来客，换穿了士绅式的团花长袍，先前阴鹜深沉的眼神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坦诚爽朗气度雍容，甚至亲切的目光。

两名随从在一旁伺候，老老实实像仆人。

七位男女客人，神情都不怎么友好。~、

为首的人，正是一表人才的大少主吴世；一潘兄~为人谋而不忠，阁下何以教我？”吴世脸色难看，毫不客气当面指责。

“老兄、你不能怪我谋而不忠/潘大爷并没生气，说话慢条斯理风度极

佳：“阁下何不自问，你们的举措是否错误？”

“怎么说？”

“你们派郎都五鬼住进悦来老店，发现桂小辈落店，却不但不见机撤走，反而住在同一进院子监视。是你们惊走了桂小辈，不是我。”

“你没派人堵截，没错吧？”

“阁下，我可是有身份地位的人。”潘大爷脸一沉，笑容消失了：“你要我在光天化日之下，派一群暴民打劫过往的旅客？你这是甚哦意思？今后我还用在本城称大爷？官府怎么说？阁下，你说的话太不上道；”

理直气壮，所提出的问题极为严重。悦来老店等于是思陵别庄的御，潘大爷是本地的士绅，能派人向悦来老店的旅客行凶？地方人士怎么说怎么想？

吴世冷冷一笑，左手徐举。……

六男女的手，徐徐移向剑把。

潘大爷冷笑一声，鼓掌三下。

“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做愚蠢的事。”潘大爷的双目中，出现阴鹜深沉的眼神，浑身散发出危险的气息：“我也是一代之雄，也曾认为是天命所归的主宰；如果我应付不了你们，就不会容许你们入境。你们是乖乖走出去呢，抑或要我派人抬你们出去？”

两厢、内堂、厅外，共出现六组虎形人，虎头面具，虎纹衣，狰狞可怖，令人一见魂飞魄散。

每一组是三个虎形人。一挟盾扬刀，一持五弯，一挺钩镰

五肾，是一发五支弯箭的中型匣弯，冲锋陷阵，这玩意像洒出满天铁雨。

吴世七个人，两具匣弯就够了。

对付妖术，匣弯也是最灵光、最具威力的武器，散布面大，施术的人根本无法及时脱出威力圈，不发则已，发则可贯重甲。

吴世傻了眼，上咬牙，一顿脚，扭头便走。

潘大爷送客出厅，外面大院子似乎鬼影俱无，但无形的杀气，敏感的人可以感觉得出来。

他们往何处走的？”吴世在阶下扭头沉声问。

“恐怕你得自己去查了。”潘大爷冷冷他说。

“我会去找陈百户，霹雳虎陈魁。”

“他最好不要来。”潘大爷冷笑，拍拍身侧一位虎形人的肩膀：“这位爷带了飞虎营南京分遣队；比他早走两天，在南镇抚司留下活；警告霹雳虎不要来，如敢抗命，军法从事，要将他就魄正法，提头回京覆命。

“我要剁碎他喂狗。”虎形人凶狠的语音慑人心魄：“陆都堂对那些趋炎附势，忠诚可疑，甚至卖主求荣的子弟，痛心疾曾极为厌恶。在南京，我不能杀那头虎。在这里，我有将他正去的一千个理由。你！”

虎形人用手向吴世一指，那一个你字像沉雷。

吴世吓了一跳，不由自主退了两步。

“武定侯已经包庇不了你，你最好另情我生气。如果我不高兴，也会剁了你喂狗。”

“你……”

“你还不滚？我已经有点不高兴了。”

吴世打一冷战，狼狈而走，愤怒地抢出垂花 m 上马飞骑急遁。

大厅中，虎形人取下面具，露出本来面目，是一位相貌威猛的中年人。

其他的虎形人，已经不见了。

“呵呵！周大人，你真会生气，宰了这个家伙？”潘大爷肾

“吓吓他而已。”周大人苦笑：“陆都堂不愿有伤君心，皇上曾经暗示，要都堂不要管弥勒教的事。都堂从安陆用四百里飞传手令，要我衍：相机行事。他真要惹火我，我的弟兄会下手的。”

“都堂真的很看重天斩邪刀？”

“是的，说那是一条正直刚毅的好汉。”

“都堂没看错人。”潘大爷翘起大拇指：“我陈兵逼他，用打天下来弓；诱他，反而挨了他一顿教 Jil，真不错，希望日后能力都堂效力，这种人实在太少了。”

“都堂已在着手积极筹画，罗致人才，准备成立另一组人，专门对付弥勒教一类江湖败类与不肖的豪霸。我们这个飞虎营，性质是对内的，办起事来缚手缚脚，处理棘手的事常有无助感。日后成立，我希望参与，可以放手大刀阔斧轰轰烈烈干一场。也许有一天，我会和这个刀客联手出击呢！”

“你认为妖人们收拾不了天斩邪刀？”

“我没见过天斩邪刀，但从他在新郑的表现估计，弥勒教的妖人如想收拾他，不啻痴人说梦。”

“你要不要跟去看看？”

“不必了，我得赶回南京，留意陈百户那些人的动静。那家伙很精明，估计之精令人佩服，他居然断定天斩邪刀必定走陈州，披星戴月赶到南京调人手，要在天斩邪刀到达江边）乘船上荆州之前加以搏杀。他不敢不顾警告赶来陈州行凶，必定在江边布网守候。”

“他们将付出可怕的代价。”

“都堂恨透了这些吃里扒外的子弟，这些混蛋不但趋附武定侯，甚至还替严嵩父子做走狗，让天斩邪刀多杀几个，就少一些麻烦。锦衣卫不加以整顿，背叛的人将愈来愈多，真烦人。”

“你要不要到南京散散心？”

“我哪能走得开？陈蔡四府的民心，的确有点浮动，两年的天灾，真把百姓拖惨了。”

“我下午动身。到南京走走吧！这里不会有事的。”

“以后再说吧！”

陆柄是锦衣卫的指挥使。锦衣卫有不少人，受到武定侯、严嵩父子等好佞权臣收买，吃里扒外公然背叛，陆指挥真也无可奈何。

飞虎营是陆柄的第一个亲自指挥的组织，南北分驻。

这次随驾南幸，返京之后随即成立另一组织铁血锄奸团。

他本人在天下数处要地，建造秘密的园林别墅，作为铁血锄奸团的活动联络站，惩奸除霸雷厉风行。

他这些亲信子弟，不称他指挥使，称陆都堂，也简称都堂：或陆堂、全都是忠心耿耿的死士。

飞虎营行动之快捷，有口皆碑，=昼夜赶三百里是常事，所以称飞虎，。过了商水城，已经是未牌未、问清了去向；马不停蹄奔向项城。

逃的人最重要的是，尽快远走高飞、走得愈远愈好，才能摆脱追踪者。

这条小官道很少有外地人行走，可以放蹄飞驰。可惜坐骑不争气，这种匆匆购买的普通马匹，哪能胜任奔驰？已经走了七八十皇，脚程比徒步似乎更慢些，就这样一步步向南行。

三人并不急于赶路，估计应该摆脱追踪的人了。即使想赶路，也力不从心。

再走了十余里，三人乖乖下马，牵了将力竭的坐骑，一步步向南又向南。眼看晚霞满天，路上行人绝迹，举目远眺，五六里以内鬼影俱无。路两侧是荒原旷野，看不到麦地、

没有麦地，表示没有村落。

得找地方投宿，这三匹糟糕的马，还得好好照顾，人需食物马需草料。可是，未发现村落的形影，不但食物没有着落，宿处更成问题。

愈走似乎愈荒僻，心情愈焦躁。

“这鬼地方到底是怎么一口事尸飞天夜叉发起牢骚来了：“荒林、野地，除了乌鲁之夕卜不见山水村落。大寒、我们到了甚么地方了？”

“可能是阴阳界。”葛春燕也大为不耐，随声附和：“天孤地寂，野旷人稀，天黑之后，我保证一定群鬼出没，苞勉横行。大寒，今晚铁定要挨饿，要不要未雨绸缪，先打几只鸟充饥。”

“哪来的鸟？这玩意能吃？”飞天夜叉指指左近矮林的飞鸟，体型大浑身黑，是乌鸦。

乌有千百种，并非每种都能吃。

晚霞满天，倦鸟归林。的确有许多鸟飞翔，但都是小鸟。

那些吵死人的乌鸦，数量似乎多得惊人，一群群一堆堆

飞乱聒噪，根本不怕人，体型最大。但这种不吉利的鸟中强盗，肉难以下咽。一些饿慌 TtoA，宁可吃乌鸦的同类喜鹊，虽则喜鹊的肉同样不可口。

“你以为会有天鹅雁雉让你打？”桂星寒笑了：“猎野雉，你得到树林下去赶。我也不知道这里是甚么地方，反正必定已经到了古代的项国。没错。”

“真是岂有此理。”飞天夜叉说：“似乎每到一处地方，就有一个古国。我想，久远久远年代之前，这附近必定二十里一个国，三十里一个王。”

“你说对了，确是如此。”桂星寒正经八百不像开玩笑：呷 p 时候，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国；一个群族，就有一个王。后来人多了，为了争生存，你赶我，我灭你，就是这么一口事。、

“我只关心挨饿的事。瞧，前面是不是有村落的影子？”葛春燕雀跃地欢呼：“住宿填五脏庙的问题解决了，南无阿弥陀佛！五行有救。

“南无阿弥陀佛是佛，五行有救是道。”飞天夜叉愁容尽消，高兴起来了：“J、燕，为图一时安逸，你连佛带道一起抬出来礼拜奉承了，没出息。”

两三里外，暮色苍茫中，隐约可以看到整齐的树林和几株高大的白杨。

还有一座长冈，冈上松林似海。

有整齐的树林，表示可能是果树。表示是人栽种的作物，不是野林。

这一带没有山岭，视界有限，没有高的物体分辨位置，无涯的林梢尽头与天衔接，走上三两天，还不知身在何处，必须找到村落，才能知道置身于何地。

“走啊！至少今晚不用在荒郊露宿挨饿了。”桂星寒也兴高采烈欢呼。

三人牵了三匹疲马，脚下加‘决。

路左伸出一条小径，小径尽头有灯光，似乎远在里外，灯光摇曳忽明忽灭，那是因为有树林相隔，才发生摇曳明灭现象。

已不容许他们犹豫，不假思索牵了坐骑进入小径。

不足一里，两盏长明灯笼呈现眼前，

“不是村落。”桂星寒在灯笼下发怔，有点进退失据，不知是否该继续前行。

两根有如神道碑似的石碑柱，长满了石苔，在灯笼的光芒映照下，可以分辨碑柱的大篆字。

右柱上刻的字径尺见方：扬付 1 绝域。左柱上的字体字径相同：丹阳别业。

“甚么意思？”飞天夜叉讶然问。

“扬州、丹阳，都是地名呀！”葛春燕也大感惊讶：“我听说过这些地方，都是江南胜地。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确是地名。”桂星寒说 / 扬州丹阳，一在江北一在江南，到南京就可以知道这些地方了。至于绝域……晤！晕有点古怪……甚么人？”

他放掉羹绳，转身讪党地沉喝。

天已全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囚月下旬没有月亮，星光也被蔽天的枝叶遮住。

小径两侧是结实累累的桃林。一声轻咳，趺出两个背了行囊的人。

“你们到底进不进去呀？”那位留了花白山羊胡的老旅客，顿了顿枣木打狗棍，嗓、=沙哑，像老公鸭

你们是……”

“错过宿头的旅客，找地方借宿。”

我们也是。”

“那就进去呀！”

“好，进就进。

两座碑形柱，很可能是别业的外门，没建有院墙，整齐的果林权充界限。

进入二十余步，身后淡雾袅袅涌升。

“咦！这里到底是甚么雄方？”飞天夜叉愈走愈惊讶，她是闯了两年天下的女贼，北远到过京都痛曾经到过湖广，见识比葛春燕多而广。

葛春燕只知道扬州丹阳的地名，飞天夜叉看到这两个地名写在一起，便感到惊讶，可知她必定知道这两地是怎么一回

看了两旁的景物，飞天夜叉更惊讶。

天色虽黑暗，但已经没有大树生长，星光朗朗，附近景物清晰可辨。

“他娘的！不会是做梦吧？”跟在后面的老旅客怪叫：“是本是到了江南了？”

“这里是河南。”桂星寒接口：“老伯，你不会是梦见江南烟雨路。”

近处清晰可见，远处景物依稀。小径向百步外灯光映掩的房舍伸展，两旁荷池、小亭、花圃、小桥流水历历在目，绿草如茵；小溪垂柳丝丝，一片江南景色，亭台也是江南纤丽格局。

“难怪外面碑柱上刻着扬州绝域，有人把扬州花花世界搬到此地来了，算是本地的一绝。”另一位旅客喃喃：“他娘的！真有点邪门。”

往右的小亭踱出一男一女，男的穿青衫、束发，佩剑。女的“穿水湖绿连身彩衫裙，也佩剑。两人才貌相当，二十来岁有如一双金童玉女。

“这里是湮没了的扬州丹阳郡治秣林县，所以称绝域。”

“在下也是错过宿头，早半个时辰投宿的。在下姓叶，叶玲

“聂姑娘正是叶大爷的千金，幻剑飞卫聂芳华。老伯贵姓？”叶其昌扭头向老旅客打招呼。

“老朽崔公权。”老旅客回答的语气有点勉强。

“擒龙客崔前辈，久仰久仰。”

“擒龙客已花甲串头，擒一条蛇也力不从心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你不要奉承我，江湖朋友都骂我老不苑J、仰什么？，

“老伯，如果你自己认为老了，那就一定老了 / 桂星寒听出擒龙客口气不愉快，有意冲淡不快的气氛：“人活在世间，羡慕而不羡慕。有些人一离娘胎就夭折了，能活到老伯年近古稀的人并不多。”

谈说间，到了已相当古朴的门楼外。

“诸位，自己进去，不会有人招呼，坐骑得自己照料。伽于其昌热心地指点：“只有两位老仆，其他都是女眷。在下聊算熟客，先领诸位安顿 / 房舍甚多，桂星寒三人，在东院的厢房安顿，一切都得亲自照料，好在设备完善，连盥洗用具都是现成的，院子里的水井清澈微寒，自己打水使用十分方便。

安顿停当，已是二更时分，一位十余岁的清秀婢女，送来了热腾腾的可口食物，晚膳相当丰富。

婢女说，主人已经就寝，夜间也不宜见客，请客人自便。

一切似乎都有点反常，至少在这荒僻的地方，建了一座具有江甫风味的园林大宅，就有点不平常。

人丁少，却把亭台花池整理得花团锦簇，这需要多少人手？

来了几个盗贼，怎办？

大群人马涌入小小的商水县城。这座城，比江南一座中型 M 还要小，城周四里多一点，站在北门的小城楼上大叫一以连甫门外的鸡犬也会惊吠起来。

引起的惊扰是可想而知的，尤其这些人都是佩刀挂剑的豪客。

锦衣卫中，的确也有一些将才，虽则绝大部分是世家纨绔子弟，以及一些挂名的功臣后裔。

陈百户具有几分将才，但性情骄傲暴躁，迷信武力，而且心狠手辣。

百户的官职并不高，但他世袭的爵位高，在京都作威作福，握有实权，比那些挂名的勋臣子弟强多了，他的百余名部属）都是实职的御前带刀侍卫。

在京都，连他的顶头上司陆指挥使，也不敢对他怎样，因为他是皇帝面前的红人。

骄傲自负，桀骜不驯；鲁莽暴躁，凶暴残忍，这就是他的写照，所以

在京都，他的绰号叫霹雳虎，说风是风，说雨是雨。

他的确有几分将才乙桂星寒在裕州失踪，南北两路都有人发现桂星寒的踪迹，进一步追查，却又毫无音讯，眼线皆无法证实消息的真实性，他便心中有数。

。桂星寒要到荆州，到荆山去找人，那么，走甫阳下谷城襄闭，是必然要走的道路。因此，他应该集中人手循踪穷追J

但他却不作此想，他对自己的判断深具信心。

他派了三路人马东穷追，分别向陈州、汝宁、光州追赶，自己带了一批人，快马加鞭在皇帝车驾的前面，披皇戴月南下湖广。

沿途并无发现，他益具信心。

在湖广他说动楚王府的二护卫，封锁水陆两途。~

随即飞掉东下，疾奔南京，说动甫镇抚司鲍广部分能泽，分三路北上拦截，封锁大江北岸，等候桂星寒逃抵江边乘船西上。

他却没料到，陆指挥使在抵达安陆府之前，便已秘密派亲信飞传命令，调动飞虎营保护桂星寒。

、飞虎营的行动，比甫镇抚司的人快两倍，甚至三倍。甫镇抚司的人距陈州还有两日程，飞虎营已经在陈州，吓走了从河南追抵陈州的人马了。

追抵陈州的人马，是弥勒教的人。

陈百户所派的三路人马中，追向陈州的一路实力最坚强，由方世杰领路兼领队，有天权仙女同行。

方世杰非常聪明，紧蹊在弥勒教大群人马后面。他知道锦衣卫方面的人，江湖经验欠缺，人地生疏，跟在弥勒教的人身后必有利可图。

弥勒教的人，由吴世领队。他们在陈州查出桂星寒的去向，浪费了不少时间。

大群人马追抵商水，略一打听，知道桂星寒已走了一个半时辰。

天快黑了，吴世却不想耽误时间，立即动身追赶，顾不了人疲马乏。

后面有人跟来，吴世冒火啦！他早知道方世杰蹊在后面，愈想愈火，在陈州所受的气，要找人发泄了。

“不许跟来，给我滚回去！”他留在后面堵在路中大吼大叫。

“吴前辈，讲讲理好不好？”领队的方世杰驱马上前。

“混蛋！你不配和我说话，去叫冷剑天曹来。”吴世怒火冲天怒吼。、

“樊叔不在。”方世杰不愿进一步激怒吴世。

“他没跟来？”

“他走湖广，从汝宁出信阳/

“陈百户呢？”

“他与樊叔一起走的。”方世杰但然说：“桂小狗要到荆州，如不从信阳一路下湖广，那就会走陈州往南绕。我负责这一路。”

“喝！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锦衣卫把你这种货色，抬出来扛大旗，难怪你跟在后面捡便宜，你哪禁得起桂小狗三下两下切割？去你的！我就可怜可怜你，让你跟在后面好了，看你能不能捡到死鱼？”

吴世发出几声不屑的冷笑，得意地退回与同伴商量。

知道对方实力状况，就用不着耽心意外了。方世杰聊可算一流高手，哪有力量在后面候机扯后腿？)

小厅布置颇为雅致，江南式的明窗，所贴的纸花，图案却不是花鸟人物，竟然是一些看不出形状，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怪物，在云彩中飞舞。

外面暗沉沉，小院子里淡雾缥缈。

“这些代表什么？”飞天夜叉与葛春燕，站在明窗前欣赏窗花，不时指指点点。

女孩子剪窗花，是女红之一，也是一种消遣，看谁家女孩的手最精最巧。

“妖怪。”葛春燕信口说，指指点点/这是人首蛇身的女媧；这是半人半兽的三皇；这是没有头的刑天；这是带着十个金乌孩子的蠢和……”

“胡说！这都是我们的祖先呀！”

一是吗？那么，我们都是他们生下的怪胎了，”葛春燕格格娇笑：“如果他们不是妖怪，我们就是妖怪了。”

再仔细观察，不像是纸剪的。飞天夜叉一时好奇，伸手去摸。

纤手被一旁的桂星寒抓住了，把她拖高窗台。？

“不要动它。”桂星寒低声说，神色肃穆。

“怎么啦？”飞天夜叉一怔。

“这座别业有点古怪。”桂星寒说：“连这些窗花都古怪，有一种妖噬的气氛流动。”

“怎么会呢？”

“你们站到厢房走道口，侧着身子用眼角瞄这里窗花，看会发出些什么变化。”桂星寒一面说，一面拈起桌上的烛台。

是三柱烛台，紫铜盘龙座。是古代形如守宫的龙，线条简单古朴，云雷纹底脚，形态奇古。

不可能是三代以前的古物，因为古物不可能有三柱。三柱，表示可点三枝烛。双柱至九柱的烛台，那是唐代以后发展出来的器具了。

他到了厅口，烛台靠近右厅门，轻轻将厅门推拉，烛火开始摇曳问动。

“那些怪物是活的！”飞天夜叉惊呼。

但转正脸定神察看，怪物毫无异状。

“而且会胀文！”昌春燕也叫。

“够邪门吧！”桂星寒口到桌旁，放下烛台，到了窗下仔细察看那些窗花。

是江南式的四格大排窗，窗花之多可想而知。

“大寒，怎么一回事？”飞天夜叉满脸疑云 = 连她自己也觉得身上绽起鸡皮疙瘩，有毛骨耸然的感觉，感觉出确有妖异的气氛，

这是一种特制的纸。不是棉纸。”桂星寒说：“含有多角面的反光质，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光影变化。假使在黑暗中，咖同的数处方向，发出不同的明灭不定光线、，你将会看到各种可怕的形影，甚至可能会被吓疯。、

“你是说……”

“我相信你两人的房中，也有奇怪的窗花。”

“这……我没留意。”

“我也没留意。”葛春燕接口。

“我还猜不出别业主人的用意。”桂星寒回到桌旁) 打开百宝囊：，取出一只盛药的扁葫芦，倒出三颗丹丸，二人) 顺产吞下

大寒，这是……”

“安神保元的丹药。今晚、我们得特别小心

皱呀！”两位姑娘同时惊呼

“抱歉，我不能让你们落单，立即收拾到我的房里来、你们俩睡床，我打坐。”

“有……有凶险？”飞天夜叉打一冷战”

“不知道，但小心撑得万年船。万一发现异常事物 = 立即用上我教你们的辟邪心法) 剑不要放在枕下、放在身侧。一

两位姑娘芳心生寒，立即回房拾掇。

大队人马夜间追逐两三个人，是十分犯忌的事，很容易迫过头，白忙一场。

这条路白天已经很少有人行走，夜间怎么可能找到人探

问消息？沿途村落稀少) 有村落也问不出所以然来) 村民怎知道是否有人经过？

人疲马乏，吴世愈追愈泄气。

所有的男女同伴，怨声载道叫苦不迭。

扮男装跟在他身后的李凤，一抖纪与他并辔小驰卜

“大哥，再拖下去，所有的人都会垮了，坐骑也完啦 / 李凤的嗓音也充满满意：“快半夜了，晚膳还没有着落呢！”

“不撑下去，明天就赶不上了，”吴世顽强的态度不改 / 我们辛苦，桂小狗也好不了多少呀！通常逃的人，要比追的人苦两倍。”

“他如果半途折向逃走，我们再也迫不上他了、谁知道”他往哪一条路折向？我们得花多少时日，才能查出他的去向？”

吴世默然，不得不承认李凤的话有道理。 ~

“这些鬼地方，怎么如此荒僻？”他烦躁地抽了坐骑一马鞭。

“这一带我们都不熟悉。”李凤又跟上：“真该派人打入四府义军卧底，在这一带一定有发展。”

“鬼的发展，在荒僻地方养老喝西北风吗？我们的发展在通都大邑，这地方只配由强盗盘据称王、我们不是强盗。好吧！找地方歇息，明早再作打算。”

真好，前面就有灯光出现。

前面两三里，正是扬州绝域丹阳别业、

桂垦寒非常小心，仔细攫查房中的可疑事物。

卧房有两座明窗，窗花不是古代的神话人物，而是各种奇形怪状古代传说的鸟类，而且都是抽象的涡云式造型。

比方说骏鸟，三条脚爪分三方旋曲，有如龙爪，尾羽拉得长长地像卷云（

床，他搜了三遍。这种房屋型的精雕大床，床上床下后橱，他一寸也不放过。

“大寒，你把我惊吓得紧张兮兮。”飞天夜叉在整理翻乱的被褥：“没有什么嘛！”“到底要找什么？”葛春燕指指窗户：“把窗拆下来好不好？这种妖怪阁案装饰窗子？”

“不可 / 桂星寒将单一的烛合放回圆桌上：“在没发现异状之前，怎能破坏器物？毕竟我们是客人，主人好心的招待应该心存感激

“找到什么吗？”飞天夜叉问：一比方说：纸人纸马，木妖骨怪……”

“林姐，你真相信这些呀？”葛春燕调侃飞天夜叉：“听说湖广的鬼巫，茅山的法师，白莲社的妖孽，都会移山倒海撒豆成丘。”

“龙虎大天师，就是白莲社的传人。”飞天夜叉抢着说：“他的师父王良，据说是白莲会的直系弟子。你如果不信邪，会吃大亏的。”

“你真信邪，也会吃亏的。”桂星寒阻止两人再辩论：“睡吧！我要熄烛了。”

两位姑娘只好和衣往床上躺，将剑藏在身侧。三人同行多日，心胸坦荡，相处亲昵而自然，像是极为熟悉的朋友，反而忽略了儿女情怀，性别的界限逐渐模糊，赶路期间经常挤在草窝中露宿，紧张的情势，减弱了儿女之私与男女之防。

“你真要打坐？”飞天夜叉睡床外，以手支颐注视着他：“下半夜记得叫醒我，守住房门我可以胜任的。”

“睡吧！别罗嗦，不需劳驾你值夜，你应付不了特殊的意外事故。”

“睡就睡。”飞天夜叉赌气躺下了：“你以为你是铁打的人吗？白天你已经累坏了。哼！不识好人心。”

桂星寒不理她，吹熄灯火面对着房门，用五岳朝天式打坐，片刻便成了个石人。

万籁俱寂，听不到房外任何声息。

片刻，两位姑娘传出均匀柔细的呼吸声。由于寂静如死境，因此轻微的呼吸声他也可以听到。

片刻，他突然感到一阵倦意，悄然涌上心头，全身进入完全松弛境界。

吴世一群人马，幸运地在三岔路口，碰上了年轻书生叶其昌，和幻剑飞卫聂芳华姑娘。

这次，他俩没佩剑，携手夜游，夜凉如水。

看到有人，领先的吴世大喜过望，发出一声停止的信号，勒住了坐骑。

“荒野黑夜，两位居然雅兴不浅。”吴世在马上打量这一双金童玉女，极感意外，不时扭头向小径尽头的灯笼火光注视：“你们是哪边人家的百姓？”

“是呀！”叶其昌笑吟吟和蔼可亲：“那是我家的别业，度夏避暑小庄，下月梢，家小就会前来度夏了，目下只有一些婢仆照料。诸位似乎人困马乏，这条路赶夜路的旅客十分罕见呢！”

“原来是尊驾的别业，很好。在下姓吴，与甘余位同伴要赶往项城。请问老弟兄贵姓？”

“在下姓封，封其昌。”叶其昌通名，叶改成了封：“到项城还远着呢！沿途村落甚少，好在大路只有一条，诸位可以不必担心迷失道路。”

“在下希望借贵别业暂宿一宵，方便吗？”

“非常欢迎，只是人手不足……”

“不要紧，我这些人可以照料自己。”

“诸位请便，在下领路。”

后面，方世杰十四个人，也牵着坐骑跟来了。

飞天夜叉本来心情紧张，哪能定下心安睡？

她的手，在薄裳内紧抓住轻虹剑，突然听到一阵悉悉索索的怪声浪，若有若无隐隐传来，像是传自床下的地底，也像是传自窗外。

她悄然坐起，握住剑下床穿小蛮靴。房中太黑，她居然能熟练地摸索着结束停当。

房门悄然而开，膝陇幽光透入。

她不假思索，放轻脚步出房。

外面本来是一座雅致的小院子，花木扶疏。这时，她看不见花木，也没留意，却看到一条长廊，整条长廊皆沐浴在膝陇的幽光下，如虚似幻。

一个模糊的人影，背部向着她，正袅袅娜娜前行，是穿八榴裙的女人背影，

她本能地向女人背影走去，像蹑鼠的猫。

长廊已尽，女人向右一折便消失了。

她脚下一紧，进入一座月洞门。前面，女人正款步进入一应屏门，再次消失。

窜入屏门，她愣住了。

“这是什么地方？”她傻傻地自问。

眼花纷乱，目眩神移。

满天幽光，不知光源所自来。一条白石走道，直伸至遥远的天尽头。

两旁，有巨大的五彩屏风，分隔成大小不一、各式各样的奇怪间隔。巨屏比明窗大十倍，屏上用明亮绚丽的五彩，刻画出的各种古代神话妖怪图案，也比窗花的图案大十倍。每一头妖怪，皆跃然欲动。

到底有多少间隔？根本无法数清，反正向前延伸，延伸，直伸展至天尽头。

她警觉地扭头回顾，身后的屏门不见了，换上了一道明亮的高大山墙，雪白的墙壁，迎面绘了一个巨大的怪物大彩像、

是刑天。没有头，双乳成了可发光的巨眼，肚脐是血盆大口，右手舞动巨斧，左手拥盾。

天际突然闪过一道眩光，像是电光金蛇，但没有雷声发出，光度颇为强烈。

眩光一闪之下，刑天大神的巨斧，突然挥动起来了，双乳形成的巨眼厉光暴射，似要向她冲上，那把巨斧真的在舞动。

她心胆俱寒，扭头狂奔。

糟了，眩光连闪，眼前光影缤纷，五彩光华旋动，无数怪物漫天狂舞，张牙舞爪欲攫人而噬。

她尖声狂叫，拔剑拼命砍劈冲来的怪兽。

那些妖怪是砍不死的，剑砍即分，剑过即合，她逐渐到了力尽崩溃边缘。

在一只巨爪掠过她胸口的一刹那，激起了她先天的潜能，生死关头，她爆发出巨大的汹涌潜力。

一剑劈在妖怪的肩膀上，她借力飞升，剑撒出满天雷电，迸发出千道彩虹。

眩光连闪，天地混沌，已可听到殷殷雷鸣，从天际绵绵传至，声音渐大。

连越五个巨灵怪兽的上空，身形轻如无物，凭意志可以自由飞翔，轻虹剑在她手中，意到任意所之，在空中飞腾搏击，巨灵怪兽应剑纷纷委地。

这才是传说中的飞天夜叉，在空中与巨灵怪兽，剧烈缠斗在雷电交加中，天地已经不存在了。

挣一声狂震，她一剑砍在刑天大神的巨盾上。这次：她无法控制自如

了，凶猛绝伦的反震力，震得她手臂酸麻，真气一泄；被震飞出十余丈外，脚下一虚，向黑暗的无底大地沉落。

身躯一震，她知道飘落实地了，眼前一亮，跌落在一座宏丽殿堂的宽大拜池里。

灯火辉煌，但死一般的静。

冈（惊骇地打量四周，身后罡风压体。

一声娇叱，她大旋身一剑猛挥。

是娇艳如花的李凤，挣一声架住了她的剑，恶向胆边生，她用上了绝学，剑光流泻，闪电似的一剑贯入李凤的胸口。

身后，刀风飒然。

她不假思索地撒剑、扭转，顺势旋身一剑反挥）反应超尘拔俗。

可是，她大吃一惊，尖叫一声，手猛然急松，轻虹剑翻腾下凛冽的刀光，却光临她的顶门。

“大……寒……”她闭上凤目惨叫。

丫，万籁无声，一切突然静止了，

拜池其实是舞池，约有五丈方圆，由于是朱红色的，所以、也称朱池。

她对面，仗剑屹立着一位风华绝代的美妇、定神细看，有点眼熟。

幻剑飞卫聂芳华。她终于想起这美妇是谁了。

她也记得，叶其昌与这位聂芳华，也是在丹阳别业投宿的旅客。

“你深爱那个桂星寒。”幻剑飞卫犀利的目光，凌厉地投落在她脸上：“所以能招发中途移劲丢剑，宁可死在他的刀下 /

她如受雷殛，这才记起刚才发生的可怕经过，低头用目光搜寻。没有李凤的尸体，也不见桂星寒的形影。

“是的。”她茫然地回答，不死心仍用目光搜寻殿堂各处。

“但你们不像是爱侣，倒像是亲如手足的兄妹。”

“你少管闲事。”

“另一个女孩葛春燕，又是怎么一回事？”

“她也喜欢大寒，但好像不懂什么叫男女之爱，淘气直率。

我也喜欢她，而且她曾经救过我。”连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何要告诉对方这种不可告人的内心秘密：“她对这游天下十分热

别的事却忽略了。我想，她真的把大寒当成兄长。”——“大寒喜欢你吗？我是说，爱，男女之爱。姑娘们羞于出口，把爱说成喜欢。”

“我不知道，大概有点喜欢我吧，他对我做女飞贼不以为然。

那就表示他心中讨厌你。

“这……”

“杀了他！”幻剑飞卫厉声说：)不是爱，就是恨：你必须毫不迟疑地杀了他。”

“不：决不！”她厉叫：“你少管我们的闲事。爱不是在口头上说来好听的，情到深处无怨尤”

“你不杀他，你死：”

“你??...?”

“一声娇叱，幻剑飞卫身剑合畸卜到。

大快了，幻剑名不虚传。她刚一剑封出，对方的剑已经从不可能切入的方向切入、电光一闪，锋尖人体，浑身一震，眼前膝陇。

大……寒……”她声嘶力竭尖叫。

黑暗掩盖了她，天地一片茫茫。

葛春燕也被奇异的声音所惊醒，也悄然下床仗剑向房外摸索。

门外幽光膝陇，她看到一个冉冉退走的身影，不假思索地飞掠而进，志在必得。

她的轻功已修至化境，不让飞天夜叉专美。可是，她用尽全力，一跃远及四丈，快逾电光石火，打破她平生的最高记录，仍然迫不上那个人影，可望而不可及。始终保持在三丈左右的距离。

前面的人影，窜入一座月洞门，一闪不见。

她毫不迟疑地追入，也不明白自己为何要追这个人。冲入门中，眼前一齐。

糟了，各式各样的妖怪巨灵，挟风雷而至，从前侧汹涌而来。

她想退，已无退路，身后也有妖怪巨灵，堵住了她的退路。

她唯一的选择，是拼命向前逃命。

是一条白石路，向无穷辽远的天底下延伸。

她的轻功迅捷如电，但仍不够快，妖怪巨灵不时到了身后，她不得不转身自保，不能完全放开脚程逃走，时奔时停，杀了不少鬼物。

可是，一个鬼物被砍裂，反而变成了两个，因此追赶的妖怪巨灵，不但没减少，反而愈来愈多，徒然浪费精力，脚下愈来愈不利落了。

不知逃了多久，前面的白石路似乎没有尽头，两侧云雾汹涌难见景物，可能是万丈深渊。行将力尽，前面突然垂下一条可怕的巨尾，像蛇尾、

她聪明伶俐，从小就缠住家塾的夫子，听夫子讲古代的神话故事，也读了不少书，因此在这方面的才华知识，就比飞天夜叉广博，窗花纸剪的神话人物，她一见便如数家珍。

没错，是女蜗娘娘的尾巴。

一剑砍在尾巴上，剑反弹而起。巨尾一圈，卷住她的腰猛电。

“哎……”她尖叫，被甩飞好高好高，似乎深入云端，翻函表滚天地茫茫。

她惶恐中忆起启己的绰号：凌云飞燕

剑隐时后)手脚急张,)提气身轻似燕,有如羽化登仙,神匪合一任意所之,穿云乘雾悠然而下,像燕子)佯在天空云翼里飞翔。

、终于,她悠然而降,脚一沾地,响起一声轻雷,眼前云雾散,景物一变。

是一间宏大华丽的卧室,远处那张大牙床,有鲜艳名贵的鸳鸯枕,鸳鸯被,龙凤销金帐,妆台上有龙凤喜烛……

房中间,丰神绝世的叶其昌,笑吟吟地背手屹立,笑容真有令少女们心荡的魔力。

“你是我的新娘/叶其昌温柔的声音十分悦耳:“我等了 you 一生一世。”

“哗!你胡说些什么?”她大怒:“新娘?简直荒天下之大稽,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我们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见你的大头鬼!这叫认识吗?别笑死人了,我认识的阿猫阿狗多得很呢!”葛春燕泼辣的性格爆发了:“见一次面就想要我做新娘,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这种荒谬的事。你去死好了!”

“你早晚会做新娘的。”叶其昌笑意更浓了。

“不关你的事 /

“我会让你认识我，喜欢我。”

“你为何不去死？”

“喂！小美人……”

“闭嘴！”

“那就叫你小燕子。”

“闭嘴闭嘴闭嘴、卜她暴跳如雷：“不许你叫我小燕子，不许！”

“桂星寒就能叫尸

“那是当然，我喜欢。”

“你就不喜欢我？我那一点比不上桂星寒？”

她顽皮地装腔作势，扭头左看看右看看，像是审视宠物，不时做鬼脸，撇撇嘴，表示不满意。

“我看你嘛，倒还像个人样。”她摆出者气横秋气派：“不过

……不过……”

“不过怎样？”

“我有四位兄长，每一位兄长的人才风标，都比你强三倍，你哪能比？”

“至少比桂星寒高三品。”

“你少做梦了，你只是一个绣花枕头，或者花缎子盖着的鸡笼，外面好看里面空空。大寒像兄长一样爱护我，我要他带我遍游天下名胜，见识见识英雄好汉，经历一些值得老来回忆的事。”

“你会做他的新娘吗？”

她突然愣住了，低头沉思。

“怎么？舌头被老鼠咬断了？”叶其昌催促她…

“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她一挺酥胸：“我年纪还小：，也许也许我会认真去想。”

“你不能做他的新娘。”叶其昌沉声说。

“你见鬼！我并没说要做他的新娘，就是想做，也不关你的事。”灿。“你连想都不要想。你想，我就宰了他。

“你敢？”

“敢不敢立可分晓，我这就去宰他 / 叶其昌脸色难看，转身佯击。

“站住！不许你去找他。”她沉喝。

“我要刺他百十剑。”

剑向前一拂，挡住去路。

“不要逼我杀你。”她沉声说。

“你配说这种话责 1 开；

“拔剑！”她咬牙说：“我会杀死你。”

“为了他而杀我？”

“不错，除非你不要管我们的事。”

“我管定了，你一定要做我的新娘。”

“所以你一定死，拔剑。！”

叶其昌冷笑一声，拔剑出鞘。

一声娇叱，她毫不迟疑进招，臭天神剑绝招像长江大河滚滚而出，攻势之猛烈空前绝后。

、她对自己的剑术极具自信，勇气与信心超人一等，狂攻百十剑，把叶其昌逼得手忙脚乱，满室游走，险象环生，似已失去还手之力。

连桂星寒也称赞她的剑术了不起，在意识中她信心十足，把吴天神剑发挥得淋漓尽致，无畏无惧勇往直前。

可是，每一剑皆差那么一点点后劲，无法一击中的，那一点后劲就是爆发不出来，

一连三剑)把叶其昌逼近妆台。

机会来了，抓住了致命一击的机会。

剑刚发，烛台的龙凤花烛，烛花突然爆裂，火星像焰火般爆散。

那面径尺大的铜镜中，飞出发如飞蓬，豹头虎爪的西王母，巨爪一伸，立即涨大十倍。

“我完了！”她的剑被抓住了。

“大……寒……”她竭力尖叫，巨爪搭落在她的胸口，立即失去知觉。

拿‘吴世二十名男女，安顿在另一座跨院。方世杰十回个人，也住在一座三面有房的院子。

有两位老仆两位仆妇，替他们张罗食物。夜已深，这些人不便察看这座江南式的别业，到底有多少房舍，形势如何。

总之，这是一座占地甚广，富贵人家所建造的别业，建在应种地方未免不寻常。

“吴世是老江湖，二看便心中犯疑。

跨院的小花厅十分华丽，明窗净几一尘不染。吴世缠住了主人叶其昌，有意探口风。

相陪的是明艳照人，已换了淑女衫裙的李凤。现在，她不认李凤 Jq 吴凤，是吴世的妹妹。

一位侍女泡来一壶龙井本山茶，异香扑鼻。这种茶产自西阗，在杭州一两银子，也买不到一两真品，比吃银子还要贵。

“封公子。”吴世的话十分客气有礼：“我们在追寻一男两女，他们有坐骑，连夜走这条路南行。公子伉俪在道中散步，可曾见过这三人三骑？”

“两院客院，住了几个天黑后投宿的人。”叶其昌神色泰然自若，语气豪爽：“好像没有一男两女同行，全是男的。吴爷，会下会是女扮男装？”

“应该不会。哦！投宿的是些什么人？”

有一个自称什么擒龙客崔公权，胡大海，还有两个叫公矚方良和杨超。”叶其昌记性不差，神色丝毫不变：“都是从项城来的，而且都携有刀剑。舍下曾经请过一些护院，对武朋友小有认识。也只有你们这种人，才有胆量走夜路。”

“哦！在下听说过擒龙客这个人。这人脾气很不好，武功却是超拔的名家。”吴世脸色微变，似乎对擒龙客颇有顾忌：“那个叫胡大海的人，是他的得意门徒。师徒俩在江湖鬼混，封处打抽丰，一言不合，会把对方打得半死，稍不如意，就会揭穿别人的秘密。只有这四个人？”

“今晚是特殊，两三年来，很少看到一两个走夜路而需要投宿的人呢！

“封公子的别业，采用江南格局。”没有可疑的人投宿，吴世话锋一转：“但不知尊府的长辈，在何处得意？要维持尊府的局面，非亿万富豪莫办。”

“家父封公旭升，曾经在江西有一份基业，确也是亿万肾豪。、家父本籍是丹阳，丹阳封家是颇有名气的。这座别业，是二十余年前购自本城富豪叶

家，斥资十万两纹银，改建成江南风貌的格局 /

吴世的脸色大变，李凤也流露惊容。

“封公子知道南昌的天师李自然？”吴世的嗓音也变了。

“他是家父的方外知交。”

“有个叫林华的人……”

“百变金刚林华吗？他是家父的拜兄。”

“那么，令尊是江西宁府四先锋之一，神剑天王封旭升了 /

“正是家父。”

吴世几乎落杯，自负的神态一扫而空。

廿年前江西宁王定濂兴兵造反，百变金刚林华，是招降庐山贼与郡阳盗群的勇将，改任密谍首领潜伏京师，功业彪炳剑下无敌。

神剑天王封旭升道术通玄，与号称天师的大法师李自然，可能是同门师兄弟，是宁府四先锋大将之一，真正的剑下无敌勇将。

宁王兵发南京，半途获报，知道王阳明（守仁）从赣南发兵，攻他的老巢南昌，便采用最笨的下策，不取南京而回兵救南昌。

兵自安庆撤回时，知府张文锦的敢死队，用火箭攻击宁王的先锋船队，毁船四百艘，宁府先锋军全军覆没，四大先锋无一生还。

封其昌口称“家父”，可知神剑天王封旭升，并没死在安庆血战中，从火海中逃出，借死遁世，跑到这里隐居纳福。

龙虎大天师在陕西举兵事败，其间仅相隔七年而已。

有神剑天王在这里，就算有龙虎大天师在，也不敢在此地级野。吴世天胆，也不敢在封其昌面前充人样。不论是武功或以，龙虎大天师哪敢在神剑天王面前放肆？那简直是班门弄斧、巫见大巫。

“一令尊一向可好？”吴世居然坐正身躯。

（托福，依然龙马精神，但已不再过问外事，对打江山夺社稷故事毫无兴趣啦！龙虎大天师听说有东山再起的打算，准行得怎样了

吴世心中更惊，对方定然已经知道他的来历了。据说天师李自然与神剑天王，皆有未卜先知的神通，能呼风唤雨，移山瞩目。

23

“根基仍然不稳。”吴世含糊其词：“这十余年来，真正可用的人才并不多，一些愚夫愚妇再多也没有用，必须罗致一些有号召力的人助势。封公子，令尊不至于真的没有再造乾坤的打算？”

“诚如阁下所说，没有人才呀！”

“以令尊的号召力，东山再起该无困难。”

“吴兄是否有意联乎结盼”

吴世心中一紧，暗自警惕。

龙虎大天师在陕西造反，位于边地很少引人注意，不旋扈便被剿平，身入天牢待决。而宁王在江西起兵，直扑南京天下精华地区，因此轰动天下，全国吕然，军威比龙虎大无师盛十倍百倍。

一旦双方联手结盟，龙虎大无师除了听命接受驱策之外。

别无他途，这种盟还能结？到底谁替谁打天下？简直开玩笑！

“我说过；我们的根基否够？吴世不得不敷衍：一兹事体大，这得向家父宴明）我作不了主。令尊这里。是否已掇腮了田府憎势云，”

“我们的根基不在这里。兄台不姓吴了

“在下李大仁。”

“失敬失敬，原来兄台就是贵教的大少主、李兄，能否替兄弟引见令尊？”

“这……家父目下在四川。这样好不好？在下即派人入川，转达贵方的意见，先保持联系，尔后再从长计议，封兄意下如何。

“好，一言为定。”叶其昌当然明白这是敷衍的话，话锋一猜：一李兄所要追的一男两女，是何来路？也许兄弟能帮得上忙；这里是项城，甚至南京颖川，都是兄弟的势力范围，希望为李兄效劳。！

“是一个姓桂的小辈）他与舍妹有一段解不开的结。李大弦不愿多说，反正人不在此地。

“情结？”叶其昌盯着李凤微笑。

“男女之间，情与仇经常会混淆不清的乙”李凤落落大方，汤然一笑媚态横生。

“对，情与仇都很难处理。”叶其昌整衣而起：“夜已深，贤渊安歇，明早再聆教益，晚安。”

送走了叶其昌，兄妹俩相对发怔。

“明天得早些走。李大仁低声说。

“何不借他一臂之力？”

“日后脱得了身？”

这……

“咱们的人，愿意做他们的马前卒欧：江山谁不想要）这以而呈忠厚。

心存娜，是属于被得渊劝这目的不择手

他有逼我们听命于他的歹毒意头）快通知M人，们要如6提防。

“晤！真得小心提防。我怀疑……”

“怀疑什么？”

“全宅已布了六丁六甲。”李凤郑重他说。

“我们查查看。”李大仁惊然而惊。

双方都摆明了需要人才，这就有了利害冲突。

大少主李大仁，在弥勒教地位极高，道术与武功皆超尘拔俗，居然亲自出马，带了二十余名高手男女，追逐一男两女，可知被追逐的人，必定是更超拔更强劲的人才，值得争取的高手中的绝顶高手。

假使李大仁聪明，采用积极合作的手段，进一步表示洽商合作结盟的态度，局面必定改观。可惜他不够聪明圆滑，没能通过叶其昌的试探。

李大仁勇悍有余，思虑却欠厨，从他一味追杀桂星寒的迷信武力表现，便知道他不是一个胸有城府，可独当一面的将才，与深藏不露的叶其昌相较，明显地在智谋才华方面差了一段距离。

身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他有身在虎穴的感觉。无论是帮派会或黑道

组合，互相吞并似是家常便饭的定律，只要有会，必定吞掉对方以壮大自己。

李大仁在陈州，不敢反脸胁迫括勇，就因为潘勇声称是四府义军的总指挥，真正的地方大龙头，是准备造反的争江山英雄，反脸邱会有好结果？

渣的结果更令他心惊胆跳，整座丹阳别业，处处没有禁制，内部还有机关埋伏，简直是一座极端诡谲莫测，一旦发动禁制便与世隔绝的绝域，扬州绝域，可能是对外的警告示意。

他立即去找方世杰示警。两害相权取其轻；情势不妙，他必须暂时与锦衣卫联手，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实力，让叶其昌不贮轻举妄动。

方世杰吃惊的程度，比他更甚，反应更是激烈，立即备战“严防意外，气氛一紧。

午夜一过，整座丹阳别业，皆笼罩在缥缈的淡雾中，有如置身在云雾里。

几座楼台不时出现奇怪的闪光，忽明忽灭像鬼火。

另一座院子客房，住了擒龙客师徒，公冶方良、杨超。只有期怔糊之豪，才敢无所顾忌赶夜路；

擒龙客崔公权，确是江湖上神憎鬼厌的名宿，一个非黑非泊，以敲诈勒索大豪大霸，天不怕地不怕的天下凶人之一。

接待他们四人食宿，负责安顿他们的老仆，自称封忠，年稚花甲有点老态龙钟，看不出任何异处，怎么看也像一个终年勤碌的仆人。

但当一切停当，食罢洗漱之后，在小厅泡了一壶茶待客尽时，言行就完全变了。

替四位客人斟茶，封忠自己也斟了一杯，不再客气，也在桌下首主位坐下。

“制爷久走江溜，在江湖享誉四十年，声威依旧，依然在江湖得意，”封忠先奉承一番，口气完全不是一个仆人：“想必以多识广，熟悉江湖典故武林秘辛。”

“好说好说，老夫就凭这点本钱，在江湖上逍遥自在的。

犯龙客心中颇感诧异，但还没在意：“不tt'A老了，不得不知趣

地认老，江湖是年轻人的天下，再恋栈早晚会埋骨沟渠的，所以老夫带了门人历练一些时日，不久便将返回故里蹈光隐晦了”

“呵呵！崔爷恐怕不会如意呢！封忠皮笑肉不笑，盯着擒龙客的目光令人莫测高深~

“怎么说？”擒龙客不在意地信口问。

“崔爷曾经看清门外碑柱上的字了。...

“不错。”

“崔爷可知道扬州绝域四字中，绝域两字的意义吗？下崔封的老眼中，突然放射出阴森的光芒，先前的昏花老眼，已经不存在了。

“你告诉我，好吗？”擒龙客突然心生警兆，感到汗毛森立。

“意义与字面一样，非常简单。扬州是此地的古地名，源自东魏天平二年。绝域，也就是死境，呵呵！老仆说得够明白吗子”

“老夫仍然不明白。”

“好，说明白些。除非是叶封两家主人请来的贵宾，光临本别业的人，必定绝命于此，从此在人间消失。不过，也有例外。”

擒龙客四个人，同时变色而起。

c 有何例外？擒龙客左手一伸，扣住了封忠的右肩井，大拇指楔入肩井穴，牢牢地制住了。

“具有奇技异能，名号响亮或者人缘甚佳的人，只要愿意敌血盟誓替敝主人效忠，就可以活命 / 崔忠毫不在意穴道被制，泰然自若阴笑依旧。

“如果不呢？”

死！”

贵主人是何来路？”

移广甥主人姓封，女主人姓叶。其他，老仆不可能告诉你们。”

“你非说不可。”擒龙客厉声说。

严仑如果不呢 崔忠仿对方的口吻，维妙维肖腔调几可乱

“你先死！”

“不见得。”

崔忠的右手一拂，显然穴道并没被制住。

擒龙客哎了一声、飞退丈外几乎仰面摔倒；

胡大海警觉地虎跳而起，伸手拔剑。

咱们走了眼，混蛋！”叫公冶方良的人，剑先一刹那出鞘，一剑向崔忠挥去，先下手为强。

“跪下！”崔公站起沉叱，右手食中两指一伸。

枣) 公冶方良真听话、收劲丢剑跪伏如羊。

“叫杨超的人，已经摇摇晃晃在一旁躺下了。

胡大海的剑刚举起，便向前一栽。

擒龙客的打狗棍不在身边，惊怒地拔剑，剑刚拔出一半，必大双目，像是见了鬼，向前面一无所有的上空狂叫一沁 0 浑身战抖向下挫倒。

= 定看到了令他丧胆的景物，所以惊吓过度精神崩溃夕，被幻剑飞卫剑人胸口，一个被西王母的巨爪所抓住，归惊病欲绝，被死亡所震慑？

姑娘发出绝望痛苦的惊”本能地扭动为生命而挣

飞天夜叉猛然一震，发觉身躯被一条坚强的手臂所抱住。

“醒一醒，醒一醒，静下来……”耳中听到桂星寒焦的的声音，在耳畔轰鸣。

她倏然惊醒，停止挣扎，发觉自己被抱压住，浑身已被大汗所湿透，双手握拳抓得紧紧的，掌心全是汗水，浑身肌肉仍在绷紧。

“大??...?寒……”她虚脱地叫。

“你在做恶梦，别怕，别怕。”桂星寒放了她，转向另一边尖叫刚止的葛春燕，拍打着脸颊叫：“醒一醒，恶梦醒了，小燕子，小燕子……”

= “

“我……) 葛春燕挣扎欲起、但起不了，小燕子三个字，让她猛然苏醒。

“你在做恶梦，好了。”

桂星寒放了她俩，急急跳下床) 房中漆黑、隐隐可听到各种奇奇怪怪的声浪。

“赶快准备走，行囊也背上。”黑暗中传来桂星寒沉着稳定，极具权威的声音：“不论发生任何事，看到听到些什么异象，记住我的话，默运辟邪心

法的控制心神技巧乙叫切有我，我应付得了。？

背起行囊，剑也系在背上：两位姑娘被桂星寒稳定沉着的话所鼓舞，必中大定。

桂星寒的马包式行囊最大，但不妨碍行动。

“我领先，小冷断后。”他面授机宜 / 小冷，我知道你的引力术火候相当精纯。” = “我颇有心得。”飞天夜叉大为兴奋，她对桂星寒的称赞十分敏感。

从囚面八方与上方及体，但压力都不大，及体时只觉浑矜冷，毛发森立。

霍摹不久，眼前出现隐约的流动光影，癸勃俩不断默运心法，仍感到心中惶乱，昏眩感间歇性侵调有时似乎意识空洞洞，平空生出无依的愁绪。有时贝！昏然矚，倦极欲眠。

佳星寒不断用触摸，用奇怪的声音，提醒她们不要怕，不部递踩看到与听到的异象。

磅岁可以看到光亮了，是一盏发出膝脆幽光的红灯笼，在微风扔轻款摆，光影膝脆。

伏下 / 桂星寒将她俩按下：“无论出 Tffnu 事，切记不要笨起。”

“你……”飞天夜叉抓住了他。

“这一关 :) 过不可，这里是唯一的生队”桂星寒语气坚定自信：“我一定可以过。如果我过不了，就无法保护你们了，所以我一定要过，必须过。”
放开我，小??...?冷 l...??”

他向前一窜，倏忽而没，行囊却留在原地。

她俩这才发觉，处身在一处花台下，左侧后方是一座房舍，右侧后方是一条长廊。

前面，是绿草如茵的一块草地，草地对面是一排平房。左前方，则是一栋有几星绿光闪烁的高楼。那盏红灯笼，挂在草坪边缘的灯柱上。

这一带，是唯一没有烟雾的地方。

片刻，又片刻。她俩的心，跳的速度愈跳愈快，湿透了紧身衣裤，轻微风一吹，好冷。

几团绿火急速地从草地上升起，开始旋舞，各种奇异的声浪，愈传愈近。

一阵寒颤从脊梁向全身扩张，汗毛根根直竖。

“林……姐...?? :(葛春燕的声音全变了~

“不要说话，默运心诀。”飞天夜叉挽住了她，给她力量。

“信任大寒，好吗尸

“我……我信任他。”

“他知道，他死，我们也死，所以他会全力以赴，他有保护我们的意志与信心。我愿把我的生命交到他手中，你呢？”

“你的问题真好笑，”葛春燕镇定下来了：“我敢打赌，我们都可以活着走出这处绝域。

火光一闪，囚盏气死凤灯笼从草坪囚周升起八尺高，血红色的光芒；令视觉更为清晰。

草坪中央白影幻现，剑的光剖鬪色的。

是一个白衣白裙的美丽女人摘手高举七垦剑痰手是一条三尺长雪白纱中，腰间有大型 6tr / ‘宝乾坤袋，梳了宫舍，珠翠满头，访佛，口仙姬临

凡，浑身似乎有一圈灵光散发，风华绝代，壮严端丽高不可攀。

一眨眼，桂星寒也突然幻现。

他幻现的姿势很怪，屹立在白衣女郎对面三丈左右，像个寸字，左手平伸，右手的天斩邪刀也平举伸直，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像一座山般屹立不动。

这样举刀，支持不了片刻的。但他的手坚定如铸，刀的重量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你很了不起。”白衣女郎发，声如银铃极为悦耳动听。

“夸奖夸奖。”

“你精通八门金锁天网大阵。

“稍有涉猎，因此浪费了不少工夫 /

“你比那些 AiM 一百倍，他们没有一个人敢突围求生。

“姑娘所说的人是谁？

“追你们的人

“哦：他们追到 T？我和两位小妹，是规规矩矩请求

投宿的，对贵宝宅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无礼冒犯的地方，何昔相逼？请放我一马，感激不尽。”

这里是绝域，你们不该闯来。

“不知者不罪，请姑娘高抬贵手。”

“你们只有一条路可走。”

“姑娘请指示明路。”

“敌血为盟，向我们死心塌地效忠。”

“你们是……”

“你没有问的必要。”

“软……”

阁下，你是二十年来，唯一能冲破裂魂炼狱的人，也是唯一能游走八门金锁天网魔境的人。因此，我们十分珍惜你，你将受菱、重用，名利权势美女金珠，任由你尽情享受，希望你不要错过机会了。”

抱歉，我天斩邪刀只是一个浪迹天涯，胸无大志的游客，名利权势，美女金珠，对我没有吸；! 力，我也不可能带着这些玩意遨游天下。 贵姓芳名？刀；位幻剑飞卫是你 (i] 的什么人？ ”

“我姓封，封飞琼。幻剑飞卫是我的二嫂，封其昌是我二哥。他不姓叶，叶是家母的姓。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你是唯一能让我说这些话的人。”

“在下深感荣幸，封姑娘，请放我们一马。...

“我也很抱歉。你们三个人，必须向我们效忠归附。桂兄，我以至诚邀请你，我相信你我会成为最要好的朋友。以你的智慧，加上我的才华，共同参研天玄地秘真谛，很可能合籍双修得成正果呢！”

“谢谢你看得起我，可惜我自感形秽，天生庸才没有野心，烂泥糊不上墙。姑娘，真不要放我们一马？”桂星寒语气渐变，出现轻松的神情。

“你必须……”

“我必须带了两位小妹离开。”

“你算了吧！她们不是你的小妹，而是……而是……”

“不骗你。不管你怎么想，我和她们跌患难，甚至同生死的朋友，我把她们看成 J、妹，我本来就比她们年长几岁。封姑娘请让路好不好？”

不行。除非 ...’除非你也把我看成小妹。”封飞琼坚决他说。

“老天爷，我这两个 J、妹俏皮捣蛋，已经够头疼了，再加你一个……不，我宁可去跳河 /

“你……”

“让路，封姑娘，我不想砍你一刀。你是个大美人，砍了未免暴殄天物。”

“你这该死的贼囚！胆敢侮辱我……”

“你是自取其辱。”了声娇叱，封飞琼护身的灵火闪动，纤手的纱中一拂，数道金芒破空疾射。

“桂星寒马步一拉，左手捏诀连拂三蚤，七道金芒突然回头反飞，风雷声乍起。

舞剑动，光华满天，白影在七道飞旋的金芒中起舞，一亨一红色的电光从乾坤袋中，穿越金芒天矫飞腾，一声怪响，毗飞散）每一颗火星，幻化为一位天神，或者一头怪兽，凌空忿降。

第一道金芒被纱中击洗没人地中剧击中第二矗，一迸瞅。LRHBIRA 可以看出，封飞琼被自己所发，却又回头反飞勺七道金芒，闹了个手忙脚乱。

手忙脚乱中，依然用乾坤袋的法宝攻击；

一声长啸，天斩邪刀幻发耀耀光华，桂星寒的身影却不见光华向前飞射。

= 天神怪兽在长啸声中，已纷纷飘落，隐浚。

“两位姑娘的确没看到桂星寒的身影，只看到天斩邪刀所幻化的光华向封飞琼扑去。

她俩真惊得心胆俱寒，满天异物，各种光华，各种声浪，根本无法分辨，似乎天在动，地在摇，如果不是趴伏在地，不被吓倒才是怪事。

最后，她俩什么也分不清了，整个草坪成了天地混沌，已非莽莽人世间。

最后她们所看到的是，眩光急剧的闪烁，怪异的爆震绵绵，然后突然万籁无声。

两人倒抽了一口凉气，有筋疲力尽的感觉。

“身后，两个戴了厉鬼面具的人，两把刀指向她俩的背心，不让她们爬起来。

草坪四周，也有八个戴鬼面的人。

中央，桂星寒左手扣住了封飞琼的右手脉门，七星剑已掉落草中。。

桂星寒的天斩邪刀，斜搁在封飞琼的颈侧。

八个戴鬼面具的人，投鼠忌器不敢冲上抢救。

“叫他们走，好吗？”桂星寒呼吸不稳，但说话的口气仍然轻松。

“如果我不呢？”封飞琼咬着下唇，浑身汗透，白衣裙一湿，曲线玲球真够瞧的。

“我会要他们好看。”

“你试试看？哼又”

“真要我试？、

“当然。”

“娥你这条罗裙该洗了，我帮你脱……”

“淬！该死的你……”

“他们敢不走吗？、

封飞琼飞脚便踢，不理睬搁在颈上的刀。

桂星寒一扭身涟胸挟背把她抱住，收了刀，毫不客气在粉腿上捏了一把，她尖叫起来。

“哎……你……你敢杀我？”

“大概敢。你是这里的千金 J、姐，我不信你的命，比我这不值钱的流 lat1 更不值钱，要不要打赌？赌你一定输。”

“该死的！你的命值一百万金珠

你自：可以出去，我讨厌你，不带。

箕叩他一脚，J、叩踏中他的右脚面、

J、气鬼，乘机扳本不吃亏呢，脚被你踏扁啦。

要你背我走。

“你去死吧！走

两位姑娘过来了，飞天夜叉看得牙痒痒地。

这哪是死仇大敌？简直就在打情骂俏。

没有坐骑，只好靠两条腿了。

一口气逃出十里外，已是破晓时分。~~

“不能走大道 / 桂星寒脚下一慢：“又多了一批强敌，他们会循大路穷追，把我们追得上天无路，吃定我们了。”

“你打算怎么办？拼了？”飞天夜叉问。

“拼？别说傻话了，蚁多咬死象，我可不想被他们剁成肉酱。先找小路，再找村民间去向。”

前面有 = 条岔道，向右伸，比大道小不了多少，可以看到车辙。

见路便走，哪管路通向何处？这叫做慌不择路，在人地生疏处逃亡，真不是愉快的事。

又走了十余里，路一分为二，仍然没看到村庄，望眼全是树林或旷野，可知愈走愈偏僻，再埋头急走，可能会迷失在这一带的荒野里。

“该死！这地方的人，怎么这么懒？岔路该竖路碑的呀！”桂星寒喃喃着埋怨。

“这地方哪来的石头？”葛春燕一点也不着急，反正桂星寒、会带她们走。往何处走，无关宏旨。~

“总该用木制将军箭是不是？”

“大寒哥，你何不向本地的人建议？”飞天夜叉心情也开朗，有谈笑的心情了。~

其实她是有心人，比葛春燕会用心机，不着痕迹地改了称呼，甚至脸都不红。“

桂星寒对封飞琼说，她和葛春燕是 J、妹，顺理成章力吐一个亲昵的哥字，也是理所当然。

“建议？我揍他”卜顿。”桂星寒没留意称呼上的变化，往

枷的路走：“最近的）捕必须负责，连县太爷也要负责、

你发起牢骚来了，罕见呢。”葛台燕赶前两步，突然脸一

红：“昨晚我和林姐，肿惊慌，怎么可能二上床就睡着了？…

“而且恶梦连连，真受不了。”飞天夜叉也脸一红，想起夜中的情景。

她宁可死在桂星寒的刀下，那口才脑乙态代表甚么意义档

然另；一刀她不可能架住，她也不想架住。

幻立！飞卫逼她杀桂星寒，简直岂有此理。

“那些臣睦，窗花是新贴上去的，花纸用一种可以令人精神迷乱的药浸透的，慢慢化为气体泄放出来。另一些法器和神甲溃的药物，藏在墙内从砖缝释出，太过技巧，所以我”查出可疑事物。...

“你不怕？”

“这一类药物，性质都差T\T多少，刃附是所谓裂魂炼狱。发觉有异，可来不及了。为了助你们度过难关，我无法分巨击。真奇怪，这家人到底是何来路？有机会我真得进一步、长查，以免日后上当。”

“谢谢你如此关切我们，大寒哥，”飞天夜叉激情地抱住他的虎腰，将脸紧贴在他的肩后背上。

她知道自己在流泪，欢喜得流泪。

“大寒哥。葛春燕也信口改了称呼，挽住他另一条手膀，声音抖动：‘我真希望你能答应妖女的条件，我和林姐算不了其次.....’”

你两个”厂头都给我闭嘴。”桂星寒苦笑：“就算他们捧我做皇帝，我也不会答应为他们效忠。你们就会钻牛角尖，不会往好处想吗？喂！你们没感到奇怪吗？”

“奇怪什么呀？”飞天夜叉躲在他后面问。

“我们怎么如此倒楣？摆脱不了他们的追踪，已经够衰了，再不断碰上更强更霸道的人暗算狙击，简直是雪上加霜。这些意外实在没道理，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们，没有任何利害冲突，为甚么？”

“一定是我们三人都在走霉运，一定。”葛春燕拍拍自己的脑袋。‘你看我？一出门就祸事接二连三。第一次出门替张家办事，就碰上最不好惹的弥勒教妖人干预，接着是下连串的逃命??...?’”

“你少废话，我们并非真的在逃命呀！”飞天夜叉抢着说：幼口果真的是在走霉运，可能是我带来的。听说，手风正旺的人临时改行，就会转盛入衰，可能一背三年。至于何时可以时来运转，得看老天爷的脸色了。”

“勾副门走远些，就可时来运转。”桂星寒脚下一紧：勾副门辛苦些，尽量避免与人接触，我不信他们真有洞烛未来的神通，能动用天兵天将，差使城隍鬼卒，追踪得下准万确。赶两步 /

避免与人接触，这是逃亡者的金科玉律。追踪的人就没有线索可查，只能凭经验猜狷！逃亡者的去向，因此成功率不大，浪费时日，可能永远失去逃亡者的踪迹了。

龙虎大天师有三个JL子，以及不少义子义女。

他到底有多少子女，恐怕连他的亲生子女也弄不清。

他的三个夕)界所知的JL子、叫大仁大义大礼。这三个儿子zphi以为世Apff知，是因为这三个JL子同时被捕D^A天牢，同样在天牢二进三出，最后一次出狱，从此父子四人便失去踪迹。

锦衣卫中有他”)父子四人的底案，但从此不再追究而束之高阁。此中秘辛，只有嘉靖皇帝，以及几个相关的文武佞臣知道。

总之，这件轰动天下，导致四五十位大臣抄家杀头，一直就由皇帝本人操纵的真假李福达大案，就此T\TT之，没有人再敢提及了。

锦衣卫的高阶层人士，当然心知肚明，即使知道某些人是弥勒教妖人，

也不加过问装聋作哑。

方世杰的十四个人，半然不会与吴用这些人正面冲突，彼此保持微妙的相安局面，也保持必要的戒除：)发生严重的利害冲突，不然谁也不想打破这种微妙局面。

这次如不是李凤处理不当，杀了锦衣卫几个人，双方决不会反脸成仇。

锦衣平的人也抓不住确证，无法证实李凤的身份，也就无去真正反脸兴师问罪，只能退一步不相往来。

李凤这次与吴世（大少主李大仁）走在一起，但她已经隐会李凤面目，因此方世杰这些锦衣卫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她就是李凤。

其实方世杰、冷剑天曹、陈百户，甚至桂星寒，都曾经在新郑县衙见过李凤的真面目。这女人的化妆易容术，的确十分高明。

不相往来的局面，终于在丹阳别业被打破了。

李大仁知道情势危急，立即与方世杰商量对策，将丹阳别业主人的身份说出，晓以利害，双方终于同仇敌忾，捐弃成见正式携手合作同渡难关。

李大仁的妖术道行颇高，甘余名弟子都是可派用场的高手，加上锦衣卫十四个武功超绝，勇悍绝伦的侍卫，实力空前强大。

双方的人同心协力，由李大仁主持布阵，把住宿的客院布成金城汤池，据险死守等候天亮。

如果没有李大仁指挥，方世杰势必突围，很可能死伤惨重，李大仁也将受到牵连而损兵折将。

已经知道有警，客院所设的禁制，难不倒李大仁李凤兄妹，一一加以破解，毒物也无法造成伤害，内部威胁消除，外面封家的人也就不敢贸然发起攻击。

天终于亮了，防守的人磨拳擦掌准备突围。

封其昌出现在院子里，不知是从何处进来的，依然是书生打扮，佩了剑。

李大仁却改了装束，披发仗剑以法师面目出现。

“你们要走了吗？”封其昌笑吟吟似无敌意）

“只要能出去一个人。”李大仁冷冷一笑：“阁下该知道后果。”

“问题是，不可能出去一个人。”

“不见得，姓封的。再说，我们后续的人，将会将这方圆百里内，每一头狐鼠搜出来。丹阳别业虽说是了不起的绝域，决难抵挡兵马的扫荡。”

方世杰也出来，穿劲装外披软甲，威风凛凛，生死关头他表现得很出色。

“咱们这些人如果失踪，陈州卫的兵马朝发夕至。”方世杰声如沉雷：“阁下一自份JT\管尊府的事，尊驾最好不要妨碍咱们捉拿钦犯的公务，不要逼咱们采取玉石俱焚的行动。,,

“你放一百个心，兵马到此地来，找不到可疑事物，找不到ffrt0踪迹。既没有人看见你们经过这里，也没有fff1n物品留下让你侃)的人追查。这里有最为秘密的地方，处理失踪的东西，刀剑皆熔化成铁块，人马骨肉成灰。李大少主是行家，他有处理这种事的丰富经验。好吧！你们准备突围吧！

声落，突然人化轻烟摹尔消失。

李大仁见怪不怪，仅脸色大变。1

方世杰目定口呆，浑身毛发耸立。

“这家伙真是可幻化的妖怪？”方世杰脸色泛火，语音走了

样：“谁禁得起这种人一击？...”

“咱们用火攻。”李大仁毕竟是曾经带兵，亲自冲锋陷阵的人，天生称雄道霸的料，杀人放火经验丰富：“至少可以火化了这鬼绝域，破釜沉舟和他们拼了。”

他们身在别业内，从内部放火并非难事。

“且慢。”方世杰却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最好再和他们谈谈，目下他们并没发动，咱们毕竟是客人，客人先动手显然‘理亏。’”

“没有甚么好谈的了，阁下。”李大仁沉声说：“难道你想向他们屈辱地投降？”

“锦衣卫的人，还没学过投降两字呢！在下认为，没有必要多树强敌，能和平解决皆大欢喜，不然就玉石俱焚。再谈不拢，再放火从一处方向突围，应该可以杀出一条生路，十之三四定可脱身。”

“好，再和他们谈谈 / 李大仁并不想死掉十之七八，当然希望能和平解决。

“姓封的。”方世杰大叫：“咱们离开贵地，走了不可能再回来，忘了所发生的事，好来好去不伤和气，双方没有必要仇连怨结，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仇敌好，是吗？”

仰自们不曾损伤贵别庄一草一木，算起来却是神交的志同道合朋友，犯得着互相残害吗？”李大仁也阐明利害：“为敌为友，在你一念之间。...”

封其昌出现在院门口，似笑非笑。

1 己住你们的承诺：走了就不再回来、”封其昌定然知道利害所在，更知道不可能在对方放火突围时，能把所有的人留下，所以态度软化。

娜自们不可能口来。”李大仁心中一宽：“而且忘了这里所发生的事。”

“好，你们可以准备走了。”

“咱们深领盛情。”

“尽快离开。”封其昌一挥手，倏然不见。

离开丹阳别业，已是已牌初的事了。

为了防备封家的人在途中弄鬼，方世杰十四个人，正式与弥勒教的二十四个人联手，三十八匹健马急急忙忙南下，沿途级

无暇 rtufi 桂星寒三 A 骑，去向，也打听不出任何消息触撰厂知道桂“寒“”遇，更不知道桂星寒也在丹阳

桂星寒与两位姑娘的坐骑都丢了，沿途怎能获得三人三骑的消息？

以后一段时日，成了盲人瞎马。但他们仍然掌握桂星寒的主动向：荆州的荆山。

这是银扇勾魂客从新郑枷 6 的风声，请朋友”留意九灵丹士的下落，据 1AiL 灵丹士曾经出现在荆山。

这是他订：所获的唯一线索，也只能凭这点线索估计桂星寒的行动。

失去桂星寒的行踪，他”妍没灰也锦衣】徇用官方的势力，弥勒教利用江湖组织，公私两面双管齐下，誓获桂星寒而甘心。

桂星寒远离要道，潜行隐伏的策略，应该可以成功地摆脱追踪者，而且深具信心。

当天他们便远出五十里外，已经超越了项城地界，至于到底身在何方，他们也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反正随遇而安，掌握向南的方向，早晚一定可以到达大江，他们有的是时间。

通常他们都会辛苦些，绕村落而过。除非有其必要，不然“不会现身向村民问路。

飞天夜叉穿房入户的本领是第一流的，进入农舍盗取食物，简直是大材小用，牛刀小试。

未牌时分，他们在一座小村的西面小冈上，躲在茂密的树林内，坐在地下进食。

飞天夜叉从村落弄来了不少食物，包括两只大雄鸡，竖了两个三脚架，拾来枯枝生火，把鸡烤得油光水亮，兴高采烈进食。

“喂！你在想甚么？”飞天夜叉用手肘轻碰桂星寒的手臂。

桂星寒啃着一条鸡腿，目光却很遥远，似在沉思，反正表现得有点心神不属。

“哦！我在想，丹阳别业那些人，到底是何来路。”他收回遥远的眼神：“他们这种作法，显然在罗网人才。但网罗人才应该在通都大邑进行，在这种偏僻城镇，大白天也没有) L 个旅客，能网罗至。甚么人才？委实令人百思莫解。

“事实证明，昨晚我”伺时望门投止的，就有九个之多。”飞天夜叉说：“我不知道擒龙客是何方神圣，也不知道幻剑飞卫是何来路，但听绰号和口气，必定是江湖上的高手名家已无疑问。大寒，会不会与四府义军有关？他” = 在累积造反的本铃”

“当然有此可能。”桂星寒的语气并不确定：胆按理推狻！，思源另脏的潘大爷，既然是四府义军的，总指挥，他明大义放手不管我”拗事，就不会再纵使丹阳另恤的人计算我” = 。他有权力控制豫刷府，应该可以完全控制陈“腑的人，对不对？，，

“也许他无法在实质上，完全控制手下的活动。，，

“林姐，你不会在这方面钻牛角尖好不好？”葛春燕在这一夜中，似乎成熟了不少，不再，乙直口“快，说的话也有骨有刺了。

“J、燕，你是指哪一方面？”飞天夜叉反而显得大而化之；也许故意显得大而化之。

“大寒哥想的是那个甚么封飞琼。，，

“是盼”飞天夜叉碰碰桂星寒的手膀，怪腔怪调做鬼脸。

“当然也想到她。”桂星寒但然说：“在想该如何防备她。你知道昨晚抛用甚 / 4te 术对付我？我死过一次了，你” 蜘道吗？”

“我们只知道天地混饨，你是说。 ”

“玄武诛妖大法。江西的守护神，许真君许族阳的遗世绝学之一。他用这种神 lhk 法，专 对付蚊龙与山精木怪，法一施元神驭刃连续攻击，每一击皆以雄丸宫为目标。按我“ = 住处的禁制布置，分明是邪魔外道；而封飞琼所施展的玄武诛妖大法，却又是玄门正宗，她居然把我当成妖魔鬼怪来歼

诛，简直岂有此理。”

一股奇异的气流，在四周弥漫，三丈外的枯枝败叶，突然像被风吹得擦地游走。

两位姑娘第一个反应，便是倚坐在树干上，瞪着惊恐的大眼，手脚失去活动能力，手中的鸡腿鸡翅，掉落在身上，可知连握食物的力量都消失了。

桂星寒一跃而起，天斩邪刀已经出鞘。

一阵银铃似的悦耳轻笑，充满整个树林，听不出声源在何处，似乎每一笑声都是独立的。

天斩邪刀焕发熠熠光华，刀一伸阴风而起，树林中传出簌簌异声，压下了满林轻笑。

蓦地刀光一闪，万籁俱寂。

桂星寒举刀屹立，虎目中异光闪烁。

“晴：你这么凶干什么啦？”对面出现罗衣胜雪，剑垂身侧的封飞琼，媚笑如花，但红葫菠的脸蛋，汗珠洋浑而下，高耸的酥胸起伏急骤。

“离开她们远一点。”桂星寒脸上也有怪怪的笑意：“你距离她们大近了，我不信任你。退！”

两位姑娘倚树而坐，正好与桂星寒封飞琼，形成不等边的三角形顶点，封飞琼稍近两步左右。

封飞琼不但不退，反而向两位姑娘侧移一步。

纤足尚未沾地，刀光如电风雷随之。

侈一声金鸣，封飞琼飞退丈外

桂星寒挡在两位姑娘面前，天斩邪刀发出隐隐啸吟。

“你怎么可能被李大仁追逐得走投无路？”封飞琼大感惊讶：“你的武功与道术，至少比他强两倍。那家伙被酒色掏空了身子，在龙虎大天师的子女中，他是长子，也是最差劲的一个。”

“你说哪一个李大仁？”桂星寒一头雾水：“我不认识化。妖人大多，加上锦衣卫的混蛋一大群，人多势众，我哪能应付得了？”

“我明白了，你有所顾忌。”

“软……”

“你这两位女伴，的确是你的累赘。”

“胡说！她们有能力自保。”

“武功也许不错，但……”

“她们的武功当然不错？而且是超拔的。”

“但在李大仁面前，她们只能任由宰割。”

“李大仁可能躲在山西老巢，有武定侯包庇他。”

“那个叫吴世的人，就是李大仁。”

桂星寒脸色一变，两位姑娘倒抽了一口凉气。

龙虎大天师的长子，居然亲自出马，难怪他们吃惊，按理应该不可能。

“胡说，男陈伙甚至比不上他的几个手下高明。他派在外围暗中活动计算我的一个叫李凤的女人，就比他高明多多。”桂星寒不肯置信：“他名义上是那群妖孽的主事人，其实没有勇气和我真正放手一拼。据我所知，龙虎大天师的三个儿子十分了得，艺自家传青出于蓝，已获白莲会真传……”

于我告诉你，那是弥勒教有意制造出来，掩世人耳目，以便巩固李家权威的漫天大谎。龙虎大天师的三个儿子，除了老三李大礼尚可独当二面之

外，大仁大义的武功与道行，皆比不上其他的义子义女，也没有几个护法高明。他”认多势众，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

“你又来了。”桂星寒大摇其头：“昨晚我已经表明态度，算我怕你好不好？”

“有我在你身边，足以掀起滔天巨浪。

“也会搞得天下大乱。”桂星寒拒绝的态度十分坚决：“谢谢你的好意，我并没掀起滔天巨浪的野心。刀；些人虽然实力庞大，我还应付得了。我希望以后见面，是朋友而：仇敌，请你转回去好不好？”

封飞琼目不转瞬注视着他，眼中有复杂的神情流露 /

“也许，你我无缘。”封飞琼叹了一口气，收剑入鞘：“我相识的地方不对，我年初才返回丹阳别业。如果在江湖上相遇，一定不会这么糟。”

“人海茫茫，能相遇的机缘并不高，说不定命定了的，他方相遇反成仇。”

“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至少，我曾经把你当成可以理喻的人，所以并无敌意，希望能保持朋友的交情。”

“口是心 1 卜。”封飞琼嫣然一笑，走近向两 tt \ ta 娘比手划脚连挥三掌：“冈 \$ 才你提及我曾经用玄武诛妖大法对付你，差一点就咬牙切齿呢！”

桂星寒收了刀，瞥了两位姑娘一眼，两女正活动手脚，满脸狐疑。

“你们被定身法定住了。”桂星寒向两女说：“如果我说你们会择剑向我攻击。你们相信！

“我不知道。”飞天夜叉跳起来：“反正我一直就觉得不可思议，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都可能会发生。封姑娘，我想你真的会定身法。”

‘你听他胡说，那只是控制神意的雕虫小技，他就丝毫不受影响 / 封飞琼热心地加以解释：“道行高的人，可以远在百步外控制对手的心智，即使中间有高楼大厦隔绝。一旦接受控制，可差遣出千里外办事，事不完成，控制不会自解。 ...

“别人能疏解吗？”飞天夜叉傻傻地问。

可以，但得费不少工夫，而且道行必须比施术的人高明，

稍一不慎人就会变成白痴。至于我控制你们的小技，却是无害

。如果你们有些甚么三长两短，他不挥刀要我偿命才是怪

，所以) 我哪敢对你们下重禁制？”

‘不会的，他精得很呢！”飞天夜叉挽住封飞琼喜悦他说：一他知道你对我们没有恶意。我想过了，被那些人穷追千里，实在受够了，这口怨气实在咽不下。封姑娘，如果有你走在一起，

该多好？我们.....”

‘算卜，我很相信一个缘字，但不甘心，所以跟来试试 / 封哦琼拍拍飞天夜叉的肩膀，像个老大姐：“结果，注定了的挽不回来。”

“甚么意思？”

我虽然不能做你们的朋友，但不会再加害你们。”封飞琼

不作正面解释，转向桂星寒：“那些人已经追过项城，犯了追踪，有的大忌，追到前面去了。只要你 fri 细心而有耐心，就可以摆陋他们了。

说完冶笑挥手，翩若惊鸿冉冉远去，像是御风而逝姿态肋飘飘著仙。

“这就是神行初”葛春燕吃惊地瞅 q：“我算是刀，贩开，再也不敢骄傲

自负了。”

眨眼间，封飞琼洁白的身影，已消失在前面的树林里，罗袂飘飘的映像，仍然留在他 f 励意识中，印象 :: 常强烈。

“啤只能支持片刻。”桂星寒说：“但已经足以惊世骇俗了。

愚夫愚妇看到，必定以为是仙女下凡，跪下来膜拜，死，乙塌地奉若神明。”

“大寒哥，你也会吗？”

“隅：在生死关头，我不会棚从前施展。惟星寒的话颇为含蓄：“我就是 tafo 我不同的地方，所以她知道与我无缘。”

“我不懂。”

“她会随时展露所学，以所学来争取权威。而我尽量隐藏我的所宁，紧要关头才用来肉保。所以，她知道我不可能帮助她建立权威，她不宜和一个没有野“乙的人在一起，浪费她的生命。”

“我想，我懂了。”飞天夜叉的悟力，比葛春燕高：“所以，你不喜欢乎做替天行道的女贼。用所学来为：啡歹，有违练武的宗旨和良心。

你如果认为盗取豪霸的财富，去帮甲需要帮助的穷人，首先你自己就看法错误，这与以暴易暴并无不同。你能放弃，我很高兴。”

“我也高兴。哦！你认为封姑娘.....”

“丹阳另皿决不是等闲的避暑度假地方，一定隐藏有令人：‘不寒而栗的阴谋所在。我们如果落入他们手中，这一辈子不会有好日子过了。”

“你如果答应和她合藉双修，岂不.....”

“那就表示我这一辈子，得替他们做马前卒了。好啦好啦！

危险算是过去了，我打算等风声过去之后，再作下一步的打算，你们以为如何？”

“希望封姑娘不要再来了。”葛春燕余悸犹在：“她那种妖兢似的人，紧盯在身旁神出鬼没，想起来就浑身不自在，真会做恶梦。大寒哥，我和林姐听你的，你是男子汉，该你拿定主意 /

“小燕，我们可不能全听他的。”飞天夜叉笑洲了桂星寒一眼：“他甚么事都以我们的安全为念、因 W 的主意，一定畏首畏尾，不会是好主意。”“、、。

“林姐，你有主意？”葛春燕明显地站在飞天夜叉的一边。

“先不要游江南。”飞天夜叉胸有成竹。

“江甫快要到了。林姐。...

“锦衣卫的杂碎，会出动南镇抚司的人对付我们，江南必定大抓特抓钦犯，你受得了？”

飞天夜叉只是想当然的揣测，却不知陈州潘大爷，与甫都甫镇抚司的关系，更不知陆指挥使已出动飞虎营的勇士，暗中支援他们。

“那你的打算.....”

“乘船上湖广。”气

“上湖广？你要干甚么？”桂星寒一怔。

“办你的事。”飞天夜叉得意他说。

“办我的事？”

“去荆山，找九灵丹土。”飞天夜叉正色说：“银扇勾魂客曾经表示九灵丹土不可能在荆山，(H) tT \ 能肯定，所以你心中存疑，依然走上了南阳道。虽说迫于情势，不得不放弃先下江南，陪我” = 到江甫一游，其实心中仍有

牵挂，为人谋而不忠的事耿耿于心。’；

“别胡说……”

“是吗？就算我胡说好了，到荆山 /

“大寒哥，你就依我们一次好不好？”葛春燕用央求的手段下功夫：“不管是否能找到九灵丹士，事了乘船直下江南，为时未晚 OE！ f1p 苦在风声仍紧 H4【@，至！江南做他 tri 的猎物，届时你忙着保护我们，累不累呀？…

一软一硬，而且理由充分，何况他的确忘不了到荆山走一趟的事，为人谋而不忠的感觉耿耿于心。

“好吧！我们到大江雇船。”桂星寒只好同意：佣下些混蛋最好见好即收，再不识趣行凶，哼！”

“只要一上船，他们就找不到我们了。”飞天夜叉毕竟有两年江湖经验，信心十足：“人躲在船上不露面，一走千里，怎么查，放心啦！我相信他们从此之后，不会再打扰我们了。”

“但愿如此。”桂星寒却不怎么乐观。

踏入安庆府地境，已经是五月中旬了，端午节一过，寒衣已经可以收箱入柜了。对在外旅行的人来说，行李的负荷减轻了许多。

他们扮成三兄弟，两位姑娘扮十三四岁少年，只要在脸上略加一些风尘之色，便不需易容了。

安庆是审京最南端的一府，与江西交界。他们尽醜甫走，离开南都愈远愈好。

他们却不知道，皇帝已在四月抄返京都，是从湖广乘船北上的，大江一带，留下不少锦衣卫的人，布下天罗地网等候他”

锦衣卫那些不可一世的骄兵悍将，死了那么多人，怎肯甘休？本来就是掌握无上生死大权的人，赢得输不得，输了就横定了心蛮干到底。

弥勒教更不肯甘休，完全放弃网罗他为羽翼的打算，只有一个李凤，仍然抱着降伏他的念头。

飞天夜叉不像桂星寒那么粗心大意，她一过了庐州，就主持行止，打尖投宿皆小心翼翼预作安排，有条不紊指挥若定，沿途没发生任何意外。

这天申牌初，天色尚早，三人仆仆风尘，踏入安庆府城的集贤门。

要雇船，必须自北至南，贯穿府城到大南门附近投宿。大南门又叫镇海门，城外滨江大街栈埠林立，客店区在西街，要雇船可找客店的伙计设法。

过了行人拥挤的十字街，飞天夜叉不但不向南大街走，反而一拉桂星寒的衣袖，钻入一条小巷。

“咦！不是要到江边雇船吗？”葛春燕大感困惑：“不是说好了吗？趁天色还早，到码头雇了船马上就走，不要在通都大邑多作逗留。”

“江边不能去了。”飞天夜叉咬牙说：“方世杰那混蛋，正带了安庆捎房的人，在码头区伺伏，眼线布在每一家旅舍内守株待兔、

“哪怎么可能？，桂星寒意似不信：“哪有这么巧？你怎么知道的？未卜先知的神仙？”

“晴！你认为我没有几分神通？”飞天夜叉居然有心情访笑：“他来了两天，是从下游乘船来的。他并不知道痢腰来可能是从南京沿岸往上查，恰好至挞安庆。相信我，没错。”

“好，就相信你真有未）先知的神通。你说得像真的一样，我算是眼了你。”桂星寒有点醒悟。

在陈州，飞天夜叉居然在仓卒间，备妥了远走高飞的坐骑，当时他就起了疑心。

一进城就知道情势如何，未免太神了。葛春燕满腹狐疑，居然不再追问，急位子的人通常打破沙锅问到底，不问就表示心中有数。

转了好几条街巷，飞天夜叉像是识途的老马，在一家小街的狭隘小宅叩门。

出来了位老态龙钟的妇人，一言不发领了他们直趋屋后，安顿在两间厢房内。

“这是甚么地方？”葛春燕忍不住发问：

阜民坊的一家民宅，姓柳。”飞天夜叉说：“这里很安全，只要白天少进出，便不会引起街坊的注意，短期逗留不会有事。”

两女同住一问房；隔邻是桂星寒的住处。

“你在安庆活动过？”葛春燕先前在街上不便问，这时可就忍不住追根究底啦！

“不曾。”飞天夜叉一面安置行囊二面说：“我的人三天前就赶到了。我”卜天走不了六七十里，为的就是由我的人先布线 /

—你的人并没打发回家？1

“你真笨哦！他们能丢下我回家？我严格要求他们，决不牟可生事，化整为零只负责眼线工作，我们才不会又聋又瞎。”

“下一步怎么走？”

“等那些杂碎走后再雇船。”

“林姐，会不会是你的人暴露行藏，被他们循线跟来了？”

“不可能，他们从陆路来，而那些杂碎，是乘船由下游来

“但愿如此 /

出城西正观门不远，便是小小的万松山。

午后不久，方世杰与天权仙女，带了六名同伴，出现在万阶山万家大院。

在安庆上下游，论英雄人物，沧。海神犀黄锐，稳可坐前三旧交椅。

他不但拥有几家进出！仁产的栈房，也是巡江民壮的总旗。

二上发生事故，他就是救生，防匪、清理航道的民壮总指挥，深狭上下游三府民众的爱戴，协助官方维持治安不遗余力，为人急功好义深率人望，疏财仗义为善从不人后，江上的好汉也相戍不在安庆江面作案闹事，是本府的受尊敬仁义大爷 /

本府的巡检大人，陪同南京南镇抚司的锦衣卫将爷前来公干，降尊纡贵光临黄家，沧海神犀不但没有蓬革生辉的光荣感觉，反而心中谨慎坐立难安。

他知道大事不妙，这种将爷上门，那就表示即将有祸事上门，会无好会。他带了三位心腹，兢兢业业接待这八位男女贵肉男。

客套一番，先由姓汪的巡检道明来意。

“黄大爷，我要这三个人。”最后方世杰取出三张书像，是桂星寒与两位姑娘的图形，居然有五七分神似，出自善于凭述绘形妙手：“天斩邪刀桂星寒，飞天夜叉林月冷、另叶女人可能叫葛春燕，都是钦犯。”

沧海神犀年已半百，一双虎目炯炯有神，审视图形片刻，粗眉深锁。

“在下没 Of iTx 过这几位男女，必须进一步了解，需要有关资料，愈多

愈好书爷可否供给？”沧海神犀是者江湖，办事当然老练：“比方说，他“JPffJB的案，手法、特征、身世……”

“我们也所知有限，案由你也不必知道。”

“总该有些头绪呀！比方说来踪去迹。,, ...”

“他们可能从江上经过，也可能从庐州或六安州来，”方世杰避重就轻：“我”记沿江布钱。我从南京往上查，沿途毫羌线索。人手不足，必须地方人士鼎力支持。黄大爷人手足，希望能与在下的人密切配合，一旦获得线索，切记不可妄动，再就是请黄大爷告知地面上的朋友，缉获任何一人，可获一千两银子赏金。故意纵放，与钦犯同罪。”

“将爷，这该是捕房的事。”沧海神犀一 ufixt 方不提案由，就心中有数大起反感：“要动用民壮，须由推官本人颁发火签。

民壮动用一天，可不是简单的事，上千壮丁与百余艘大江、船只. ,??。?”黄大爷，你给我听清了。”方世杰大为不耐，作成作枢的嘴脸可憎：“我来，是要求阁下提供私人协助。如果橛用民壮，我会要求知府下令，那就会打享惊蛇，反而误了大事。”

“这……”沧海神犀心中冒火，却又不敢发作。

“不要敷衍我，知道吗？”方世杰冷冷一笑：“你沧海神犀名号响亮，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兜得转，所以我才找你协助，推三阻四对你毫无好处。”

“方爷，问题是你们所提供的资料，比没提差不了多少，近乎捕风捉影，要在下如何着手协助 / 沧海神犀心中一转，及时

改变态度：“在下对这三个男女钦犯一无所知，就凭这三张图形，怎么查？江上与码头，每天旅客成千上万，老天爷！不动用

民壮，办得到吗？在下天胆，也不敢推三阻四，只是要把事情办妥，得有办妥的条件与本钱呀！”

“绝对不能动用民壮，那会打草惊蛇。”方世杰语气坚决，不容误解：“我相信你有这份能耐，你的各门各道朋友，不会让

你失望；你也最好别让我失望 /

“你请放心，我会尽力。”沧海神犀强颜欢笑，表面热心的神情无懈可击：“只要钦犯敢遁来本城，保证他插翅难飞。”

“那就谢啦！我知道你靠得住。”

“好说好说，在下理该尽力。”

之后，由方世杰的人；橛略提供一些细节，包括桂星寒从陈州遁走的一些经过。

表面上双方融洽协调圆满，其实沧海神犀心中愤火中烧。

送走了这些权贵，他立即暗作安排。

闹江蛟胡伟离开自己的住宅，走向百步外的同安前桥，桥卢有一个大汉在等候他，这里是约会的地点。清水塘有一闸两酸，他的家就在前桥旁不远)

罗大汉是一位颇有交厂的朋友，n 懈拳铁掌尚怀玉，一位水际货船只的保嫖，名义上算是白道朋友。没干保嫖前，自己恤在位西郊开设武馆，算是老邻居。西门外的清水塘其实是一条小河，是本城的名胜区。元朝这里出了一位忠臣，死守安庆五年，直至被陈友谅攻陷，全家死节，所以曾经改名为尽忠塘。

这人就是淮西副使企都元帅府事余阙，城陷操戈奋战死在塘内。西门

外面对清水塘的余忠宣庙，就是纪念这位大元忠臣的。府学东侧那座庙，奉把他的妻、子、女、甥。

闹江蚊胡伟，却是大江黑道群豪中，实力颇为雄厚的一豪，名号颇为响亮。表面上，他与神拳铁掌一白一黑，势不两立，但骨子里互相回避，井水不犯河水，也出于一份道义的感情。

“老哥得到鹰爪的警告了？”神拳铁掌开门见山，傍晚时分桥头没有游人，说话不必顾忌。

鹰爪，表示官方的治安人员，当然也包括了专捉叛逆的锦衣卫官兵，不必明提，心照不宣。

“没错，来头不小。”闹江蚊说：“赏格也够重，加起来三千两银子。”

“三千两银子，几乎可以买一千亩田。”

“对，重得令人垂涎。

“但用来买命，价码仍不算高。”

“当然碍冒风险。”闹江蚊是黑道之豪，当然知道赚一文钱冒一文风险。

“有人传下话，谁敢领这些赏，全家的命都得赔上；”神拳铁掌冷冷一笑：“一这是兄弟约你老哥来，所传的重要信息。”

“噢】这么严重？”闹江蚊吃了一惊。

“这算点子的亲朋不来报复，传话的 Ath 会事后亲自下尹。老哥，传话下去，B！这种钱 thT‘4A，laTff 定会赔上老命

“内情可否见告？”

“我也不清楚，不过，拿那些钱不合乎道义。再就是那些鹰”的强梁态度，委实令咱们安庆的朋友受不了。人争一口气，扬争一炉香；活得没有尊严，那算是白活了。所以，希望任何人，不要替咱们安庆的英雄好汉丢脸。”

“我答应把话传出，管不管用，兄弟无法保证。”闹江蚊表碇态度：“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又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谁也无法保证朋友们中，个个都是讲道义的血性英雄。”

把话传出就是了，只要你我不沾手，出了事就与咱们无噪，这年头谁也不敢保证谁清白，兄弟还得进城传口信，大家小心了。”

“对，大家小心，好走。”

要黑道人士守道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一两银子卖命

人多的是。三千两银子，可是一笔惊人的大财富，真可以买讥百亩肥田，甚至一千亩。

锦衣卫来了两船人，舟泊镇海门码头。大部分有头有脸的

人皆住在码头的怀宁老店，不想耽在船内失去活动自由，反正

他们有的是钱。

天黑后不久，接二连三出去几批人，一个个兴高采烈，动在匆匆忙忙，携刀带剑穿甲，行动极为迅速，可知这些人随时可能出动，反应极为灵活。

方世杰带了五个人，其中有他的情妇天权仙女。六千男女伯过西门，走上北行的集贤门官道。这是至桐城的官道，可通卜马。

北门叫集贤门，早已有什余名男女等候他们到来。

三十余位男女，展开脚程飞奔，一口气奔出十余里，路左小山在望。

那就是脊现岭。皖山山脉终于大龙山，在此伏而后现，像一条龙脊，所以叫脊现岭。后来又讹为集贤岭，府城北门，就是以集贤命名的。

有两个人在山麓相候，立即两面一分，潜行急走，包围了山下的一座

大宅院。

方世杰今晚表现得十分勇敢，因为他带了两位武功超绝的侍卫做护身符，更有天权仙女保护他的身后，四个人一马当先，跃过院墙放胆深入。

大厅外灯笼光度明亮，厅内有人聚会，听到门房老仆的呼叫声，厅内人群涌出。

一声怒啸，两个灰衣人飞跃下阶，迎向领先冲来的方世杰四男女，一根双头铁拐，以及一把狭锋刀，火杂杂向四男女涌去。

打上门来，黑夜中非好即盗，还有甚么好讲的？唯一解决的办法是先拼个你死我活。

挥动双头拐的灰衣老人，瘸了右腿依然走动如飞。单手使用狭锋刀的人卒手细 J，而且似乎短了半尺以上，是没有作用的废手，右手运刀却势如奔雷掣电，劲道与速度会表明是刀法的大师级人物。

挣一声大震，方世杰接了双头拐一击，身形斜飞而入，一连三个倒空孟、年出两丈外，脚一沾地仰面便倒，森后急滚而入，反应超人极为出色。

一名侍卫及时拦住了灰衣老人，绣春刀迸发出满天雷电，彻十余刀，把灰衣老人逼得连连后退，双头拐封不住快速，口彻刀光，失去了硬封的威力。

轮) 另一名侍卫与天权仙女，总算挡住了挥舞狭锋刀的另一梁灰衣老人。

众人纷纷逾墙而入，大宅中也人群纷纷呐喊着涌出。

眼看要展开一场大混战，大厅内奔出五个衣着华丽的人 6 仇年约半百，相貌威猛的人，将长衫的下摆掖在腰带上，双
年捧着乌光闪亮的霸王鞭。

“住手！ 这人声如乍雷，威风凛凛有如霸王再世：“登门抢
纷，你们眼中还有我霸王许威在？谁是首领当家？站出来
说。”

宅中人应变的急度十分迅捷，片刻间便聚集了五十个人
则上，囚面合围，人数多了一倍。

沉喝声令人心惊，恶斗倏然中止。

方世杰一照面便被一拐震飞，感到心中发毛，再发现两名
勿卫并不能稳占上风，更是心惊。

发出一声信号，他的人迅快地结阵。

“南镇抚司捉拿钦犯的人，我，侍卫方世杰。”他独自上前、夯脆冒充侍
卫的头衔：“你这里是集贤岭许家大院吗？”

入，捉甚么钦犯？”

“本官不管你是甚么人，王亲国戚本官也可以任意捕拿。

傍晚时分，你窝藏了来自桐城的钦犯，一男两女，勇的叫桂星寒，你
敢否认吗？”

“草民傍晚时分，的确接待三位宾客……”

“叫他们出来！”

“他们不是一男两女，而是两男) 女，男的也不叫桂星寒，你们弄错了。”

“废话卜 H 他们出来。”志煞：y 严一女，穿西件式村夫村姑装准涮，

“在下姓谢，谢明达。”为首的人虎目炯炯有神，人才一表：“这两位是

舍弟谢明远，拙荆谭珠，咱” = 从六安州动身返回江西九江故里，一早从桐城来，在许家作一夕停留，明早买樟西上。但不知谁把在下当成桂星寒钦犯？在下没听说过这个人。”

许家大宅距城十五六里，并不知城中所发生的事。方世杰是昨天赶到的，今天才正式要求安庆群雄，协助他捉拿钦犯，许家的人怎么可能知道？何况他“ = 需要在家等候贵宾光临。

侍卫“ Jrgh 道谢明达是何方神圣，方世杰也没到 tttr 南，对江南的风云人物所知有限？，当然也不知道谢明达兄弟的底细 /

天权仙女却脸色一变，暗叫不妙。

“那是庐山双凶，天凶地凶两个杀人凶魔。”她附耳向方世杰低声说：“抢先动手的两个老鬼，就是天残地缺一代魔头。很糟，今晚这里群魔乱舞，恐怕全是杀人不眨眼，天不怕地不怕）的魔鬼，如果不好好处理，恐怕咱们过不了关。”

方世杰的江湖知识，比天权仙女差远了，天权仙女说这些人全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魔鬼，他哪能不信？锦衣卫吓唬官民百姓，可以予取予求，对付天不怕地不怕的江湖凶魔，不会产生任何吓唬作用。

“水蛇张六，水鼠李九，给我滚出来 f”他扭头怪叫如雷。

二十余人你看我，我看你。

“两个家伙并没进来，他们跳不过院墙。”有人高声回答。

“去把他们拖进来。”他暴怒地叫。

一个人转身走了，开了院门找寻，片刻重新回到现场，垂头丧气。

“人不在，跑掉了 / 这人苦笑着说。

“方大人，怎么一回事？”霸王许威是主人，必须上前打交道。

“有两个人密报，你这里窝藏钦犯。”他硬着头皮说：“钦犯有三个人，从桐城来。”

“那两个蛇鼠张六李九，大人也相信他们的话尸霸王许威有哭笑不得的感觉：“本府有好几个以蛇鼠为绰号的人，但都不叫张六李九。方大人，你被人愚弄了，有人故意嫁祸，寒舍也

闹了个鸡犬不宁”

混蛋！我要剥他们的皮。”他愤怒地大骂。

“恐怕你再也找不到他们的鬼影了。这两个混蛋可恶，我也要查。”

“我这就口城查。打拢了，告辞。”

“方大人诸位辛苦，不送”

三十余人，气愤填膺返城。

另两批人也扑了个空、入城壹的一揽忌蜜出是三个穷水夫：在东门雀沔门附近直到的三个人，是在小狐山江页，被水贼抢光了的落难求窖。

白忙了一夜，方世杰气得七窍生烟、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半点不假、

肩王许威是字内凶魔，而且人手众多。这种人不欺负别人，已是阿弥陀佛了，谁还敢欺负他们？甫镇抚司的人不敢在泰山头上动土，除非调动兵马进袭，而方世杰又不敢调动兵。

沧海神犀可就不同了，他本身就是府城民壮的总旗。地方不靖一旦有警，需要调动民壮，他就是总指挥，听命接受节制：

在私，他是正正当当的生意人，有家有业，家宅就在城外。

这种人，正是可以任意宰割的好对象。

一早，三十余名将爷，占据了万松山黄家大院。

一门老少包括庄丁佃户，全被囚禁在东跨院内。

大厅成了大堂，方世杰与四位侍卫，成了问案的大老爷，高坐堂上威风凛凛。

“沧海神犀与大院的六个执事人员，站在堂下接受盘问，虽然不曾加绑上铐链，也没勒令下跪，但囚犯的身份已经确定，受刑吃苦恐怕在所难免。

堂下两侧，十名侍卫像是站堂官，也像是在御前列班，更像掌刑人。

“你还敢强辩？还敢否认那些虚报消息，引在下上当的混蛋不是你的人？”方世杰把案桌拍得砰然怪响，声色俱厉掇足了威风：“说，你何时可以把人交出来？，，

已经讯问了许久，火气愈来愈旺。他是一个主观性极强的人，一口咬定的事决不会更改。

“我仍然是上句话，我不认识你所说的人是谁，怎能把人交给你？”沧海神犀可能已吃过苦头，说话有气无力：一你那种信口出重赏的手段，难免会引来一些打抱不平的人不满。我只能告诉你，我决不可能差遣人去骗你们，不会用我的身家性命咪冒险。

“再给他几下！”方世杰拍案怒吼。

上来两个人，一个架住了沧海神犀的双臂向后扳，一个在小腹上连下三记重掌。练了内功的人，小腹不怕打击，但碰上了内功更高明的高手，功深者胜，小腹同样禁受不起重击，大肠小肠很可能因打击而纠结，痛得眼前发黑。

沧海神犀的功能聚于头部，小腹难禁内家重拳的打击，呕了两声，痛得脸色发青、

“再问你一次。”方世杰声色俱厉：“那几个人目下躲在何外 /

“我……我我不知道你……你所说的人是……是谁……”沧海神犀痛得在地下蜡缩成一团，说的话几难分辨字音，口角有血溢出。

口角有血溢出，表示腰以上曾经受到重击。小腹再挨了几下，普通的人可能难以救治了。

“你们。”方世杰指指其他六个执事人员：“你们仍然不说吗？”

“你打死我们也是枉然。”一个执事人痛苦他说：“我们从怀过间外事，怎知道到底发生了何种事故，能说甚么呢？”

出来六个人，一人对付 = 个，一阵拳脚交加，片刻间，六个执事仆而后起，最后再也爬不起来了，有三个断了手或脚，哀号声令人侧然。

“你……你太过……分???…了……”沧海神犀仰天长号。

“打！”

两个人抓住了沧海神犀，把他当成练拳的沙袋。

“用分筋错骨手法让他快活。”方世杰怒不可遏，被海海神犀忍痛的神情激怒了。

受到分筋错骨手法折磨过的人，即使用轻手法，没将筋拉开，没将骨完全移位，也将成为残废，除非有仙丹妙药及时救

片刻，沧海神犀似乎成了一堆烂肉。

“把他们丢下地窟，我们再去找其他地方龙蛇盆问；”方世杰问不出所以然，但也知道不能再逼了。

不久，他带了八个人，气势汹汹进城，去找本城另一位大谷。

杀鸡做猴，吓坏了许多牛鬼蛇神，大半天工夫，城狐社鼠纷纷逃离溜之大吉，有些倒媚鬼遭了殃，吃足了苦头。雷霆手

段固然甚有功效，但把人吓跑了，就无人可用啦！一切都得靠自己了。

锦衣卫派出办案的人，从不使用怀柔手段，因为在杀几个人，在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对要求合作的人）唯一的手段是

顺我者生，绝对听命服从，不管对方是些甚么人，都必须承认他们是主宰。

弥勒教的人，就不愿和他们合作。李大仁从丹阳别业脱险之后，立即与他们分道扬镳，原因在此，在新郑就各行其是，甚至反脸成仇。

方世杰办事的态度也颇为实际，先把地方龙蛇以威迫利

诱手段彻底控制，那些排外性强烈的蛇鼠，就不敢再出面捣蛋了、那些大爷级的龙蛇，还能不着他尽力？

花了一天工夫，安庆的大爷级人物，没有谁敢敷衍塞责，一个个愿意倾全力替他奔走，不再有人前来密告槽风捉影协消息，成功地消除了一切阻力）

25

明，金保门一带，成了不夜市，通常在三更以后，才会人稀街静。

怀宁老店规模不小，门面有五间之多，有十余座大小客院。南京的甫镇抚司将爷们，包了两座大客院，住了六十余名男女，穿公服的占了一半。

忙了一整天，两座客院寂静无声。一名警卫站在两座院门的中间，往复走动留意一切动静，连伺候的店伙，也必须经过盘问才许进入。

屋顶出现五个人影，阴森森有如鬼魅幻形。

警卫一点也不吃惊，冷静沉着踱入院子。

“不需通报，进不进悉从尊便 / 警卫镇定的语音，表示见怪不怪。

厅门拉开了，灯光外泄。

五个人飘落，轻如鸿毛，不理睬警卫，昂然进入明亮的大厅。

厅中有五个人相候，站起迎客。

“没想到是诸位来，请坐。”方世杰不再傲慢，但口气依然兀大。

不速之客是集贤岭霸王许威，庐山双凶、天残地缺，五个江湖朋友闻名丧胆的魔头。

昨晚他闯集贤岭许家大院，今晚魔头们礼尚往来。魔道人士涯毗必报，必定来者不善。

“阁下想不到老夫来，想谁？天斩邪刀？”霸王许威五个人，在对面一排交椅落坐，皮笑肉不笑神情似无恶意，口气却有嘲弄成分。

“那小狗胆子愈来愈小，逃命要紧，就算给他吃了一百个成心豹胆，他也不敢来。刁了世杰@气又生，p 气充满自负 / 被赶慌了的狗，是不会反噬的。在下等候迈风报信的人，的确没料到诸位光临。”

“忙了一天，你不累啊？”

“皇命在身，身不由己，再累也得撑下夫呀！请问诸位午夜光临，有何指教？”

“通风报信呀！”霸王许成哪有吓人的气势？简直就是冷嘲热讽的专家。

“在下先行谢过。”

“你一天之内，把安庆的几个仁义大爷，整得半死，一个个灰头土脸，不啻替老夫拔除眼中钉。冲这份情义，老夫也应该有所回报，对不对？”

“那是他们罪有应得，愚弄钦差该当何罪？许大爷访勿放在心上。”

南北两镇抚司，派出办案的锦衣卫官兵，通常公有文书称之为提骑，捉拿人犯享有特权，如同钦差。锦衣卫本来就是皇帝的亲军，替皇帝执法，只向皇帝负责，比真正派出的钦差更有权威。

“你说要捉的有三个人？”

“对，天斩邪刀桂星寒，飞天夜叉林月冷；另一个女的，很可能叫葛春燕。”

“每个人的赏金是一千两银子？”

“由府衙拨发？”

提骑勒令地方官府拨发，可在岁入额中扣除。但领受的人，却有曝光的顾虑。

“不，咱们自行交付。”方世杰鼓掌三下，厅后走道出来了一名大汉。

大汉的身材并不怎么魁梧，双手平伸，每一手曾套着三只银箱的搬绳，下面悬着三只沉甸甸的银箱，平稳沉实，毫无颤动现象。

一只银箱盛银五百两，五十锭，三十一斤多四两。六只银箱三千两，一百八十六斤半，箱的重量不计。这位大汉分明有意示威。

“谁要的？”大汉的目光，在五位来客身上膘来膘去。

手平抬伸直，握住十斤的物品，能支持片刻，已经是臂力了不起的人了；一百斤，免谈。大汉的双手，竟然丝纹不动，似乎随时皆可能将几个银箱掷给需要的人，谁要，谁就得接。

要接，就得将桂星寒三个人交出，一手交人，一手交银，不是开玩笑。

“暂且寄下。”霸王许威淡淡一笑，伸手轻轻虚空下拨示意咬下：“老夫改天来拿。”

大汉涵然一晃，似已不胜负荷，举起的银箱下沉半尺，但总算拉开马步稳住了，不曾当堂出彩，古铜色的脸膛发苍泛膏。

“在下静候佳音。”方世杰冷冷一笑，挥手示意要大汉退暄。

“老夫保证阁下不会失望，”但愿如此。期限。”

“这……”

在下不能久留，需沿途布线。下一站是九江。

”至迟三天 / 霸王许威肯定他说。

“好，三天。”

“告辞。”

“好走。”

五个魔道高手名宿，沿城外环城小径，绕走集贤门，沿途全是茂林修竹，一面是垂柳丝丝的护城河。

庐山双凶不是本地人，不了解当地的情势，但却知道安庆是客旅往来的大埠，船只来来往往十分复杂，要查三个窜逃的没无闻小辈，是十分困难的事，凭区区一张图形；有如在大海捞针。

图形经过三四个人转述，几乎可以保证必定走样。

“许老哥，你能在三天之内，查出这三个小辈的下落？天凶谢明达就心中存疑：“以码头区来说，一天到底有多少旅客进进出出？”

“逃窜的人，不会在码头上船。我已经在至桐城的官道，派了不少人留意南京的动静、对可疑的人立加擒捕。如果他们已经逃到府城，必定在附近的渔村雇船，派人在江滨村落潜伏查访，必有所获。”霸王许威似乎信心十足：“除非三个小辈不走这条路，不然决难逃出我的手掌心，三千两银子……”

“三千两银子，够你办一次大丧事，”左面不远处的竹林，传出悦耳的嗓音。

但所说的话，可就不怎么悦耳了。

天砌凶提霸王许威的死党，行动永远比别人快。人影似流光，两人分别从刚M无顾忌地冲入黑暗的竹林，不在乎受到暗器的袭击。

天凶地凶反应也快，也两面一抄。

不是夜桑，是人。

霸王许威到了，堵住小树林的另一面。

天残地缺绕出竹丛，也堵住另一侧。

“小女人，你——定是甚么飞天夜叉！霸王许威声如洪钟，得意已极：“绰号很吓人，轻功的确可白可点。胆气更佳，居然敢从怀宁老店跟来。！林内传出一阵娇笑，表示发笑的人心情愉快。

“出来吧！你愿意随老夫回集贤岭吗？”

娇笑声再起，没有答复。

五人不约而同，闪电似的向林里闯。

“你们在林子里赶鬼吗？”小径传来娇滴滴的语音，显然就是在林内发笑的女人。

五人穿林而出，脸上挂不住，也大为吃惊，怎么人反而远在五六丈外？

小径中穿青灰色夜行衣的女人，曲线玲珑，隆胸细腰极为惹火，甚至近乎夸张，该高的太高，该细的又太细，像甚么？像细腰蜂。

“你们一出许家大院，我就跟来了。你们在怀宁老店与锦衣卫的人打交道，我一清二楚。”女人银铃似的语音，语气含有讽刺味：“你们能发现我从怀宁老店跟来，已经是很了不起啦！”

女人的话，有如打了他们一耳光。

更难堪的是；他们并不知道女人是从怀宁老店跟来的。霸王许威的话，仅是信口猜测而已）

女人的话意极为明显：他们一出门就被盯上了，蹑至怀宁老店，跟到这里。

如果不是有意现身，他们根本不知道有人跟踪。

“老夫似是轻估你了。”霸王许威不但心惊，也感到愤怒：“你真是他们所要的飞天夜叉？”

“不是。”

“葛春燕？能飞？”

“也不是。”

“你是谁？”

“我姓李，李凤。”

“你存心给者夫过不去？”

“不，来警告你。”

“甚么？你……”

“你给我听清楚。”李凤截断他愤怒的叫吼 / 你有很多狐鼠可用，很可能发现桂星寒的行踪。记住：我要活的桂星寒，死伤唯你是问。”

“可恶……”

天残一闪即至，狭锋刀似奔电，刀光一闪，李凤被斜劈成两截。

太快了，那是无法躲闪的致命一击。

一刀奏功，天残斜掠出丈外；转身得意地察看自己的杰作，这一刀得心应手美妙极了。

老魔突然打一冷战、毛发森立。

李凤的身躯，本来是被刀分开的，这时却缓缓并合，徐徐恢复原状，既没有血流出，也没倒下。没错，定睛再看，确是一个完整的人，活生生的美女。

“记住我的警告，不然，哼！”李凤不笑了，语音转厉：“我要你们神形俱灭，集贤岭许家大院，将在片刻间从人间消失。”

所有的人，皆清清楚楚看到天残突袭，一刀砍中了李凤，怎么人毫无损伤？难道是眼花了）

“你……”霸王许威大骇，当然相信不是眼花而产生的错觉。

“千万不要忽视我的警告。”

“老夫……”

李凤的身躯，突然缩小，幻化为一道轻烟，夜风一吹，流泻而散。

“妖术！”天残骇然大叫，刀几乎失手掉落。

五人不约而同，如见鬼怎般撒腿狂奔。

双莲寺是府城三大丛林之一，但寺内的和尚不足三十人，都上了年纪，很少与权势人士往来，因此香火不旺，苦行清修默默无闻。

寺前的小街形成市场，是城内消闲的好去处，有凡家酒坊食店，夜市时高朋满座，白天食客并不多，近午时分也没有几个食客光顾、须在申牌后才有大批食客涌入，街上白天行人也不多。

闹江绞胡伟神色沮丧。与一位魁梧的食客，阳桌喝闷酒，已经喝了三斤花雕，脸色发青酒量不错。

魁梧大汉正相反一喝了三壶酒红光满面。

“胡兄，不要再一口接一口犯好不好？闷酒愈喝心愈烦，想开些不就没事啦！”魁梧大汉劝别人不喝，自己却榷了一碗，一口喝了一大半：“世间事有许多不能斤斤计较，不然铁定日子难过。

酒肆中食客不多、猫三个五个。他俩这 = 桌远在壁角旁，附近几桌空荡荡，连店伙也无精打采，躲在店堂一侧打瞌睡。白天生意清淡，养足精神夜市才好招呼食客。

身旁来了一个人，是神拳铁掌尚怀玉。

“日子难过也得过，人活着本来就艰难。”神拳铁掌拖出条凳落坐，向远处的店伙，打手势示意加碗筷酒菜，向魁梧大汉颌首表示打招呼：“他的手下弟兄，被人胁迫做跑腿，满江放眼线捉人。他挨了几记狠的，成了缺爪的蚊，所以心里不痛快。”

“你也差不多，老哥 / 闹江蚊的笑，比哭更难看：“你那些徒子徒孙，全

被赶到江岸各村镇，毫无代价地替别人搜村盘查，配合捕快做跟班。你比我稍幸运些，没被打得鼻青脸肿。”

“罢了，咱们是霉运当头的难兄难弟。”神拳铁掌叹了一口气，一脸无奈相：“兄弟姓尚，尚怀玉，匪号称神拳铁掌，是胡老哥的老乡邻。”

“在下姓熊，熊海。”魁梧大汉抱拳为礼：“久闻大名，有幸识荆，深感荣幸。请多指教。”

“算了吧！熊老兄别客套，兄弟小有名气，便已经受小名气所累了，名一大，可能就遭殃啦！我和胡者哥，就是活榜样。”

“哦！两位有了困难？”

“别提啦！泄气之至。兄弟的绰号固然有点夸张，但毕竟还算有点分量，真是拼命，兄弟还算不输于人。但碰上一些不能与不敢和他们挤的人，就只好认命了。熊老见膀阔腰圆，必定孔武有力。”

“还过得去啦！”

“兄弟的拳脚，真的还过得去。”

“在下也不弱，能使用十二斤的降厉拧，单手攻击挥舞良如。两位，相见也是有缘。又道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两位如果有困难，但愿在下能助两位一臂之力，何妨提出商量，或许可以找出解决之道呢！”

店伙送来了碗筷酒菜，神拳铁掌客气地先敬酒。敬完酒，便将这两天的变故简要他说了，当然也有所保留、而且隐下有人传话，禁止本城的弟兄，贪图赏金者严惩的事。

“他们最后一步棋，下得真阴毒。”闹江蚊佰意上涌）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熊者兄，你也是江湖闯道的人，想必知道咱们江湖人，道义为先。不论是白是黑，都有必须遵守的道义行规。”

“在外面混的人，不论他怎样强调理想和抱负，说穿了，总脱不了名利二字。”神拳铁掌加以补充：“争名也好，夺利也好，都必须知道该不该争，该不该拿。锦衣卫办案，与咱们风牛马不相及，他们无权要求，更无权胁迫我们无条件替他们卖命跑腿。那天斩邪刀咱们一无所知，无仇无怨；他犯了何种大案，他们也不肯言明。咱们这些混世的人、日后还得在江湖走动，为何要卷入这种是非里？日后天斩邪刀的亲朋好友登门问罪，咱们怎么说？他娘的！真是岂有此理。”

“那些混蛋的毒棋，是把咱们安庆的有头有脸人物，压得抬不起头来，听任他们驱策奴役。然后扯出那些凶残恶毒的邪魔外道，接收咱们的地盘，今天一早，就迫不及待胁迫咱们的弟兄，听任他们摆布了。”闹江蚊眼中，喷射出怨毒的光芒，拳头捏得紧紧地：“所以，我闹江蚊只能孤家寡人来酒肆买醉了。”

“咱们本城的几位大爷，已经被整治得大半成了残废。今后，是邪魔外道的天下了。”神拳铁掌痛苦地捏碎了一只饭碗：“那些混蛋再逗留几天，天知道要有多少人被逼死？我～…我打算……”

“我也打算拼，”闹江蚊一掌拍在桌上，碗盘乱跳：“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没有甚么好怕的。咱们混世的人，决不会贪生怕死。”

“两位，冷静些。”熊海加以劝解：“须防隔墙有耳，谁敢担保这里没有他们的眼线？”

“不会有，熊老哥。他们都在忙，能用的人全派上了用场。”

本城的弟兄也大半被迫派出做跑腿，他们也不会吃里扒外出卖自己人。

“你们如果查出天斩邪刀……”

“那得看他的造化了。”闹江蚊长叹一声：“如果是咱们的弟兄发现，而又没有那些混蛋在场，多半会装聋作哑。那些混蛋逗留不了几天，而咱们的弟兄，尔后还得在本地混呢！”

“我在想，也许我帮得上忙。”熊海淡淡一笑。

“怎么说？”

“天斩邪刀一定被迫得不耐烦。”

“不耐烦又能怎样？那些混蛋多如过江之鲫，每一处地方，不但勒令官府协助，更胁迫该地的龙蛇听命，狗多咬死羊，他毫无机会。毕竟他也是咱们的江湖同道，我希望他不要走这条路来。”

“我想，该是他反击的时候了。”熊海自言自语。

“你说甚么？”

“我说，他应该反击。”熊海说：“一头恶狗追你，你如果抱头鼠窜，狗一定把你的腿当大殆。假使你拾起一块砖头，或者捞起一根木棍，结果将完全不同，再凶恶的狗，也不敢无所顾忌地扑上来。”

“这是常识呀！”闹江蚊说：“但他要对付的不是狗。”

“差不多啦！也许，他需要你们帮忙。”

“帮甚么忙？”

“那些混蛋，不是胁迫你们相助吗？”

“是呀！”

“帮倒忙你们总该会吧？”

“帮谁的倒忙？”闹江蚊没会意过来；

“帮那些混蛋的倒忙。消息真真假假，两面通风报信，重要时刻倒拖一把，甚至倒打一耙。这些把戏，你们不会变吗？”

“咱们是行家。”

“好，敬行家一碗酒。”熊海干了一碗酒：一如不及早反击，等他们愈聚愈多，那就来不及了，日后哪有好日子过？跟随他的人，也感到不光彩呀！”

眼线只注意前来府城的人，不理睬离开府城往北走的旅客。

从府城北行前往桐城，第一站须经过集贤（脊现）岭。再往北，第二

站是月山。

许家大院距集贤（脊现）关不远，一在上一在山下。集贤关目下府衙并没派有丁勇驻守，仅有十几个老了勇看管，在关下的官道旁，有一座小村落，建有一座相当美观的大凉亭；供应旅客茶水。

小村落距许家大院不足一里，凉亭正是监视往来往客的位佳位置，城仅十六八里。也是欧脚喝茶谕好地方，丐在村店购买食物，养足精力之后，一口气可以赶到府城。”

霸王许威在小村和月山两站，都派有眼线监视，注意从桐城来的旅客，是否有一男两女。

眼线只知道天斩邪刀要从桐城来，没留意往桐城走的旅客了。

注意了也无法发现岔眼的旅客是谁，他们并不认识天斩邪刀。北面来的人如果年轻，就会受到盘问，甚至检查行囊，搜身看是否有兵刃暗器。

近午时分，两个少年村童通过凉亭往北行。

然后是一个黑脸膛壮汉，挑了两个大谷箩，头戴斗笠，甩升文步任北走，一看便知是附近村落的村民，从城里买日用品返家。

眼线共有五个人，对放童村毫不在意。

里外的许家大院，派有专人与凉亭时跟线保持联络，用信号与音响交换信息，两个时辰派人瓜代。

远出里外，壮汉与两村童走在一起了。

再远出三四里，路左的树林传出一声鹰鸣。

这里是小山丘起伏的蔽地，官道弯弯曲曲视线难以及远，天上白云悠悠，有不少苍鹰回翔。鹰不可能在林中发出鸣声，行家一听便知是信号。

三人往树林一钻，官道前后没有旅客发现他们。

五个到凉亭接班的人，全都带了刀剑，只要往路中一站，旅客哪敢不接受盘查？

“实在用不着如此劳师动众。”一个留了鼠须的接班人，极不情愿地发牢骚：“派两个人在院外的岔路口，岂不省事多多？江湖人的气质，化装易容也掩不住的，看到可疑的人再盘查，犯不着像劫路的在这里张声势，咱们成了拦路小走卒啦！”

“别埋怨了，孙老哥。”交了班的一位大汉说：“派往月山镇的人才辛苦呢！人手少，夜间还得负责伏路。亡命的人通常走夜路，白天输值算不了甚么。”

“白天用不着派这许多人呀！好好歇息，晚上也有精神些，日夜输值实在很累人。”

“你可以偷懒，在亭子里睡一觉呀！我们回去了，小心些。”

“小心个屁。”

你瞧，北面有人来了。

里外道路转弯处，有三个人影正绕过弯道。

“咦！一男两女。”孙老哥惊呼。

“可能是正主儿来了。”

“废话，月山镇并没有消息传来！另一个长了一双金鱼眼的人说：“走吧！没有我们的事，交班啦！回去得好好喝几杯老酒。”

“等一等。晤！恐怕真是正主儿来了。”

“晤！是有点不对。”

远远地，三个衣着丽都的人，正像游山客一样，慢吞吞迈步，渐来渐近。

真是一男两女，符合他们要捉猎物的特征。

扮挑谷箩的壮汉是桂星寒，两个小村童是两位姑娘。

逃走逃不掉灾祸，反击是自保的上策。当然，反击需要具有实力。

反击如不及早，等对方的人愈聚愈多，受胁迫的龙蛇也将愈来愈多，就永远没有反击的机会了，逃亡之路，也将愈来愈凶险。

飞天夜叉与葛春燕采取联合阵线，力劝桂星寒趁早反击，对方居然迎头截住，再不反击，就会被迫到天尽头，日子难过，凶险日甚。

桂星寒也的确忍无可忍啦！立即准备反击计划。

不能在府城内反击，官府可能被逼封城。

钻入树林，林内已有人相候。

“咦！是你呀？”桂星寒完全明白了，拍拍飞天夜叉的肩膀：

“难怪你消息灵通，我还真以为你能未卜先知呢！把戏拆穿啦！”

是飞天夜叉的男随从，扮成村夫，推了一部盛农具的板车，车上有木

箱谷箩，里面藏有他们的刀剑、行囊，早一个时辰便在此相候了。

“他的绰号叫神熊。”飞天夜叉正式替双方引见：“姓熊，名海，是家父的田庄采办。”

飞天夜叉的两位男女随从，其实算是她的保镖。神熊熊海，就是那位使用降魔杵的男随从。女随从叫飞鸳乔惠，目下仍留在城中，与其他十二位男女潜伏在城内外，不管其他闲事，只负责采道传讯。

她这些随从，都与桂星寒见过面，只是不曾相聚在一起，始终不曾交谈过。

神熊曾经与桂星寒交过手，一照面便被桂星寒用技巧摆平了。表面上他输得不服气，以后却心服口服。但他也颇为自负，对桂星寒再三采取逃避的表现不以为然，因此对激使桂星寒反击的事，进行得非常热心。这次，他总算如愿以偿了。

“公子爷，要不要把人手集中，神熊兴奋地问。”

“不，咱们人手少，要和他们玩技巧。”桂星寒胸有成竹：～我诚恳地请你们在旁暗助，但千万不可暴露身份。现在，请你把所知道的情势告诉我。”

十个人把大路堵死了，十双怪眼涌起既迷惑，又兴奋的神情，目迎缓步而来的一男两女。

男的英俊修伟，穿的却是一袭大袖飘飘，黑得令人心中发毛的怪博袍

说袍，袍是双层的。长衫，衫是单面的。天气暖和不宜穿袍，但这人的确穿袍，走动间衣袂飘动，可以隐约看到内层是大斑灰颜色，充满妖异诡怪气氛。

如果晚上翻转穿，便会失去人的形态。

两位姑娘正相反，一色月白底翠蓝云雷图案花边劲装，一般高，一般美，像是双胞胎姐妹花，曲线玲珑透凸，令男人一看便心跳加快，剑系在背上，腰间有百宝囊。外面披了同一质料图案的薄绸大髦，走动间飘飘若仙，十分养眼。

背系的剑，可就不养眼了，会令人害怕。飞天夜叉的剑穗，发出五彩的光泽，那是她的剑名标志：轻虹宝剑，武林十大名剑之一。

桂星寒的天斩邪刀，斜悬在左腋下，是读书人佩剑的方式，他佩刀代剑。

经过长期逃窜生涯，他们与华丽的衣着绝缘，一旦改装，像是脱胎换骨。

两位姑娘最高兴，年轻的少女哪能不爱美？

瞥了拦路的十名骤悍大汉一眼，桂星寒将欢手往身唐一背，斯斯文文踱着方步，往中间昂然直闯。

两位姑娘一左一右，也神气地迈进。

“站住！”中间为首的豹头环眼中年人，喝声像沉雷，眼中有疑云：“亮名号。”

双方都携刀带剑，用江湖口吻喝问理所当然。如果向一个村夫喝叫亮名号，笑话闹大了，村夫听不懂，大多数的人不知名号是怎么回事。

这些拦路盘查的人，只知道要查一男两女三个逃犯。逃犯当然会化装易容掩去本来面目，不然岂能称“逃”？决不可能大摇大摆公然亮相。

这一男两女；哪像是被锦衣卫追杀的逃犯？

“你们，干甚么的？劫路？混蛋！”桂星寒的嗓门更大，更神气，气大声粗，威风凛凛。

他那身怪黑袍，已经令人心中发寒，再横眉竖眼大骂，真有慑人心魄的魔力。如果不是相貌英俊，呈现的形象就可以称魔鬼。

“去你娘的！”中年大汉也目骂：“太爷要盘查你们的底细，要知道你是什么人。”

“我是你们最不愿，最害怕，最不敢招惹的人。”桂星寒直逼近至三尺内：“好狗不挡路，滚到一边凉快去，还来得及保住你们的命。”

“你……你是……”大汉气慑，退了一步。

“天斩邪刀”。

“飞天夜叉。”飞天夜叉拍拍酥胸。

“凌云飞燕。”葛春燕也神气地第一次亮名号，神情极为得意。

十个人并不怎么吃惊，仅略感意外。

“就找你们。”中年大汉迅速拔剑：“家主人正在等你们，最好乖乖跟我们走，不然……”

“不然怎样？”

“把你们抬回去。”

“你们的主人是谁？”

“霸王许威。”

“去叫他来，我要问他愿意挨我多少刀，去！”

中年大汉怒火上冲，大喝一声，进步出剑，锋尖闪电似的疾攻右肩井，要先毁右手。

桂星寒扭身切入，比对方的剑快三倍，一把扣住大汉握剑拘手腕，一转身，左上臂撞上了大汉的手肘，有骨折声传出。

“去你的！”他沉叱，左腿一抬，踢在大汉的后臀上，右手同时松开。

“哎……”大汉狂叫，会飞，飞掣出两丈外，撞翻了一个同伴。

同一瞬间，九大汉纷纷撒兵刃。

同一刹那，两位姑娘像母大虫，剑劈掌飞冲人人丛，长久郁积的怨气爆发，手下绝情大开杀戒，虎入羊群剑到人倒。

小村的村民惊得魂不附体，家家闭户鸡飞狗走。

留下两个重伤的人做活口，八具死尸散布面积，仅有三丈方圆，可知被杀的速度十分惊人，十条好汉不堪一击，一冲惜便云收雨散。

许家大院人声鼎沸，人群涌出。

大院通向大道的小径，长度不足一里。等大群高手抵达半途，杀神已在叉路口等候他们了。

四十六个人在岔路口，把桂星寒三个人团团围住了。

“霸王许威身边，有六个人保镖，其中最主要的是天残地缺，这两个人也是许家大院的守护神。

霸王许威的霸王鞭，重量可能超过十二斤，如果单手使用能挥舞自如，真可以称霸王之勇了，一鞭下砸，磨盘大的巨石也将碎‘如意粉。

看了桂星寒阴森黑沉的怪异打扮，这些人还真有点心中发毛，不敢贸然发动攻击。

他们已经看到半里外，凉亭前大道中的尸体，以理上的威胁相当大，冲上的勇气大打折扣：

“该死的狗东西！你杀了老夫派在凉亭的人？”霸王许威愤怒如狂，快要气疯了。

“不错。（桂星寒却笑吟吟一团和气。

“为何？”

“他们该杀。”

“老夫……”

“是你派他们送命的。”

“混蛋！你们……”

“我，天斩邪刀桂星寒。你为了三千两银子，要杀我们三个人，去向锦衣卫领赏。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明白你该死的理由了吧？”

一亮名号，霸王的气焰减弱了许多。

“你找死，你送上门来了，我要把你砸成肉泥，我要……霸王许威爆发出一连串怒吼。

“就凭你们这四十几个人？”桂星寒截断他的怒吼，轻蔑地指指四周的人。

“我霸王许威一个人就……”

“老狗，你没问锦衣卫打听有关在下的事？”

“甚么事？”

“在下与锦衣卫结怨的经过。”

“有间的需要吗？”

“有，不问，那是你的不幸。”

“为何？”

“在河南新郑，京都紫禁城那位皇帝，甫巡回老家，他们惹火了我天斩邪刀。在上万御林禁军，数百锦衣卫侍卫的重要保卫下，我天斩邪刀杀得进去，冲得出来，皇帝不敢在河南停留，十万火急逃往湖广老家。”桂星寒声如沉雷，字字震耳欲聋。

一声刀啸，怪异的天斩邪刀出鞘。

“你们这区区三五十个人。”他继续夸大地乱吹，刀徐徐环指：“比上万御林甲士勇敢吗？不客气他说，还不配杀来祭刀，禁不起三下五下切割。瞎了你的狗眼，事先不打听打听，胆敢派人拦路劫杀，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就砍下你的狗头成全你。”

他这一番夸大的话，吓坏了不少人。

霸王许威弄不清他的话是真是假，但锦衣卫出动许多人手，不惜破例出重金悬赏是事实，如果天斩邪刀容易对付，这笔空前庞大的赏金，恐怕早就被人领走了，还轮得到他霸王许威检查？

情势已不容许退缩，马行狭道船抵江心。

一声怒吼，霸王鞭举起了。

这瞬间，天残地缺老规矩先行扑上了，双头铁拐攻下盘，狭锋刀啼出满于弧光。

桂星寒黑袍陡然缩小，似乎已隐入刀光中，天斩邪刀从中间贯入，从狭锋刀与铁拐的几微空隙中，贯穿、切入、怒张。

刀风锐啸似龙吟，烙渭光华猛然收敛。

双旋铁拐飞旋而出，贴地乱飞沙石滚滚。

狭锋刀连着一只手臂，抛掷出两丈外。

“天斩邪刀！”沉叱声震耳欲聋。

刀光再闪，再次怒张。

分向两方冲出的人影，终于冲倒在地，血腥刺鼻，剖裂的身躯在尘埃中挣扎。

天残的右手随刀飞走了，然后是右肋大开裂／

地缺的双头拐早已失手抛出，然后脑袋飞起三尺高。

桂星寒抱刀屹立如天神，虎目冷电湛湛狠盯着霸王许威，嘴角有冷酷的笑意。

两位姑娘两支剑，在他身后戒备，准备应付身后人群的围攻，冷静的神情令众人却步。

“你这狗屁霸王，冲上来！”桂星寒沉叱，天斩邪刀向前一拂。

举起霸王鞭的霸王许威，僵在当地脸色死灰。本来应该在天残地缺冲上攻击之后，随后加入行致命一击的，岂知天残地缺一上去就完了，失去随后乘隙加入的机会、机会已在稍纵之下即逝了。

另四位保镖不得不上了，怒吼声中，四支剑吐出四道雷电，一拥而上。

月白色的淡淡身影，从桂星寒身后倒翻腾凌空飞越，两支剑在飘落四保镖身后的刹那，已先一刹那化为电虹下射，各贯入一名保镖的背项。

剑光再旋，人影飘落，各划过一名保镖的腰背／将腰割断了”。

桂星寒庞大的黑色身影、恰好从白影上空飞越，天斩邪刀光华电闪，光临霸王许威的左肋。

三人配合攻击妙到颠毫，黑白光影你起我降，默契之圆熟令人大叹观止，已经心神合一融为一体了，一刀两剑成了追魂夺命的可布雷电，速度之快，与飞腾扑击之准确，令人为之目眩，看不出他们是如何出手攻击的。

霸王许威大吼一声，鞭一沉斜砸电掠而来的刀光。

刀光也疾沉，鞭砸将尽，被桂星寒的左手一把扣住了，鞭成了废物。

“你死吧！”

两面开刃的刀尖，无情地贯入霸王许威的右背肋，锋尖透出左腹前三寸。

刀一扭一沉，霸王许威痛昏了。

“杀！”桂星寒一脚将霸王许威的没断气尸体踢飞，刀向四周一指。

两照面，七个可怕的字内凶魔便从世间除名。

惨叫声与惊悚叫喊声齐发，四周三十九名爪牙，像惊飞的乌鸦，四面八方飞奔逃命。

“接收许家大院。”飞天夜叉领先便走。

对本城的人来说，集贤岭这座壮观的庄院，称为许家大院，名气荣登安庆第一大院。但在江湖朋友口中，却被称为霸下序。

届王庄易主，新庄主是天斩邪刀。

半个时辰之后，消息已传遍全城。

第一批赶赴许家大院，查证消息真伪的锦衣卫高手，共有十人之多，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由一位捕快带路，出了城加快脚步北行。

侍卫们散处各地追查线索，一时无法召回，连方世杰这位主事人，也带了人到东门外莲湖一带，查证三个可疑嫌犯的去向。这十个侍卫，是留守在怀宁老店的另一主事人，加以临时召集的，其中有两个侍卫，在新郑曾经与桂星寒朝过面，正好前往指认。

至许家大院约十六八里，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十一个人脚下一紧急如星火。

十里亭在望，远远地，便看到亭中坐着一个黑衣人，众人毫不在意，领路的捕快，不认识桂星寒，但凭公人的锐敏感觉，远在百步外便心生警兆。

“诸位将爷，亭中的黑衣人形迹可疑。”捕快一面走，一面向侍卫们发出警告。

黑衣人坐在亭内，面向北，一直安坐不动，甫面来的人，只能看到背影。

26

“可疑什么？小贼？”领队的侍卫反应迟钝，毫无戒心：“捉小贼，那是你的事。但目下你的公务必须搁下，我们的事要紧。”

“小的意思是……”

“是什么？”

“可能是冲诸位来的。”

什么？狗屁。”侍卫嗤之以鼻。

谈说间，距亭已至廿步内。

也许是……是天斩邪刀。”捕快不安他说。

“你是活见鬼了。”

“将爷……”

一声狂笑，亭中黑影暴起，眼一花，黑衣人已黑袍飘飘，挡住了去路。

“哈哈……”狂笑声继续：“来得好，在下已久候多时。”

“天斩邪刀！”认识桂星寒的侍卫骇然惊呼。

十一个人反应十分迅疾，熟练地列阵。毕竟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刀出鞘气势极为磅礴。

“你们是来找我的？”桂星寒不敢大意，天斩邪刀也出鞘。

一比十一，他怎敢大意？那位捕快虽然没有侍卫们了得，但必定是安庆府身手最高明的名捕，激斗中多了那么一个高手捕快，仍然是颇为危险的威胁。

“不错，阁下必须为屠杀咱们的袍泽偿命。”为首的特卫咬牙切齿：“咱们是军人，不会和你用武林人的规矩，作无聊的个人英雄式决斗，你必须死！”

“我不会怪你们倚众群殴，这是你们的职责。”桂星寒泰然他说：“面对众多的强敌，武林人也有搏斗的不同方式。这是殊霁哑的搏斗，那就各显神通各展手段吧！”

“纳命！”十个人分为三组，前面两组四象阵，后一组两人珍负责策应，刀光似海又似山，凶猛地冲进，势如排山倒海。

“留两个活口！”桂星寒高叫，在刀阵前后退，保持与对方乡冲进的速度相等。

阵后路旁的草丛中，月白的身影电射而出，两支剑有如奔衫雷掣电，射向阵后剑下绝情。

首先遭殃的，是那位跟在阵后推进的捕快，被身后递来的豹剑拍中右

耳门，立即昏厥摔倒。

一声长啸，天斩邪刀幻发熠熠光华，在对方阵势因阵后受到攻击，阵脚一乱的刹那间，人刀浑如一体，闪电似的贯阵而人，刀光过处血肉横飞。

好一阵惨烈的搏杀，三方冲阵，阵势大乱，仅支撑了片刻，死掉一半阵势便瓦解了。

仅逃走了一名侍卫。捕快也被飞天夜叉弄醒，赶狗似的赶走了。九具尸体拖到凉亭堆放，留待锦衣卫派人来收尸。

桂星寒不时察看尸体，不住沉思，背着手在亭口往复走，剑眉攢得紧紧的。

“大寒，你在想甚么？”飞天夜叉对他的举止大感困惑：“该走了吧，等他们大批人马涌到，岂不等于被他赶走的？我建立的声威便随之失去。

们。”飞天夜叉自以为是，分析眼前的情势，当然也有几分道理。

于方世杰那混蛋工放心计，阴狠机诈城府甚深，他事实上比冷剑功曹更能干，比陈百户的武功更高明。他知道我的刀可怕，再加上你们两把剑，不啻如虎添翼，怎会愚蠢得只派十个人前来送死？”

“会不会这十个人急功心切，自以为了不起奋勇争先？”葛春燕说：“我与他们打过交道，多少了解他们的性情，似乎每个‘人都骄傲、自负、急躁、不驯。事实上他们长官与部属之间，经常意见相左，不折不扣的骄兵悍将，一个个荣骜不驯，很难以军令约束。”

“我知道，连他们的指挥使，也管束不了他们 J 侍卫固然名义上隶属放锦衣卫。其实事权不一，侍卫须直接由皇帝指挥行事，另有军令系统，军令是不能抵触皇命的。问题是，方世杰该已知道我们占据了许家大院，知道我们要引诱他们出城决战，只派十个人来，想做甚么？去许家大院叫我们出来投案？”桂星寒指指堆放的尸体：一这些人中，没有一个称得上超等高手，没有 = 个可以独当 = 面，居然由一名捕快率领；浩浩荡荡前往许家大院示威，活得不耐烦了？”

一这……”两位姑娘发怔。

“晚上到怀宁老店去找他，就知道他们到底在弄些甚么玄虚了。”

“乔惠传来信息，说下江他们又来了三船人，人手倍增，咱们前往风险太大。”飞天夜叉有点不安，对方人多势众的确危险：“又说曾经发现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却只查不出可疑线索。

毕竟乔惠熊海对安庆不热，无法追查这些人的底细，要我们特别小心。。会不会是他们从南京调来的密谍？”

飞天夜叉是心细型的人，思虑比较周到些。葛春燕却相反，反应是直觉的。

今晚我去走一趟，先闹他个鸡飞狗走。”葛春燕磨拳擦掌，跃跃欲动：一我们既然正式展开反击，必须一鼓作气，给他们几分颜色涂脸，不怕他们玩阴的。要打，就拼命打；他们就是这样对付我们的，被他们一追千里，想起来就冒火。

“谁都不能去。”桂星寒说：“这一定是陷阱，要让我们认为他们不堪一击，让我们放心大胆去找他们，布下明暗的陷阱等我们上当。”

“有此可能。”飞天夜叉郑重他说：“小燕，他们一定会等候我们的，人手增加一倍，码头区附近再布下扮快丁勇，四面一堵，我们可能插翅难飞。”

他们实力增加，甚至可能主动出击呢！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四面一堵，我们可能插翅难飞。”

“他们实力增加，甚至可能主动出击呢！我们不能操之过急，有的是时间。回去再商量，谋而后动才是上策。”桂星寒开胎往回走：“他们不能等，锦衣卫的人，岂能长期在京都以外鬼旧？时间对我们有利，急不得。”

许家大院在江湖朋友口中，称之为霸王庄，院墙的建筑格同有如城墙，房舍的建筑坚固古朴，整座庄院，有如一座城堡。

那些食客和魔道朋友，树倒猢狲散，霸王许威一死，各奔防程走避一空。

这就是世情，人在人情在，人死两丢开。

一些庄了奴仆，也大多数作鸟兽汛。团 1p，已吧羽川孺，全躲在院后面的房舍里，他们哪有能力驱赶暴客？任由桂星寒三个人占据主宅。

主宅房舍甚多，一连七进，两侧也大院套小院，层层重叠，连厢并栋，里面的雨道回廊；大白天走在里面，也感到幽暗阴森。重要的建筑皆有重门复壁，夜间重门加锁，便成为许多隔绝的地区，生息其间的人便不相往来，天不亮彼此不可能见面。胆小的人住在这种地方，大白天也会疑神疑鬼吓得半死。

桂星寒三个人，占据这么大的一座庄院，用意就是引锦衣卫出城来找他们。在这种地方和大群高手决战，到处都可以藏身，百十个高手名宿，= 闯进来就会星散在各地，失去群殴围攻的优势，正好逐一歼除，按理应该是好主意。

如果锦衣卫不出城，好主意也成了馊主意啦！

桂星寒所担心的，就是锦衣卫的人不来，以逸待劳在客店，布下天罗地网等他。

锦衣卫派了十个人出城，就表示有出城搜寻他们的决心，但为何仅派十个，就令他困惑不解了。

那些人应该蜂涌而至，仗人多的优势，一劳永逸行致命一击，实在没有零星将人投入的理由。

回到许家大院，在空洞洞的巨大宅院内，巡视了一遍，天色就快黑了，由两位姑娘下厨准备晚膳，备受住宿的房间，准备膳罢进行下一步行动。

飞天夜又不许她的人将信息送来大院，怕被眼线所发现，要了解情势，必须进城，因此消息不灵通，没能掌握最新情势的变化。

他们不是强盗，不能将躲在各处的老少妇孺赶走，只好再三警告那些人，不许接近主宅免生意外，因此天一黑，有些房舍仍可看到灯光。其他各处鬼影俱无，黑沉沉有如鬼域。

主宅在第二进，堂深院奥，房舍甚多，三个人住在里面，实在大大了。晚膳设在一座小花厅内，主人使用的那间膳堂太大，点起两支烛台，比鬼火亮不了多少。在小花厅，至少在气氛上不那么阴冷。

“大寒哥，你估计他们今晚来吗尸葛春燕是急性子，急于知道当前的情势。

“他们如果有所动静，熊海会赶在前面示警的，不要担心好不好？”飞天夜又显得无忧无虑：“我希望他们放勤快些，蜂桶而至早作了断。”

“我总认为等他们来，不如前往宰他们来得实际些”葛春燕一直就是主战派，主张主动出击控制变局：“挨打的滋味我受够了，想起来就不甘心。”

“问题是，双方实力悬殊。”桂星寒苦笑：“别忘了在新郑的故事，我和小冷都曾经险遭不测。那时，他们有所顾忌，必须以决帝的安全为首要，所以不敢远离，被迫采取守势，备多力分，可以任由我飘忽不定，自由选择目标出入。目下主客易势，他幻已无顾忌，可以任意所之，任意主动向我们行致命的攻击，一旦落入他们的陷阱，那就大势去矣！”

“安庆的地方龙蛇，已经不受他们胁迫，作消极的应付，所以他必须亲自应付我们的袭击。我不会冒失地去闯他们的陷阱，让他们等空欢喜一场吧！”

飞天夜叉的十四名属下深具信心，认为足以监视锦衣卫的动静，对方发动大规模行动之前，就会有信息传来，因此并不赞成向怀宁老店展开行动。

“我担心暗中的一批人。”桂星寒对所发生的反常事故，仍然难以释怀：“如果是来官南镇抚司的密谍，这些人在暗处活动，委实防不胜防；那些人都是阴谋活动的专家。”

蓦地，他倏然放碗而起，似有所觉。

“怎么啦？”叹天夜叉一惊。

葛春燕反应更为敏感，跳起来迅速将佩剑改系在背上，表示即将有行动，剑系于背剑鞘不会碍手碍脚，夜间更是灵活方便。

“他们来了！桂星寒一口吹熄了两座烛台：“咱们低估了方世杰这混蛋。”

锐啸划空而至，砰啪数声巨响，有物击毁门窗，有物随后跟入；爆炸声震耳，火光与青烟涌腾，屋顶人影飘忽，不知底来了多少人？

“屏住呼吸快走。”黑暗中传来桂星寒的叱喝：“是毒烟与青磷毒火。”

在屋内纵火施放毒烟，毒上加毒。

“只有他们这间小花厅有灯火，难怪这些人能准确地找到他们。

到处都传出击破门窗进入的声音，对方果然倾巢而至大举袭击了。

“我断后，快退入密室。”桂星寒向在前面摸索的两位姑娘叮咛：“不可浪费精力接斗，敌势不明”

两声爆震，绿火青烟涌腾，有人从已先击破的窗户，投入两枚青磷毒火弹。

他们已退入另一处内间，岂知道这里已被人击破了窗户，在外面潜伏。

火光一闪之下，跳入两个以口罩蒙住口鼻的，见人就击。

一声轻嗟，架住一把剑，反手极力划开了对方的肚腹。

人化惊电，斜截住一剑走空的另一个儿挫身侧掠，刀过腿断。

“哎……”这人狂叫，仰面便倒。”

桂星寒快速地毙了两个人，但已耽误了一刹那，等他追出过道，前面已失去两位姑娘的踪迹。

过道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事实上无法看到走在前面的人。

他以为两位姑娘已先走一步，也就脚下一紧，向原定脱身的密室急奔，黑暗并不妨碍他的活动，这条甬道他早已熟悉，距密室不远。

糟了，前面火光连闪，有人从甬道对面冲来青磷毒。火弹连续爆炸。

青烟已呛得他呼吸困难，这玩意捂住口鼻，也阻止不了肺部受至刺激，而且甬道中浓度骤决地增，泪水模糊影响视觉。

另忧抉择，他挥刀向前急冲，劈面碰上几个眈眈的。冬影，生死关头到了。

两位姑娘摸索着奔向密室，没留意桂星寒是否跟在身后，事先已走熟

了这条两段式南道，黑暗中仍可摸索着墙壁急走。

他俩并不知道，对方已把许家大院房舍的格局摸清了。在这期间，她们只知道锦衣卫舍经派人，前来找许大爷求证徽消息，侍卫们并没在大院逗留，根本不可能了解大院房舍的格局。

刚绕过第二段南道，以墙壁作掩护的密室门，被人撞破了，砰然大震声中，一个黑影凶猛地撞上了走在前面的飞天夜叉。

黑暗中相撞剑贯入黑影的胸口，但也被凶猛的撞力所震倒，两人跌成一团。

青磷毒火弹恰好爆炸，火光一闪。

第二个黑影，毫不迟疑地一刀向刚起的飞天夜叉砍落，生死间不容缓。

葛春燕也反应出乎本能，飞身超越，一剑崩开黑影的刀，一脚踢中对方的鼻部。

靴尖前包铁，这是女性练武人常用的防卫性武器之一，既可保护脚趾，也可增加小蛮靴的寿命，用来进攻，比用手攻击的威力强三倍。

黑影挨一靴尖，脑袋几乎爆裂，大罗天仙也无法挽救，被踢得仰面便倒。

“林姐” 葛春燕势尽飘落，扭头急叫。

可是，飞天夜叉不见了。

她心中大急，想回头找寻，但已经没有机会了，一剑一刀已狂野地攻到。

一声娇叱，她用上了吴天神剑的杀着，身剑合一崩开剑，掌拍偏了刀，几乎在同一刹那楔入、冲出，削掉了使剑人的半边脑袋，再贯入使刀人的右肋，身形飞跃而起，撞破了大排窗，跃入一座小院子。

糟了，淡雾一涌，她感到眼前发黑，双脚不听指挥，向前摔出。

一个黑影从雾影中钻出，按住了她。

“我完了！她心中狂叫”

“擒住一个...” 按住她的人欣然高叫。

“你去死吧！” 她已陷入半昏迷境界，突然听到颇为熟悉的语音。

按住她的人向前一仆，伏倒在她身上挣扎。

她感觉出被人背起，便失去知觉。

桂星寒像是疯了，被两位姑娘失踪的事所激疯的。

他已经弄不清身在何处，本能地见人就挥刀，杀开一条血路，有路就走，见人就挥刀，疯狂地奔东逐北，希望能看到两位姑娘的身影。

青磷毒火的烟，实在令人受不了。这玩意正确的说，并非真正的毒物，江湖朋友甚少使用，也没有专用的解药，只能用布帛沾水掩住口鼻，减少吸人的浓度，但也支持不了多久。

不但呛得难受，呼吸困难，眼睛也刺得双目难睁，眼泪鼻涕一齐流。

袭击的人中，都是薄蝉纱扎眼，戴了掩口鼻的罩，因此并不受烟毒的威胁。

他必须出去，不然可能会被困死在内。可是，两位姑娘下落不明，是否仍困在屋内？

冲入一座大听，毒烟弥漫，磷火光芒渐弱，视界模糊，两把刀却排烟而至。

双方接触，已经近在咫尺，贴身发招，刀长的人就不够灵活了。

两位姑娘都用剑，身材也娇小，打扮也不同，一瞥之下敌我已分。

刀一上一下，两面齐至急如电耀霆击，他身旋刀转，躯体收缩上旋，铮一声挡住了攻上盘的刀，攻下盘的刀，则间不容发地掠靴底而过。

天薪器刀光华暴射，一旋之下砍掉右面攻上盘那人的半个脑袋。翻腾急转，刀再发似雷霆：光华掠过左面那人的右肩，右臂以及肩胸的一段躯体，离休飞跌而出，刀的劲道骇人听闻。

他心中焦躁，刀的劲道当然可怕。

不能再逗留了，屋内已无法找寻两位姑娘。

砰然大震中，他撞毁了大窗，冲入余烟袅集的大院子，猛地腾空直上，跃登瓦面。

一阵呛咳，他几乎踩碎屋瓦摔倒，泪水如泉视界模糊，吃足了苦头。

幸好屋上没有毒烟，烟比空气沉重。

伏在屋脊的镇火塔旁，好半晌才止呛收泪。

他感到奇怪，怎么没有声息了？

整个庄院黑沉沉，连后庄许家的老少妇孺住处，也看不到灯火，更不可能有人在外走动。

一阵寒颤通过全身，他机伶伶直打寒哧。

“小冷，小燕……”他厉声狂叫，纵向另一座屋顶。

没有任何回音，好静好静，血腥味随风飘散。

他发狂般逐屋飞跃，窜上跳下不住狂叫。

“小冷！小燕……”

“小冷！小燕……”

葛春燕被一阵剧烈的震动所惊醒，神智仍然模模糊糊，逐渐眼前清明，只是浑身乏力，昏眩感也令她无法恢复精力。

嗅入的淡雾，显然具有毒性，她嗅入不少，短期间发生的虚脱感控制了她。

她终于知道剧烈震动的原因了，背着她的人，正以一根手杖，击倒了两个人，利用屋角墙垣窜逃，后面有人穷追不舍。

“谁往外跑？滚回来！该死的东西，贪生怕死须受刚刑处决，站住！站……”

叱声震耳，显然在后面狂追的人，误以为背她的人是同伴，误以为同伴贪生怕死逃离斗场。

相距在二十步外，天色黑沉沉，看错人并不足怪，因此大呼小叫追赶。

贪生怕死逃离现场，当然得追究。

侧方屋角突然钻出一个人，距背她的人身后不足十步。

“不是我们的人，快追！”钻出的人大叫，飞跃而进速度惊人

背她的人猛地钻入一条长廊，脚下一紧。

后面追的人愈追愈多，不时发出追逐的信号。

这就是桂星寒跃登屋顶，发现人已撤走的原因所在，人都循信号发出处狂追，愈追愈远。

背她的人终于跳越院墙而出，往山林中一钻无影无踪。林中黝黑，草木森森，人往里面一钻，除非有猎犬，不然决难将人搜出来。

飞天夜叉从昏昏沉沉中醒来，感到浑身虚脱，而且双手动弹不得，似乎天在动地在摇。

灯笼的光也在摇，但可以看清景物。

是一处船舱，她对船舶不陌生。

她被丢在舱角，双手被反绑，牛筋索韧性奇大，绑得她双手酸麻。

体内显然受到药物所控制，气海根本无法聚气）她是行家，知道并非是制大责制经术所造成。

舱内有两个人，正在喝茶。她的轻虹宝剑，就搁在两人的身侧。

她倒抽了一口凉气，心中暗暗叫苦。

她认识这两个人：李凤和侍女丁香。

讲武功，一比一，这两个鬼女人，并不一定能胜得了她。但两个妖女的邪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便摆平她。她虽然从桂星寒处练了辟邪心法，概略地知道一些有关妖术的技巧、法器、药物，但毕竟修为有限，碰上道行高如李凤这种人，仍然相差大远了。

“该死的妖妇，原来是你们在搞鬼。”她气愤地咒骂：“你到底是弥勒教的甚么人？”

李凤两人的目光，落在她身上。

“你真想知道？”侍女了香阴笑着反问。

这位侍女了香·平时商孔阴森，冷冰冰不想多说话，任何时候的神色，都令人看了反胃，似乎这世间欠了她太多，她有理由仇世。

“当然。干飞天夜叉当然想，至少该知道是死在甚么人手中的。

“现在告诉你已没有多少关系了，我是……”

“你是那妖妇的侍女了香，我要知道她...”

“我不是侍女。”

“那是...”

“护法冷面魔女欧天香。”

飞天夜叉大吃一惊，有毛骨悚然的感觉。

冷面魔女欧天香，名列天下七怪人之一，与病阴判樊不平列名七怪人，辈分也相同，已经是中年女人了，竟然像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侍女。

天下七怪人年岁相差不远，但武功却相差悬殊。病阴判的武功不怎么样、全凭判官笔中的夺魂毒针，任意杀人而威震江湖。

据江湖朋友所知，冷面魔女的武功，在天下七怪人中坐三望二，举手投足皆可置人放死地，心狠手辣，杀人时脸上神色丝毫不变，冷森的面孔，是绰号的由来，黑白两道朋友，把她看成没有人性的魔女。

能荣任弥勒教的护法，必定是功臻化境威震江湖的高手名宿。

“我算是服了你。”飞天夜叉由衷他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这个一代高手名宿，居然扮侍女以接近天斩邪刀，计算一个晚辈。”

“我算不了甚么。她。”冷面魔女指指李凤：“你应该更佩服她。”

“她又是甚么吓死人的高手名宿？”

“她是教主的女儿，第三位千金，所以称三宫主李天凤，化名为吴娥。她是千面灵狐范媚的得意门人，你所看到的李凤，也不是她的真面目。

飞天夜叉真的心惊了，惊然大骇。

她记得，桂星寒曾经在新郑，直捣锦衣卫指挥中心，与陈百户打交道。当时，弥勒教的专使恰好在座，那位叫吴娥的女人，曾经与桂星寒雷霆一搏。

而这妖女以李凤面目接近桂星寒，桂星寒居然不知道妖女是曾经交过手的吴娥，可知道妖女的易容术，是如何高明可怕了。

“在本教，我叫三宫主灵幻仙姑。”李天凤嫣然媚笑，十分得意：“教中的弟子，知道我叫李天凤的人没有几个。你现在知道了，是十分光荣的事。所以你也得死得十分光荣。嘻嘻！当然我”对米莘的看法和解释，与你们世俗的看法和解释不同。”

“如何不同？”飞天夜叉硬着头皮问。

“比方说，我们在祭坛赤身露体礼拜，公然在弟子们面前，向德高望重的法师献身，是无上光荣的事。

“呸！无耻。”飞天夜叉咒骂。

冷面魔女歪身伸手，一耳光打得她眼冒金星。

“你知道我把你捉来，而且是瞒着自己人，偷偷把你捉来的原因吗？”灵幻仙姑李天凤笑向；

“不知道。”

“我要桂星寒。”

“你去死好了，他要杀你。”

“我已经接到信息，他没死。”

“你就要死 /

本教要将他剥皮抽筋，但我舍不得，我要他，他是我所遇见的佳子弟中，最佳的一个，我……”

“他会一刀宰了你。”飞天夜叉咬牙大叫。

“他不会，因为我将以你飞天夜叉的身份接近她，嘻嘻……”李天凤笑得花枝乱抖。

“甚么？你……，飞天夜叉大惊！当然笑不出来。

“我要留住你，模仿你的音容笑貌，然后把你送回香坛，用你作献牲。”

“你这天杀的妖妇……”飞天夜叉扭身伸腿飞扫，居然可用上半分劲。

半分劲派不上用场，被冷面魔女抓住她的粉腿，又给了她两个耳光，砰一声摔在舱窗下。

第一次感到孤单，他觉得把这一生最重要的东西失落了。

当然，两位姑娘不是东西，也不是属放他的，但在感觉中，似乎却像是他身上的某一重要部分，而不是外物。外物是可以失去的，身上的某一部分可不能失去。

他就有失去身上某一部分的感觉，绝对不能失去。

相处这段时日里，千里逃亡其实算不了辛苦，但也处身在紧张中，从来也没想到儿女私情。

两位姑娘皆是女英雌，个性爽朗、活泼、外向，都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在紧张忙碌、随时皆可能发生凶险中，哪有花前月下培养亲密感情的机会？因此他们相处，只能算是亲密的朋友而已。

一旦分离，而且在凶险中分离，感情立即强烈地改变，打破了亲密朋友的界限，迈入关切、思念的境界。再加上分离在生死不测的凶险情势中，那生死的恐惧、愤怒、憎恨、报复等等错综复杂的情绪影响，就会把他们紧密地结合成一体，就会激发出暴烈的情绪，去找寻失落的一部分。

“在全庄院穷找了半个更次，他已经确定两位姑娘，已经落在锦衣卫手中了，尸堆里没有她们。

两位姑娘如被活擒，只要他坚强地活着，能不断增加压力，对方才不至于毫无顾忌地将两位姑娘处死。

他不会想及其他的问题，唯一的念头是压迫锦衣上和他结算。

救人如救火，他立即奔向府城。

神熊熊海那些人，直接与飞天夜叉联系，他无法与那些人取得联络，不知飞天夜叉是否已逃至臆城，与他订：会合了？

半然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飞天夜叉不可能独自脱险逃入府城。

到达码头区，已经是五更初。

有些人命苦，人惜了行，注定了劳碌命，三更灯火五更鸡，别人睡觉他得忙碌。

辛勤苦读想功成名就的读书人，以及想出人头地有所成就的练武人，也会三更灯火五更鸡，埋头苦读辛勤苦练，但都是自发性。

码头的船夫，以及一些供应夜间活动人士吃食的小店，却是不得不在夜间活动的人，他”库此营生，不得不三更灯火五更鸡夜间活动。

有两艘上江来的客货船靠上码头。码头本来还有一些人活动，距怀宁老店不远的一家食店，原来仅有三个食客，立反”涌入十余名客人，店伙立即全部出动，店堂中人声嘈杂，显得活跃起来。

附近一些旅店，也有些人隐隐走动，那是一些准备一早赶船的旅客或货主，准备离店以便上船动身。离埠的客船，通常在晓色滕陇中启航。

店堂中已有二十余名食客，夜间食客们总算不再喧哗，一个个埋首进食，没有时间吩咐。

桂星寒那一身怪异的黑，出现在店堂，并没引起多少人注意，仅店伙略感惊讶而已。

沿江各大埠，往来的旅客形形色色，经常可以看到各种行径怪异的人，见怪不怪：

奔波搏杀，他一夜未眠，在怀宁老店附近进食，等于是在天罗地网边缘徘徊。

这里，应该有外围的眼线活动。

这表示他要蛮干了，直接向锦衣卫挑战。距天亮还有一个时辰，他活动的的时间不多。

不久，过来两位中年食客。看穿着打扮，不像是水客，短衫内藏有匕首一类短兵刃，不是好路数，流露在外的江湖气质，明眼人一看即心中了然。

“老兄，早。”那位生了一个朝天鼻的中年人，在他的右首拖出长凳坐下：“在下姓钱，钱财的钱，天下人人都爱的钱。请教。”

另一位中年人，在他的左首落坐。大木桌可坐八个人，一左一右权充陪客。

“在下姓桂。钱老哥，有何指教。”他心中虽然急怒交加，但仍可稳定地控制情绪，在没摸清对方意图底细之前，他的态度是良好的。

“在下料中了。”钱老兄颇为得意。

“老兄料中甚么？”

“你是他们要捉的钦犯，天斩邪刀。”

“没错，那就是我，我并没打算隐姓埋名逃灾避祸，公然和他们刀对刀剑对剑。”

“所以你老兄获得江湖朋友的尊敬喝彩，天斩邪刀已成大名动江湖的英雄好汉。桂兄，安庆没有可以担当的人物，庙丈小，容不下你这尊大菩萨。”

“甚么意思？”他一怔，口吻不对。

“桂兄，你已经是风云人物，固然是各方争取的对象，但也树大招风，一些地方小庙，不敢收容接纳，必须强而有力，敢担当的组合，才敢与阁下打交道，才配与尊驾平起平坐。”

他恍然，原来是作说客的人。

“我知道，安庆的龙蛇成不了事，在下也无意在此久留，办完事另有打算。”

“在下代表某一个组合，竭诚欢迎桂兄前往小聚，交你这位朋友，绝对可以保证桂兄的安全。锦衣卫南镇抚司那些人，有名的欺善怕恶，能力有限，只能欺负一些地方小龙蛇。”

“没错，安庆群豪被他们整惨了。老兄的抬爱，在下心领了，一方面在下有私务不克分身，另一方面是在下不希望被江湖朋友误解，误以为在下像被追急了的蛇鼠，情急求庇于某些人。再就是咱们素昧平生，连累诸位于心难安。”

“这个……”

“钱兄、也许贵组合真有庞大的实力，不畏锦衣卫作威作福，无奈你们何。”桂星寒诚恳他说：“但为了在下一个人的私事，贵组合有多少人肯同意，与锦衣卫为敌？他们会有多少人送命？据在下所知，大江上下游，帮、派、会、社等等多如牛毛，真敢和锦衣卫为敌的会社，至少在下还数不出几个。”

邻座一位年约花甲的食客，突然格格怪笑。

“敢和锦衣卫为敌的帮会教派不可能有，替锦衣卫办事出卖同道的人却多。”老食客用筷子向钱老兄一指：“他就是…

咦！小伙子，你知道了？”

钱兄两个人，一左一右仰面便倒，倒下便动弹不得，瞪着流露出惊恐神色的怪眼。

“我一眼便看出这两个混蛋不是东西。”桂星寒的手，从桌上伸至桌面，丢下两个袖箭筒：“前辈的笑声，促使他们情急下手，其实他们应该坐下来就出手的，胆气毕竟不足。”

“他们是南京来的，黑龙江的名杀手。”老食客说：“天斩邪刀的绰号，给予他们心理上的威胁甚大，所以下手有所顾忌，难怪有不少江湖朋友，喜欢取一些吓死人的绰号。小伙子，你怎样处置他们？”

“已经断了他们的任脉，丹田已毁。”桂星寒站起拍拍肚皮，表示五脏庙已经填满，该结账了，放下一两碎银：

“现在，该前往怀宁老店走走”

老食客离座走近，拈起两具袖箭筒。

不邀我做伴？”老食客笑问。

“老前辈……”

鬼手无常施不常。”

“哦！施前辈，久仰久仰。”

“银扇勾魂客杨其昌，称我一声施者哥。

“咦！前辈知道在下与杨老哥的交情？”

“他来了。”

“他在河南养伤……”

“来了。”

“他在此地？”

“昨天傍晚他失了踪，不知道溜到何处去了。我们是昨天午间，乘船从九江来的，沿江逐埠停留，打听你的消息。一落店，就知道锦衣卫在这里要捉你。”

“哎呀！他……这里的锦衣卫高手，有许多人认识他，他……”

“不必担心他，他精得很呢！我们是来助你的，水里火里都算我们一份。”

“施老哥……”

别婆婆妈妈，我们帮你是无条件的。老弟，自助人助，如果你没出息，没有人会帮你。杨老弟把你说得非常了不起，希望他不要言过其实。你怎么说？”

“哦！看来两位老哥，都不知道入暮时分，集贤岭许家大院所发生的事了。”

“不知道，只知道锦衣卫的人，以怀宁老店作指挥中心，倾全力对付你。老弟，你不打他们，他们就会毫无顾忌拼命打你，我赞成打上门去，干啦！”

“我正有此打算。”

“那就走呀！”

“好，先谢谢老哥襄助的盛情。”

“别客气。我助你；因为你是有理的一方。”鬼手无常手中的一具袖箭筒一伸，崩簧响处，晋出筒贯入钱老兄的咽喉，丢下筒又使用另一具，把另一人也毙了……“打蛇不死，报怨三肚，这些杀手如不毙了，后患无穷，走！怀宁老店。”

方世杰到达安庆时，来了三艘侠船；另外三艘快船是昨天午后到达的，晚到了三天，领队的人是陈百户，以及冷剑天曹病阴判一些高手名宿。

人手倍增，怀宁老店被包下了，不再接待其他旅客，可以避免闲杂旅客碍事，便于布置埋伏，他们是训练有素的劲旅，布防设伏学有专精。

夜间的警戒非常严密，天一黑就严禁有人走动，所有的店伙，天不亮不许出房。

五更正，即将破晓。枯候了一夜，天快亮了，担任警戒的人，难免有点松懈，夜行人活动的时间已过，不会有人前来送死啦！

隐伏在最外侧房舍的两个警卫，大意地离开瓦沟，跨坐在脊角的飞檐上，伸伸懒腰向前面房舍的屋顶眺望，星光下一无所见。

“那个王八不会来了。”一名警卫向同伴说：“长上的胆子愈来愈小，可把咱们累惨啦！天亮以后可能会很快地出动，咱们哪有精神办事挤老命？那狗王八绰号唬人，我不信他的刀真有那么厉害，我倒要斗他一斗，看甚么狗屁天斩邪刀是啥玩意。”

“你最好不要逞英雄斗他一斗，他那把怪刀，决不是咱们三五个人应付得了的，免得在送性命。”另一名警卫好意他说：“派出做诱饵的十个人，三两下冲错便死了九个，吓得长上那种目空一切的人，也心中发毛停止一切行动，寄望在这里张网布罗等他，你敢不要命斗他一斗？”

“你……”

“有所发现，你我唯一可做的事，是发出警号立即撤走，千万不要误事，知道吗？”

“我仍然想斗他）斗，哎……”

瓦片飞旋而至，击中人体的爆裂声，与飞行的破风声同发，可知瓦片的速度十分惊人。

两个警卫发出可怕的叫号，摔落屋上再往下滚。他们颇为称职，叫号声代表警号。

不远处的怀宁老店，似乎声息全无，毫无动静，没有人闻警现身。

毫无动静，表示叫号声并没引起注意。

屋脊上，桂星寒与鬼手无常，取代了两警卫的位置，向四十步外，相隔五家房舍的怀宁老店张望。视界仅可及高低差距并不大的屋顶，不可能看到屋下的情形，但应该可以听到屋下的人声)却毫无声息。

“知道他们的部署吗？”鬼手无常问。

鬼手无常与银扇勾魂客，同时名列江湖怪杰，他的手非常厉害，所以平时不带兵刃。

“饱餐之前，我曾经接近侦察了片刻。”桂星寒说，“是到船上侦察的，留在船上的人招了供。”

“船上人的口供不可靠，他们怎知道客店的部署？”鬼手无常对口供存疑。

“不需知道部署，知道所用的兵刃，凭常识判断，便可知概兄了。

“他们使用绣春刀，一部分人用剑……”

他们从甫镇抚司，弄来三十具三弯。”桂星寒冷冷一笑：

在下面布阵，等候来人往下跳。三弯每发三支劲矢，下去的人会变成刺猬。”

27

“唔！厉害，那简直就是死亡陷阱，下去一个死一个，只有铁打的金刚才吃得消。”

怀宁老店规模不小，里面院子天井甚多。当第三颗青磷毒火弹爆炸时，下面立即人声鼎沸。

绿光连闪，青烟涌腾。

叫喊声中，有人往屋上跳。

瓦片满天飞旋，破风厉啸惊心动魄。两人揭瓦连续飞掷，威力可远及百步外。

啊……”被瓦片击落的人，发出可怖的狂号。

下面的人零星星星往屋上跳，一部分人被呛得晕头转向，呛咳声此起彼落，表示已章法大乱。人一乱，黑暗中怎知道身旁同来的人是敌是友？

两个挟匪晋的人，跃登瓦面不停咳嗽，身旁人影幻现，刀光及体大劫临头~

对面屋顶跃上两个人，其中之一正是方世杰。

“天斩邪刀……”方世杰没看清人影，却从狂烈的刀光中知道来的是甚么人，骇然脱口惊叫。

惊叫声引起桂星寒的注意，刀光飞射，势若排云驭电，一闪即至，四五丈空间距离似乎不存在，但见刀芒闪动，刀气便已光临。

方世杰大喝一声，青霜宝剑急封，左掌同时吐出，用上了九绝溶金掌。

只要剑能架住刀，九绝溶金掌力便可乘隙突入了。

刀光略沉疾转，青霜剑没能架住刀，刀却掠过他的左掌上方，削断中

指尖半寸，连食指与无名指的指甲，也被削断了。九绝溶金掌力在刀气一震之下，吐出远不及丈便一泄而散。

“他反应超人，身形倒飞而起、一连串后空翻，半途变成侧空翻转移方向，飘落下面青烟弥漫的院子，捂住口鼻往房舍中一钻，溜之大吉。

鬼手无常是从侧方掠到的，一爪抓住了另一人的后颈，信手将人飞扔出两丈外。

“好高明的九天鹰翔身法。人鬼手无常注视着向下飘落的方世杰身影惊呼：“这是四海魔鹰方囚海的秘学，但这家伙决不是那头鹰。”

“见好即收，咱们走。”桂星寒开始撤走：“这家伙叫方世杰，锦衣卫武学舍的教头。”

“难怪，他一定是四海魔鹰方四海的子侄。”

安庆的人已见怪不怪，对怀宁老店出了骇人听闻的事故，并没感到惊讶，南镇抚司的将爷们出了意外，与市民无关痛痒。

抬出十四具死尸，上了一艘快船，运回南京办理善后，南镇抚司的官船成了运尸舟。

没有人敢单独离店，不敢再带同捕快四出搜捕，也无法派人胁迫城狐社鼠一同行动，躲在店中人人自危，大肆搜捕桂星寒的工作全部停顿，自顾不暇，安庆的黑白道好汉们，人人额手称庆松了一口气。

沧海神犀在床养伤，他的手下弟兄，依然可以派上用场，但并非被迫接受驱策，而是曹天斩邪刀传递手书，投入怀宁老店，由店伙拾交锦衣卫的将爷。

“本地的好汉们，谁也招惹不起，所以不敢不替天斩邪刀传信，又怕被锦衣卫的将爷间罪，所以只好扮胆小鬼，将书信投入店门，撒腿便跑。

监督好汉们投书的人，是老怪杰鬼手无常，躲在店左的街旁，看到店伙拾了书信才离开。

老怪杰本来打算自色趋店递书的，但沧海神犀为了表示拒绝与锦衣卫合作，这才派人代为投书，也乘机出口怨气，方世杰把安庆的群豪整惨了。

鬼手无常是老江湖，接触面比银扇勾魂客更广泛，出面与地方龙蛇打交道，可说胜任愉快。

已经是巳牌初正时分，他离开监视的街角、踏入店右首不远的庐江酒坊。

两个人在等他：神熊熊海，扮男装的飞茸乔惠。

“是施前辈吗？·神熊已备妥酒菜）肃容人座/晚辈姓熊，熊海：这位是敝同伴，乔惠姑娘。前辈放出消息，约咱们的人在此会面，请问有何指教？”

“你们认识银扇勾魂客？”鬼手无常直截了当：“他是老夫的知交。”

“月前在新郑……”

我知道，我在他口中知道你们的事 1 你们确是飞天夜叉的人了，杨老弟桂老弟都曾提及你们。桂老弟昨晚在集贤岭许家大院遇险，你们知道吗？今早才知道的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

“桂老弟要我找你们。哈！飞天夜叉与你们失去联络，是吗？”

“是的，我们正急得六神无主。桂爷他……”

“他在清水塘西岸，与锦衣卫的人约会。飞澈叉与葛姑娘，恐怕已经落在锦衣卫手中了，所以他要和那些人彻底断了，吉凶难料。”

“施前辈，据我们所知，锦衣卫昨晚并没离开怀宁老店，家小姐并没落

在他们手中。只是，家小姐失踪是事实、桂爷。。。。。”

“他正在设法营救。银扇勾魂客也是昨天傍晚失踪的，我已经放出信息，也许不久便可获得线索，会不会与你家小姐有关联？看来，我们得分头加紧追查线索了，何不到许家大院踩探一番？”

“查的人已经返回，人都逃光了，庄院内的确经过惨烈的恶斗，房舍一团糟。没有尸体留下，也找不到许家的人查问经什”

“听沧海神犀说，许家大院对面山上的集贤关，住有一些老卒，另有几个黑道小有名气的人物，在那儿藏匿，很可能从他们当中，查出一些线索。走，我们去问那些人，也想到许家大院走一趟，也许也可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呢。”

“也好，愿随前辈前往勘查。”

桂星寒与锦衣卫约会在西门外，鬼手无常几个人却出北门至集贤关，一北一西，双方借过了。

神熊熊海所获的消息，应该十分可靠，证实昨天傍晚，棉衣卫并没前往许家大院。那么，飞天夜叉与葛春燕的失踪，就与锦衣卫无关。如果能早一步将消息告诉桂星寒，或许会免去一场可怖的杀戮。

人数将近八十名，浩浩荡荡绕城而走。

正式的侍卫，外穿软甲佩有绣春刀，但没穿军装，行动以利落为主，没有军职的教头与密探，则穿劲装佩刀带剑。

两名捕快领路，冷剑天曹一马当先。这些人都气疯了，一天一夜中死掉二十余人，在这些骄兵悍将，自以为皇帝第一，他们第二的人来说，简直是破天荒的奇耻大辱，复仇之火燃烧得烈焰冲天，一个个像疯子，发誓要将桂星寒剁了喂狗...

方世杰是最冷静的人，他与天权仙女一面走，一面低声商量，他是唯一能抑制住怒火的人。

天权仙女当然更冷静，锦衣卫死多少人，与她毫无关系，只要死的不是她的情人方世杰就好。她是不会替这些人送死的，她永远不会争先恐后，主动向桂星寒递剑或施展妖术，这不是她的战争。

“那混蛋竟敢下战书叫阵，你知道有何用意吗？”方世杰一面走一面低声间：“这期间他一直就在逃命，昨晚他偷袭也并没成功，一沾即是用毒火弹骚扰，为何突然有了打硬仗的念忤子”

“你别忘了，飞天夜叉身边有可用的十几个人手，先四面埋伏，除掉我们一个算一个。这次，你千万别再逞能，老实说，你不是他的敌手，你心中明白。”天权仙女对这个情人十分满意，真不希望情人有甚么三长两短。”

“我也不得不面对他呀！毕竟这场祸事起因在我”方世杰长叹一声：“我真后悔，给了他一颗龙虎金丹救了他的命，那次让他死掉、岂不天下太平？”

“你似乎有责怪我的意思。”天权仙女脸色不悦：“其实要不是你卖弄怀有武当至宝，我怎会要你救他？他是本教所要的人，谁知道你也在计算他？”

“你别多心好不好？我从没想到会怪你。”方世杰陪笑 / 你们的人何时可以赶到？

“我怎么知道了我 j 直就在你身边呀，：哦！”听你的口气，你们将近八十个人，似乎并没有必胜的信心呢！”天权仙女语带讽刺：“他如果再邀乙些朋友助拳，你们得要地方官府派人抬尸回京都了。”

“你不要把我们看得如此不中用，那混蛋除了用诡计逃亡，打了就跑之

外，还有甚么值得骄傲的尸方世杰也有点不悦：“你们派了一个大少主来，又做了些甚么值得称道的事？”

再说下去、可能就会伤到自尊而反脸了。

前面传来一声信号，打断了他俩的话：

在前面开道的四个人，发出了有警的信号，众人脚下一紧，有人发出愤怒的咒骂。

八十个人，在桥头列阵。

二十四具连弯，举弯待发。这种一发三矢的三肾体积不大，是单人使用的利器。昨晚损失了六具，被桂星寒连人带肾搏杀的。留下了五具破损的、丢失了一具。

这里是同安前桥，横跨清水塘，也是西行道路的要津，堵住桥就断绝了交通。

清水塘其实是一条河，筑了水闸便成了塘，一座掇当大的水库，灌溉西郊的稻田。

所有的人，看到堵住桥头的桂星寒，在无比愤怒中，却又产生出无比的恐惧。

那已经不像是人，修可怕的于汰

脸上画了鬼面花纹，黑袍像尸衣，左手拥一张五尺长，两尺宽，寸半厚的坚木板盾，右手挟了一具三膏，腰间有二袋督矢。

天斩邪刀系在背上，皮护臂，皮护腰、靴管，都排插着大型的六寸柳叶刀，一柄柄尾尖反射日光令人心悸，整个人似已扭曲变形，成了半人半兽，半鬼半神的怪物，令人一早心胆俱寒。

这些人虽则愤怒如狂，却没有人敢冲上桥头。

匣弯劲道虽强，但如想贯穿一寸半厚的坚木，无此可能，贯一寸也相当困难。

弩以劲道胜，但那仅限放大弯。小型督力道不足，肾矢也轻而小。匣弩以多胜（双弩至九弩），劲道却比弓箭差远了。

“把两位姑娘还给我，我放你们平安离境。”桂星寒一字一吐，震耳欲聋。‘要不，我天斩邪刀杀得你们血流成河，刀刀斩绝，决不留情。陈百户，你怎么说？放还是不放，我等你一句话。’

他心理上已有最坏的准备，只不过仍抱有一线希望而已。

希望一线，未免太渺茫了，因此他全身布满了杀人的武器，作最坏的打算。

南北两镇抚司的锦衣卫官兵，如果决定要抓的人犯，一旦抓入天牢，就极少有可能活着出来了，不管是不是冤枉，命运便已决定了。

他们只捉人，不伤人；只处决人或虐死人，不让人活着出去。

两位姑娘被捉，活命的机会不超过万分之一。这些人天生的冷血，为了报复不顾一切，一旦抓住了仇人，结果不问可知。

“该死的逆犯，少给我胡说八道。”陈百户怒吼，嗓门也够大：“赶快投降，本官给你一条生路。事到如今，你还想顽抗？”

“去你娘的！放还是不放？”

“你要我下令进攻吗？”

“我在问你...”

根本就没有甚么好说的，说的话各走极端，谁也冷静不下来，只有一

条绝路可走。

厂声怒吼，陈百户举手一挥。

十六具匣晋打头阵，两具一组冲上桥头，每组相距三四步。第一组发射毕，立即两面一分，让第二组超越发射，一组连一组势如雷霆。

第一组六枚弩矢，钉在木盾上声如暴雨。

第二组刚冲出，桂星寒的匣舅发射了，弯头略摆，弯矢的散布面增加。

“哎……啊……”二枚弯矢击中了第二组两个人。

第三组冲进，强悍绝伦。

桂星寒背上匣弯，这玩意发射后，装矢不易，必须有充裕的时间。

飞刀一把接一把破空而飞，他也一步步后退。

持匣弯的人章法了乱，蜂涌而进。后面的人，也挥刀舞剑狂冲而上。

“哎……嗅……”

“啊……”惨叫声惊心动魄，人体摔抛。

军令如山，有进无退。

弩矢贯在木盾上，密密麻麻重量渐增。

他已退到桥中段，锦衣卫已损失了二十三个人，重伤未死的人狂叫救命，但没有人理会。

再击倒了两个，他飞退急撤，追的人紧跟不舍，不要命地狂追。

在桥头丢掉木盾，他展开轻功，不徐不疾掠走，引众人穷追。

一阵好追，不久他便消失在万松山的如海松林中，

黑袍更面，黑色消失了，换上了灰绿斑纹，三两闪形影俱消。

五十余名高手像鸦群，入林不久便四面八方分散了。

惨号声间歇地传出，追散了的人彼此无法策应，盲目地循声追逐，奔东逐北愈追愈散。

三名侍卫不敢再奔逐，小心翼翼向前搜进，三双怪眼搜索前、左、右三方的松树，匣弯随时可向发现的目标攒射，大过寄望在匣弯上，注定了要走噩运。

“转身！”身后传来怒吼声，弯弦狂震。

“啊……”后面两名侍卫来不及转身，背心中母向前一栽，匣弯扔掉了。

走在前面的侍卫骇然转身，匣弯发射。

身后没有人，三枝弩矢穿过松枝簌簌怪响。

“给你一刀！”吼声震耳，但看不见人，白芒一闪即至，端端正正楔入胸口。

“啊……”侍卫也扔匣弯仰面便倒。

“集合！集中，不许走散，不许走散。”前面传来陈百户的厉叫声。

人如果集中，便会失去追逐的速度，人多了行动不够快，不可能每个人的速度皆相等。

这表示人死得差不多了，已失去各自奋勇迫赶的勇气，主容易势，大势逆转。

“我要逐一杀光你们，不死不散。”桂星寒舌绽春雷大叫，引对方来迫。

他的身影与松林的色彩相差不远，伏下时如果不移动，对方很难发现他的形影，动如脱兔，一闪即没，对方看到了也追之不及。

好一场惨烈的大搏杀，万松山成了杀人的屠场。

未牌时分，山上已听不到杀声了。

三两个伤势还能支持的人，惊恐万状地返城。

最后，没受伤的人也陆续下山了。

八个人飞奔下山，一个个精疲力尽。

总算不错；还剩下十分之一的人。更幸运的是，还有一具匣晋。

这就是骄兵悍将的结果，急功心性激怒中狂追，忘了遇林莫入的禁忌，结果几乎全军覆没。

陈百户再也骄傲不起来了，死亡的恐惧征服了他，连防身的锁子甲也脱掉丢弃，以减少重量，逃的速度可以增快些，这就是所谓弃甲丢盔。

锁子甲是无数小铁环串连的短袖掩身铁衫，重量有十斤左右。禁得起刀砍剑劈，甚至刃尖稍粗的枪也可挡住，但却挡不住狭锋的箭矢。练武人的梦布衫（铁菩萨）名称由此而来；铁布衫也禁不起细小尖锐的兵器攻击。

‘铁叶甲是整块打造的胸甲，功能更佳也更重，细小尖锐的武器也难以贯入。练武人的金钟罩，就具有相同的功能，只是为期甚暂，而且必须有充裕的时间运功。

丢掉甲固然可以减轻重量，但却失去了防身的器具。

冲下山脚的小径，前面传出一阵阵阴笑，怪影一闪，鬼怪似的桂星寒拦住去路，那把怪异的天斩邪刀，在阳光下幻发慑小光芒。

看谁的反应快，人影一现相距不足三尺。

陈百户怒吼一声，左掌倾全力虚空拍出、这位百户的混元大真力火候相当精纯，情急行碎然）击，破空的劲道依然猛烈，掌出声似殷雷。

唯一握有匣弩的人，火速扣发出三道铁流。

怪异的人影一闪，再闪）三闪，像有五六个怪影同时出现，与分身术一样难辨孰真孰假。

方世杰反应更是高明，向下一仆，双手同时发射六枚打穴梦，然后飞跃而起。

天权仙女则采另一种方式，身形突然下缩，摹尔消失，像攻遁一样遁走了。

分冷剑天曹挥剑直上，是最勇敢的人。

病阴判先射出判官笔中的毒针，也形如疯狂扑上了。

一照面仓卒间狭路相逢，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谁慢谁死。

可是、他们各向一个虚影攻击。

最外侧的一个虚影，出现在他们的左侧有·友手先扔出一阵飞刀沃斩邪刀随即贯入人丛，光华幻化为眩国的弧光闪队，无情地割裂人体。

淬然与强敌遭与，各自反应不同地就有不同的结果。通常最勇敢的人，死的机会最大。这与人类反自然淘汰定律相同：战争死亡淘汰最强健勇敢的人。

动物植物，都是适者生存，只有最强健最勇敢的才能存活，弱者一一淘汰。

人类的战争正好相反，最强健最勇敢的一一淘汰，留下一些懦夫和胆小鬼才能苟活，把懦弱的基因遗传下来，再慢慢培养一大群人，准备另一次战争大淘汰旷：

所以只有在神话中，才能找得到开天辟地的神勇英雄。这种神勇，已经一代代逐渐在遗传中消失了。

四周摆了六具尸体，其中没有方世杰和天权仙女。

陈百户是唯一还没断气的人，混元大真力倾全力一击，来不及重新聚劲自保，失去自保的功能，而且护身甲也丢掉了，被一刀剖开了右肋。

你……你好残……残……他爬伏在地，右手仍紫握着绣春刀，吃力地抬起头、向站在一旁盯着他的桂星寒，发出愤恨的声音。

“我不否认。”桂星寒收刀：“但我的刀，不妄杀不残忍的人。而你们的刀，你们的手御专杀无力反抗南人，所凶我对我所做的事不后悔。”

“你……补我一刀……”

“告诉我，你们如何解决了两位姑娘？”

“我……我不懂你在说……说些甚么……”

“昨天傍晚你们夹袭许家大院……”

我们… 没……没有……岖……

问不出甚么了，陈百户已经停止呼吸。

桂星寒转身抬头，凝神留意方世杰飞跃而入的树丛片刻，那一带树林青翠；茂草纳人齐十分茂密。

“我不信你逃得掉 / 他冷然自语。

码头西北末端，沿江岸伸展出一条大道，连接沿江各村落，直抵十五里外的皖口镇。

这座镇也叫山口镇。那些曾在官府落案的罪犯、逃避仇家眼线的亡命、黑道的好汉、走私与偷渡客，都在这一带出入，雇船也有门路。

为了追查桂星寒的行踪去向，方世杰曾经由沧海神犀的爪牙，带他前来勘查了两次，所以对皖口镇不陌生。从这条路返回府城，可以直达码头。

从茂林修竹钻出，大道在望。前面不足一里便是江滨，透过树梢，可以看到江上行驶的船只风帆。

“你还敢回店，乘你们的快船回南京？”天权仙女向他问：“世杰，你想过了吗？”

这里距府城码头，约在五六里左右。他如果往左走府城，当然是回店乘自己的船，五艘船仍然泊在码头，船上和怀宁老店中，还留下一些侍卫和船夫，上船下放南京方便得很。“但相当危险，桂星寒可能在码头等他。

往右，就得到皖口镇雇船了。

“我想过甚么？”方世杰左右为难，还拿不定主意往左或在右

“你的未来”

“我的未来？我是西山锦衣卫武学的名教头……”

“你还能口去做教头？”天权仙女冷笑：你的人已经全军覆没，你口去做甚么？接受军法审判？虽则你没有军职。”

西山锦衣卫武学极负盛名，教头的荣衔十分崇高，本身并无军职，是礼聘来自天下各地，怀有奇技异能的高手名宿，是十分光荣的特殊人物，调教出不少超拔的侍卫人才。

后来大明皇朝覆没，满清龙兴长白，入关之后，所有的典章制度，几乎原封不动加以继承。西山锦衣卫武学也被接收，也作为训练三旗侍卫（初级侍卫）的武学。教头制度也保持，雇，聘传统，调教出身手更超绝、更忠心的皇家侍卫。威慑朝野，名震天下的血滴子超级特务；也出自这所武学。

方世杰怎肯放弃这名震京蹕的荣衔）逃口南京的念头极为迫切，却役进一步想到逃回的后果。

现在，天权仙女提醒他了。

“你这是甚么意思？”他悻悻地问。

“你心中明白。”

“我又不是领队。”

“但你是引起大灾祸的罪魁祸首。”

“胡说八道！”他大为不悦，被触及痛处，当然心中不愉快。

“是吗？”天权仙女冷笑：“回去，就算他们不追究你的责任，你也无立足呀！你没想到，在江湖开创你的英雄事业吗？”

“这……”

“你老爹是大名鼎鼎的江湖一只鹰，四海度鹰方囚海有极重的分量，十年前仍是一代果雄，与武当的浮云子有甚深的渊源。你只要打出你老爹的旗号，就可以成为现致的风云人物。”

方世杰意动，低头沉思。

“本教香坛边天下，执天下秘密会社的牛耳，励仙女继续下工夫：“我们会全力支持你，保证你可以创们局面。”

世杰，英雄不是天生的，需要有人捧抬。牡丹员好忒阔踩叶扶持。以你的才华，你该有号令江澜的局面，这次失败，佑不在你，而在陈百户悻悻暴噪，根本不接纳你们的意见，鲁莽地迷信武力一意孤行，一错再错不可收拾。我是旁观者涪，你们栽得太冤。”

“兹事体大，我得郑重考虑。喜说，也不能就此一走了之，”方世杰总算是有担当的人，开始往府城方向举步：从贵教这期间所表现的态度估计，全力支持我的可能佐并不高。”

“你要知道，彼一时此一时……”

“算了，此一时我是落水狗。”他自嘲他说“就算我挺身自立门户，在你们眼中，并没有利用价值，除非我愿意接受你们的驱策。”

仅走了百十步，路左的茂草丛中，升起桂星寒鬼怪似的身影，天斩邪刀光芒四射。

“算定你们会走这条路，在下已久侯多时。”桂星寒到了路中，劈面堵住了，“果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今天终于有单独见面的机会了。”

“姓桂的，你要赶尽杀绝吗？”方世杰色厉内在，拔剑咬牙切齿：

走不了，只好拼命。一比一，桂星寒比他俩高明多多，除了拼命，别无选择。

他俩可以分向南北逃走，应该可以逃脱一个人。方世杰轻功超绝，天权仙女会遁术，桂星寒只能追一个人，不可能在刹那间把人都摆平。

轻功赵绍的人，碰上可怕的仇敌，挤命的意厄并不大，至少可用谷斗术同旋，最后仍可利用轻功说身。游斗术可以应付武功高明一倍的强敌，而且此时随时可以摆脱纠缠渭之大吉。

方世杰摆屿的气势乙葱不像肯拼命的鲁莽匹夫、

天权仙女更裕、移至时随时皆可能一跃三丈。

“大概会的，唯星寒语气阴獠酷：“斩草不除根，萌芽复又生；让你活着口去，你将重新带了无数人，在天底下穷迫不舍，日子不好过。

阁下……

“换了你，你又如何打算？不过。

“不过甚么？”

“把两位姑娘的下落告诉我，我放你一马。”

“她们一直就跟在你身边，你怎么问起我来了？”方世杰一头雾水。

先随桂星寒曾经提过同样的问题、但陈百户在激怒中，不理睬其他的事，冲动地立即发起攻击。锦衣卫在天下各地捉人·从不让被捉的人巧言分辩，口口声声奉命行事，有理以后再说。

十之七八被捉的人，没获得有理以后再说的机会；除：能买通关节。

“仰这狗娘养的装甚么蒜？”桂星寒修养太差，沉声咒骂怒火冲天。

“闭上你的狗嘴！你到底想说些甚么？”方世杰也不相让，气大声粗。

一昨晚你们突袭集贤岭许家大院。

“见你的大头鬼，你怎么颠倒黑白？”方世杰抢着打断桂星寒的话：“你是轰动天下，天住残忍的刀客，不是借口雌黄的三姑六婆。”

“你……”

“你说话可要负责的，你已经是风云人物。昨晚分明是你大闹怀宁老店，识破我们所布的弯阵，用下三滥的纵毒火手段，杀掉我们十四个人。我看你是在做白日梦，梦见我们去袭击霸王庄。”

“噢！这个…”

“要不，就是你看到了鬼魂。”

“你敢说不是你们飞天夜叉与葛姑娘，在袭击中失踪，我找你们要人。”

“你见鬼，你……”

人影电闪、刀光似奔雷。

“挣”一声暴震，青霜剑轻搭刀尖，借刀飞跃两丈、脚一沾地折向又出三丈外。

刀光折向，猛扑一旁的天权仙女…

天权仙女怎敢接招？侧射三丈外有如流光逸电；

方世杰到了，大喝一声虚攻一剑。

一估即走，不沾亦走，你退我进，你左我右，这就是以弱斗强的缠斗，轻功高明的名家，也会有这种方法周使，常可把强敌缠得暴跳如雷。

但一旦被兵刃的威力圈罩住，那就凶险绝伦。

方世杰与天权仙女长久相处、合作的默契相当圆熟，短期间真把桂星寒缠住了，有惊无险。

纵使有天大的本事，也对付不了不接招的人，

追逐了几圈，桂星寒立即改变策略，不再理会在另一侧虚张声势的天权仙女，盯住了方世杰，也不再急急追逐，紧蹑不舍不再出刀攻击。

“好哇！咱们来练练轻功蹑形术：惟星寒语气轻松，保持两丈距离，脚下如行云流水，亦步亦趋：“在下以轻功自豪，碰上了高明的对手，难免有点技痒，好肠啦！加快些！快，快

……”

要不了几圈，方世杰已气息大乱了，

“快！快！你象拉破车的老牛，快……”跟在后面怪叫催促。

天权仙女也跟在他后面，不时冒险攻出一两剑。但他量之不理，任由天权仙女在后面胡乱挥剑。

心中一急，便忘了危险。

天权仙女对方世杰这位人才一表的情夫，确是出淤真心的喜爱，虽则她仍是弥勒教的人，仍然与弥勒教保持联络，夸意无意地扮演中间人，成为双方交通的桥梁。锦衣卫对她处境也”以默认，甚至有些事，还得交由她转

达给弥功教，关系相当暧昧。

方世杰一被盯卒，她却无能为力，骄子的默契也被打破，无力庙让她芳心大急。

一急便修而走险，羹地用足全力，剑化馆电人似是财剑而起，飞刺桂星寒的后心。

这次，桂星寒不伤她了，本来是布下的陷进，妞毫不知地往里跳。

她的剑已经递出，刀光暮然出现在她的左颈侧。

她浑身毛发森立，死亡断头的恐怖令她失魂，不甘就死，仓卒间缩头推剑急挡刀光。

刀劲不是劈落的，挣一声挡住了剑，像是吸住了，向上一扬。

桂星寒的大手，已扣住了她的右肩井，不但大姆指制死了穴道，信手一甩、她飞跌出两丈外，砰然摔落在草坪中，滚了两匝便动弹不得。

方世杰已逃出五丈外；扭头一看，只感到魂飞天外，烙沼刀光竟然在一眨眼间，光临颈侧要害，森森刀气彻体生寒，眼看要刀下头落。

这瞬间，眼角余光看到的景象是：被摔飞的天权仙女，正翻腾着向下坠落。

这表示桂星寒这刹那间的停顿，仍可闪电似的跟上挥刀。

求生的本能，发挥了潜能，猛地将剑后挥指向桂星寒急速冲来的胸口，拼个两败俱伤，同时身躯下沉，萎缩至最小限度，急沉着地。

刀光果然疾退，刀气似乎仍在颈际停留。

着地连滚三匝，一跃而起。

桂星寒站在面前相候，天斩邪刀伸出，相距不足八尺，两丈方团皆在刀的威力国内。

“我要砍阶你的手脚、让你慢慢的死。”桂星寒有如鬼怪的面孔，这时似乎更为可怖。

方世杰快要崩溃了，剑竟然不敢举起来，他知道，只要剑一动，刀光便会光临了，手一定所，双方的武功修为相差太远，轻功他也显然差了一大段距离。挤，不可佬有丝毫胜机；逃，脚下太不争气死路一条。

有种你……你就给我一刀痛快。”他嘶声叫喊：“不怨你。”

“你这狗养的混蛋该死一千次。”

“在下并不该死 / 他大声抗议：“我所做的事，决不后悔，那是我的本份，职责所芭我有权清除一切可疑的人，以保护皇上的安全。你是个刀客，一个极端危险的人物，不能怪我在新郑计算你，那是我的职责。”

“擅离职守千里追杀，也是你的职责？”

“我是奉命行事。”

“勾结弥勒教妖人，也是你的职责？”

“那与我无关，该由上级负责。...

“混蛋！我不接受这种托词。你计算我之后，立即与天权仙女勾搭上了。我姜知道你”突袭许家大院的事，要知道两位姑娘的下落。我与你“倪衣卫的仇恨，与她无关。她们如果有三长两短，我会杀上京都，刀刀斩绝你们这些残民以逞的混蛋。说！用你的命交换消息。”

“你听不懂我的话是不是？”他依然态度强硬，“我告诉你。

昨晚天黑之后，我们的人就在怀宁老店，布下晋阵等你送死，绝对没有人远至集贤岭突袭。你要我说甚么？编谎来骗你？”

大道东西两端，都有人向这里走动。

桂星寒狠盯春他的双目，吼他的眼神找线索小

“那些青磷毒火弹，不是你们使用的火器？千桂星寒不死心，继续追问。

“我们不用这种下三滥的玩意。脱坚决否认：“锦衣卫有时也借用神机营的火枪，但那玩意又长又笨重，没有人愿意使

用，同时也禁止带出京师。”

“那就怪了。”桂星寒剑眉深锁，相信方世杰不是撒谎：“难道说，是霸王许威的爪牙做的好事？嗜！这些人一定早就躲藏在后庄。”

“你到底想知道些甚么？”方世杰听不清桂星寒的话，也听不懂其中含义：“匣肾是从南京锦衣卫武备库偷借的，由陈百户亲自秘密运来……”

从皖口镇方向来的人，绕过西面的树林，便看到这里的人了，当然也让这里的人所看到。

“小冷！”桂星寒狂喜地大叫，不再理会方世杰。

来的人是飞天夜叉，依旧昨晚的月白色劲装，但脏兮兮成了灰斑色，轻虹剑仍系在背上。

“大寒，你怎么在这里？”飞天夜叉飞奔而至，猛然撤剑冲向方世杰：“姓方的恶贼，休走。”

方世杰正奔向不远处躺着的天权仙女，赶忙止步旋身，大喝一声，青霜剑发似奔电。

挣一声狂震，双剑接触，两人同向侧飘出丈外，半斤八两劲道相当。

28

“不要管他，小冷。”桂星寒急急喝止 / 我错怪了他们，他们所受的惩罚也够了。”

飞天夜叉不再冲上，徐徐后退：

“他是罪魁祸首，怎可轻易放过他？）飞天夜叉其实已退出发招团外，口气却表示不厄甘休。

“他说得不错，那是他的职责所在，虽则手段卑鄙恶澎了些。念在他曾经给我服了一厄龙虎金丹，我不再追究他的罪恶了。小冷，你为何离开许家大院不转回去？我我得你好普。”

“我被人追得上天无路，然后我又追可疑的人，最后不知身在何处，不久前才在西面看到 * tt，向村民问路，便到了此地。”

“那些人是何来路？”

“不知道。哦！你没擒住人间口供？”

“没有活口，他们匆匆撤走，可曾看到小蒲？”

“没有。我还以为她和你在一起呢！满庄澎炯，双日难睁，我好不容易冲出房舍，便被三个刀法可怕的人，追得亡命飞逃，”飞天夜叉收剑走近：“我们的行囊，是不是全完了？”

“行囊尸桂垦寒信口问。

“要不要去找小燕妹？希望她无恙。”

东面从府城方向来的人，出现在百步外小

“星寒！”娇叫声入耳，两个人飞奔而来。

严真是老天保佑，也真是巧极了 / 桂垦寒呼出一口长气，如释重负。

是已换了青色衣裙的葛春燕，和赶来迫寻他们的恨扇勾魂客。

方世杰解了天权仙女的穴道，看到桂星寒的人愈来愈多，心中一虚，拉了天权仙女，往北面的茂林修竹中一佑，溜之大吉。

桂垦寒肯放他，其他的人恐怕会拨剑相向，再不见机槽惫一定后悔的。

一阵欢呼，桂垦寒欣然与镊扇勾魂客寒暄，四人在路旁坐下，仍谈别后。

银扇勾魂客的伤势虽重，但救治及时，又有良好的药物调理，复原的速度甚快，不等伤势完全痊愈，便急急就道追寻桂星寒的下落，至湖广乘船东下，沿途打听桂星寒三人的消息。

他在襄阳碰上了鬼手无常，而人是知交好友，同是江湖怪杰，客地相逢喜出望外。他谈起桂垦寒的事，鬼手无常大感兴趣，不待敦请，便要求一同追寻桂垦寒的下落，慨然允助一臂之力。

“昨天傍晚我在东门双莲寺附近，发现了黑衣丧门曹戚、玄华仙姬江雪，那就是你在新郑抱漳山破庙，出手相簿的一双妖孽夫妇，他们是弥勒教的巡察，地位甚高，老怪杰说出失踪的经过，我在瞄中盯住了他们，一限就限到十里亭，他们离开道路越野而走，一走便走到集贤岭霸王庄，与潜伏在庄中的人，发起猛烈的攻击。

“原来是弥勒教在挖鬼，我居然把他们忘了，栽得真不冤。”桂星寒拍拍自己的脑袋：“我真蠢，居然以为他们已经放弃寻仇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你们，随后跟人想弄清是怎么回事，鬼使神差救了葛春燕 / 银扇勾魂客苦笑：“我哪敢和他们拼命？同时也不知道所救的人是葛姑娘。”

“我嗅入的灰雾有毒 / 昏迷了一天 / 葛春燕与飞天夜叉亲密地挤坐在一旁，脸上的笑容说明心中的愉快：“真感谢杨前辈的照顾，救命之恩不敢或忘。”

好在你体内的抗毒性不错，快要把人急死啦！”银扇勾魂客苦笑：“我也被迫得筋疲力尽，几乎累得旧创复发，又不敢觅医解毒，只能干着急。

“进城时，有人好意告诉我们，你和锦衣卫硬干；便和杨前

辈出来碰运气，天幸被我们碰上了；”葛春燕手搭住飞天夜叉的肩膀，笑吟吟地问 / 冷姐，你和大寒哥是怎样脱身的？”

“我是被他们追逐出庄的……”飞天夜叉把先前所说的经过再说了，最后说：“我也曾猜想是弥勒教的人作祟。但没发现有人用妖术，所以……，

“哦！冷姐，原来你也是刚才遇上大寒哥的。”葛春燕打断飞天夜叉的话。

“是呀！这一带我没来过，人地生疏，看到大江才知道身在何处；

小

“我们都很幸运，是吗？”葛春燕整衣裙跳起来，她就是无法做一个端庄的淑女，杨前辈，我们去找鬼手无常施前肇”

“对，真该去找他 / 桂星寒也跳起来：一他老人家去找神熊。小冷，你知道你那些人的藏身处吧？我们去找他，也许他们已经联络上了。

好，那就走吧……”飞天夜叉慢吞吞地整衣而起。

“大寒，我们先走。”葛春燕拉了桂星寒的手，拉腿慢跑，绸袂飘飘，速度甚快。

“这疯丫头乐疯了。”银扇勾魂客向飞天夜叉做鬼趴飞良叉，你有了相当

强劲的情敌，好自为之。记住，当仁不让。”

老怪杰对飞天夜叉甚有好感，对葛春燕在新郑就怀有戒心，性情本来就有点古怪，对正常的人就不怎么感来趣。葛春燕就是侠义道正常的人。

“我不怕她。”飞天夜叉懒得多说，与银扇勾魂客同行一。

前面，葛春燕亲热地挽着桂星寒的手膀，脚下甚快，一面走一面噙啼咕咕低语，状甚愉快亲眼，已经远出三十步外了，府城在望，已可看到西码头的房舍，

“杨老哥，请快两步，有事商量。”桂星寒在前面招手，将葛春燕向前送。

“商量下一步行动？一老怪杰快步跟上问。

“商量住宿的事，须防锦衣卫情急反噬。”

“好，说说你的打算。”

投宿的琐事，飞天夜叉不便过问，脚下一紧，限上了葛春燕。

锦衣卫的人忙得很，忙着派人收尸，没有再找桂星寒结算的力量，不得不把复仇的事暂且丢开。

银扇勾魂客与鬼手无常，在东码头的淮西老店落脚，带了棱旱寒与两女；也在淮西者歇宿。安顿毕，老怪杰立即表示要出去我鬼手无请。

“有人在店中传达的施老哥的口信，”老怪杰向桂星寒说：“他与林姑娘刘在府城的人，一同前往集贤关踩探，林姑娘，神熊熊海是你的人吗？”

是呀！飞天夜叉点头：“他是随从的领班，武功很了得，降魔杵分量不轻……”

你们共有十四个人？

对，女领班是飞鸢乔惠。

“他们关心你的安危，都去卜、

“我去找他们，”棱旱寒说：施前辈前往集贤关，是我请他去的。”

“你算了吧！你是主将，簿杀了半天，跑腿的事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老怪杰不同意桂旱寒一同前往，理直气吐：“好好歇息吧！人毕竟不是铁打的）你日在这里，可以监视锦衣卫的动势。”

“冷姐，你在店中和大寒哥做伴，多一个人也多一分安全保障。”葛春燕也要夕）出：“你的人部走了，现在去找他们要取行囊换衣裙，也是白费劲，等他词回来再说吧！你这身打扮，也不宜外出。我和杨前辈往 JL 走）旬使到许家大院找些线索，”

他们的行囊，其实已由飞鸢保管，许家大院只垒他们准备行动的临时占用落脚处，并杀住有的地方，要换衣改装，必须袋乔惠，

飞无夜叉这身袋扮，在郊外活动尚无大碍，在城内附近，可就令人侧目了。

银扇勾魂客的银扇活招牌，已经被锦衣卫所没收，活动反而方便，没有人知道他就是银扇勾魂客。要想再制造那么一把怪扇，一年半载也不见得可以制成，莫是砸了招牌丢了绰号啦！以兵刃特点作绰号，想永远保持还真不是易事。

桂星寒的天斩邪刀搏号，取得并不高明，除非他能永远保存这把刀，不然早晚会被勾销的，谁也不敢担佩，对某神物品能有效地永远保有。

宝刀宝剑，随时皆有易主的可能，而且易主的可能性甚大。宝刃必然会引人觊觎，性命也可能因室刃而丢，因此江湖朋友流传的谚语说：刃在人，刃亡人亡。

别人抢了你的宝刃，是不会让你活命的。

根扇勾魂客丢了银扇，活动反而更自由积极，偕同葛春燕绕城东北行，兴高采烈出店。

店内，只剩下桂星寒与飞天夜叉两个人了。

“我去叫店伙准备食物 / 安顿停当，桂星寒在房们的小客厅品茗，精力耗损过巨，显得有点疲倦：“小冷，要不要叫店伙替你买衣裙？你这样是无法在外面走动的，一有动静，实在不方便。”

“晚上再说吧！反正目下城内外风风雨雨，不宜在外走动引人注目。”飞天夜叉不介意地妈然一笑：“你认为我像小燕一样，适合穿普通妇女的青衣布裙吗？”

葛春燕所换穿的青衣布裙，就是普通妇女的穿着，成了一位小家碧玉，平平凡凡毫不出色。人是衣装，佛是全袋；即使美如天仙，穿了青衣布裙也出色不了多少，仅脸蛋多是不够的，气质风华无法显现。

飞天夜叉穿的仍是昨天的月白色劲装，曲线玲珑婀娜多姿，走在街上，几乎可以吸引所有的目光，在码头走动，真可以弓拨一场骚。

“在严湖走动，除：附有意扬名立万、而且有扬名立万的能耐，穿产面些就容易引人注目。一桂星寒离座走近，亲昵地拍拍她的脸颊微笑：“你这鬼样子跑出去，不引起码头一场暴动才怪。J、冷，你知道你是最美的夜叉吗？”

他一阵大笑，出厅去找店伙。

“夜叉不论美丑，都是会吃人的。”飞天夜叉在他身后说，也发出一串银铃似的娇笑。

方世杰与天权仙女，躲在不远处的草木丛中，直待桂星寒四个远出视线外，这才重新回到路上来。桂星寒轻易地放过他们，颇令他俩感到意外。

方世杰是有心人，有点醒悟。桂星寒向锦衣卫追问两位姑娘的下落，必定认为袭击许家大院，是锦衣卫所为，因此愤怒焦急之下，横定了心大开杀戒，导致腕卫全军覆没的厄运。

如果两姑娘不曾及时出现，他和天权仙女哪有命在？

回到路上，他又面临往左或往右的难题。

船上和怀宁老店，还留有一些人。他孤家寡人跑回去，对留在店中的人怎么说？说自己及时逃走留得性命，抑或据实把桂星寒不杀他的事和盘托出？

“你决定何去何从了吗？”天权仙女看出他心中的犹豫：

“很难下决定是不是？”

“确是如此；”他但然他说：“要做一个才华绝世，任何事皆可当机卒断的英雄豪杰，并不是容易的事，我就缺乏这份才华，日后的成就如何，并不乐观。”

“任何事都有几分凶险，问题是你有没有能力和勇气承担风险。”天权仙女用鼓励的口吻说：“你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还怕日后没有成就？”

“哈！我想，我真的需要建立我自己的局面 /

“不要想，要做。世杰，你不是池中物，只要你能把握机会制造时势，一定可以飞腾变化，我跟着你，也感到光彩和安慰呀！”

“看来，你是真心的对待我。”他含笑挽住天权仙女的小蛮腰，有力地挽紧 / 我根高兴。”

“噢！你……”

“今天，你可以一走了之的。”他情急绵绵地在白做的粉颊亲了一吻：“这期间，你我虽然同甘苦共患难，但每当紧要关头，你都是避开险境候机脱身。今天，你第一次和我拼命同抗危难。”

“因为今天只有你我两个人。”天权仙女偎入他怀中：“以往，我总觉得你的伙伴，从没把我看作自己人，貌合神离把我看成非我族类。所以，我也觉得你们的事与我无关。”

“今后如果我自立门户，你们的人真会全力支持我？”他郑重地问。

“那是一定的。”

“他们对你大概有所指示，有何条件？”

他当然知道，天下决无白得的钱财。

“无所谓条件，只希望能共存共荣合作无间。世杰，天下各地，有不少名气不小的组合，与我们保持同样的友好关系，我们从没向他们要求甚么，”

“弥勒教是第1大秘会，应该有客人的雅量。哦！有件事不知该不该问。”

“你我之间，还有甚么该不该的？”

“那个唆使天斩邪刀，屠杀我们十个人的李凤与侍女丁香、到底是不是你们的人？”

“世杰，请相信我，我的确不知道这两个女人是谁，更不敢乱猜是我们的人。”天权仙女用恳求的语气表白：“本教弟子满天下，有些事是不宜让不相关的人知道的。七仙女的地位不高也不低，只负责执行，而不涉及决策，也不许过问职责以外的事，所以……”

“在新郑以专使面目，与陈百户见面的三个人。”方世杰抓住话题不放：“三个人是吴世、吴非、吴娥。吴世是大少主李大仁，是真的？”

“我们都确认他是真的大少主。”

“那位美丽如仙，武功惊世，全力一击，惊走天斩邪刀的吴娥，到底是甚么人？”

“可能是祖师堂三十六守护天尊之一。”天权仙女但然他说：子我的地位不高，七仙女还不配出入祖师堂，只认识几位守护天尊，其他的天尊我见面也不认识，真的，我不认识她。她既然与大少主同行，应该是圣堂的重要执事。圣堂除了三十六守护天尊之外，有许多执事人员兼理外务。

“这位吴娥，想必也不是真名，迄今为止，我知道敌我三方的人，都不苦发现她的踪迹，岂不可疑？”

“你……你怀疑……”

“他就是李凤。”方世杰肯定他说。

“别胡思乱想了，你简直想人非非。”天权仙女娇笑：“李凤如果是吴娥，会屠杀你们的人？弥勒教希望借助锦衣卫的力量，抓住天斩邪刀剥皮抽筋呢！我想，你的意思并不在此。”

“你是说……”

“你很想她。”天权仙女媚笑着拧了他一把：“你与绝大多数英俊的男人一样，风流自命，见一个爱一个，你以为我不知道呀？”

“想她？我只见过她一面……”他尴尬地一笑。

“一见难忘，也一见钟情呀！这样吧！日后你可以向大少主打听，也许我会替你尽力。”

“晴！你倒是大方呢？”

“男人有几个女人，并不是罪大恶极的事。世杰，我这种女人，看多了世情，是甚么都不在乎的。本教对儿女之私，从不干涉压抑。老实说，人活在世间，追求名利固然是首要目标，那也只是表面的假象，骨子里说穿了，还不是为了饮食男女？如果禁止饮食男女，还有人肯替本教卖命吗？我跟你，本教弟子根本就不以为怪。”

“算了，日后再说。能和你们的人见面吗？”

“你的意思……”

“我要和你们地位较高的人谈谈。”

“这……”

“我是当真的，我要为日后打算。”

“你现在就想见他们吗？”

“对。”

“往西走。”天权仙女往西面一指。

“不在府城？”

“不在，所以没有人知道本教有人在安庆活动。船泊在皖口镇，相距仅十五六里，往来十分方便。据我所知，大少主已经来了。”

“好，带我去找他。”

“赶两步。沃权仙女欣然说。”

银子勾魂客和葛春燕，从莲测：入城，并没勘、走，没有赶往集贤关的打算。

果然所料不差，鬼手无常勾神熊一群人，已从集贤关失望地返城，在城内的联络站与银角勾赫碰面，立僵吩咐人手出活动。

银扇勾魂客与神熊一群人不陌生，由他指挥策划一切应变事宜。

鬼手无常偕同葛春燕，登门拜望养伤的沧海神犀。

锦衣卫的四艘快船，载满了棺木，天气暖和，尸体虽有棺木盛殓，也不宜存放，快船陆续下放南京，在南京办理后事。

城内城外，牛鬼蛇神重新开始活动，百无禁忌，锦衣卫已不再控制他们了。

人是铁，饭是饥博杀了半天，嗅足了血腥，体能大量消耗，最急迫的需要，就是饱餐一顿美味食物，补上体能的损耗。

店伙送来丰盛的酒菜，摆在桂星寒的卧室夕)问，圆桌上八味菜肴，鸡鸚鱼虾美味可口。

四壶花雕，加上一壶女儿红，烈酒淡酒各喝各的，关上房队这里是他俩的天下，不必再顾虑锦衣卫的人打上了来。

桂星寒一面进食，一面把昨晚激斗卦散后，所发生的经过，简要地一一说出。

“如果我知道是弥勒教所为，今天这场惨烈的搏杀便不会发生了。”他最后感慨他说：“锦衣卫会查出这件血案的始末，必定可以查出弥勒教两次借刀杀人的因果，今后将有所举动，弥勒教的日子必定不好过。”

“我们也会向弥勒教讨公道，是吗？”飞天夜叉信口间：“他们人多势众……”

“人多势众并不足恃，棉衣卫今天的修败便是明证。”桂星寒的虎目中，涌现肉食兽的阴厉光芒：“论勇猛，弥勒教还没有人，能与陈百户那些人相提并论。论妖术，他们也不比丹阳别业的人高明。小冷，还记得那晚在丹阳

别业，我们所经历的事故吗？”

两个姑娘迄今为止，还没将那晚的梦境说出，那牵涉到她们内心的感情变化，不足为外人道。

那天晚上，弥勒教与锦衣卫的人，都同时在丹阳别业历险，当然知道丹阳·别业的妖阵是怎么一回事。李大仁如果妖术能压得住主人，怎会作破釜沉舟的打算？

“怎会忘了？”飞天夜叉似乎余悸犹在：“大寒，别业主人的妖术，你克制得了呀！”

“只是幸运而已。”

“幸运？”

“有些伎俩，我还没有本领破解呢！比方说，利用灯火引发幻觉与意识的高深技巧，就很难控制心智。窗花的图案，可以深入人的意识中，鲜活地幻现在限俗，他们的活动，完全发自你潜藏的想象。如果我们不曾读过书，不曾见过古迹所陈列的神话故事图案，你怎么知道那些窗花图案是刑天、伏羲、女媧、餐和、量尤？一点点意导，就可以诱发一连串潜意识想象扩张，委实难以抗拒，稍一大意就陷入神智崩溃的结局？”

“幸好我没崩溃，也不算厉害呀！”

“不厉害？那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保护你们的结果。你不信是不是？哦！我知道，我曾经传授给你辟邪的心法。你看看我的手。”

桂星寒放下筷子，张开手掌，慢慢伸近飞天夜叉的面前，五个指头徐徐屈曲不定，形成各式各样的线条。有时像张开手脚的人，有时像野兽张牙舞爪；有时候像某些物体在舞蹈……

他口中，发出奇怪的声浪。虎目中的光芒，也在变幻、闪动、转移……

飞天夜叉先是好奇地微笑，然后脸上的表情百变，然后变得神情茫然，然后……

强中更有强中手；最超绝的魔法师，有时也会受愚弄，就看谁的道行高。

桂星寒被拖至壁根，倚坐在地上。

他目光茫然，像个没有知觉的白痴。

飞天夜叉在拾掇两人的物品，把他的天斩邪刀和百宝囊，用撕开的棉被里布裹住，轻虹剑也一并裹了，携带比较方便。

将房门拉开一条缝向外瞄，看到廊下有两个旅客，倚在廊柱下交谈。

她发出两声暗号，两个旅客急奔而至。

“越窗往屋上走，”一个旅客抢入房低声说：“有几个地头蛇）派在店中照顾他们，是沧海神犀的人，所以础从店门出之。

“你们带人先走：我听后，”她闪出房，警觉地目意是否有人出现。

不久，葛春燕抢入房中，酒菜仍在，房中鬼影俱无。后面涵人鬼手无常、银扇勾魂客、神熊熊海、飞鸳乔惠一大群人。

葛春燕在床后的草席下，翻出一个纸方胜，匆匆打开看了一遍所写的字句，随即交给鬼手无常。

“老天爷，真被我料中了。”她抽口凉气：“冷姐不妙，我

。。。。。

“火急燃眉，你要冷静。”鬼手无常拂动着写满字的纸张：子按计划行事，立即动身。有沧海神犀的弟兄沿途照应，但仍然不可大意。”

“施前辈，桂小哥的妙计行得通吗？”神熊满脸愁容，坐立不安：“家小姐……”。

“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行不通也得行/鬼手无常沉声说：“只有那妖妇把桂小哥，带往你家小姐囚禁的地方。老实说，目下谁也不知道弥勒教的人，到底在何处藏匿。”

“立即动身，迟恐不及。”银扇勾魂客的话，在神熊这些人心目中有分量。片刻，人去房空。

两艘快船来自上江，驶入皖口镇码头，船夫们一阵忙碌，篷帆牵羹手脚利落。

码头停泊的船只不多，都是些货船。私家船只通常泊在码头西岸，这些船只以快船为主，都是沿江一些大户的自用仍只，不许闲人靠近。

左邻有五艘快船停泊，船上不见有人活动。

刚泊妥搭上跳板，码头上出现方世杰与天权仙女两个人。

大少主李大仁刚好出舱，在舱面便看到急步而来的方世杰，颇感意外。

天权仙女抢先登船，恭敬地向大少主行礼。

“吴兄……不，大少主李兄。”方世杰含笑行礼/诸位似乎刚到。”

不错，从九江赶来，在小孤山小有耽搁，晚到了半天/大少主皮笑肉不笑回礼：“稀客，但在下无任欢迎。你们真找到天斩邪刀了？”

“曾姑娘可以禀告一切。”方世杰的脸色沉重：“在下是专诚前来拜会的，但决不是落水狗。”

“噢！方兄……”

“启禀大少主，属下刚从府城来，最近所发生的变故，容后下禀明……”天权仙女欠身急急地禀告。

“请方兄至舱内接待。”大少主伸手肃客：

这艘船上，共有二十余名男女，皆扮成舟子，大少主是唯一穿着华丽的人。

中舱俗称官舱，是招待宾客的地方，也是主人的宿处。方世杰就是宾客。

邻船的舱面，有人向这一面打手势信号。原来左邻的三艘快船有人躲在舱内，不是空船。

听完天权仙女的禀告，在座的十余名弥勒教首要人物、脸上全变了颜色，撒寒的神勇惊得心中发寒，甚至有些直流冷汗。

“经此挫败，锦衣卫显然不能再和天斩邪刀周旋了、也无

此能力，死伤太过修重，劫后余生伪人，返京后必将引起轩然大波，后果难以逆料、”方世杰说出自己的处境：“所以）我决定不再回京，我还有一些朋友。南京方面，家父的一些友好，仍可获得他们的协助，在江湖创局面仍然游刃有余。这期间当然难免遭遇一些困难，希望能获得贵教鼎力支持。

以往锦衣卫这些骄兵悍将，全力对付桂星寒，不但与弥勒教目标相同，而且利害一致，实力十分坚强，是弥勒教最可倚赖的战友，大少主仍然不敢太过亲近，各怀鬼胎保持距离。目下锦衣卫已没有利用价值，大少主哪有兴趣支持扶植一个失势的丧家之犬？

方世杰并不蠢，当然知道失势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一见面，为了维护官尊，硬着头皮声称不是落水狗、但他心中明白，其实是丧家之犬，比落水狗好不了多少，不承认也不行。

“自创局面是好事呀！何况你有足够称霸江湖的条件。”大少主脸上不再是皮笑肉不笑，而是不屑的阴笑：“我只想知道，你能不能继续襄助在下全力对付天斩邪刀，你的人可不可以在最近期间赶到？”

方世杰一怔，心中暗恨。

他哪有能力继续对付天斩邪刀？如果还有能力，他犯得着前来请求支持，犯得着丢弃基业另创局面？大少主这番话，比掴了他两耳光更疼痛。

他也是一个胸有城府的人，紧要关头可以控制情绪的变化。

“那得看大少的所谓最近期间，近至何种程度了。”他心中的恨意，丝毫不曾形于脸面：“安庆至南京，顺水快船一昼夜可赶到。”召集人子回航，是半个月后的事了，”

“确是如此，”他不得不承认事实。

事实是：他能否召集得到敢助拳的朋瓦连他自己也怀疑。

“方者兄，你知道远水救不了近火吗？”

“那可不一定哦！他淡淡一笑：“咱们追逐桂 J、狗三个人：花了月余时日，结果如何？大少主在这十天半月期间，如果能毙了桂 j、狗，就用不着区区在下。如果不，在下的人仍然可派用场，不是吗？”

“好吧！我给你半月期限，如何？”

“好，半月。”

“半月期限如能赶到，本教全力支持阁下在江湖扬名立万。如果不，老兄不要来找我了。”

一言为定。他硬着头皮说。

他道自己不可能办得到，在南京召集人手谈何容易？锦衣卫全军覆没的消息，必定比他先传抵南京、谁还敢不要命，帮助他对付可怕的天斩邪刀？

他如果态度强硬，甚至反脸，恐怕出不了眠被这些人将他的尸体沉入江底。

他立即告簿，偕脸色难看的天权仙女匆匆登岸。

一个失势的人，还能要求甚么？

邻船过来了两个人，那是早几天便在安庆侦察的领队。

弥勒教目下的主事人是大大少主，这一队人，幸运地中了头奖。

结果并不幸运，入暮袭击许家大院，死伤过半失败得相当惨重，比锦衣卫全军覆没好不了多少。

大少主听完禀告，后悔不迭。

“我真不该在小孤山多逗留了一天 / 他顿足后悔：“这小狗命不该绝。”

属下本来要天权仙女，唆使锦衣卫的人协同袭击的，他们也同意了，午间出动十余名侍卫，打算虚张声势，逼桂小狗入庄藏匿不至于窜走不定。”负责人继续禀告：“岂知反而弄巧成拙，小狗逃匿的目的达到了，锦衣卫却因此而丧胆，在怀宁老店布阵死守，导致我们奇袭缺乏支援，失败得委实不甘心。”

“那表示天权仙女没尽全力了。”大少主脸上变了颜色：“她要负责。她刚走，你们为何不早些过来禀报？你们也误事。”

“大少主明鉴。”这人哭丧着脸，不胜惶恐 / 大少主的船刚停妥，她就带了方世杰来了。属下一直就没责备她失职，事实上她也影响不了陈百户的决策。方世杰毕竟不是正式的侍卫，陈百户不可能对他言听计从。”

“她失职是事实，哼！”

“属下派人把她追回来。”

“这……算了。”大少主气消了大半：“也许我错怪了她。三宫主早就秘密抵达这一带府州了，你们可有她的消息？”

“没有。”那人摇头：“三宫主的化装易容术出神入化，她如果不和我们联络，就算迎面相遇，也没有人能认出她来，也许，她已经到南京去了。”

“你们留心些。”大少主烦恼地紧绞回头：“她坚持单独行动，我担心她出意外。”

“那是不可的事，三宫主在江湖行走八载于兹，从来就没出过意外。再有冷面魔女欧护法在她身边照料，没有人敢在泰山头上动上。”

“但愿如此。要切实派人盯牢桂小狗，千万不可打草惊蛇，我们人手不够，必须谋而后动，我们再也经不起再次失败了，这小狗如不早除，将是本教的心腹大患。”

“是的，他已经是咱们的心腹大患了。”

立即召集重要的执事人员，研讨行动大计。大少主带来了六十余名弟子，实力仍然足以一拼。

两个村夫抬了一只大木箱，一个村妇在后面跟随，戴了低槽的遮阳帽，毫不引人注目。

木箱内，藏着昏迷不醒的桂星寒。

远出八九里，大道向江滨靠，所经处全是茂林修竹，江滨盛长着丈余高的芦苇，视野有限。

迎面来了垂头丧气的方世杰，与脸色同样沮丧的天权仙女。

两人心事重重，哪有心情留意平凡的村夫村妇？

“我这，一走，就不会再回来了，超过村夫村妇，方世杰说话有气无力：“大少主可能也知道我不会回来，为何仍然让你跟着我？”

“你日后总会在江湖闯道，不是吗？”天权仙女的回答也懒洋洋地。

“不错，我方世杰不是池中物。

“一只你有所成就，有我在你身边，你会与弥勒教为敌吗？

这叫甚么？放长线钓大鱼？

“有甚么不对吗？我告诉你，有不少巨豪大霸身边，有我们的人隐身）有些已隐伏十年以上了。一旦发现这些豪霸，有对本教不利的消息，本教将先一步展开行动，劝阻不听便立加制裁。世杰，你打算离开我了？”

“你知道我亟需人手。”

“我会帮你。”

“你是我最满意的女人。”

“我知道我的竞争力有多少分量。”天权仙女可不是甚么含蓄的女人：“我知道如何取悦男人，如何获取自己的快乐，不论在任何方面，你我都是相配而且力敌的一对露水鸳鸯。今后，我希望……”

“你希望什么？”

“希望能保持良好的恩爱情谊。不管你日后飞黄腾达，或者落魄江湖，一旦非分手不可，能够好聚好散，不伤和气，挥挥手后会有期。”

“我会有这分洒脱的豪情。”

“但愿如此。”

又有两名大汉擦身而过，远处又来了两个人，终于引起他俩的注意。

“是姓葛的小泼妇！”方世杰惊呼。

“那老鬼是银扇勾魂客。”天权仙女也认出迎面而来的人是谁了。

“快走，方世杰拉了天权仙女，急急往路左一窜，槽之大吉。

“休走！”远处的葛春燕大叫，一跃三丈余。

草木丛生的地方，怎能追及两个轻功高手？

大道前后不见人踪，在路旁歇息的村夫村妇，猛然往南面的芦苇丛一钻，抬了木箱急走，绕了半里地，便到了一处小江湾。

一艘小型货船，泊在芦苇围绕的江岸，十分隐秘，不走近决难发现。两根桅杆皆已放下，货船的舱本来就比客船低，躲在芦苇围绕中，不可能被人发现。

有四个人跳下船相助，木箱上了船。

八个人操纵两根长桨，船立即启航，悄然滑出芦苇丛，缓缓向江心移。

桅杆竖起了，挂帆的人技术十分纯熟。

“那艘船！”一名大汉在岸边，用手指着刚升帆的船：“一定是躲在湾里的，极为可疑。”

“能找到船追赶吗？”银扇勾魂客焦急地问。

中帆升起，前帆也斜升，船破水上航，由于没载货，双帆吃饱了风，轻快地向上游飞驶。即删立刻追赶，也不易追上了。

“杨前辈，前面五六里是皖口镇，在下只能找到货船或者渔船，船速赶不上这艘吃水轻的小货船。”大汉直搓手摇头。

“那……那怎么办？”葛春燕急得跳脚。

“退回府城。”大汉说。

“老大，退回去…”

“退回去只有七八里，但在府城，在下可以供给诸位性能良好的快船，速度比这艘船快三分之一。只需记牢这船的特征，一天便可追及。

“走，回府城。”老怪物听然决定。

货船不会引入注意。三官主李天凤使用货船，难怪连弥勒教的人、也不知道她的行踪。

其实她是很小心的、一直就在弥勒教的船队附近出没，可以暗中跟随自己人行动，有了意外，也可以很快获得自己人声援。

货船上共有十二名船夫。女人共有四个，包括三官主与冷面魔女。

冷面魔女天生的发育不全，表面看像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其实已经年近半百、快要成为老太婆了，唯一可分辨年龄的是那双锐利、阴森、慑人的眼睛。她负责看管飞天夜叉，制了穴道更用牛筋索捆上手脚，身在船上，即使不加捆绑也插翅难飞。

船向上游飞驶，船上一阵忙碌。

两个侍女打开木箱，拖出昏迷不醒的桂星寒；

塞坐在舱壁角的飞天夜叉，只感到心胆俱裂。

“大……寒……”她凄厉地狂叫，向前挪动。

一旁的冷面魔女，一把揪住她的发髻，把她拖国踢了她一脚，把她甩向舱角。

“你知道该怎么死了吧？小泼贱。”坐在不远处，打扮虽是村姑装，但脱掉外衫裙，现出月白劲装的三官主，不但身材与她相差无几，面貌更是神似，怎么也看不出是两个人。

两人都是天生的瓜子脸，年岁相若身材相当。三官主稍矮寸余，在小

蛮靴下加以掩饰。年轻貌美的女人，其实打扮起来面貌都相差不多，尤其是脸型本来就差不多的人，假扮起来费不了多少工夫。

三宫主以李凤面目，有计划地与桂星寒攀交，面型就与飞矢夜叉相差有限，也因此而获得桂星寒的喜欢，所以两人的外貌本来就相去不远。

三宫主以吴娥身份，在新郑知县公馆现身，丙颊加了明亮的色彩，而在夜间，因此成了鹅蛋脸；一尖、目，连弥勒教的自己人）‘也不敢把两个人认为是同一个人，难怪桂星寒自始至终，没疑心李凤就是那个吴娥。

货船不大，共分四舱。为了加，她们住在前舱。扮船夫的人·利用舷板往来，不需穿舱而过，闭上舱门，便成了女人的天下。

桂星寒成了唯一的男人，却无法享受艳福，昏迷不醒被摆平在舱窗下，象个死人。

“你……你们把他怎样了？”飞天夜叉尖叫，挣扎，仍想向往星寒爬去。

“你心疼是不是？”三宫主一把揪住她的领襟狞笑：“他一点也看不出我是假的）可以说）是你让他落在我手中，但我不会饶你。”

“你……”

“你知道本教的活人献牲，是怎么一口事吗？”

“呸！”

“那就是把你剥光，反绑手脚象猪羊一样，放在大盘里送

祭坛，不同的是，猪羊是跪伏的，人却是仰面向上的，你该知惯是何情景了吧？”

“你放心，我不会活着让你们送上祭坛。”飞天夜叉咬牙切切，凤目中似要喷出火来：“我飞天夜叉踏入江湖的第一天，便知道自己选择怎么死。”

“咱们走着瞧，你一定会光着身上祭坛的。至于他。”三民主脸上的神色变了，凤目涌现光彩，伸手轻抚桂星寒的脸庞，温柔缠绵连噪音都柔婉得醉人：“他好喜欢我，我和他恩恩爱爱度过良宵，唯一令我彬的是了他不肯投入本教。所以，我要把他带口修真的洞天，过一段神仙生活，相信他便可回心转意投入本教了。”

飞天夜叉心中发冷，随即喜上眉梢。

“你既然和他恩恩爱爱过良宵，那表示他把你看成我。”飞天夜叉得意他说，但也感到脸上热了：“他喜欢的是我，你永远扮成我吗？”

三宫主这番话，其实有语病，但两人都没有找语病的念头，只在儿女私情上斗嘴。

“你少得意，”我是以李凤的面目与他在一起缠绵的，我把真象告诉了他，他千真万确表示原谅我的过去，原谅我不得已计算他，亲口说他喜欢我。由于他坚持要我脱离弥勒教，所以我才不得不用迷魂散，和乾坤大法再制住他，把他带回安陆我修行的洞府。哼！你笑不出来了吧？”三宫主得意洋洋，脸上红云像晚霞。

飞天夜叉的确笑不出来。桂星寒在遭到季风暗算之前，喜欢李凤是事实。

事后桂星寒曾经表示要找李凤，找到了又怎办。桂星寒没说，也不想解释。

“你……你把他弄醒，我要听他亲口说才相信。”飞天夜叉大呼小叫：“我不信你的一面之词。”

“还没到时候，三宫主不接受挑战：“反正你会看到听到的，但不是现

在。”

冷面魔女不理睬舱内的事，也没留意她们所说的话，从窗缝向外眺望，留意是否有船追来，江上船只往来不绝，风帆片

片各式船只都有，只要留心观察，定可看出后面跟来的是不是追踪船。

“小姐，大少主的船泊在皖口镇。”冷面魔女通常很少称三宫主，叫小姐。

船轻快地越过皖口镇江面，可以看清两里外码头的船影。

这段江面足有五里宽，魔女居然可以分辨码头上自己人的船只。

“嘻嘻！让他们白忙一场好了。”三宫主娇笑：“我早说过，人多耀武扬威成不了事，他们就是不相信，让他们忙，活该。”

“小姐，你不怕他生气？”

“生气又能怎样？”三宫主满不在乎：“再说，我也没看见他的船，是吗？”

“好了好了，我也没看见。”冷面魔女往第二舱走：“我也懒得管你的事了。”

另一位侍女，也随冷面魔女返回第二舱歇息。

第三与尾舱，是十二名船夫的住处。使用风帆用不着操桨，仅留一名控帆，船逆水上航，速度仍然相当快，一个时辰行驶十余里决无问题。

方世杰与天权仙女，在草丛躲了许久。这次他们聪明，不再拼命逃窜，有耐心地躲在草丛中，算定银扇勾魂客这些人下会久留，迫也将往远处追，不可能在附近拨草分枝穷搜。

许久许久，两人这才回到大道，急急奔向府城，神憎更为区丧。

走了三四里，府城在望，迎面来了一名大汉，健步如飞拉巨急奔。

29

“咦：孔巡察，你怎么啦？”天权仙女伸手虚拦，讶然惊问。

弥勒教的各路巡察，地位颇高，仅位于圣堂香主之下，负责督察各路香坛。

七仙女就是圣堂香主，恰好是各路巡察的上司。

“天斩邪刀在淮西老店，被人掳走了。”孔巡察上气不接下气，但说话仍然清晰：“飞天夜叉好像也失了踪。银扇勾魂客一些人，曾经向这条路追逐，却又转回码头，雇了船往上游追赶，属下奉命奔赴皖口镇报讯，十万火急告辞。”

不管天权仙女是否应允，举步飞奔。

“哎呀！”方世杰醒悟：“原来是先前他们是追人的，半途折回雇船追，追得上吗？”

“那艘船。”天权仙女心思更细密：“还有，雨村夫所抬的木箱。”

两人躲在距大道不远的草丛，仍可看到上游里余，突然升起的桅杆，和随后张起的风帆，自然而然地想到，那艘船是从河湾驶出的。

应该是你们的人，擒走了天斩邪刀呀！”方世杰提出疑问：“但你们的人赶往皖口镇报信，表示不是你们的人所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也许是贪图赏金的水路好汉所为。”

“那也不应往上游走呀！领赏该在府城怀宁者店，向锦衣卫一手交人一

千交银。”

“本教也悬赏一千五百两银子呢！”

“那么该是驶往皖口镇，向你们的人领赏了。而你们府城的眼线消息不灵，失去时效，这时才将消息传目，人恐怕早已送交大少主了。”

“当然有此可能。”

“何不转回去看看？”

“对，回去看看。”天权仙女欣然同意，也急于知道桂星寒的下落。

生有时，死有地，似乎冥冥中真有主宰。

如果桂星寒被擒走的消息不曾传出，或者晚一两天传出，方世杰天权仙女，必定乘船东下南京，随运尸船下航，远离是非场脱身事外了。

弥勒教的人，也将在安庆搜寻桂星寒的下落，很可能久留在安庆，也等于脱身事外。

两人回到皖口镇码头，大少主只留下一艘船，等候接运散布在府城，陆续赶回的人。大少主的两艘船，与早在码头停靠多日的两艘，忙着拾掇准备开船。

两人说出途中所发生的事故经过，等于是他们曾经目击抬木箱的村夫村妇，见过那艘可疑船只的桅杆和风帆。不由方世杰拒绝，大少主把他两人留下了。

船急急离埠，扬帆向上游飞驶。

揭开舱板，便是霉气刺鼻的货舱。这种小货船通常可以附载几个旅客或货主，没有人则不需舱板，货堆满便封舱，设备简陋就简，

天快黑了，侍女松了飞天夜叉手上的捆绳，给她吃了三个饭团，又将他的手捆妥，揭开舱板，准备把她丢下底舱藏匿。

三官主李无凤与另一侍女，扶起昏迷不醒的桂星寒，口中念念有词，在桂星寒的鼻端，擦了一些粉末，片刻，桂星寒便双目半张，嘴唇开始歇动了。

两人细心地喂桂星寒茶水和食物，桂星寒似乎恢复一部分知觉，凭本能吞食，像受到饲养的动物。

“飞天夜叉感到一阵心酸，泪下如雨。

“天杀的贱妇！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他，她尖声叫骂：“他英雄一世……”

侍女揪住她连推带按，将她压入舱底，盖上了舱板，叫骂声便微弱了。

眼前云沉沉，霉气中人欲呕。她的手脚是分开捆绑的，便躺下来用双手拼命抬起猛喘舱板，一面大声叫骂，一连串的脏话咒骂不休。

直至感到口干力尽，这才饮位着停止咒骂。

隐约可以从板缝中，听到上面一些微弱声息。起初她凝神倾听，听不出所以然来，不久之后，一阵倦意袭来，她终于在无限伤感和困倦中沉沉入睡。

她又开始做梦了，烟雾、绿火、刀光、剑影、飘忽搏杀的模糊人影忽隐忽现，刀气剑悉不时在她身体四周压迫彻体生寒。

但她，手脚不能动弹，拼命挣扎，叫喊，冒汗……

恶梦连连，一连串破碎的片断凶险绝境，接二连三出现，却又衔接不起来。

各种怪物的影像，也间断地出现。许家大院的惨烈搏杀情景，与丹阳别业的奇异恶梦参差地出现、交替，最后混在一起了。

就这样浑浑噩噩，惊恐忧患交煎，她不知惊醒了多少次，精神委顿不堪，度过了漫漫长夜。

舱底其实不知昼夜，在她的感觉中，经历过无数恶梦的折磨，这一夜应该过去了。上面昏迷不醒受到禁制的桂星寒，这一夜不知曾否清防她目下自身难保，哪有能力救助桂星寒？心中的忧虑不安，快把她逼疯了。

最后一次惊醒，是被丹阳别业所发生的惊电殷雷所惊醒的，神智还没清醒，便感到天动地摇）

不是天动地摇，而是船在猛烈颠簸、摇晃、震动、扭摆。她的身躯，也随之滚动、跌滑。

“哎呀！怎么一回事？”她惊叫，拼命扭动身躯，以减少滑撞。

她对乘船不陌生，而且水性不差，完全清醒之后，便知道船正在风涛中急剧转折、冲浪、闪避。船底传来水流急剧变化的响声，证明她的猜测是对的。

“船像在不断转向，为何？”

眼前漆黑，身在舱底，怎知道外面发生了些甚么事？反而增加她的忧虑和焦急。

快船，一听便知是速度快的船只。船轻、形尖、破水力强，桨长而多，帆轻而大，通常属于自用的代步船，不是用作生计的生财器具。

大少主的四艘船都是快船，比没载货的货船要快三分之一，风力佳更可快一半以上。

驶出码头，小货船已远在上游十余里，已经混入上行的各，包船只中，不易分辨了。

快船上人多，快不了多少。

天黑之后，已拉近至三米左右了。

风帆吃饱了风，八名舟子全力以赴，船逆水急航，破浪而近。

大少主与方世杰在舱面坐镇，不断催促控帆的人加劲。

视界不及里外，幸好在江上航行的船只，夜间都悬有舱外的航灯。那是一种圆形的气死风灯笼，但风势大大，仍然不能悬挂，风大夜间也必须停航。

不久，小货船的航行灯已经不易分辨了。

“追上了，我要剥他们的皮。”大少主不住咒骂：“他们好大的狗胆，敢在虎口争食。”

“大少主，也许不能怪他们。”方世杰在旁劝解：“可能他们并不知道你们在皖口镇。”

“你猜，是怎么一回事？”

“也许他们只知道锦衣卫悬赏一千两银子，安庆的牛鬼蛇神都知道这件事。”

“那为何不在安庆和你们交换？”

“我们的人快要死光了。”

“这……”大少主醒悟，锦衣卫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在九江、湖广都派有人手。也许这些人知道安庆我们已经崩溃，便带人前往九江找我们的人领赏。应该是这段江面活动的水上朋友，你最好不要和他们来硬的，追上了有话好说，免伤和气。”

“追上再说，哼！”

三更将尽，斗转星移，终于接近小货船十丈左右。小货船已发觉不对了，开始采取游移航线，试探来势汹汹紧跟在后的快船，船上的十二名舟子也全力以赴。

其他三艘快船，逐渐加快限上，逐渐散开，表示将采用齐头并进，先超越迎头拦我。

目下正是大江伪春汛爵，江上浊浪滔滔，水流湍急，船上冲浪花宣寸卜能百；在江中拦截，非常危险，稍一大意发生碰撞，便将同归于尽。

黑夜中看不清对方，风浪也乱了听觉，唯一的上策，是将船逼往江边靠。

大少主真不该操之过急，下令逼近靠船。

当然，更好的办法是等天亮后再打交道。

大江在小孤山一段，水流最为湍急汹涌。鄱阳湖的水与大江并合，巨流汹涌东下，江面辽阔，船如果撞毁翻覆，人一泻数百里，九死一生。

方世杰知道危险，但不便相阻，阻止也无效，大少主不会听他的。

他钻入舱内，拉了天权仙女低声商量。

“你诸水性吗？”他低声问。

“能浮起来，怎么啦？”天权仙女正闹晕船，胃里难受，头晕、目眩手脚发软，抵坐在舱壁发晕。

“你们那位大少主靠不住。”

“到底怎么啦？”天权仙女怎知道舱外的事？站都站不起来，幸好胃内的食物早已消化净尽，呕不出甚么来，恶心得无法理会其他的事。

“他要将船靠上去。”

“这样才可以跃登呀！”

“跃登？开玩笑，那叫撞船。”

“拉船？哎呀！”

“货船比快船坚牢，但结果是一样的。记住，随时准备撞破窗跳出去。”
—你是说……

“我去找几个浮水的竹倚给你，小心了。”方世杰匆匆往后舱走。

船上的救生用具，就是刨掉外皮的竹筒。

片刻，传来一阵贱喝惊呼，砰然一声大震，船舱开始崩裂，船一歪，她向舱壁摔去。

一只太子及时抓住了她，砰一声舱窗崩毁，黑暗中她感到怀中塞来两只竹筒，本能地抱得死紧，强劲的大手也挽住她的腰。

浪花扑面，她跌出舱外去了，冰凉的水淹没了她，不知天地何在。

朝霞满天，江上风帆片片，船只悠然上下，天空中水禽成群翱翔，滔滔江水向东流，显得安详，静溢，昨晚险恶的风涛，似乎并不是真实的，并没发生可怕的撞船事故，甚么也不曾发生。

天权仙女一觉醒来，发觉自己倦缩在方世杰怀中，衣裙已被体温蒸掉大半水分，仅感到略为凉凉地。

除了一剑一囊，身无长物。

她和方世杰躺在江岸的草丛中，居然睡得颇为香甜。

挺身坐起向四周察看，确定身在江东岸。

她想起昨夜的情景，船撞翻后，方世杰带着她向江岸急泳，水性相当

高明。似乎在水中的时间并不长，可知毁船处距江岸并不远。

她并不知道舱外的情景，不知道货船在紧要关头，突然转帆向江岸冲，和她所乘坐的快船撞上了。黑夜中快船来不及闪躲，同归于尽。

她收回目光，注视身边沉睡的男人。方世杰并没耗损大多数的体力，依然神清气朗，英俊的面庞闪亮着健康的色泽，睡态安详风采依旧。大多数的人睡态恶劣，比死人还要难看。

她感到心中暖暖地，情不自禁低下头亲吻方世杰的脸颊。

她没看错这个男人，凶险关头全力呵护着她，这份爱与情欲无关，虽则他们的结合出于情欲。

方世杰猛然惊醒挺身坐起，几乎把她撞翻。

“怎么啦？”方世杰警觉地问。

“世杰，我们在什么地方？”她也吓了一跳。

“不知道，得找村落弄食物。”方世杰站起四面眺望：“要小心，碰上货船上的人，很可能有麻烦，他们也许会在这附近登岸。”

“大水一冲，可能一冲三十里。”天权仙女笑了：“怎么可能也在这附近上岸？”

“走着瞧，你最好相信我的感觉。”

“感觉？”

“对，我感觉这附近有危险气息。”方世杰拉了她的手，举步向东面找寻村落。

这一带是丘陵区，小山连绵起伏，偶或可看到小小村落的模糊形影，林深草茂，罕见人迹。向东远眺，隐隐青山重峦叠嶂。

“咦！这是什么鬼地方？怎么没看到田野？”方世杰一面走一面嘀咕：“荒僻冷寂，田野不见人烟，连村落也不易找，更不用说城镇了。”

没有路，当然不可能有村落城镇了。”天权仙女也有点焦急：“世杰，不如回到江边，也许可以看到沿江边行驶的小船或渔舟，可向他们求救。”

“你以为那是一条小河吗？”方世杰大摇其头：“没有船只会靠在江边行驶。即使看到岸上有人叫喊挥手，也不会靠岸向我们打招呼问候。只有江上出了事的人向岸上求救，哪有岸上的人向水中的船只求救的？快死了这条心，别让人拿来当笑话看。”

方世杰说的话甚有道理，这种向水中求救的事，只有在海中孤岛上，才有此可能发生。大江两岸荆州以下江面，两岸都是繁荣的城市，江面辽阔，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岸上向江中求救的事。

披荆斩棘越过第三座小山，前面山脚下出现一角山墙。

“有村落了！”方世杰雀跃地欢呼。

那是两座小山夹峙的一片密林，可看到倚山而筑的房屋形影。

“民以食为天。”天权仙女也大喜过望：“我首先想到的是可口的食物充饥。”

两人脚下一紧，向村落飞奔。

他们却忽略了左方不远处，一个青衣人藏在树后，留意他俩的动静，这人眼中充满了敌意。

三宫主李天凤是一个极有耐性，立于心计的女人，她有自己的心腹，有单独行动的自由。

当然，在名义上，她是教主李福达的第三个女儿，与大少主是兄妹关系。

乡可是，龙虎大天师李教主，到底有多少亲生子女，又收养了多少义子义女，恐怕连他本人也弄不清正确数量，外人弄不清他的子女之间的干湿关系。

三宫主与大少主是不是亲兄妹，谁也不知其中秘辛，反正两兄妹之间，有时在一起合作无间，有时各行其是谁也管不了谁。

在新郑与桂星寒相处期间，她就对桂星寒产生特殊的感情，那强烈的占有欲，随桂星寒的出色表现而渐趋成熟。她希望桂星寒能投效弥勒教，成为未来的三驸马，必定可以独当一面，成为弥勒教新一代的领导人物。不论是人才或武功、道术，在她心目中，桂星寒都是无双的、极为出色的理想佳侣。

她心中已有了决定，桂星寒是她的。

她的心意，在新郑便被她的保嫖冷面魔女看穿，因此责备、她怀有私心，迟迟不向桂星寒下手。

假使她及时下手，桂星寒恐怕在新郑便难逃大劫；

之后，她一直就隐身在暗处，偶或以另一面目，随大少主行动。但大多数时间，她像伺鼠的猫，无声无息悄然在旁等候机会，神出鬼没极有耐心地守候，与大少主大张声势耀武扬威的手段大异其趣，也等于是兄妹俩明暗两张网，看谁能先捞获桂星寒这条大鱼。

暗的网比明的网有效，她成功了。

她要及早远走高飞，不能让大少主从她手中把桂星寒夺走，她有她的打算，有把握让桂星寒成为弥勒教的支柱型人物。

她心满意足，不但擒住了桂星寒，而且擒住了情敌飞天夜叉。在公，她在弥勒教算是大功一件，她完成了大少主牺牲了许多弟子，也无法完成的大事。在私，她替弥勒教网罗到不世、的奇才，也替自己找到满意的住侣，可以达成合籍双修的心愿。

船乘夜破水上航，一个时辰可航行十五六里，速度已经够快了。如果是白昼，可望增至二十里左右，是这种空载货船的极速，不能再快了。

她将飞天夜叉藏在舱底，本来打算在船上，再和桂星寒一夜缠绵，船在江中，小舱是她的天地。

可是，刚把伺候的侍女打发回后舱，船夫便发出发现有船跟踪的警号，打破了她安享春宵的计划，不得不登上舱面指挥。

黑夜中看不出船型，只能凭舱灯看到船影。

的确有四腔船，以稍快的速度衔尾穷追。

她又发现另一艘船，似乎速度比前四艘稍快些，像是指挥船，时左时右，但速度并不能超越前四艘船，最为可疑，更具危败肌。

除了催促船只加快之外，她无能为力。

丢掉了船上一切杂物，以减轻船重，总算船速增加了些，后追的船只不再是愈来愈近了。

冷面魔女浑身是水，也陪在她身边，抓牢了舷板，紧张地向船后眺望。

“会不会是水贼的船？”她颇感心焦，在江上碰到水贼，有理说不清。

在江上搏斗十分危险，水贼们如果一窝蜂跃登，黑夜中除了拼命搏杀之外，不可能冷静地先礼后兵打交道，水贼们也不见得肯卖弥幼教的账。

“不可能，水贼不会抢空的货船。”冷面魔女分析得颇有道理。

“那么，会是什么人？”

“我疑心是闹江蚊胡伟，这混蛋替锦衣卫跑腿，好像是专门供应似真犹假的消息，谁也不知道这混蛋存什么心眼。

“大少主好像也与他搭上线呀！”

“他那种地方实力雄厚的豪霸，处事的手法圆滑得很，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这种人搭上了线，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连锦衣卫也奈何不了他。”

“本教与他也没有利害冲突呀！”

“这可难说了，小姐。”冷面魔女是字内凶魔，在江湖横行了将近半甲子，经验与见识，比宫主丰富多多：“大江这一段水面，上起九江湖口，下迄太平府，都是这条蚊的势力范围。本教既不能给他多少好处，也撼动不了他的根基。他能讲些少友情敷衍大少主，已经难能可贵了。为了三千两银子重赏，他十件事都可以做得出来。”

“他怎么可能知道我们...”

“你就把地方龙蛇的眼线，看得那么不中用？我敢保证，你一离开淮西者店，他们便发觉了。

“真糟！这些家伙愈来愈近了。”三宫主愈来愈感到不安，亏面的船只似乎愈来愈近了。

“是很糟，五艘船一夹，咱们糟得不可能再糟了。你的水性如何？”

“尚可去得。”

“如果船翻了.....”

“浊浪排空，我.....我恐怕难以支持。”

“得靠岸走。”冷面魔女的水性，大概也不怎么高明：“必时，船冲上江岸。”

“对，在江心实在危险，”

后面，五盏船灯愈来愈近了。

自始自终，他们没想到会不会是大少主的船，桅杆上所悬的一面小杏黄旗信号，晚上即使驶至切近，也看不到那面杏黄旗，旗已被风帆掩盖住了。

她们驶过皖口镇，只发现大少主的两艘船。而现在衔尾迫来的却有五艘之多，怎会想到可能是大少主的船？大少主根本不可能知道她擒住了桂星寒，也不可能知道她们的船。

飞天夜叉被塞在底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怎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事故？

猛烈的摇摆震动厂把她颠簸得晕头转向，心中一急，只好尽量保持紧贴舱角的姿势，以减少滚动。侍女捆绑的手法相当精，背捆的双手，用绳索勒在脖子上，她就无法将手移到前面来。如能从脚下将手移至前面，便可用牙齿咬断手上的捆绳了

双脚并捆，不能走动。如果跌落水中，她的手脚都不能支持身躯浮起，死路一条。

她不但关心自己的安危，更替被制昏迷的桂星寒担心。

“放我出去，船要翻了。”她大吼大叫，无法稳住滚动的身躯。

砰一声巨震，地被抛起三尺高，几乎碰到上面的舱板，摔落时几乎撞破头。

水从板缝急泻而下，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身在混沌中，无地何在。

阵掷滚动，她已经陷入半昏迷境界，被人抓住也无法挣扎。

昏昏沉沉中，她模糊地觉得被人抱犀小腰，然后冷水一冈，她终于失去知觉。

黑夜中船发生猛烈碰撞，船的大小相差不多，风高浪急，除定会两败俱伤彼此同沉。

快船没有货船坚牢，首先破裂翻覆。

货船仅多支持片刻，也船底朝天。

十余个人分散了，狼狈地向岸上游去。

冷面魔女忠心耿耿，牵引着三宫主，在下游三里左右，爬上了泥泞的滩岸。

筋疲力尽，但不得不勉强支撑，不时发出呼叫声，召唤同伴前来会合。

不久，总算有七个人先后赶来聚集，其他五个人，很可能改波臣召走了。

“天啊：我枉费心机。”三宫主不住捶打着草地，痛心疾首他叫号：“如果我查出是闹江蚊做的好事，我发誓，我会灭他的门，扫清这一段江水。”

一艘快船破裂沉没，其他三艘船分别调转船头，抢救落水约人，已经远漂下四五里外。另一艘则消失在江湾的芦苇丛中，没有抢救落水人的打算。

水势湍急，风浪不小，夜黑如墨，抢救落水的人，实在十分困难。抢救的快船必须降帆挂桨，需要众多人手控舟，救一个人就花掉不少时间，因此很快地往下游漂流，远离沉船区目力难及了。

她的船坚牢，翻覆稍晚，因此她们登陆的江岸，是最上游的一段陆地。

丢了船，她一点也不在乎，在乎的是被制昏迷的桂星寒，船一沉必死无疑。

费了无数心力，用尽心机，好不容易把抛心爱的男人擒住，却因撞船而一切成空，难怪她痛心疾首，比割掉一块心头肉更痛苦万分。

“不要再伤心了，小姐。”冷面魔女加以劝解。‘生有时死有地，冥冥中自有主宰，他是命该如此，不可回天。’

“我要回安庆。”她咬着银牙说。

“回去干什么？”冷面魔女讶然。

“去找闹江蚊。”

“你能证明是他所为吗？”

“这。。。“

“黑夜中看不清船号，江上这种船多得很。而且他显然在名义上帮助大少主，你能一口咬定是他所为？人地生疏，咱们留在此地调查，一年半载恐怕也难查出线索，你能兴师问罪吗？”

“他们也沉了一艘船，人也将漂流在这一带，天一亮，给我搜出几个来。”

“好吧！天亮再搜。”她们的行囊全会了，幸好兵刃和百宝囊是随身携带的，有九个人，足以和大批牛鬼蛇神一拼。

飞天夜又从昏昏沉沉中醒来，突然发现被人抱得紧紧的，天气暖和，但夜风一吹，湿了衣裤仍感到凉凉地，而且抱住的部位却热流荡漾。

她大吃一惊，手脚猛地伸张挣扎。

她并没发觉手脚为何可以自由活动，只知道手脚可以用劲了，劲虽不大，挣扎的力道仍然可观。

“哦：你醒了？”熟悉的语音，令她心花怒放。

“大寒哥……”她狂喜地叫，猛地扭了自己一把，痛得尖叫。

“你怎么啦？”桂星寒将她抱紧问。

“我不是在做梦。”她欢叫，原来她拧自己一把，是想求证是不是做梦：“天啊！你是真实的。”

她激情地、肆无忌惮地在桂星寒身上摸索，揉捏、捧着桂星寒的脸，猛地将桂星寒的头紧抱在怀中，喃喃地叫唤，喜极而位。

她的确怕做梦，自从离开丹阳别业之后，那些可怕的梦境，不断地纠缠着她。

他俩倦缩睡在草丛中，桂星寒用体温保护她不至受寒。

“我当然是真实的，不是鬼魂。”桂星寒拧拧她的粉颊：“好好歇息，等我恢复元气，替你解气海和心包络与三焦经的禁制。”

“哦：你……你不是被他们弄成昏死……”

“重要的是，上船后不久，那个冷面魔女十分精明，为防万一，暗中用歹毒的逆经分流手法，制了我的任脉。

“这种手法如在平时，我半个时辰就可以自解。但在妖妇的药物禁制下，我没有机会全力行功。

“要不是者天爷保佑，她们的注意力被迫来的船只所吸引出舱，我哪有机会？天可怜见，在撞船的前一刹那，我恰好大功告成。小冷，我们是两世为人。”

“当然得谢谢老天爷，最先要谢你。哦！大寒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真被妖妇擒来，我胆都被你吓破了，我好恨我自己，我……”她又开始饮位。

“好了好了，凶险已经过去了。我不是被她擒来的，而是故意让她把我擒来救你的。”

“到底是……”

“一言难尽。起初，我以为你和小燕，是被锦衣卫擒走的……”

桂星寒将为了抢救她和葛春燕，与锦衣卫在万松山决斗，尽歼锦衣卫高手，追逐方世杰的经过说了。

“原来你是被妖妇乘隙擒走的，小燕也被银扇勾魂客杨老哥所救，你两人及时出现，我放过了方世杰那混蛋。”，桂星寒最后说：“妖妇工于心计，化妆易容术也出神入化，吴娥李凤完全是两种型式的人，她的真名是三宫主李天凤，龙虎大天师李教主的女儿。龙虎大天师如果造反成功，她铁定是名正言顺的三宫主。

“你怎么发现她冒充我？”

“见到你，我高兴得上了天，连方世杰我也放过了，哪能分辨你的真假？”

“那你……”

“是小燕发现的。”桂星寒加以解释：“你我三人千里逃亡，这期间你一直与小燕同行同宿，你们从来就没使用过脂粉，身上除了体香别无异味。

“那妖妇一时大意，洗不净身上的脂粉香，虽则换穿了你的月白劲装，掩盖不住脂粉余香。小燕喜极欲狂，但一抱住你就发觉有异了。

“她一告诉我，我就知道你落在她手中了，因此将计就计，利用她带我找到了你。”

“你冒了万千风险，我……”

“值得的，小冷，哪怕是上刀山蹈剑海，我一定要找到你。

我担心所撞的船，是小燕那些人的。明天，我们一定要找到她们。”

“哎呀！现在就找。歹飞天夜叉要跳起来。

“不行。”桂星寒按住了她：“天太黑，怎么找？”

“天啊：如果她有三长两短，我……我不要活了……”她掩面哭泣。

“放心啦！如果是她们乘坐闹江蚊的船，那一定是故意碰撞的，必定有妥善的防险准备。别哭啦！近来好像你不再是做啸江湖的女英雄，倒愈来愈像多愁善感的软弱少女了。”

“大寒，我想，关切一个你所爱的人，那种椎心的滋味，实在……实在……”

“我知道，小冷。”桂星寒无限温柔地轻抚她濡湿的头发，紧紧地将她抱住，语音有点涩涩地：

“一旦控制不住，会发疯的。错杀了那许多锦衣卫的人，我只能说，我抱歉。”

“大寒……”

“不要说，小冷。”

“哦！我……”

“好久没有这样抱你了，幸好你在我怀中是真实的。”桂星寒亲吻她凉凉的脸颊，脸颊沾满了泪水：

“这感觉真好。你可不要从我怀中飞走了，据说夜叉是会飞腾变化的。”

桂星寒还有心情说轻松的话，表示心情愉快，死里逃生的感觉，已由喜悦快乐的情绪取代了。

远远地，便看到三艘快船，半搁在滩岸上，每艘船都派有船夫守望。

走在前面探道的银扇勾魂客，打出手势便藏身在树丛后向前窥看。

鬼手无常与葛春燕、神熊，急急跟到两面一分。

“是弥勒教的船，没错。”银扇勾魂客指指第一艘船 / 看到桅杆侧方的杏黄旗吗？那就是他们的信号，该教各地的香坛弟子，一看便知是自己人。”

“是昨晚打捞水中人的船只。”鬼手无常说：“他们在这里干什么？”

“不知道。”

“他们为何撞沉自己人的船？”

“要不要捉活口问口供？”银扇勾魂客怎知其中秘辛？所以要捉活口。

“不能打草惊蛇。”鬼手无常反对动手：“桂小哥的船被撞沉已无疑问，他与林姑娘的生死，是我们最关心的事，还是沿江搜寻为上。”

“不，消息一定在这些人身。”

“我先上。”葛春燕跃然欲动，她比任何人更焦急。

神熊更关切主人飞天夜叉的安危，解下降屋件的护套塞在衣带内潜行而进。

“那就速战速决。”鬼手无常只好同意：“记住，不可各自为战，带离现场再问口供，”

十五个人分为五组，悄然向快船接近。

船上没有几个人，每艘仅留下三或四个人留守看管船只，派一个人在舱面警戒，不知大祸临头。

最先跃登的是葛春燕，她比一只燕子更灵活，破空飞射人到剑出，悄然无声劈翻了一名警卫，毫不迟疑抢入舱内，势如疯虎入押。

大少主算是寻踪搜迹的第一流专家，果然找到不少人往东走的痕迹。

他带了五十余名男女弟子，循踪一阵急赶。

方世杰和天权仙女失踪，他一点也不介意，反正方世杰这个人，已失去利用价值，死活与他无关，这个年轻人日后的发展，也不见得对弥勒教有利。

他这一船人，本来共有二十六个人，不包括方世杰和天权仙女。共救起二十一个人，他也几乎被淹死，气得暴跳如雷，发誓要抓住货船的人剥皮抽筋。

当然，他已经认定桂星寒在货船上，因此不敢大意，把可派用场的高手全带来了，总数接近六十大关，实力空前雄厚，足以对付桂星寒。

留守看船的人只是二流人物，必要时才动用这些人。

可是，逐渐远离江岸，船上留守的人，已经无法及时策应他了。

30

“前面有村落。”在前面搜踪的人扭头叫：甥 p 些人一定到村中找食物，正好瓮中捉鳖。”

的确是村落，却又不像。

果树错列，房屋的形影依稀（接近至一里左右，才看到房屋建在花木围绕中，似乎每一座房舍都是独立的，每一座房舍都有高高的院墙。

再接近，原来只有两排房屋，中间形成一条街，却没有店铺。

大江两岸这一段江面，两岸都是山区，所有的州城县城，都小得可怜，有些连城墙都没有，仅有两三百户人家的小县不足为奇，因此乡村的村落，也小得可怜，三四 + 人家的村落，已经算是大的了。

这座村落，恐怕不足二十户。两山夹峙，满野苍翠，不走近根本不知道有村落，房屋就建在茂林修竹中，连中间形成的街，也两例行树成荫。

似乎不见有人，是一座大白天也没有人活动的死村，甚至没有家犬，没有家禽散放在外。

看房屋的格局，每一栋皆墙高门童，决不可能是农舍，简直就是豪门大户的别墅。

五十几个人挤在街口，困惑地打量两侧的房舍。可是院墙太高，仅能看到里面的屋顶。

“大少主，这地方好怪异。”身侧穿了一身黑衣的黑衣丧门曹威，用不安的口吻说：“我敢打赌，每家房舍都是坚牢的岩堡。”

“这鬼地方地旷人稀，山不高林却茂，正是盗贼出没的好地方，人们筑岩堡居住，是正常的事呀！”大少主冷冷他说：“他们很早就发现我们，大概认为我们是强盗而躲起来了。川门，查问一下。”

沉重的大院门一推便开，里面的小院子鬼影俱无。绕过照壁；沿院径到达垂花门，向里察看，前院也不见人踪，真是空的。

众人拥入前院，更感惊讶。

在大院子张望，远处的大厅门是大开的，厅堂甚宽阔，空阔无人。

大院子前方，竖了一根旗杆，有小小的旗斗，竿顶垂挂着一面色红如丹朱，绣有黑白色图案的三角丝穗旗，微风吹过，红旗轻展。

所有的人，皆被这里坚牢、空敷、透着古怪、流动着诡橘阴森气氛的

房屋，弄得心神不宁。

一阵稍强的微风吹过，红旗终于开始招展了。

可以看清所绣的黑白图案了，是一个黑白分明的鬼头，巨眼燎牙奇形怪状，狰狞可怖鬼气慑人。

“太原鬼面神！”有人惊呼：“天下第一神秘盗群，这是他们的标帜。”

太原鬼面神，指一群可怕的剧盗，神出鬼没，作案满天下，一个个武功惊世，敢杀敢拼凶残无比，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来踪去迹，杀戮之惨，举世惊粟。

被这群剧盗光顾过的豪门巨宅，照例不留活口，老少妇孺也一个不留，因此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底细，更不知道到底是些什么人。

作案之后，现场必定留下一面小三角旗，旗上就绣有这种黑白鬼头图案，近杆处留下名号：太原鬼面神；留下标记表示负责。

江湖朋友都以为贼巢必定在山西太原，太原在边疆（长城）附近，属军管区（九边之一），地处边睡，地瘠民贫，中原的江湖朋友，极少涉足该地，因此没有人愿意远走边疆自讨没趣。

快退出再说。”大少主急叫，领先退走。

刚退出院门外，里面传出砰然连声怪响，可以听出是所有的门窗，皆已陆续闭上了。

沉重的院门，最后也闭上了。

所有的人，皆心情沉重。老天爷，居然闯入天下第一神秘剧盗窟里来了，而且闯入盗屋中。如果他们的秘密香坛被外人闯入，他们的反应如何？味

盗窟没有人，已明白表示任由他们长驱直入，另有对付的妙计，敌意已明，决不可能是示怯，或者害怕而逃走一空。

众人聚集在街心，有点不知所措。

“请贵地主人现身，咱们并无恶意。”大少主舌绽春雷，发出震耳的叫喊。

每个人音准备澈兵刃，作最坏的打算。太原鬼面神作案时鸡犬不留，已明白表示，不容许见过他们的人，透露他们的面貌底细。现在，有人竟然闯入盗窟，哪能允许闯入的人活着离开？

大少主并不真的害怕，只希望能和平解决。弥勒教是天下第一大秘教，打出白莲社的旗号，具有强大的实力，够资格与天下第一神秘盗群打交道。

不远处右首第六家大宅，抢出两个人。

“这些住宅都是空的。”抢出的方世杰高声回答：“我们已经查了五家房舍，人都不在。”

“厨下灶人尚温。”另一人是天权仙女，女人对厨房比较留意些：“人走得匆忙，可能躲在村外。”

“噢！你们也来啦？”大少主颇感意外，还以为两人已被水冲走了呢！

“来找食物。”方世杰偕天权仙女奔近：“二十余座大院，竟然空无人迹，委实令人莫测高深，十分可疑。大少主，你们。。。。。”

“这里是太原鬼面神的垛子窑。”大少主神色有点不安：“咱们无意中，发现了天下之秘。”

方世杰大吃一惊，显然对太原鬼面神不陌生。

“那……那怎么可能？”方世杰惊中有疑，意似不信：“太原鬼面神的垛子窑，据说在山西太原，一南一北，相距数千里。”

“那一家的院子有旗竿，上面升有红色的鬼头旗，正是太原鬼面神的标帜，千真万确。”大少主指指那家房屋：“他们居然留下空屋，岂不可怪？”

“也许他们远出千里外作案，留在这里的人发现你们人多，心中一虚，都躲起来了……”

一阵嘿嘿怪笑，来自街右一家大宅的南房屋顶，出现一个头戴可怖鬼面具的人，背上系着一把巨型剑刀，一身青劲装，腰间围了一块虎皮裙。正确的说，应该称为虎皮护腹兼护腰。

“你们可以活一个时辰。”这位怪人的嗓音，象一声声焦雷：“从所有的人进入本寨起算。”

“阁下，可否赐见面谈？”大少主采取低姿势：“咱们误闯贵地，毫无恶意……”

“没有什么好谈的。”这人断然拒绝：“这里共有二十二户小宅，诸位可以任意歇息，不要妄想突围脱身，四周已被彻底封锁，妄动者立毙。”

“阁下……”

“嘿嘿嘿……”怪笑声中，这人一闪不见。

原来这里是一座寨堡，由二十二户小宅所构成。令人诧异的是，为何这些剧盗，完全违反防守的定律，任由入侵的人占据，反而在外面封锁？

小宅一点也不小，而是二十二座小苔堡，墙高壁坚，门窗厚实，反被入侵者占据，如何可从外面攻入？简直匪夷所思。只要入侵的人能关闭门窗，在内死守，假使有饮水食物、死守一年半载也可支持。

不合情理，太过反常。大少主心中犯疑，竟然不敢下令入屋歇息。

屋里面会有些什么古怪？进去后是否会成为人瓮之鳖？比方说，门窗可以自动封闭，喷出某种致命的剧毒，或者本来就撒有致命的毒物，糊糊涂涂一头闯进去，会有什么结果？

可是，方世杰与天权仙女，已经先后进入五家宅院，目下似乎精神肉体皆十分正常，毫无异样的感觉，证明宅内没有毒物。

“混蛋！他们以为吃定我们了，该死！”大少主冒火了：“先在外面歇息，暂时不要登堂入室。我要去找他们的当家说话，你们小心戒备。”

正在挑选跟随的人手，街中段一家宅院的屋顶，突然传出一阵奇异的啸声，连绵不绝，高低起伏变化甚大，大有高亢处裂石穿云，低沉处宛若龙吟沧海。

“老天爷！这人长啸的功力，委实骇人听闻。”方世杰脸色大变：“这是什么人所发？又传递什么讯息？也许是他们的当宥……”

“传递封锁的信号，意在卖弄而已。”大少主冷笑：“在下不信邪，哼！这地方能陷得住我们？方兄，要不要一同去找他们的首领当家？”

“算在下一份。”方世杰激起了豪气：于别让这些强盗把咱们看扁了，走。”

街尾的一座宅院，踱出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相距不足百步，目光锐利的人，可看清面貌。

“噢！那是欧护法。”天权仙女目光锐利，一眼便看出是冷面魔女欧天香。

鬼面怪人说：从所有的人进入本寨起算。

这是说，还有人没有进寨。

鬼手无常与银扇勾魂客是老江湖，也是这一群的领导者，两人在前面探道，分枝排草循踪急进。地面留下有大批穿靴者走过的痕迹，循踪急进速度甚快。

葛春燕跟在后面，与后面的人保持目视联络。她这一组三人实力最强劲，因此在前面探道打先锋。已获得大少主丫群人追踪的口供，他们不敢大意，以十五个人的力量，的确禁不起大少主五十余人一击。

她心中焦躁，不知道桂星寒和飞天夜叉的消息，只从口供中知道船已被撞沉，船上人生死不明，难怪她心焦，一股劲催促两位怪杰加快。

终于，看到了村影。

“这些妖孽人数甚多，一定会到村落找食物。”鬼手无常向后面打出有所发现，要大家当心的信号：“不能再接近了，得好好观察有何动静。”

“施前辈，这是什么地方？”葛春燕跟上问。

“不知道。”鬼手无常苦笑：“全是荒山野地，走了老半天找不到道路，恐怕连附近市镇的人，也不知道这地方的底细。

“咦！看看这是什么？”银扇勾魂客突然在隐身的草丛中，扳动一块斑驳的破石碑。

清除了碑上的泥屑石苔，隐约可看到字迹。这只是碑的一角，约有三尺长两尺宽，呈长三角形，风化的程度相当严重，碑上的字已不易分辨。

鬼手无常也从八尺外，扳起另一块石碑。

两碑一合，看清了碑文，三人都愣住了。

他们外出闯荡江湖，对地理多少有些印象，不至于甫北不分，两京不辨。

是一座界碑，碑文令人困惑。

碑文前三个字最大：太原郡。下面并列刻的是：晋阳、和成县界。

“谁把山西太原晋阳的界碑，数千里迢迢，搬到此地打破丢弃的？”鬼手无常不胜诧异：“这个人，一定是思乡情怯，把界碑弄来聊慰乡思。他有毛病。”

“施前辈，这是南北朝的地名。”葛春燕知道有关古代的神话故事，可知她读了不少书：“南朝宋齐梁陈，建都在今天的南京。梁取代陈，所改的太原郡可能就在这里。隋朝平陈，太原改为豫章。豫章就是今天的江西。我想，这里应该就是太原郡故地。”

“真要命，这些皇帝们，怎么老喜欢把地名改来改去？”鬼手无常摇头发牢骚。

“为了好大喜功，或者避讳呀！有什么可烽的？”银扇勾魂客撇撇嘴：)甚至连历代的人名、也高兴就加以改！其实皇帝本人倒不见得能注意到这种事，都是那些拍马屁阿谀制媚的狗屁臣下，热衷这些玩意，狗屎。”

“这是说，我们进入江西了？”鬼手无常仍感疑惑：“怎么可能？按船行速度，应该还在安庆府地界，过了小孤山才是江西呀！”

吓！村里一问就知道了。”葛春燕也不便多说，急于进入人材落。

长啸声破空而至，绵绵不绝。

葛春燕跳起来，大喜过望。

“是大寒！”她雀跃地欢呼：“他表示退！退！危险，危险

“还说什么？”鬼手无常追问啸声的内容。

“危险……”她解释啸声变化多端，可以表达既定的简单讯息。江湖朋友常用的警讯，几乎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通用信号，瞬息间可传数里外，十分管用。

她不假思索地拔剑出鞘，警觉地四顾搜寻敌踪。

先退远些。”鬼手无常不敢忽视桂星寒的警告。他们的实力，本来就挡不住大少主的人，如果不幸闯入埋伏区，那就注定了全军覆没的厄运。

“我要进去找他。”她拒绝后退。

“你不听桂小子的话，他会不高兴的。”银扇勾魂客怪笑：

“你希望他不高兴吗？”

“这……”

“平时你们吵吵闹闹怪有趣的，不伤和气；紧要关头，你最好听他的。那小子办事精朗果决，你如果无法配合他，那就凶多吉少……”

“好啦好啦！退就退。”她极不情愿地往后撤。

他们退，监视的人立即发动，林隙草丛间，怪异的身影快速地窜走。

“真有人埋伏。”鬼手无常看到了闪动的人影，心中暗惊，发出火速撤走的信号：“这鬼地方有鬼，快走，那些混蛋似乎不像人。”

后面神熊与飞鸢囚组十二个人，撤兵刃在手循原路飞掠而走。

“真该斗一斗才走。”葛春燕一面走一面嘀咕：“没弄清是些什么人，就望影而逃，不甘心哪！”

“少废话啦！桂小子要我们走，必定知道敌势极强，你不信任他？”银扇勾魂客知道，只有抬出桂星寒，才能让这位急躁的小姑娘服帖。

冷面魔女的出现，让所有的人大感意外。

冷面魔女也看清了这一面的人，同样感到意外。举手一挥，三宫主带了七位男女随从奔出。

“大少主来了。”冷面魔女领先便走：“怎么会是他们跟来？唔！昨晚撞船的人……”

“你们怎么也在这里？”大少主脸色难看：“三妹，你们是那艘货船上的人？”

“是呀！哎呀，是你们撞毁了我的船。”三宫主脸色更难看：

“我以为是闹江蚊的人所为，想不到……我枉费心机！”

“大水冲倒了龙王庙。”方世杰的话，有幸灾乐祸的意味：

“似乎老天爷有意作弄我们，安排我们一同陷入盗窟应劫呢！”

双方说出经过，三宫主当然不承认真实的情况、倭称在江滨擒住飞天夜叉，随即前往淮西老店，用离魂香擒获桂星寒，为免引起锦衣卫的注意，将人带上船立即高埠而走，要将人带往湖广香坛处置。

她完全否认知道有弟子在安庆的事，谎话说得合情合理无懈可击。

而且，她反咬一口，指责大少主操之过急，不该黑夜中穷迫将船撞沉，让桂星寒与飞天夜叉死在水中，失去把两人活祭的机会。

大少主后悔不迭，但也颇感安慰，至少桂星寒这个心腹大患，再也威胁不了他啦！

当前的难题，威胁性似乎同样严重。有三宫主九个人加入，大少主心中略宽。

商量片刻，立即展开行动。

太原鬼面神给他们一个时辰期限，必须尽快解决。

大少主挑选了七个人，其中有方世杰参予。

在街内不可能找得到谈判对象，众人准备停当，由其他的人在街口列阵策应，大少主一马当先，出街口沿先前接近的来路，小心翼翼向前试探。

如果远出百步外，没有人出面阻拦，那么，在街口的人 1 快速跟进，

脱离这神秘莫测的盗窟。

远出约五十步左右，前面矮树丛中，接二连三站起一排戴了鬼面具，披了虎皮裙的人，数量不少于三十名，三十余双怪眼狠盯着他们，跃然欲动，刀剑在阳光下，反射出慑人的光芒。

“咱们是弥勒教的人，追逐仇家，船只沉没，无意侵犯贵地。”大少主神色从容，独自上前打交道：“在下李大仁，请贵当家赐教。”

“没有甚么好谈的。”那位迎面拦住去路的人，声如洪钟威风八面：“太原隐蟑二十年来，先后有上百名入侵者，迄今为止，无人活着离开，因此咱们太原鬼面神的根底，江湖上无人知悉。你们也不例外，决不容许半个人活着离开。”

“阁下……”

贵教香坛遍天下，但总教坛究竟在何处，连贵教的弟子也毫无所知。所以，你该了解咱们的，你们还有半个时辰。如想早死，无任欢迎。”

“我想，你就是太原鬼面神的当家了。”大少主改变策略，了解对方多一分，就多一分胜算。

“我们这里，人人都是当家。”

“哦！那岂不是天下大乱？”

“我们哪能与你们比？贵教主以未来大唐天子自命，一人之上万民之下，可以任意宰割那些追随你打天下的人，没有刑堂屠杀自己人。我们不，我们都是真正志同道合，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我们不会把弟兄当弟子奴役，所以有事即人人奋勇争先，决不可能发生驱使弟兄送死的故事发生。阁下，你明白在下的意思吗？”

“不明白阁下的用意。”大少主的确不明白，他不明白双方组织的形态，与双方的话题有何关联。

“这是说，咱们一旦发起攻击，必定人人奋勇争先，尽快把对手斩光杀绝。贵教的一些高高在上首脑人物，据说妖术通玄，但在如潮的惨烈搏杀中，妖术的作用有限得很。十余年前贵教在陕西举兵，贵教主还不是乖乖成为待决之囚？”

“我明白了，你们不会和在下的公平相搏。”

“对，太原鬼面神从不为个人的名利打算。退回去，阁下。”

“阁下……”

这人的泼风刀向上一举，后面三十名鬼面人，一面往前推进，一面调整阵势，由一列横队，结成三人为一组的十组横阵。

泼风刀向前一沉，长啸声震天，三十人同声长啸，脚下一紧，来势如潮。

大少主脸色一变，不再从容，喝声走，急急后撤。八个人怎能应付三十名骁勇的强盗围攻？再不见机撤走就走不了啦！

一声沉叱，三十名悍匪向下一挫，形影俱消，隐没在矮树丛草中。

退回街口，大少主气得脸色泛青。对方显然知道弥勒教的底细，根本没把号称天下第二教放在心中，断绝谈判之路，似乎已经把他们看成必死的人了。

他总算明白了，即使是威震天下的人，在某些特定地方，冑威依然震慑不了真正的强者。

在丹阳别业，他就几乎出不了扬州绝域。

迄今为止，他还不知道桂星寒曾经与他，同在丹阳别业拦宿。他更不知道，他们一群人之所以能脱出丹阳别业，完全沾桂星寒的光。“如果桂星寒出不了丹阳别业，他那一群人达将埋骨在内。

太原鬼面神盗群，在这里就是真正的强者。

他领兵举事时，曾经冲锋陷阵，知道群众攻击的威力有多文。

盗群向潮水似的奋勇争先，他目下所有的六十余名乌合之众，铁定会：一冲就垮，一冲便可能死掉一半以上，支持不了片刻。

“大少主，咱们唯一的生路，是向江边集中全力突围。”方世杰开始为生 死担心了，知道太原鬼面神的可怕，作案时鸡犬不留，对闯入盗窟的人，毫 无疑问将更为残酷，必定把他们屠光杀绝，他也在数难逃，因此要大少主作 破釜沉舟的打算。

“在途中和大批盗群死拼，能有多少机会？”大少主忧心忡忡，有此顾 忌：“天知道他们有多少人？目前就可能损失一半人手。”

“出去一个算一个，总比全军覆没好得多。大少主，在下愿意打头阵。” 方世杰似乎豁出去了：“他们已经把这里围住，咱们正好从一点突围。前面 只有三十个强盗，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贯阵而出，错失了机会，我好后悔。”

方世杰的话确有几分道理，刚才大少主如果能断然下定决心，人人抱 必死的念头，毅然冲阵，后面的人快速的冲出、投入，必可贯阵而出。

“你看到的只有三十个强盗，怎知道他们后面潜伏了多少人？哼！”大少 主悻悻他说：“在旷野中受他们围攻，机会有多少？我要在这里占住房屋， 和他们决死。”

占住房屋死守，当然比被围歼有利，有险可守，盗群不可能像潮水般 涌入屋中。

“那些房屋都很古怪。”三宫主李天凤说：“门窄，窗小，墙特别厚，内 部可以看出有复壁。

“大哥，如果被堵死在里面，怎办？房舍的格局，比丹阳别业似乎更坚 实。除非里面有足够的食物饮水，被堵在里面。。。。。”

“瓮中捉鳖 / 对面的屋顶上，传出桂星寒震耳的嗓音：“四面放火，里面 的人便会成为烤鸭熏鱼。

“强盗们让出房屋，就是等你们进去，以便一一网打尽的。

“这里仅是他们出发至天下务地，作案之前的聚集处所，不是正式的住 处。也作为万一官兵莅临，让官兵住宿，以便聚而歼之的死亡陷阱。你们进 去死守，正合他们的口味。

“你这混蛋竟然没死？”大少主大吃一惊。

“这.....这怎么可能？”三宫主更是吃惊。

“哈哈哈哈哈.....”桂星寒大笑：“大将近午，口正当中，可以保证你们所 看到的，决不是我天斩邪刀的鬼魂。...

人影一晃，又多了一个人。

“我飞天夜叉是妖神，妖神也是死不了的，”与桂星寒并立在屋脊上的” 飞天夜叉，手中有她的轻虹剑。

“李天凤，我等你。”

桂星寒背系的刀，确是天斩邪刀。

三宫主把他两人的刀剑和百宝囊，包在一起放在船舱内。

桂星寒脱身时，把刀剑顺便带走了。

一声怒吼，大少主率先飞跃登屋。

一声长笑，桂星寒与飞天夜叉一闪即逝。

“大少主，不要理会他们了。”方世杰苦笑：“对付太原鬼面神，咱们已力不从心。再说这两个祸害在内部捣蛋，咱们真的要死定了。”

“这混蛋故意吓唬我们。”大少主跳下，盯着一座院门恨声说：“你们听说过，真有开门揖盗的人吗？那些悍贼之所以丢下房屋不管，决不可能是故意引人进入，以便加以堵死在内。”

这该死的刀客，不会吓唬我们。”三宫主反而替桂星寒辩护：一他也是身在危境中的人，我们死了，对他毫无好处，用不着吓我们。我们搜过几栋大宅，里面的确令人起疑。”

“起甚么疑？”

“里面根本没有女眷的磺，家具不多。找了五家，才找到一些食物。把门窗堵死，出来可就难了。晤！我去找他。”

“找谁？”

“天斩邪刀。”三宫主肯定他说：“他也是同一条破船上的人，命运是相同的。”

“对，决死突围，他的天斩邪刀，是唯一决荡的武器。”方世杰附和着说：“在万松山，我们锦衣卫七八十名悍将勇士，就是一把刀击溃了的，一群悍寇毛贼何足道哉？大少主，他是咱们唯一的希望。”

三宫主向冷面魔女打手势地示意，切勿向街尾走。

桂星寒与飞天夜叉，跨坐在街尾的大宅屋顶上，中间摆着一篮食物，点心烙饼都可以用手抓食，两人无忧无虑，一面进食一面谈笑自若。

三宫主跃登屋顶，笑吟吟走近。冷面魔女则远在脊角，不便接近。

“你最好别过来。”飞天夜叉黛眉一挑，凤目冷电森森：“你我的账，日后再和你算。”

“我不怕你。”三宫主强仰怒火，笑容有点僵，媚目一转，落在桂星寒身上，莲步轻移，一步一步走近：“你和星寒只是朋友，而我却与他是同衾共枕，恩恩爱爱的仙侣，还锥不到你干预我和他的事呢！”

“三宫主，阿呵！你说的话真的勇气可嘉，连脸都不红，可怜哪！”桂星寒怪笑，并不阻止她接近：“你敢说，我还不听呐。。。“

“我是一个勇敢的江湖女民敢做敢当的女将军。我所做下的事，毫不介意蜚语流言。

“我用美色引诱你是事实，有甚么不敢说的？当然，你们男人挑得起放得下，但你不能否认你和我这场露水姻缘，是你心甘情愿做我裙下之臣的，你能否认吗？”

“不要脸！”飞天夜叉怒叱，拔剑而起。

桂星寒呵呵一笑，拉住飞天夜叉。

“我当然否认，而且坚决否认，呵呵！”桂星寒的邪笑饱含调侃嘲弄：“这种床第间的私情，我不会亮大嗓门四处宣扬表示我艳福齐天。出于你的口中，那就会影响我的人格，所以，我得提醒以正视听。”

“提醒我你不是我裙下之臣？”三宫主也笑，笑容又妖又媚。

不错，唤醒你的白日梦。你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甚至思念殷切勾起泛滥憎欲的白日梦，当成真的了，实在可怜。你的妖术道行不差，熟悉离魂、灭神、炼魂等等大法，可是，你却控制不了你自己的神魂。

“胡说八道，甚么意思？”

“你记得我们相处了多久的时日，又同食共枕了多少风月良宵？”

“反正有好些时日，有……”

“是吗？你在淮西老店把我掳走，便直接疾趋江边藏舟处，登船立即发航动身用下时我已经人事不省了，记起来没有？”

“是呀：我必须制住你带走，因为你坚决拒绝向本教效忠。。。。。”

“而你却说相处了好些时日。…

“本来就是呀！你曾经巧我柑言蜜语，曾经信誓旦旦……哈！你话中之意……”

“你真笨哪！烂女人，”桂星寒邪笑着摇头，“你的妖术修为不差，对控制人们心神肩·颇深的造诣，用不着我点醒你，想想看吧！从你入店以迄离店，前后不过半个时辰，这半个时辰中，是你一生中一段空白岁月，你只活在你所希望的美梦中。呵呵！冰该知道南柯一梦的故事吧？”

三宫主楞住了，皱着眉头思索。

“南柯一梦那位仁兄，梦中做了一生富贵荣华的蚁王梦醒来时黄檗还没熟呢呐；梦中与我相处了一段时日，比起那人的一生岁月，还差得太远呢！”桂星寒继续说。

“胡说八道，你和我……和我……和我……”三宫主说不下去了，脸色突然苍白如纸。

“在你和我返店之前，我便知道你是假的飞天夜叉了。”

“不可能的，我的化装易容术……”

“该死的！原来你会做不要脸的梦啊！”飞天夜叉跳起来：“哗！我还以为你真的……真的……去你的！你这做白日梦的妖妇！”

妖叱声中，挥剑猛扑而上。

三宫主向侧一闪，仓卒间拔剑自保。

冷面魔女一闪即至，剑上风雷骤发，截住了飞天夜叉，剑出狠招七星联珠，有效地阻止了飞天夜叉向三宫主迫袭，是一个极为尽职的护法保镖。

飞天夜叉的武功拳剑，根基相当深厚，比起弥勒教的超拔高手，差的只是对妖术一窍不通而已。

自从追随桂星寒之后，她的辟邪心法日趋精纯，一般妖术障眼法，她已经有了可观的免疫力，挥剑更是信心十足，

封了三剑，便瓦解了冷面魔女的狠招七星联珠，立即反击回敬，一口气把冷面魔女迫近檐口。

桂星寒跨坐在屋脊上，一点也不替飞天夜叉担心。

“喂！女人，他向僵在一旁的三宫主邪笑着打招呼：“你在丹阳别业，一定也做了不少春情漾溢的绮梦，说来听听好不好。你不会害羞不便启齿吧？你这种女人，是甚么都不在乎的，具吗？”

“噢！你怎知道丹阳别业的事？”三宫主又是一怔，意似不信。

“我的神通，比你广大多多，能知过去未来，当然无所不晓。”桂星寒信口开河：“人算不如天算，我仍然无法违天。

“本来，我打算让你把我带回你们的总香坛，一举铲除贵教的根苗，岂知天不从人愿，被你老哥耙船担沉，失去掘根挖苗的机会，真可惜。”

“你该死，你…”三宫主恼羞成怒，咒骂着挥剑凶狠地猛进。”

“哈哈哈哈……”桂星寒大笑而起，一手抓住提篮，身形一晃，幻化一道流光，神乎其神地绕过槽口，左手一挥，挡住了要向下飘落的冷面魔女。再一闪，已回到原地。

“唰……”冷面魔女叫了一声，轻虹剑已贯胁而入。

三宫主一扑落空，追随流光冲进三四步。

“你也死！”飞天夜叉一脚喘飞了冷面魔女，大旋身猛扑三上。

“挣！”三宫主的剑上劲道极为凌厉，但飞天夜叉似乎更强劲一分半分。

火星飞溅，两人各向侧飘。

“留几分劲和那些强盗拼吧！三宫主。”重新跨坐在脊顶的桂星寒好意相劝：“杀出一条生路，比死在这里好多了，是吗？”

“我要杀死她！”飞天夜叉恨透了这个妖妇，怎肯干休？冲上就是一记流星逐月，无畏地放手抢攻。

三宫主不想和她拼命，斜掠丈外绕近桂星寒。

桂星寒顺手抓起快断气的冷面医女，向三宫主抛去。

“把她带走救治。”桂星寒叫：“再不走，你也会摆平在这因沁

三宫主不接人，任由冷面魔女摔落，砰一声压碎了不少瓦片，向下滚堕。

“你一定要帮我们对付太原鬼面神。”三宫主到了桂星寒身旁，语气霸道：“难道说，你们也想死在这里？”

飞天夜叉不便出手攻击，在一旁扬剑待机虎视眈眈。

“我不会帮助你们挥刀，只为自己杀人。”桂星寒一口拒绝：“你们集中全力，认准方向出其不意冲出，必可突围而走，当然得牺牲一部分人。”

“可是……”

“二十年来，太原鬼面神作案遍天下，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根底，今天被你们闯入他们的盗窟，他们肯放过你们吗？置之死地而后生，你们只有一条路好走。”

“他们会放过你？”

“他们奈何不了我)”桂星寒语气十分肯定。

“你算了吧！他们包围了这条街……”

“你怎么这样笨？”

“我笨？”

“太原鬼面神在天下各地作案，为何要鸡犬不留灭口？原因是作案时，所出动的人都在二十人左右，实力并不真的强大，不希望让人看出他们的作案手段和估出实力……”

“你可以看看四周的地势，要包围这条街，需要多少人手？一千个人够不够？”

“你……”

他们不可能有上千人手。”桂星寒等于是面授机宜：“就算有一千，你们由一点突围，如果速度够快，你们面对的强盗，决不会超过五十人。

以六十余位高手快速冲击，还对付不了五十个强盗？你对你们的人，连这点信心都没有？”

三宫主猛然醒悟，急急撤走。

“他们和强盗们拼命”桂星寒阻止飞天夜叉追逐：“对我们也有好处。两败俱伤，我们也可以省些劲，离开更容易些。”

“我们真能出去？”飞天夜叉收剑走近坐下问。

“只有你我两个人，千军万马也可以来去自如。”桂星寒意气飞扬，拍拍胸膛：“如果是我一个人，不宰光他们为世除害，我决不离开。所以出去之后，你去和小燕会合；我再……”

“你再转回来收拾他们？哼！那一定有我。”飞天夜叉盯着他得意地笑：“小燕他们是否跟来了，谁也不知道，休想随便把我打发走，休想。”

“他们一定来了。”桂星寒肯定他说。

“怎见得？”

“那个宣示警告的强盗，已经透露了口风，说等所有的人进入之后起算时间，一个时辰发起攻击。…”

“那又怎样？”

“表示有人还没有进入，应该是小燕那些人，强盗们太贪心，想…网打尽。”

“同时，也暴露了他们人手不足的缺点，在外面追逐搏杀入侵的人，只要有人逃抵江边，往水里一跳，此处盗窟，必将大白于天下，能继续存在吗？”

“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揣测。”

“你不信任我的估计？”

“至少不会全信。”飞天夜叉咕咕笑：“好啦好啦！吃饱了再说。”

方世杰出现在一旁，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桂星寒不加理睬。飞天夜叉撇撇嘴哼了一声。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久久，方世杰只好硬着头皮提出请求。

“我们？”桂星寒冷笑：“锦衣卫？弥勒教？”

“反……反正就……就是我们。”

“老兄，你有没有搞错尸”

“我……我搞错甚么？”方世杰装糊涂。

“锦衣卫也好，弥勒教也罢，都是我天斩邪刀的生死对头，千里追杀誓不两立的死仇大敌，你们死光了，我会狂醉三日大事庆祝。”

“你老兄居然要求我帮助你们，帮助死仇大敌。老天爷！我看你一定是疯了，要不就是把我当成白痴，亏你怎么说得出口？我算是服了你这狗屁混蛋，你已经语无伦次了。”

“桂兄，你应该知道，太原鬼面神也不会放过你，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度此难关。”方世杰不得不强词夺理：“你以为你能置身事外吗？”

“哈哈！在新郑，你们数万禁卫军，也奈何不了我天斩邪刀，这一小群强盗，能奈何得了我？而且，我一点也不急，只要我不闯进屋子里被困住，这地方我和飞天夜叉可以任意纵横，随时可以离去。”

“你们死光了，我们日后就可以逍遥自在。”飞天夜叉也恨恨他说：“我等你们死光的机会，已经等得太久了。走开！你去死好了。”

“如果你肯助我们一臂之力，日后所有的恩怨一笔勾销。”

“你算了吧！少往你脸上贴金。”桂星寒不屑他说：

“在锦衣卫，你算老几？在弥勒教，你同样一文不值。老兄，不要在我面前提高你的身价好不好？”

“你再不走，休怪本姑娘得罪你了。”飞天夜叉跳起来，火爆地拔剑。

“不要自取其辱。”桂星寒警告要拔剑的方世杰：“你的浮龙剑术，绝对”

招架不住飞天夜叉的剑。你的九天鹰翔轻功，也中她差了一段距离。你如果拔剑，妄想出口怨气，一定死。”最后三个字声色俱厉，方世杰吓了一跳，气沮地退了两步，怎敢拔剑？

“我已无颜返回京都。”方世杰硬着头皮说：“弥勒教方面，大少主可以作主，弥勒教今后不再向你寻仇，他的保证有如金科玉律。”

“你回去告诉他。”桂星寒一字一吐。

“告诉他甚么？”

“今天不管他死与不死，我与弥勒教的仇恨，早晚会算个一清二楚，誓不两立。不是我天斩邪刀去见阎王，就是弥勒教伤亡殆尽。”

“你……”

“我不是替天行道的英雄豪杰，但有必要采取自保的手段锄恶除好。这次要不是发生意外变故，我铁定会直捣他们的总香坛挖根掘苗。今后我将正式在江湖叫字号，高举天斩邪刀为江湖主持正义，以免被你们这些混蛋追杀不休，他们必须找隐秘洞窟躲起来苟全性命。

“何必呢？冤家宜解不宜结。”方世杰仍图挣扎：“弥勒教香坛遍天下，如果他们不与你作对，你在江湖叫字号，是不是要容易得多？”

“我会结合志同道合的朋友，彻底铲除他们的香坛。”

“桂兄，你号召不了几个人的。你的绰号叫天斩邪刀，有几个人肯相信你能主持正义？”

“咱们走着瞧。”

“听你的口气，以及近来的作为，就知道你没有雄霸天下名号响亮的才华，而是处处材敌的一勇之夫。我去叫大少主兄妹向你赔不是，向你保证……”

“免了。”

“桂兄……”

“即使他们不死在太原鬼面神手中，也逃不过在下的天斩邪力。你也一“洋，下次决不饶你。”桂星寒挥手赶人：

“你走吧！走了就不要再回来，知道吧？”

方世杰打一冷战，沮丧地走了。

31

飞天夜叉食毕用中净手，盯着他不住强忍笑意。

“你盯着我干甚么？”桂星寒也忍住笑瞪了一眼：“你这种不怀好意的笑意，= 定在转甚么古怪坏念头。”

“如果她不死，你真能狠得下心砍她一刀？”飞天夜叉笑问。

“这家伙禁不起我一刀……”

“你别想装糊涂回避。”

“胡说！”

“你知道我说的她是指谁？”

“哦！显然不是指方世杰这混蛋，我会错意啦！”

“你心中明白，哼！”

“呵呵！你是指那个什么三宫主了。”

“嘻嘻！可说到你心眼里去了吧？”

“我承认，的确狠不下心砍她一刀。”桂星寒不笑了：“我觉得在弥勒教的人中，她不算太坏。”

“虽则她曾经伤害过你，但比起其他邪魔凶桑来说，她对你已经够仁慈了。对我，她……”

“我明白，她对你确是一片痴心。”飞天夜又握住桂星寒的大手，嗓音微变：“在新郑你曾经伤了她。她为了你，不惜与她的兄长分道扬镳，形同背叛，用心良苦。爱一个人，爱得如此痛苦而危险，我好感动。”

“噢！你……”

“大寒，我的确同情她，虽则我恨透了她。能拉她一把，就伸手拉她吧！我也愿意助她。”

“小冷，我觉得方世杰的话，也有几分道理。”桂星寒但然说：“我的绰号叫天斩邪刀，有几个人肯相信我能主持正义？弥勒教香坛满天下，真要倾全力和我作对，今后你我在江湖行走，必定凶险重重。”

“你的意思……”

“比起太原鬼面神这些丧尽天良的剧盗来，弥勒教的人要可爱多了。所以，我要助他们一臂之力。”

“日后如果他们仍然不放过我，再向他们动刀尚未为晚。”

“好啊！我们走。”飞天夜叉不胜雀跃。

“不必急，要把握时机，我们先行准备。”

大少主在绝望之中，仍然能沉静地分配人手，方世杰带回桂星寒的警告，并没让他精神崩溃，却记得桂星寒告诉三官主的话，置之死地而后生。

方世杰在旁紧握住天权仙女的手，不住作深呼吸以稳定情绪。

“我想，该是我俩缘尽分手的时候了。”方世杰突然将天权仙女紧紧地抱在怀中，嗓音变了/起始我就没有利用你们替我助势的念头，喜欢你完全出于真心，这期间虽会发生一些波折，并没影响你我的感情。

“现在我算是甚么都没有了，缘起缘灭自有后果前因，就算是命定了的吧：你一定要紧跟在我身后，在我倒下之前，你不可以超越，该超越时千万不可迟疑。”

“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好情人。”天权仙女含泪抬头凝视着他：“世杰，我没看错你。真的，我是多么希望，你日后能拥有你的辉煌局面，叱咤风云做啸江湖。”

“不论如何结局，我已经了无遗憾。出去时，我求你不要心有二念，你有生路，我也会有。”

“是的，我要杀出一条生路来，有你跟着我，我挥起剑来也有力些。”

三宫主孤零零地站在人群外，呆呆地向远处桂星寒曾经出现的屋顶眺望。

屋顶上，桂星寒与飞天夜叉的身影已经不见了。

葛春燕本来就不愿意退走，所以走在最后。

终于被她看清迫来的人，一面退一面留心，看出是一些似人似兽又似鬼的人，数量只有十几个，分为两队，分枝排草奔掠如飞，毫无顾忌地衔尾狂迫不舍。

“杨前辈，是十几个打扮得像鬼怪的人。”她跟上银扇勾魂客：“我们不能退，大寒哥与冷姐如果跟来，恐怕会上当。一定是弥勒教的所谓神兵，他

们会把我们迫到江边逼我们跳水。”

银扇勾魂客心中一栗，退到江边岂不是无路可走了？

“糟！我们岂不是要背水一战了？”银扇勾魂客跟上鬼手无，常：“施老哥，他们逼咱们跳江。”

“哎呀！桂垦寒害人不浅。”鬼手无常开始埋怨，弄不清桂星寒为何发警啸要他们退走。

“你水性如何？”

“去你的！我不跳水，”

“不跳求，逸得掉吗？”

“拼死他们。”鬼手无常冒火了，不愿真的跳水逸走。

“恐怕非拼不可了。”

“布下埋伏解决他们。”鬼手无常咬牙说。

我带人截住他们的后路。十几个神兵，就把我们追得跳水逃命，像话吗？，银扇勾魂客本来就有拼的意思，正中下怀：“桂小子到底在弄甚么玄虚？难道他被神兵困住了？”

“收拾了这些鬼神兵，我要转回去。”葛春燕悻悻他说：“他受困，却要我们退，他以为我们能放心。”

人分为两组，由鬼手无常带第一组的人，继续往前走，然后猛然回头。

十四名戴了鬼面具的悍贼；急于把人留下，一个个争先恐后飞步急赶，一头撞入埋伏里。两组人前后夹攻，每一击都是致命的狠招；

片刻间，只剩下两个受伤的人。

六十凡个人，以必死的决心突围，威力是难以估计的，真正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出手之狠可想而知，有如一群腴押的疯虎。

方世杰表现得比在昔勇敢，像是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他的确已经一无所有啦！自己开创局面，他哪有可供开创的人手？如果大少主这些人全军覆没，他铁定在数者难逃。

青霜剑一挥，他领先向先前来路处踏草而进。天权仙女紧跟在他身后，随时准备使用离魂香。

远出百十步，矮树丛草中怪影暴起，刀枪如林，呐喊声震耳欲聋。

两侧，也怪影如潮水般涌到。

足有三百名以上悍贼，他们陷入三面包围。

的保护神。”

“他前面是飞天夜叉。”天权仙女说：“他们两个人，可以冲溃一队兵马。世杰，你们锦衣卫的人栽得不冤。天者爷！他们如果前往我们的总香坛……、

“今天的血海屠场，就会故事重演。”身侧传来大少主有气无力的语音：

“这个人，将是我们的的心腹大患，太危险了，得设法除去这危险。

方世杰心中暗骂大少主不知感恩，他感到心中一寒，觉得大少主这个人，比这些悍贼更可怕。

“大少主，你知道要除去他，所要付出的代价吗？，他拉了天权仙女，向前飞步急赶。

风扫残云，斗场血腥刺鼻，尸体凌落，惨绝人寰。

双方都有作殊死斗的打算，斗场分布甚广，已不再有混战的情形发生，三三两两分散在各地死缠不休，反正双方的人，已所剩无几了。

大少主不但是不知道感恩的人，而且是片毗必报阴险狠毒的桌雄。

桂星寒所表现的英勇无敌气势，更让他嫉妒害怕，图谋桂星寒的心念更切，不管要付多大的代价，除去这心腹大患。

他冲进三宫主身侧，悄然斜向截出，出其不意把夹攻三宫主的一名悍寇刺死，一声沉喝，斜刺里吐出一掌，远在八尺外，掌劲把另一名悍寇拍出八尺外。

三宫主精力耗损过巨，但依然速度甚快，冲进两步剑出似穿鱼，把那名悍寇刺了个后心贯前胸。

“三妹，你听我说。”他到了三宫主身旁，一面拭汗一面说：“这把刀不除，本教将步太原鬼面神的后尘，你愿意这种劫难卜发生吗？”

“你的意思……”三宫主上气不接下气，但已听出他话中的含义。

“良机不再，日后没有计算他的机会了。”

“贫……”

“赶快设法，我在旁候机。只有你才能计算他，其他的人靠不住。”

“可是……”

“你已经误了一次事，在死了许多弟子，不可再误，快去！”他声色俱厉，把三宫主向远处疯狂挥刀，掩护飞天夜叉撤出八名悍寇组成的刀阵，正一刀砍掉一名悍匪右手的桂星寒身边一推。

三宫主脸色大变，被他凌厉的语气，以及狰狞可怖的神情吓坏了，不敢不从，向桂星寒奔去。

侧方不远处与两名悍匪交手的方世杰，已看清兄妹俩的举动，哼了一声，一剑震退一名悍匪，不再招呼在一旁缠斗的天权仙女，悄然激走。

大少主已远出什步外，像蹑鼠的猫。

所有的人，精力皆已耗损得差不多了。如果存心计算某个人，混乱中是相当容易的。

桂星寒与飞天夜叉一刀一剑，八方纵梭所向披赐，何处有激动，他俩就往何处赶。

七名悍匪的刀阵，仍具有强大的威力，重新左右一夹，又将飞天夜叉逼至上坡下。

“你们不我我吗？”桂星寒怪叫，从左方贯入，挣一声震开一把雁翎刀，天斩邪刀向右大回旋，大鹏展翼刀尖远及八尺外，一样之下，一名悍贼的右肋斜裂而开，内脏外流。

飞天夜叉一跃而出，刀阵又解。

“注意养力，小冷。”桂星寒截住她的后方，一刀劈翻了跟踪迫击的另一名悍贼。

“悍贼们早已发现他的刀可怕，没有人敢主动向他攻击，除非避无可避，不然决不敢接他的刀。

“收拾这几个首领再走。”飞天夜叉说：“残局我们不负责收拾。”

其实，残局并不容易收拾，有些悍贼见机四散，有些仍在缠斗，而弥勒教的人，死伤过半实力不足，仍陷在苦斗中。

飞天夜叉不是小心眼的人，但她认为她和桂星寒，已出尽死力击溃了贼群，大开杀戒已除歼五六成悍贼，没有再奔东逐北收拾残局的必要。

“好的，我们真该撒手了。杀！”随着杀声，桂星寒一刀砍掉一名悍贼半个头颅。

人影狂冲而入，一声娇叱，冲来的人与一名悍贼撞上了，剑与刀接触、

错开，发开震耳的金鸣。

刀剑惜开，左手派上了用场。三宫主扣住了悍贼的右肩近颈处，悍贼也抓住她的发髻。

桂星寒一闪即至，左手从三宫主的右方伸出，扣住了悍贼抓发髻的左手脉门，天斩邪刀毫不留情地，贯入悍贼的左胸。

这瞬间，三宫主脱手弃剑，右时旋身就是一记霸王时，正中桂星寒的肚腹，顺旋势左手疾出，纤手用足余力，点在七坎大穴上。

变生仓卒，各方齐动令人目不暇给。

飞天夜叉恰好冲到，来不及收剑，扭身飞起一，脚，噗一声扫中三宫主的右胯。

哎一声尖叫，三宫主摔翻出丈外。

飞天夜叉目眦欲裂，身形未稳，不可能抢救仰面摔倒的桂星寒、身后剑气压体，一声怒叱，剑光急旋，挣一声狂震，天权仙女连人带剑震飞两丈，虎口被震裂，屈一膝跪倒。

同=瞬间，方世杰人如怒鹰，从三丈外飞腾而起奋身下搏，挣一声暴震，火星飞溅中，窜来一“剑向桂星寒刺下的大少主，也连人带剑斜震出丈外。

“无耻！”方世杰怒吼：“你比我更忘恩负义，更不要脸。

怒吼声中，挺剑猛扑咬牙切齿的大少主，展开游龙剑术步步抢攻，各展所学有你无我。

飞天夜叉追至桂星寒身旁，但已失去将人背走的机会，三宫主与天权仙女缠住了她，立即陷入进退两难困境，无法完全保护已陷入半昏迷的桂星寒。

“你干甚么？混蛋！”大少主愤怒地大骂：“你为何帮助仇敌？你该死！你！”

方世杰的剑依然劲道十足，上下翻飞来一·剑接一剑，有效地阻止大少主向桂星寒接近、金铁交鸣声中，他守得十分绵密，不许大少主越雷池半步。

“我方世杰早该死在万松山、但桂小子饶了我，他在你们全军覆没的生死关头，不念旧仇替咱们解围、从鬼门关把你们拉回阳世，你们竟然恩将仇报，用这种无耻手段回报他，你已经不是人了。”

方世杰一面封架，一面义正词严指斥大少主的不是。在武

飞天夜叉的精力，被抢救桂星寒的意识所激发，改肩为背，依然掠走如飞。

后跟的方世杰，可就灾情惨重，精力将竭，逐渐被抛在后页二十步以上了。

再后面二十余步，大少主四个人气喘如牛，勉强能钉住方世杰，但也休想将距离拉近。

“大寒，大寒...”她一面狂奔，一面凄然尖叫：“你怎样了？告诉我，告诉我该怎办，大寒.....”

桂星寒昏昏沉沉，无法回答她。

她并不知道葛春燕那些人，是否真的跟来了。桂星寒在盗窟长啸示警，其实也不知道葛春燕是否跟来。

黑夜中沉船，跟来的葛春燕是否发现沉船的事，谁也不知道，知道了

也不见得能循踪找来援救。

她相信桂星寒的判断，认为葛春燕必定追踪而至，因此本能地向江边的方向飞奔，其实她也不知道到江边的正确方向。

桂星寒的体重，几乎超过她一倍，长期背负奔逃，能支持多久？狂奔五六里，她快要支撑不住了。

汗已流尽，手脚发虚，口干舌燥，眼前星斗乱飞。

同时，她关心桂星寒的生死，心中更是惊恐，五内如焚。

奔上一座小山，她终于感到难以支持，把心一债，将桂星寒放在草地上。

“大寒，大寒...”她声嘶力竭，咬字不清：“你怎么了？我要知道你.....你的伤势，我.....”

“再.....再过片.....刻.....”桂星寒含糊的语音，几乎让她兴奋得跳起来。

“片刻怎么了？”她大声问，忧虑与惊恐呈现在脸上，心中发寒。

片刻，含义是甚么？片刻便断气，天人永隔？

“我.....”

“请告诉我，大寒.....”

“五脏可.....可以.....”

“五脏怎么了？卜

“可以归.....位.....”

“谢谢苍天！”她跪倒在地伸手向天兴奋地大叫，声泪俱下

五脏归位，表示伤势已经控制住了。

三官主那一记霸王时，真抠他的五脏六腑震离原位，内伤

以沉重。普通的人肚子挨了一击，十天百天很可能下不了床，甚至可以致命。

五脏离位，在练武人来说，算不了甚么，武师们的跌打保元药就有保内腑的功能。

知道伤势症状，就可以大胆用药了。飞天夜叉立即打开桂星寒的百室囊，取出一只小玉瓶，倒出三粒丹丸、放入桂星寒口中，用口度气入腹。

她一蹦而起，左手握住天斩邪刀，右手斜举轻虹剑，像一头将发成的母老虎。

方世杰大汗如雨，气喘急迫踉跄奔到。

“快带走他，，我挡住他们。”方世杰吃力他说：“桂兄就算是死了，也不要落在他们手中，快走。”

“他服了药，不能移动他。”她咬牙说：“不毙了他们，决难逃出他们的毒手，拚了。”

“好吧！看来是逃不掉了。”方世杰一面调息：“你保护桂兄，我尽量缠住他们。”

“谢谢。”

她用紧迫呼吸术调息，尽量补充先天真气。

最先追到的是大少主，长衫汗湿可以绞出水来，呼吸急促，喘息声入耳清晰。看了飞天夜叉与方世杰，两人暴虎凭河的气势，居然心中暗栗，不敢冒失地冲上挥剑攻击。

扭头一看，三官主三个人，还远在五六十步后，脚下踉跄沉重，无法

加快赶上来。

“方世杰，你敢背叛我？”大少主咬牙切齿，颊肉扭曲脸色狰狞一步步逼进。

“放你娘的狗屁！”方世杰粗野地大骂《方某是锦衣卫武学的教头，家姨父是锦衣卫世袭百户，在下的身份地位，比你这混蛋逆犯高贵一万倍。背叛？呸！你是甚么东西？”

“你已经是丧家之狗，投奔本教……”

“去你娘的！在下任何时候，都可以回京都重整旗鼓。本来在下已经动身返回怀宁老店，被你硬拖来追逐船只耽误了归队行程。”

“你这混蛋猪狗不如，恩将仇报没有半点人味。桂星寒临危救了你的狗命，你身在险境仍然无耻地暗算他，你这种人……”

一声怒吼，大少主恨极狂冲而上。

飞天夜叉从侧方飞射而出，天斩邪刀一伸，像一道破空的雷电，轻虹剑蓄劲待发，形如疯狂怒极猛扑。

大少主不敢接刀，明知刀是虚招，闪身二剑斜截，反应居然相当灵活，避招反击的身法可圈可点。

挣一声狂震，轻虹剑与七星剑接触。

大少主位于下坡，直向下退出三丈外。

“不可追击！”方世杰急叫。

飞天夜叉怎敢追击？恨恨地退口桂星寒身侧。

大少主在恶斗悍贼时，消耗了大量的精力，被一剑震退三丈，大感吃惊，还没悟出其中道理，怔在当地，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七垦宝剑，似乎想看剑上的力道，为何发不出应有的水准？

如在平时，飞天夜叉哪敢硬接他的剑？

三宫主娇喘吁吁赶到，天权仙女也接遗到达。

七煞真人的地位，比七仙女低，但并不表示武功也低，紧跟天权仙女赶到。

“毙了他们，上。”大少主厉叫。

“让……让我喘……喘……口气……”三宫主不住喘息，脸色苍白大汗如雨：“我……我挺……挺不住了，需要歇……口气……”

天权仙女更糟，干脆以剑支地，屈下右膝着地，拼命仰天呼吸。

“用诛仙剑先毙了姓方的叛逆。”大少主向后到的七煞真人下令。

七煞真人极为狼狈，浑身血染道袍，与汗水相融合，脸色泛青，上气不接下气，站在那儿摇摇欲倒，似乎连举剑的力道也消失了。

“大少主，你……你饶了我吧！”六煞真人像病人膏肓的垂死老人：“喘下气机将……将散，自发起一根草也……也力不从心了，哪……能用元神御……御发诛仙剑？请……请让我歇息片……刻……”

“大少主，恐怕只有你自己上了。”方世杰冷笑着说：“冲上来，阉下。”

“混蛋！你配向我说这种话？”大少主怒叱。

方世杰在锦衣卫那些人中，地位不高也不低，武功也名列中上之间，但却负责与弥勒教的人打交道；

论武功，他颇为自负，哪将弥勒教的人放在眼下？他差的只是对妖术颇怀戒心而已。

他敢勾引弥勒教地位颇高的六仙女，可知并不在乎弥勒教的妖人。这

期间他对大少主保持友好尊敬，完全是利害关系，一方面可以利用弥勒教、一方面也冲天权仙女分上，才能一直保持交往联络的关系。

在新郑，锦衣卫第一次与弥勒教反脸，他就曾经毫不迟疑地，擒住与他同衾共枕的天权仙女。

“大少主，别往你脸上贴金了。”方世杰已抱定豁出去的决心，说起话来也大声些：“经过这场空前惨烈的大搏杀，你的法宝已经用光了，精力枯竭，妖术也失了效。凭真才实学，你还不配吹牛。”

“先调息吧！反正他们已经跑不了。”三宫主提醒大少主，阻止他发怒冲上拼搏：“你必须要有十成精力，才能毙得了那个母飞天夜叉。”

三宫主的话语出由衷，不敢再轻视飞天夜叉的武功造诣。

没有精力，的确无法施展妖术。挤武功，她相信大少主并无多少胜算。

方世杰大感不安，对方有四个人，如果精力恢复，他和飞天夜叉势难获得胜机，更无法兼顾情况不明，似乎昏迷不醒的桂星寒。

他退至飞天夜叉身旁，忧形于色。

“林姑娘，你一定要带走桂星寒。他忧心忡忡郑重他说：

“走一步算一步……”

“我不走，我要等他站起来。”飞天夜叉坚决拒绝：“他服下丹药，可能在用性命交修的绝学行功，动不得。再说，再背着他奔逃、肯定会增加他的伤势，吉凶难卜，我不能走：

“在这里只能等死。”

“死我也要和他在一起。”

“该……”

“请不要说了。方兄，你可以走。”

“林姑娘……”

“他没欠我们甚么了。”

“我也不走。”他一挺胸膛：“我一生中，只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家父四海魔鹰方公四海，也是江湖朋友畏惧的桑雄。也许，今天我该做一个大丈夫所应该做的事。我的命是桂兄所救的，我愿意用这条命日报他。

“方兄……”

“就算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他转身便走 / 我去扰乱他们调息。”

所有的人，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内功火候精纯；皆已修至意动神动境界，因此调息时，不需正式打坐吐纳，站立同样可以行功。

他折了一些树枝，向下坡的四个人接近。

所有的人，暗器与毒物，甚至妖人们百宝乾坤袋中的法器，皆已全部用光，唯一可用的，是手中硕果仅存的刀剑。

有些被杀死的人，死时手中甚至连刀剑也折断或被打落了。

一声怒吼，他连续掷出尺长的小衬枝，小树枝急自飞旋，分别向大少主四个人连续攒射，满天呼啸声颇为动人心魄，力道仍然充足。

这一招居然甚有功效、对方非分神躲闪或拍击不可，也就无法静下来运气吐纳，先天真气无法汇聚，气海也就无法催动气机。

“你这狗娘养的混蛋！”大少主怒吼如雷，挥剑猛扑而上。

他绕着半弧形路线移动，连续以树枝攻击。

三宫主退了十余步，拉远距离以争取行功的时间。

“梅英，你去阻止他骚扰。兰官主向天权仙女下令：“你去缠住他，我们

才能抓住机会行功调息。他这样上闹，对我们不利。

“可是，三宫主，我对付不了他。”天权仙女有自知之明...

“不可能阻止他骚扰.....”

“不许推倭，你是用甚么手段笼络他的，忘了吗？. 不要忘了你女人的进力。

天权仙女叹了一口气，不再歇息，提着剑向方世杰奔去去，剑一张，堵住方世杰的进路。

“世季，我请你离汗。”天权仙女疲劳未复，脸色苍白得可怕，举剑的手，也呈现颤动不稳。

方世杰呼出一口长气，虎目中的黯然神情清晰可见。

“梅英，我们已经分过手了，”他 叹息：“以双方因利害而结合的感情来说，我们那样缘尽分手、算是央幸运的了，不要逼我走上违凄惨的结局，好吗？”

因利害而结合，不论是男女关系，或者朋友关系，一旦因利害而分开，最佳的结局，当然是皆大欢喜，和和气气挥挥手分道扬镳。

但这种幸运的分手结局，通常很少发生，大多数会走上你死我活，不是你就是我。的悲惨结局。

他们两人，分别代表了锦衣卫与弥勒教的利益中介人，有利则合）有害则分，这期间分分合合，彼此心照不宣，因为仍有利益可图。

方世杰本来仍有借助弥勒教之力，进入江湖另创局面的念头，因此对这份露水情缘，仍有点留恋依依难舍，直至面对死亡，这才和和气气分子，

现在，他看透了大少主的险诈，知道日后根本不可能借助弥勒教，帮助他另创局面，在绝望中，反而激发了他的豪情。

天权仙女不可能背叛弥勒教，他也不可能做弥勒教的奴才走狗。

现在，他将面对悲惨的结局。

“世杰，如何结局，在你一念之间。”天权仙女流下了伤感的珠泪：“你只要调头走开，日后我会找你重续前缘。”

“我不能、梅英。？方世杰也感到心酸：“你知道，我已经一无所有了，剩下的只有一点点自尊，我不能忘恩负义，把这一点点自尊所送掉。”

“你怎能说这种话呢？你与他们本来是死仇大敌。世杰，你之所以落得如此狼狈，完全是出于他们之赐，他们任何补赏，也改变不了生死敌对的情势。””

“如果我还留在怀宁老店，你这些话甚有分量）但目下的情势，与锦衣卫无关；我个人的感受，更与锦衣卫无涉。

“站在这里的方世杰，是一个讲道义的武林人，恩怨分明的武林豪士、桂老兄从悍贼的刀下救了我，我必须尽可能回报他。必要时，甚至可以用性命来回报他。梅英，他也救了你。”

“和.....”

“你们弥勒教的弟子，都不是知道感恩的人。”

天权仙女默然，脸呈愧色。

“你不可能感恩图报，背叛弥勒教与我并肩站。你们弥勒教的男女，只知道男欢女爱，对男女情义不屑一顾，所以我不敢妄想你能和我共患难。

“你看看飞天夜叉，她就有与所爱的人，同生死的决心和勇气，在你们的心目中，一定又可笑又可悲。刁

“你不要说了。”天权仙女铁青着脸叱喝 /
“我还能说什么呢？反正说什么你也听不入耳。”方世杰苦笑：“请你让开，好吗？”
“我不，你必须离开……”
方世杰斜掠而走，树枝破空射向大少主：
一声娇叱，天权仙女追上一剑刺出、
一声大震，方世杰旋身一剑急卦，再次飞跃而起，扑向三丈外的三官主。
“挣，三官主飞起人剑，将方世杰的剑封出偏门半尺。
天权仙女到了，剑出花中吐蕊指向背心。
人影来势如电，轻虹剑在千钧一发中，崩开天权仙女的剑，危极险极。
方世杰哎了一声，斜掠出丈外，左背琵琶骨肌裂骨伤，被天权仙女的剑尖，划开了一条三寸长的创口、鲜血染红了被大汗湿透的衣衫。
天权仙女斜冲出丈外，恰好躲过飞天夜叉的第二剑。
“回去照顾桂兄！”方世杰大叫，一剑将三官主震退出丈外。
大少主正向桂星寒掠去。剑上已隐现光华，可知已恢复了不少精力，抓住机会要毙了桂星寒。
可是，忽略了飞天夜叉的速度，飞天夜叉当然不可能飞，但飞掠的速度绝对比飞快。
剑距躺在地下的桂星寒不足一尺，轻虹剑已排云驭电光临右肋，剑气触体生寒。
大少主大骇，这才知道飞天夜叉了得，百忙中旋身撒剑自救，失去刺死桂星寒的好机。

32

一声狂震，大少主被震飘丈外。
飞天夜叉重新拾起在桂星喊身边的天斩邪九，一道一剑左右一张，像维护小鸡的母鸡。
但她心向下沉，大势去矣！
“苍天佑我！”她心中狂叫。
“我要活的夜叉。”三官主愤怒地厉叫。
三人徐徐推进，徐徐形成三才阵合围。
只要一声令下，三支剑将猛然聚合。
十三个悍贼，穷追十五个高手中的高手，误以为逃走的十五个男女，是弥幼教的后续人马，知道主队被陷，因而心虚逃走，因此放心大胆穷追。
亡命惊逃的人，是容易对付的。
他们根本就没料到逃走的人敢反击，毫无顾忌地争先恐后飞奔。
“一头扛入反击的埋伏中。十五个男女高手前后夹攻，兵刃暗器齐飞，手下绝情。鬼手无常与银扇勾魂客是者江湖，看到追来的人，都戴了鬼面具狰狞可怖、不由大吃一惊，出手卯敢留余劲？招出立下杀手。
十三个悍贼猝不及防，一照面便倒了 = 半。
留下两个活口。飞天夜叉的 J 名随从仅受了轻伤。

鬼手无常按住了一名活口，拉掉鬼面具，现出庐山真面目，是一个黑凛凛、眉心有一颗朱砂痣的大汉，黑面膛留了稀疏的乱头发。

“噢！你这家伙是江湖道上，颇具侠名的三眼虎陈彪，你怎么戴上鬼面具，做弥勒教的神兵？”鬼手无常大感意外 / 原来你是披上羊皮的狼。”

颇具侠名的人，侧身弥勒教鬼混为数不少，但愿做神兵的人，似乎不多。因为神兵是弥讷兵造反对，攻城掠地的先锋军，正式的叛逆，抄家杀头罪不容诛。而教中的弟子，只是秘密会社的普通罪犯而已。

三眼虎陈彪的右肩被砸碎了，是被神能熊海的降魔拧砸碎的。

“去你娘的！什么狗屁神兵？”三眼虎虽然只剩下半条命，依然凶悍无比。

他们是在外围埋伏的人，根本不知道被困在亩内的人是何来路，也不知道首领与弥勒狱少主打交道的经过，当然不明白甚么是神兵。

太原鬼面神在天下各地作案，从来不留活口，只留下旗号表示负责，因此没有活口能说出经过、江湖朋友对太原鬼面神的打扮，人言人殊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鬼手无常虽然是老江湖，也不知道太原鬼面神的面具。

“另。么，你是摹么人尸鬼手无常一愣。

“哼！太爷不会告诉你”。

“是吗？者夫却早不信。”鬼手无常冷笑：“老夫的绰号叫鬼手无常，天生一双整人的鬼手刷皮抽筋不必用刀，我会把你身上每一条肌肉，每一条筋，一片片一攀丝抽出来。。

“太爷受得了。”

“好，咱们走着瞧。把你整死了，还有你的同伴可以拷问口供。”

鬼手无常是问口供的专家，其实不需使用剥肉抽筋的惨无人道酷刑，折了一段J、树枝，在三眼虎被砸碎的仓！口上拨、转、摇……

“哎…哎睛……”三眼虎仅支持了片刻，便痛得嘶声大叫。

“忍着点，老兄。”鬼手无常邪笑，继续挑动创口：“也许你真的有猛虎一样勇敢凶猛，承受得了无边的痛苦，但老夫不信邪，等一下女性回避……”

“你要……干……干甚……么？”

“在你的创口撒尿。”

尿有盐分，拉在伤日上痛苦难当。

“你这绝子绝孙的老狗……哎 …

“再来几下，你会痛昏，然后 …”

“住手！你：…，· 你……”

“没有口供，天老爷也不能要老夫住手。”

“哎，…，， 睛叫…我 …… 我招……”三眼虎崩溃了；受不了痛楚的折磨。

好，我在听，你们这种怪打扮，代表甚么人？”鬼手无常尸止挑动伤口。

一咱们 ……

是甚么

太原鬼……面神。

甚么？鬼手无常大吃一惊：“太原鬼面神，横行天下满手血腥的神秘剧盗！太原鬼面神？你们· … · 你们的垛子窑，不是在山西太原吗？

“这里就是古太原地域。”

“老天爷！你一个颇具侠名南江湖侠义名人，竟然是太原鬼面神剧蠹，你...你真该下地狱/鬼手无常娜地用树枝猛拨伤口。

“哎...睛.....，享眼虎狂叫”

“说，你朔在于甚么？”

“你...你们的人，已被我们困死在附窑，就.....就等你们限人，以便一.....一网打尽。”

“原来如此，你想得真妙。”

“你们退走，我们岂能让你们泄羹咱们的秘密，所以

所以，你们穷追灭口。

“施前辈，不能再耽误了，“不远处的葛春燕心急如焚，忍不住大声催促，大寒哥一定知道他们的秘密、所以要我们退，他却被困死在盗窟里，我们必须十万火急赶去余应；救人如救火：前辈”

“不能忍，小丫头；不问清便匆匆忙忙闯去、会上当的。三眼虎，你们有多少人？”

“三... 三四百.....”

“我先走！，葛春燕跳起来，撒腿便跑。”

一听盗群有三四百，她急啦：桂星寒只有一个人，就算有飞禾夜叉在，两个人怎禁受得起三吗百悍匪围攻？她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前往支援。

她却没想到，十五个人赶去，济得意事？还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无回”

一点也没考虑到后果、更设想到桂星寒要她们退走的用意；十五个人与大群悍匪拼命，不死掉大半才是怪事；心切两人的安危，其他毫不计及。

情势严重，已不容鬼手无常规衡利害，她一走，鬼手无常也心中大急。

“咱们一起走，小丫头不许乱来。”鬼手无常一掌拍破三盼虎的脑袋；下令急进。

葛春燕一马当先，她比任何人都焦急。

飞天夜叉已到了山穷水尽绝境，不可能获得方世杰的帮助了。

生死关头、她并不惊慌，情势极为闰俭，她的刀和剑，只能同时挡住两支剑的攻击，对方的第三支剑，必定将徒星寒钉死在地上。

在死之前，她要与对方同归于尽，刀伸剑张，她镇静地准备迎接这最后雷霆一击。

天斩邪刀咬定了三宫主，轻虹剑钉牢了大少主，她徐徐转移，神功注入刃尖，即将爆发出石破天惊的功力，与对方同归于尽。

因子逐渐缩小，剑气彻骨奇寒。

三支剑缩小、聚合。

小山预的茅草梢头，出现葛春燕的身影。一瞥之下，便已看清不足二十步的情景。

下面的人，也看到人影出现...

茅草很滑，人影倏然滑下，有如殒星飞堕，滑下十步猛然破空而起，半空中剑光映日生花，隼鸟穿林身剑合一飞射而下。

“我凌云飞燕...”娇叱声先一刹那光临。

一声怒叱，天斩邪刀一振一崩，轻虹剑同时猛然一绞，爆发出强劲的刀风剑气，同时与两支剑接触，爆发出反耳的金鸣。

第三支剑是七煞真人的，右手齐时而折，剑无力地跌落在桂星寒身上，

连衣衫也无法割破。

葛春燕的剑反拂，身形飘落，扭转，剑尖毫不留情贯入七煞真人的右肋，人体近尺。

大少主与三官主斜震出丈外，踉跄急退。

飞天夜叉真力已竭，腿一软，仆倒在桂星寒身上，浑身发抖。

“小燕……子……”她大叫一声，暮尔昏厥。

她冒了万千风险，把第三支剑分给葛春燕。假使葛春燕慢来一刹那，或者挡不住第三支剑，不但桂星寒被杀死，她也才）要活了。

她用生命作赌注，来一次孤注一掷的豪赌，幸运地赢了皮一赌注。

与葛春燕相处，比与桂星寒亲密得多，情投意合无话不谈、与桂星寒却必须保持男女的距离，神意的契合；已几牵到了神意相通境界。因此事春燕一接班三官主改扮的飞天夜叉，

便看出破绽。

葛春燕在空中下搏时，报出名号的用意，到了她耳中，便成了圆熟的默契。

她成功了，赢了这场赌注。

银扇勾魂客七手八脚，替桂星寒推拿，老怪杰已看出伤势和被制的穴道，必须用推拿术帮助气血循环，穴道疏解后，还得用先天真气排除经脉的淤积；帮助药力发挥最大效能。

春燕救醒了飞天夜叉，两人抱成一团喜极而位。一

良久，飞天夜叉整衣而起。

“她呢？”她向在一旁垂头丧气的方世杰问。

她走了。方世杰无精打采。我留不住她。

“不忍心？”

“这……我也留不住她。”

但你忧心忡忡……”

我担心她。”

“担心甚么？”

“大少主。”方世杰叹息：“那混蛋鹰祝狼顾”，阴险机诈，无容人之量。我担心；那混蛋不饶她。”

“应该不会吧？目下他们人手不足……”

“多死几个人，那混蛋一点也不在乎的，弥勒教弟子成千上万，再补上一个仙女小亨一件。”

葛春燕向方世杰招手，再召来神熊熊海。

“葛姑娘，怎么啦？”方世杰满眼疑云。

“你不想看究竟？”葛春燕低声问。

“我……我无能为力。”

“那个三官主，粮大寒哥的心腹大患。”葛春燕凤目中杀机怒涌：“我要去找她，你去不去去”

“这……”

“除非你不再关心曾仙女了。”

“我去 / 方世杰一咬牙。 “

葛春燕与神熊商量片刻，神熊召来了者搭挡飞鸳乔惠，囚人悄然开溜。满地尸骸，怵目惊心。

”大少主站在 - - 具尸体旁，脸上的神憎十分可怕。

“怎么没有人留下来？他们竟敢擅自离去？”他似乎在向尸体发问，尸体是他的一名亲信随从。

三宫主在左近观察一具尸体，那是她的侍女，胸和背皆受到致命的刀伤，附近有两具戴了鬼面具的尸体，草中有两把厚背单刀。

“恐怕我们的人都遭到不幸了。”三宫主抬头向这一面惨然他说：“这里有两具匪尸，没穿虎皮战裙，是从外围撤回的匪徒，杀光了我们留下的人。

“桂小狗要为这件事负责一寸少主爆发似的厉叫，把责任往仇敌身上推。

他如果不带人穷追桂星寒，留在此地的人怎会被杀光？他离开时，双方的残余仍在苦斗，弥幼教剩下的几个人，其实并没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再有撤回的悍匪加入，覆没的命运便注定了。

“我发誓，我会找到他的。”三宫主疲倦的凤目中，重新涌起慑人的光芒：“我灵幻仙姑有千百种化身接近他，我不信他能三度从我手中逃生。”

武功辘术，她都比桂星寒差了一大段距离，但桂星寒却两度栽在她手中，智慧比体力更有力量，所以她深具信心，有把握三度将桂星寒弄到手。

“都是你坏事。”大少主狠阻着她：“我不会原谅你一再犯惜。

一个没有担当的指挥者，决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成功，一切功劳都是他的；失败，一切过失都是他人的。

争功诱过，是这种人的特征。

大少主就是这种人，不但诱过于敌人桂星寒，更诱过于自己的三妹，反正失败的责任与他无关。

“你这是甚么话？”三宫主脸色一变，沉声抗议：“你为甚么不怪罪黄泉双庞？”

“甚么意思？”

“黄泉双厉是最先招惹了这把天斩邪刀。三宫主的话其

实是反讽，并非真的怪罪黄泉双压：

“然后第二个罪魁祸首，巡察黑衣丧门与玄华仙姬，他们没能一举毙了这个桂星寒，失败而且暴露了身份。

“总之，一切的过错，都是这些死了的弟子们，未能尽责的过失，死了活该。

“我当然也有错，我还没死，你把过错往我身上推，我认了，回去开法坛，我会承担一切责任，你满意了吗？”

“你还敢强辩？”

“我不但没有强辩，而且承认过失。你是未来的第二任教主，我啄敢和你强辩？我要口船把人叫来春后，弟子们的灵骸不能留在这里曝尸。”三宫主冷冷他说完，转身便走。

“也许你我都有责任。”大少主口气一软：“桂小狗的大批党羽，可能正往江边走，你这时回船，日后就没有向他报复的机会了。

三宫主打一冷战，不敢再走了。

大少主的目光，落在不远处的天权仙女身上。

天权仙女知道自己的地位低，不便在旁聆听兄妹俩的谈话，默默地寻找同伴的尸体，逐一将尸体拖至一处摆放。

“曾梅英，你过来。”大少主高叫，目标转向天权仙女，眼中重涌怒火。

天权仙女一怔，殿默地快步走近。

“大少主有何吩咐？”她软弱他说。

“你知罪吗？”大少主厉声问。

“弟……弟子已经……已经尽了力。”她吓了一跳，脸色泛灰。

“毕嘴！你不但不曾尽力控制方世杰那混蛋，甚至恋好情热暗存反叛的念头，在眼看成功的紧要关头，任由方世杰背叛咱们而不及时向他下手，你该当何罪？”

人都死光了，只有天权仙女可以做代罪羔羊了。

“天啊！弟……弟子……哪能控制得了他？”天权仙女大骇，浑身颤抖哀叫：“他是一个好色之徒，弟子的美色在他的心目中，并无多少分量。他甚至公然表示打三宫主的主意，木许我干涉。弟子……”

“你也会强辩？”

“茅子无能，有负大少主所托……”

“那就表示你失职。”

“弟子……”

“你为何下死？”大少主凶狠的语气慑人心魄：“你希望我下令开刑堂吗？”

天权仙女脸色死灰，腿一软跪下了。

“求……大少主慈……悲……”她俯伏哭泣着哀求。

“你该有力量用你的剑自裁，和其他弟子暂时在这里作伴。我不希望开刑堂，留在这里是你的光荣。”大少主一字一吐，语气冷酷无情。

天权仙女从崩溃中猛然苏醒，一蹦而起。

“我不要留卒这里曝尸。”她一挺酥胸，脸色铁青：“我要求开刑堂，我宁可屈辱而死。假使刑堂长舌都受你的控制，弥勒教还有甚么前途可言？”

“大胆……”

“不平则鸣，无所谓大胆。要开刑堂的人是你，我有权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大少主怒不可遏，修然拔剑。

“杀人灭口，这是你最善利用的手段。”天权仙女不再害怕，神色凛然：

“三宫主，你不说该说的话吗？”

“不关我的事。”三宫主往外退：“我一直就单独行动，你不属我指挥。我不能越权，也不知道你们的行动计划责任谁属。”

剑尖指向天权仙女的胸口，她惨然闭上双目，泪水如断了线的珍珠，发出一声悲痛的叹息。

右方十余步外的矮树丛中，升起方世杰的身影。

“杀吧！反正这里要多加上你们三具死尸。”方世杰声如洪钟，拔剑高举：“死无对证，你们之间的功过是非，只有在阎王爷面前，才能算得清了。”

“你这狗东西，吹牛愈吹愈离谱了。”大少主冷笑，向天权仙女挥手：“去，杀掉他就可以表白你的忠诚了。你精力已复，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已”

天权仙女一言不发，向方世杰走去。

“我是他们在陕西造反期间，在战乱中收养的孤女。”她在方世杰的剑尖前沉声说：“毕竟他们对我有养育十余载的恩情，我不能反抗他们。”

“我明白。”方世杰柔声说。

“如果你还要我，一生一世，我会陪伴你到天涯海角，无怨无悔。”

“梅英。”方世杰感情地低唤，收剑向她伸出双手，

天权仙女凄然一笑，毫不迟疑地上前，将双手伸出，纤手颤抖着交到坚强的大手里。

两人含情脉脉注视着对方，片刻，两人相偎相倚，级缓转身举步离去。

剑光似雷电，大少主狂野地飞扑而上。

矮树下人影暴起，降魔杵有如天雷轰击，鏖一声击偏了剑光，火星飞溅。

同一瞬间，另一侧人影奋飞、疾射，剑光疾沉，幻化一道流光，劈开了大少主的顶门。

是葛春燕，巧燕翻云凌空三记前空翻，轻灵妙曼如飞如舞，飘落在三宫主身前丈余，翩然卓立。

击偏剑光的是神熊熊海，贴地滚出丈外，奇险地脱出大少主濒死的双脚飞毗，被潜伏在一旁的飞茸乔惠，抓住手膀斜飞两丈。

大少主掷出的剑，从乔惠的身侧飞旋而过。

方世杰与天权仙女抱持着逐渐去远，一直不曾回头看结果。

“现在，只有你我两人了！葛春燕的剑，指向不知所措的三宫主，威风八面：“我等你。”

她飞腾搏击剑劈大少主的神化身法与技巧，把三宫主惊得目定口呆，几难相信眼见的现实。

“怎么会是你？”三宫主仍在震惊中。

“当然是我。”葛春燕意气飞扬：“也应该是我。想当初在新郑，你们的目的是计算张家的内谷，我是前腑助张家的人，我才是你们的仇敌。

“桂大哥只是无意中介入的人，你们再三由动大批人手迫害他，你用卑鄙的手段计算他，根本就找错了对象。”

“如果没有他介入，你早就死了。”

“不错，所以我非常感谢他。

“我看得出，你爱上了他。”

“你可别表错了情，摸借了方向。感谢与爱，是两码子事。

我初厄江湖，要在江湖历练一段时日，体验天下众生相，见识七情六欲的世情冷暖，有一段极为艰险的路程好走，我不会过早找到憎感的寄托。

“飞天夜叉林大姐，历练过人生的狂风巨浪，轰轰烈烈了无遗憾，她才是桂大哥最理想的佳侣。

“桂大哥自认俗夯矚身，无意在江湖闯荡，与我的理想与抱负南辕北辙，我不会让他涉入我的感情生活，你明白吗？”

她这香有如表白的话，说得顺口流利，理直气壮，真把三宫主唬住了。

“你有未来江湖风云人物的气概。”

不错，凌云飞燕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毙了你弥幼教大少主兄妹，江湖上该有我凌云飞燕的地位。你们，就是我扬名立万，阶身风云人物的保证”

“拔剑，我会用真才实学杀死你。你的妖术尽管胞队不过，我怀疑你是否有获得施展的机会，因为我要在最迅暂最快速的时间内，送你下地狱”

“你也吹起牛来了，三宫主愈听愈冒火。

一是否吹牛，一试便知，可以肯定的是，我定要杀死你：，你会用姻术，会千变万化，你不死，将是桂大哥最可怕的心厘大患。”

“你永远杀不了我，而我一定可以杀死你、你永远没有扬名立万的机会，你死吧！”

纤掌骤绘吐出，异动发似山洪，虽则精力尚未全复，但这一辈已具有石破天惊的威力。

葛春燕冷哼一声，身形乍隐乍现，出现在三宫主的左侧方，可怕的攀劲边她的衣袂也没沾上。

她从栓里寒口中，已经知道三宫主那晚在新郑县访，第一次与桂垦寒见面交手，用的就是出其不意的可怕掌功攻击，桂星寒惜估T宫主的实力，几乎吃了大亏。

“她不接掌，对自己的剑术信心十足。”

剑气迸发，锋尖逼体有如进射的电光。

三宫主脸色一变，掌一出本来志在必得，突然发现人影幻没，知道不妙，不假思索地向后删，间不容发地避过直指左肋的电光，被歹春燕避掌反击，如在同一瞬间完成的速度，吓出一身冷汗)

没有她稳定情绪的时 IWT，那一掌突袭已耗损了不少精力噶春燕不再客气，如影附形步步抢攻强压，吴天神剑术狠招如长江大河滚滚而出，不许她有喘息的机会，一剑连一剑一步赶一步，但见满夫电光吞吐，剑气彻骨奇寒，似乎每一剑皆直指要害，每一剑都是致命的雷电。

“镣锵锵...一连刚震，人影急速地闪挪移动。

三宫主完全失去反击的机会，狂乱地封架闪躲，右股、腰。

背甚至右上膏，多次被锋尖擦过，生死间不容发，片刻间，便被逼退 T 囚十步，有两次几乎被尸体所绊倒。

这是一场绝望的拼搏。一个精力行将耗尽的人，与一个不留与人拼命，精力充沛的人交手，结局几乎可以预见，能封架已经不错啦！

葛春燕说得不错，她没有施展妖术的机会。在如此狂猛的舀霆攻击下，她哪有机会施展妖术的可能？稍慢一刹那，很可能连中戮剑。

何况她的毒物与法器，皆已耗光使尽了。而利用声光感人的大法，需要强旺的精力，不然岂能发出震撼神智的各种度普？

绕过先前天权仙女拖来排放的七具尸体，一脚踏在血泊里，草丛沾血，特别猾浴毛感到脚下一滑，右肋猛然。凉，她失去平衡，仰面便倒”

葛春燕的剑，排空挨下。

他总算很了不起瘤身急滚，爬起一剑虚攻，如飞而遁，不敢再拼命了，保住老命要紧、逃是唯一的生蹻、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

逃是百十步，只感到浑身虚脱)，右腿一软，右肋奇痛而临、砰一声摔倒在地，剑脱乎丢出丈外。

“哎... 她尖叫，本能地伸手在右酌摸索)

摸到痛楚发生处，摸了一手血。= 模阶处创月：痛得又尖叫一声。

右肋挨了一剑，从肋缝楔入 = 可能已伤及腹膜；难怪有虚脱的感觉。

“我要支持下去.....”她尖叫，挣扎着撑起上身。

这瞬间，她看到右侧前方八尺左右，有一双男人的脚，短快靴一看便知。

本能的反应便是向前急爬几步，伸手拾剑，

手距剑把不足三寸，剑已被快靴踏住了。

她绝望地长叹一声，抬头一看，只感到寒流起自尾间，直冲昆仑顶。

不等他有何举动，便校一脚踢翻了一匝。

“哎。... 睛.....”她挣扎着吃力地爬起；摇摇欲倒无法站立。

是一个戴了鬼面具的悍贼，狰狞的鬼面具令人胆落。这人抬起她的剑，一步步向她走近。

她踉跄后退，如见鬼您。

“我这地方算是完了，太原鬼面扑的根基）毁在 五六十个人手中，简直岂有此理，赐悍贼咬牙切齿一步步迈进：“我要知道你们到底是些甚么人。”

“我……我们是迫不得已。”她开始知道害怕了：0 我们曾逢要求与你交情，你们却断然拒绝了。弥勒教的江湖地位，够资与任何组合谈判，你们……”

“那个可怕的刀客，似乎不是你们的人”

“他姓桂，天斩邪刀桂星寒，是本教的死仇大敌。”

“胡说八道！他帮助你们杀掉咱们一大半弟兄。”

“这是实憎、我们是追逐他而误闯贵地的。赐好，日后我会去找他。

“本教可以提供全力支援。

“你必须死，死人不会说出今日的真象。”

“阁下，…”

悍贼将她的剑伸出了，的惊怖地仰面摔倒，双手在身后撑住地面，慌乱地向后挪动。

猛扭头，看到左侧不远处，方世杰背手卓立，脸上有怜悯的神憎流露。

“方兄，救……我……叱狂叫求救。

悍贼也看到方世杰，丢掉剑拔出雁翎刀戒备。

“抱歉，我不能救你。”方语气们做，无动于衷：“我是回来我你的。葛姑娘大洪大量，不再理会你的死活。但我不能忽视你，我必须以梅英日后的安危为念。我爱凶，越是个好女人，保护她是我的责任，所以你不能活着回去。

“求求你……”

“抱歉，我不能。我这人很坏，也够狠，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会不择手段以达到目的，这就是我跟来的原因。你可以选择，让我带你走呢！抑或让这个悍贼带你走、任择其一。”

“我……我跟你走……”

“你知道结果？”

“我愿赌。梅英说，你曾经对我动心。”

“不错，我好色，并不是甚么大不了的罪行，天下的男人谁不好色？站起来，我带你走。”

悍贼修然举刀，先下手为强。

刀尚未砍落，人影倏然近身，啪一声响，背心挨了一重掌。

方世杰的绝技，九绝溶金掌。连将练成金刚法体的桂星寒，也几乎断送在九绝溶金掌下。

“嗯……”悍贼上身一挺，丢刀摇摇晃晃倒下了。

三宫主快要吓昏了，悍贼的刀让她魂飞魄散。她是一个勇敢的女人，但在精神最脆弱的时候、勇气消失了，没有勇气面对死亡。

方世杰瞥了三宫主一眼，转身大踏步离去。

这里是贼巢附近，除了悍贼之外，附近卅里内渺无人烟。

一个受了重伤的人，不可能获得救助，能支持得了多久？

“救……我……”她嘶声狂叫。

方世杰不加理睬，昂然离去。

桂垦寒可以站起来了，但飞天夜叉不许他走动，派两位随从砍两根材枝做担架，用两件衣衫作架垫，把他当作病人抬着走，一行人奔向江边上船。

鬼手无常和银扇勾魂客，走在担架的两侧。

小子，你是不是仍然打算到荆山？”银扇勾魂客笑吟吟拍拍他的肩膀。

“是的，不走一趟心里不踏实 / 他走安庆准备启船，本来就打算上荆山。

“我想，你不必去荆山了。施老哥知道九灵丹土的下落，所以我请他同行。”

“施老哥，真的？在何处？”他大喜过望。

“赣南，云山的仙霞观。”鬼手无常说 / 那是四月天的事。

你听说过西玄炼气士其人？”

“三元极真洞天主人？”

“不错，目下在仙霞观炼丹”

“这位老道不好说话。”

“你怕了“

“怕我也得去呀！”

“好，让那眼睛长在头顶上，自以为是地行仙的老道，知道人外有人天外嵌。”鬼手无常欣然说：“他炼丹的地方、老规矩列为禁区，谁敢乱闯，他会把人整得半死不活，甚至用来试药，十分可恶。”

“就算仙霞观是地狱，我也会去闯一闯。”

“呵呵！我知道你会。”

飞天夜叉挽了葛春燕，走在担架后面。

“小燕，你向李天凤所说的话，是真心的？”飞天夜叉心情开朗，在葛春燕耳畔说悄悄话。

“我说了些甚么话？”葛春燕脸一红，故意装糊涂。

“你少来。”飞天夜叉又又咕咕笑：“我跟去了，你以为我会放心）让你去斗妖术通灵的兄妹俩？”

“冷诨，我不会说违心的话。”葛春燕欲言又止：“真的，稻刚出道，本来打算护送张家的内眷入川，之后便乘船东下，这游江湖历练、三年两载再返家，洗净手脚做闺女，”

“待嫁？”

“去你的！”葛春燕脸红到脖子上了，拍了飞天夜叉一掌，突又叹了一口气：“终身大事，我们女人是听天由命的，世俗如此，由不了我们作主。也许，你不一样…”。

“我怎么不一样？”

你可以任性做飞贼，可知你是一个不受世俗拘束的人，你可以自己找终身伴侣，我好羡慕你。大寒哥无意在江湖扬名立万减也决心放弃飞贼生涯，你们正好结伴过游天下。你钥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双佳侣。

“你不反对我和大寒，到你家拜访令尊堂吧？”

”你的意思……”

“让大寒拜访令尊堂，让令尊堂看看，大寒是不是佳子弟呀！”

“不和你说啦！你……”

“你真笨哦！小燕。”

“笨？”

“你真以为大寒无意在江湖扬名立万？”

“那是他说的呀！”葛春燕但然说。

“所以我说你笨呀：男人的话哪能全信？”

“你是说……”

“他为何取绰号为天斩邪刀？”

“这……”

“在新郑抱漳山破庙，他与弥勒教起了冲突。次日在途中碰上了弥勒教的人袭击。”

“是呀！那时我在场，和他... 和他……”

“他为何在破庙能忍耐，却在大道上择刀？把六个妖人间手脚砍掉，为何？”

“忍无可忍..”

“是吗？只有你这笨丫头，才会认为是忍无可忍”

“你是说……”

“扬名立万，笨丫头。你以为他不知道弥勒教是天下第一大教？不知道该教香坛遍天下？他们偏挑实力最庞大的弥勒教妖人择刀，居然不杀人灭口，仅砍掉手脚畜作见证，这是无意在江湖扬名立万的作为吗？你可以向江湖朋友打听，天斩邪刀的声威，已在江湖不腔而走了，”

“可是，他的目的是找九灵丹士呀！

“我敢给你保证，他办完九灵丹士的事之后、便会举刀做啸江湖，敢不敢和我打赌？”

“这个……”

“但他不会打出侠义英雄旗号，会像杨施两位老哥一样，做一个江湖怪杰，你介意吗？”

“我曾经迫随他这个天斩邪刀，不是吗？，葛春燕昔笑：“看

魔剑客那些侠义英雄的窘相，我觉得他们活得未免太辛苦了，一句话就可以把他们捆得死死的，宁可任人宰割。在新郑如果没有大寒哥介入，天知道他们会遭遇些甚么灾祸？”“挨刀送命的灾祸，”飞天夜说：“连少林弟子也庇护不了他们。J、燕，和我一起陪伴他，好不好？”

“可是，你和他……”葛春燕脸又红了。

她的芳心，一直就在彷徨。要说她愿意离开桂星寒，那是违心之论。丹阳别业的一场梦幻，便已经表示她的心已经寄托在桂星寒身上，情根深种不克自拔；

可是，有飞天夜叉在。飞天夜叉对桂星寒依恋更深，她觉得自己介人有罪恶感。

生死见交情，共患难可以将男女之爱拉近，一旦升华到契合境界，想离开岂是容易的事？

“小燕，我们还年轻，不需要想得大远，有你和我同行，至少可以不必担心李天凤那一类女人计算他。而且，我们必须防止他接近那一类的女人。你个性爽直，替他撑门面；我会用心机、负责运筹帷幄。咱们三人打出旗号，在江湖轰轰烈烈创局面，不任人间走一场，如何？”

“你是当真的？”葛春燕羞红着脸笑问。

“当真的。但有条件。”

“条件？你……”

“我永远是大姐。”飞天夜叉拍拍高耸的酥胸。

“我本来就把你当成大姐呀！”

而人相貌着娇笑，引起担架上的桂星寒注意。

“喂：你们在笑甚么？”桂星寒扭头问。

“笑你们做落汤鸡的事。”葛春燕高声答：“有人想到安陆府做驸马，结果驸马没做成，却做了落汤鸡。”

“去你的！你也会作怪？”

两女笑成一团，前面透过林梢，已可看到风帆，江边快到了。

全书完

